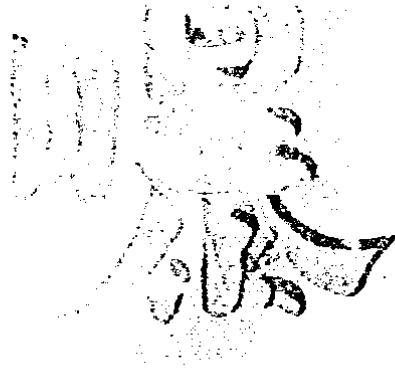


李純青 著



台灣新生報社印行

I.
臺
灣
紀
行

55539

前 言

臺灣歸來，對六百萬同胞感念無已。秀才人情半張紙，臨別想贈言，以行色匆匆而未果。來住申江，發願要爲臺灣寫一本書，爲祁寒與懶惰所阻，又愧不成。顧時光流水，逝者如斯，恐這點小志望將無疾而終；爰整舊作，湊成一帙，寄友人帶臺灣付梓，以償初衷。

首輯「臺灣紀行」，最近在上海大公報發表，是給祖國的報告，或不宜於臺灣讀者。我知道記事定有失錯，且都是掠美之文。僅以愛臺灣並愛及此，拳拳不忍割捨，故特留其作本書的嚮導。第二輯「時事評論」，是從我所撰的社評中信手撕出的，這六十二篇，發表於香港大公報或重慶大公報，脫稿時間前後相去五年半。往事如煙，所論已成陳舊史跡，但我相信其在臺灣仍有新穎的地方。今依時間次第編列，讀者可就日月繫事中，索得抗戰中國的鱗爪。不過我應該聲明：評論立場是屬於大公報，不屬於我個人。第三輯「雜俎」十篇文字，或爲論文，或爲遊記，所述也已時過境遷，無足取材，以此殿後是遊戲的，僅希望讀者得到另一種趣味。

謹以此書獻給六百萬臺胞，並祭告於先父在天之靈。

民國三十五年一月六日 李純青寫於上海。

目錄

I 臺灣紀行

臺北一月	一
二十三天的旅行	六
米倉鬧米荒	一七
殘破的工礦業	二一
臺灣的將來	二五
認識臺灣同胞	二九

II 時事評論

勉南僑慰勞團	三三
論第二次近衛內閣	三五
評近衛的「大政翼贊運動」	三六

日本南進與南洋華僑……………四一

美國的經濟力量……………四四

從蘇聯經濟論蘇聯外交……………四七

海上自由三部曲……………五一

軍事負擔要平均分配……………五四

朝鮮問題……………五七

炸彈應投落日本何處……………五九

尾崎行雄之被捕……………六二

談救僑……………六五

論中途島海戰……………六八

俘虜野村來栖歸國……………七〇

昂升大學的學生……………七四

高加索之戰……………七六

祝空軍節並論建設中國空軍……………七九

速謀結束印度的悲劇……………八二

海上拉鋸戰！再論所羅門戰爭……………八五

威爾基到了蘇聯·····	六七
漫天烽火過中秋·····	八九
請威爾基先生看中國戰場·····	九一
兵役的話·····	九四
關於建設西北·····	九六
中國必收復臺灣·····	九九
論日本民族與軍閥·····	一〇二
義大利在害心臟病·····	一〇七
警告泰國人·····	一一〇
甘地先生絕食期滿感言·····	一一三
讀「美國的戰後設計」·····	一二六
墨索里尼的下臺·····	一二〇
英國抗戰四週年感言·····	一二三
歷史之鑑·····	一二六
論中野正剛的自殺·····	一二九
人權保障的實例·····	一三三

齊亞諾之死·····	一三五
土魯克戰事驚壞了東條內閣·····	一三七
第二戰場的戰略與戰術·····	一四〇
超級堡壘轟炸日本·····	一四三
「傷兵之父」段繩武先生·····	一四六
談四川工業下鄉·····	一四九
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	一五三
由臺灣海空戰到菲律賓登陸·····	一五六
雷伊泰大戰的形勢·····	一五九
請贊助婦女界獻金遊行·····	一六二
菲律賓的虎穴戰·····	一六五
寸寸血汗的中印公路·····	一六九
論定期召開國民大會·····	一七二
論中國新工業政策·····	一七六
日本 的「神」·····	一八〇
馬關條約五十年感言·····	一八三

對國際託治制的見解	一八六
關於工業建設綱領	一八九
秩父宮與日本皇室	一九二
我們戰爭的理想	一九七
今後的蘇聯	一九九
臺灣問題發微	二〇二
澳門應歸還中國	二〇五
談九龍租界	二〇八
迎勝利日	二一〇

III 雜

俎

日本對華經濟政策	二二五
近衛・東條・松岡	二二三
路過糖的家鄉	二二九
百花潭畔百花開	二三二
春水出岷江	二三八

盤桓於蓉城內外·····	二四三
四川的糖潮·····	二四六
二七勝過了一三五·····	二五〇
百色巡禮·····	二五六
廣西軍政見聞·····	二六三

臺北一月

我是十月五日偕前進指揮所由重慶飛臺北的，這一天，是我有生以來流淚最多的悲喜日子。飛機掠過臺灣海峽，俯見綠翠的山邱，相識的市鎮，我心跳躍，夢已降落臺北。臺北是我的第二故鄉，曾消耗了我的兒時——一個可憐的「小唐山客」，跟父親在茶廬中生活。父親作客臺灣五十三年，已有十年不照面。抗戰期間，他一個人在臺北居住，我居住重慶，不敢和他通信。「爸爸，我回來了。」在空中我心裏這樣呼喊。飛機降落松山，由日本接待員驅車到大稻埕的蓬萊旅館。把一件小提箱一丟，我就竄向街頭。「爸爸，我回來了！在路上我心裏這樣呼喊。街道拆毀得有點混亂，且夜幕已經展開，幾次迷途——迷途給我一個整個感情的時間，我想怎樣給父親來個擁抱，怎樣撫摸他的長而白的鬚子，怎樣在老人面前裝小孩子。問到了，是這條街了。電光是那樣暗淡，我踏進一間鋪子又問。一個老人扭着我，「你是，是嗎？」「是，是，我爸爸在那裏？」老人是阿木伯，但我叫不出來，他殘酷的告訴我：「你爸爸今天早晨去世了。」我一陣昏黑，「今天？今天？」說着，像疾風跟他滾去隔壁。你相信嗎？十年遊子，萬里歸來，我的第一眼就看到廳旁一張臨時搭的床，停着父親的遺體，蓋白底紅被面的壽被，僵直而嚴肅的仰臥着。我的神經失去控制力，雙腳像鋸斷的樹傾倒下來，立刻化成一個淚人，看不見一切，聽不見一切。我不知道七十二歲的老親，是與死神搏鬥，



要留這容讓愛兒一視，然後別離人間呢？還是深怨兒的不孝，曉得我要回來，竟以死拒見？「爸爸，十二小時的距離，你走得那麼遙遠，陰路悽悽，誰能帶一個消息給你說我回來了！」

十三小時，我抱恨終天。日本帝國主義應負這個責任。我不幸，但不幸的不只我一個。許多同鄉，許多故舊來會。我聆悉八年戰爭臺北渡得是什麼日子。一星期的米糧配給，只够吃五日或四日，鄉下人偷米來賣，不要別的，只要故衣，一個舊布袋可換一斗米。因空襲而強迫疏散，四十萬人口的臺北市，蕭條時只有七八萬人。臺北三個市區——城內，大稻埕，萬華，今年五月不斷被炸，五月卅一日是最劇烈也是最後一次，但所炸的多是日本機關及日人住宅。臺北人衷心感謝祖國。大稻埕及萬華是臺灣人的區域，損失極微。但日本當局，說要騰留空隙的火道，却把許多房子拆毀了。最有趣的是總督府直接中彈，火焰冲天，臺灣人看着鼓掌。我問一個朋友：「你們知道日本要失敗嗎？」「知道，知道，誰都斷定日本今年渡不了。也是注定的，吉凶未來先有兆。日本人毀了劍潭觀音的廟。佔其地建造臺灣神宮。去年十月二十八日要舉行落成典禮，十月二十五日忽有一架日本飛機失事，剛剛跌落在神宮屋頂，天降一炬，把神宮化為焦土。那時候，大家就料定日本必敗了。」

十月九日搬到明石町臺北州知事官邸。繞行城內，昔日繁華的京町榮町一帶，泰半家徒四壁，——壁紅紅的，屋內裝着一肚子瓦片。十月十日國慶，在臺北公會堂舉行。這個宏大建築物，費資百萬，蓋五年才竣工，差幸平安無事。我非常奇怪，這國慶日，日本商店住

宅，沒一不掛中國國旗。前一晚，日語廣播就勸告：「在臺日本人，應以中國國民的心情，共同慶祝國慶。」日本人實在有點變得很快，太可怕。大會上，林茂生演說，博得掌聲最多。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他控訴日本對臺灣施行皇民化的罪狀。「臺灣人要改姓名，不准奉祀自己祖宗的神位，不准講臺灣話，但五十年教育，一旦被我們推翻，漢民族是不可同化的！」開會秩序極佳，但聞堂外吵嚷着，沒有入場券，硬要進來參加。

第一批去臺灣的有三個人，福建省政府顧問黃澄淵，中美合作所黃昭明，三民主義青年團張士德，他們九月一日到達臺北。已做了很多的事。次為中國空軍。再次乃是前進指揮所。十月十五日聽說國軍要登陸基隆，早起，由臺北車站至附近街衢，就排列着手執國旗的歡迎隊伍盈萬，艷陽當空，男男女女站着待候，過了中午，報告船浮港外，還要兩個鐘頭，我們決定開汽車到基隆去。公路很好，車走如滑。沿途看見很多歡迎的行列，有的是遠從數十里外的鄉村步行來的。到處結有綵牌。歡迎是有組織的。發起人陳炳在日本投降後數日就說：「現在，我們沒有別的，對祖國只有感謝，只有歡迎。」以臺灣信託會社為中心，起來號召。各地紛紛響應，競獻樂捐，以充歡迎經費。臺北捐得三十萬元。還有一只全臺統一的歡迎歌，詞云：「臺灣今日慶昇平，仰首青天白日清。哈哈，到處歡迎；哈哈，到處歡聲。六百萬民同快樂，壺漿箪食表歡迎！」在臺北，我們聽到這歌聲，基隆也聽到。可憐基隆，被炸百餘次，已十室九空。歡迎國軍的臺胞，踏在破瓦堆上，依在毀屋門邊。只有碼頭沒有破壞。

我們趕到基隆時，始知國軍今天不來。第七十軍國軍及行政長官公署二百二十一名公務員，直到十七日才到。火車開到臺北時天色已晦，臺北車站在夜中舞踊，在吶喊。十八日七十軍部隊進駐臺北，羣衆佇足靜觀。很多人發生疑問：「爲什麼都背一把紙傘？爲什麼那樣瘦弱還自己挑着行李？」沒有人公開答覆這些問題。

陳儀長官是十月二十四日飛到臺北的。臺灣人記得這個日子帶着諷刺。十年前，陳儀做福建省主席，也是十月二十四日到臺灣，看臺灣始政紀念日四十週年的博覽會。陳長官下機休憩，即發表演說，「本人此次非爲做官而來，而是爲臺灣服務而來。一方面爲人民謀福利，一方爲國家求建設。」「本人做事及勸勉部屬，素來奉行六大信條。卽：一、不撒謊。二、不偷懶。三、不揩油。四、激發榮譽心。五、愛國心。六、責任心。今後乃當依此信念，努力建設新臺灣。希望羣胞協助。上述六語，卽爲本人自重慶帶來之禮物。」我記得大龍峒有一對聯，「海島永除秦苛政，青天重見漢官儀」臺灣民衆所渴望的「漢官儀」，陳長官有之。

十月二十六日上午十時，在臺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會場佈置爲一四方形，陳長官上坐，左方盟友及我軍官，右方臺灣民衆代表及我公務員。九時五十分日本臺灣總督兼臺灣軍司令官安藤利吉到，就一位。安藤頭頗大，肥碩，禿頂，一言不發，面無表情，簽署降書後卽行退席。從此刻起，臺灣版圖正式歸還中國，割讓五十年四個月零九天，時間不算短呀！此夜臺灣全島同胞，家家馨香祭祖。不知幾家在笑，不知幾家在哭。但無論笑，無論哭，人

也自由，鬼也自由了。家家請滾以前被迫奉祀的天照大神神像，再讓自家祖宗的神主坐上廳堂。許多老人，大人告訴我：「八月十五日以後，我們變成小孩子，天天在過新年。」

陳長官一到，臺胞認爲有靠山，便大膽的開始復仇了，毆打日本警察，及做日本走狗的臺灣籍警察。老虎變耗子，真天下奇聞。日警消聲匿跡，躲躲藏藏。有的遠颺別個地方去。但却找到了不少，大稻埕鬧得最兇，打手多是流氓好漢。有一次太平町派出所日警 在焚燒中國國旗，有的說是燒毀戶籍簿，動了公憤，被數百羣衆圍攻，幾幾乎把日警打死。風潮擴大了，好幾天秩序無法維持。後來還是組織臺灣人的義勇糾察隊，始鎮靜下來。當時也有一個刺激。就是施江南的姪子，由日本逃回，報告在日臺胞被日本辱待，那是日本征調去當海軍，軍伙及工廠工人的，爲數累萬，因爲軍隊解散了，工廠停工了，日本當局不負責，由他們饑寒交迫。天下父母心，最最仁慈。臺胞爲此事奔走吶喊若狂。仇恨的箭。也就射到在臺日僑身上了。我佩服日本人的手段，你知道嗎，臺胞進行募捐救濟運動，日本人也熱烈獻金。總共捐款已達四十萬。但日本的宣傳永遠是笨的，在東京的前臺灣總務長官來電這樣說：「日本政府準備遣送在日本的臺灣人回籍，中國方面不肯，說他們受日本教育太深了。」其誰信？應該喚起我們政府注意，臺灣同胞十分惦念着他們在外的優秀兒子，不早予設法還鄉，他們會瘋了。其中，在神戶八千名，舞鶴五十名，佐世保五百名，都是海軍有用之材。工業技術者更多。

受降以後就是接收工作了。臺灣接收完全沒有阻礙。一張白紙任由彩畫。接收進行除有點遲緩，他尙無可批評。因人手不足，情形生疏，加上語言隔閡，當然不容易順滑。惟臺灣社會秩序井然，守法精神徹底普遍，這對接收非常有利。日本有陰謀，曾努力隱藏破壞，偷賣公物尤不可勝數。日本人及臺灣人，因非法買賣而盈利的叫「降伏成金」（發投降財），此種人不在少數。但公然反抗接收，亂七八糟的搶佔財物，是沒有的。

我在臺北一月，接觸頗多，回憶是繁重的，茲篇所紀，不及萬一。我帶回了心的蒼老，但臺灣同胞是那樣可愛，那樣活潑年青，仰望南天，悲喜飄浮如夢。（十二月二十日追記於上海。）

二十三日旅行

十一月十日，重慶記者團一行五人請省政府參議張邦傑嚮導，出發旅行臺灣西海岸中南部。交通處特爲我們掛一花車。感謝臺灣信託會社派林維吾君一路照拂。我們知道此行將爲臺胞歡迎的對象之一，但不知道蹈是情的火海。多少次，我爲臺胞的天真與熱情感動得流淚。比起祖國來，我厭惡中華民族的蒼老，而豔羨臺灣同胞的年青。他們每個人，不論男婦老幼，都有無盡藏的祖國愛。

我們首到新竹：下車後被招待於樂民臺午餐。這家館子的招牌怪大，讀過來是樂民臺，

讀過去是臺民樂。意味雙關。命名良苦。新竹同胞領我們巡遊街市，指着被轟炸的廢墟說：「那些都是日本人的，日本人的全炸光了。臺灣人的房子完好。」另一位補充說：「空襲時我們不躲避，相信中國式的房子不炸。果然沒有炸。」我們感謝，託祖國的福。」由新竹往苗栗天黑了，看見車站外火把輝煌，萬頭攢動。我們非常吃驚，記者何物，敢當如此歡迎的行列。苗栗講客話，有時要經過兩道翻譯，由國語翻閩南話，再由閩南話翻成客話。但語言並沒有阻隔彼此情緒的交流。夜會上，話說了很多，歡聲傾屋。六三老人邱義質含淚談羅福生的革命故事，他身與其役。我想起臺北橋頭一副對聯：「自有生民懷故國，不堪遺老話前朝。」一陣心酸。

十一月十一日記者團行抵臺中，即驅車往霧峯拜望林老先生獻堂。林宅號景薰樓，中國式，甚爲富麗。林先生說了兩件事：（一）日本統治下，臺灣人毫無政治地位，在臺中州官吏中，臺灣人只有十三名助理警察，其餘都是日本人。（二）經濟剝削很厲利，日本強迫買收甘蔗，每百斤六毛錢，甘蔗不如土沙？臺中政治水準冠全島，人才輩出，文風極盛。是晚宴會，許文葵先生即席朗誦「滿江紅」，慷慨高唱，髮指眦裂。他們議論縱橫，感情激盪，無不以漢族的好兒孫自矢。反對濫用日本官吏，反對官僚主義，不做日本殖民地，也不做他省的殖民地。初解放的心，覺得自由無限，祖國一切應該都是美麗的。翌日，記者團去看新高築港，新高港，位於臺灣中部，日本計畫以十年工事，興築一個大商港。民國二十八年四

月開工。預算工費四千萬元臺幣，到去年四月已花去了二千三百二十二萬元，工程完成十分之四。此地極目荒涼，一片茅草在狂風中顛倒，掙扎。不由不佩服日本人的建設有魄力，有遠見。

去臺中，十三日乘汽車過草屯，赴埔里。埔里海拔一千八百公尺，地已由海岸入山，而物產豐饒，民智發達。前臺灣新民報社長羅萬仲先生，家居此處，爲欲憑弔霧社抗日史蹟。用過午膳，匆匆趕入番界。車行崇山峻嶺中，歷兩小時餘。霧社在一個淒涼的山頭，對遠客表示驚訝。一排簡單的房子，一個小小的前庭，那是日本統治這帶番社的機關。十五年前這裏演過一幕驚天動地的抗日戰鬥。霧社頭目馬老老和花岡一郎因不堪日本壓迫，一口氣，把日本警察連日本人百餘個殺光了。日本派兵「討伐」，使用大砲飛機毒瓦斯，戰爭繼續三個月。我們踏過了事件發生地點，當時是一間小學及其運動場，現則萋萋野草，遊魂不知去向了。離霧社不遠有一個櫻社，我們去訪問，看見他們與家畜一同生活，我對日本的理番政策，發生無比的憤慨。辱待落後民族，是最可恥的文明。

歸來又過埔里，我應該插一件小故事。成羣的小孩，在探望汽車中人，搶着擠着。我用臺灣話——閩南話問其中一個小孩：「你幾歲？」他沒有答覆。我想他是日本人，用日本話問。那小孩用日本話答我，旁邊一個小孩忽跳起來，指那小孩悻悻然罵：「混賬！你這個混賬！做一等國民，不懂自己的話，講日本話。」一等國民的光榮，普照在臺灣人的心坎。你

不能想像。他們多麼憎恨日本話。我常常聽見如此勸告：「喂，不要講四腳的話了？」（四脚綽號日本，臺灣人改姓名的叫三脚）有一次臺上演講者講「內地」兩字，臺下聽衆馬上哄起來：「喂，不是內地，是日本呀！」聽說有一個日本教員說「支那」，臺灣青年認爲侮辱，圍上去，硬迫他道歉。那日本教員無限感慨，告訴他的同事說：「日本在臺灣五十年教育，完全失敗了。」

這天晚上，我們黑夜馳車，趕到日月潭的涵碧樓宿泊，日月潭風景秀麗，兩潭相聯，一作日形，一作月形，爲利用潭水發電，鑿山導濁水溪的水，入儲其中，潭枯水時深七十三公尺，漲時九十公尺。可發電一四三五〇〇瓩，現僅發十分之一。全部建設耗費六千四百萬元。工事三年，一九三一年興工，三四年落成。隔潭有番社——水社，二百多年前番民因逐一頭白鹿，由大埔豬母納社來卜居此地。現有三十三戶，男女一百二十八人。十四晨，我們泛舟去水社聽杵歌，看舞踊。杵歌又稱石音，是用長短不同的杵，擊石成音，音漂潭水，悠揚悅耳。這些化番能操臺灣話，頭目女兒丹瑪妮，長得相當娟秀，她在寫總理遺囑，還會給人家簽字，字也娟秀。

水社回來乘車過集集，水裡坑，在彰化中餐，去鹿港，又回彰化度夜。在鹿港我們訪問過一個窮苦的農家。「今年米穀收穫僅十分之一，地主要得收穫量的十分之六，我們不夠吃。」提起日本徵收米穀事情，他眼睛漲紅，雙手發抖，希望完全寄託在光復。日本兵把防

風樹砍光了。海風無情的殘害着稻作。因水利失修，又有萬餘畝的土地荒蕪了。彰化本名半線，四萬八千人口，是一個可以自負的都市。反抗壓迫有旺盛的鬥爭精神。據說，各政治團體，彰化籍會員約佔三分之一。爲革命犧牲最多。日本議會討論臺灣問題，曾呼彰化市爲惡化市，要臺灣總督特別注意。

十一月十五日記者團到嘉義。嘉義的歡迎作風一變，誠懇肅敬，實在令人十分不安，嘉義自警團兄弟爲我們十步一崗佈防，車行所到，路人肅立。記者儼然做了威風凜凜的大官。屢請撤消，罔無效。嘉義被炸損失頗大，榮町、元町、新富町盡化焦土，無家可歸者萬餘人，但嘉義人沒有怨恨，只怨恨日本。我們對災害的痛苦表同情，立刻聽到答覆：「不要緊，日本趕走了，我們會復興。」下午，參觀營林所及臺灣殖產會的化學工場。轉天，往拜吳鳳廟。義人吳鳳，代表中國以德服人的民族政策。他做理番通事，當時生番嗜殺，年必取人頭供祭，吳鳳勸阻不聽，遂囑以某日某時穿何種衣服騎馬過某處者可殺之。生番如其囑，殺下頭來一看，原來是吳鳳本身。是年，番社流行瘟疫，死人很多。生番以爲天譴，由是不再殺人。吳鳳不死，他的廟永配天地。與霧社事件對照，顯得中日道德的懸殊，不可同日語。十七日，我們去新港，及北港。新港奉天宮及北港朝天宮，祀天上聖母，俗呼媽祖。據傳，此神乃福建莆田縣都巡官林愿的第六女，生後一月不啼哭，故名默娘。年二九，渡海登湄峯成仙。閩粵沿海與航海有關者，多奉媽祖，臺灣信仰之尤甚。

古都臺南，人口十六萬，炸毀房屋約三分之一，觸目破瓦殘垣。記者圍下車，先往參拜延平郡王祠，即開山王廟，祀鄭成功的廟。延平王塑像巍巍上座，我們對這位民族英雄，上三柱香，三鞠躬，堂上鐘鼓齊鳴。張邦傑哭了。開山王廟初是臺灣人民偷行建築的，在滿清治下，不許崇奉鄭成功。至同治十三年十月欽差大臣沈葆楨奏以鄭氏明之孤臣，非國朝之亂臣。」始准公開建祠祭祀。這裏有一件奇怪的事，「日本人也在旁邊弄一個神社奉祀鄭成功，建築完全日本式，鄭氏之神用一圓銅鏡裝在匣裏，我要求日本人打開匣子，摸了摸銅鏡，聽說立此神社的用意，因成功之母田川是個日本人，日本人倡說成功的光榮偉大，與大和民族血統有關。更重要的是要教化臺灣人，做成功忠勇，去抵抗美英。在赤坎樓，我們看見荷蘭向鄭成功投降的投降書，全紙荷文。樓本荷蘭佔據臺灣時所建，現僅下半磚石爲古蹟。上半彫樑畫棟已是新裝。赤坎樓遙對安平赤坎城，即熱蘭遮城，又名玉城。三百年前，鄭成功進攻荷蘭，光復臺灣之役，攻安平不克，乃由鹿耳門登陸，實行左翼包抄，先下臺南赤坎樓，再從背後攻擊赤坎城，血戰六個月，城陷，荷蘭降，十一月二十日，我們到安平弔古戰場，安平民衆扶老携幼來迎迓。三尺孩提，手擎竿長丈餘的旗，積縮了臉孔，突出了腫子，狂呼「萬歲！中華民國萬歲！」六七十歲的父老數位，默默地立街頭。兩個獅陣在表演國術，鑼鼓喧天。登赤坎城，城高出市街約兩丈，遼望廣闊的海濱，想見當年勝利的海戰。鄭成功在此城攝政，明永曆十六年在此城歿，依稀殘壘，猶染英雄血淚。在臺南安平途

中，我們去訪明寧靖王陵。一堆古塚，笑凌秋風。旁植數株松柏，在風中婆婆起舞。寧靖王明太祖的九世孫，名術桂，字天球，別號一元。崇禎年，流寇陷荊州，術桂携家南下，避亂閩海。後與鄭成功東渡臺灣，至施琅調集水師進討鄭氏，鄭克塽兵敗，澎湖失。寧靖王乃作絕命詞一首，結帛自經。詞云：「艱辛避海外，總爲幾根髮，於今事畢矣。不復采薇蕨。」死前，召姬妾告以：「孤死有日，你曹幼艾可自計！」姬妾五人泣，對曰：「王生俱生。王死俱死。」永歷三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五妃同縊於室，葬於魁斗山，去寧靖陵二十里。有一老者來說：「寧靖王墓於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中，被大湖派出所日警毛利孫一及岩城武義發掘，從棺內取去印一顆，銅鏡三個，金帽章一個，金指環一個，金耳鈎一對，玉帶七節，金簪一枝，小瓶三個。」言下唏噓，請求追回原物。我相信此老不是愛古塚，而是在護衛國魂。

十一月二十一日去高雄。參觀臺灣水泥會社（淺野系）工場。規模宏大，爲日本國內所無。工廠完整，仍在開工。每年可產士敏土四十萬噸。——八百萬包。戰前每包售價一元五角，現市價已漲至每包二十八元。工人八百名，工資甚低，每月少者二百元，多者四百元。臺灣工人自己組織新民會，要求與日本工人平等待遇，並監視不得停工。晚開懇談會。高雄破壞之多，僅次於基隆，全市房屋被毀十分之八。益以糧食不足，很多牢騷。懇談畢，應友人邀約，秉燭夜游高雄港。僱舟兩艘，一載客，一載歌妓。客舟前行，歌聲尾之。淡月疏星，舟

打破艦旁過，看見一艘一艘半沈的日本軍艦，沒有人，沒有光，一塊塊像黑紙的剪影。戰時威風，現在是死老虎了。友人顏興，卽景賦詩得七絕一；「蟾光萬里快同遊，飽看旗津劫後秋。海上青山與明月，也從此夕逐名流。」雖說是秋天，但氣候炎熱，舟上每人都有一盃冰淇淋。

高雄一宿，轉天，過鳳山，至屏東，參觀臺灣製糖會社工廠。工廠被炸損害極大，據日人估計損失二千萬元。該廠爲臺灣製糖廠最大的一個，生產額佔臺灣製糖會社四分之一，臺灣製糖會社又佔全臺灣的四分之一。負責日人說：「如修理資材入手沒有問題，六個月可以恢復原狀。」我應該履行一個宿諾。屏東座談會上，吳振豐君站起來，說幾句「日本投降時我興奮達旦，從前，不敢說我們是漢族。」說到這裏，他的喉哽，忽地嗚咽哭起來，愛國摯情的流露如此。我保證介紹他的眼淚給祖國同胞們。屏東一宿，翌日過潮州，往東港。東港因我們訪問，而鼎沸起來。全市狂歡，爆竹如雷，歡迎行列長數里。到處受歡呼，被包圍。在軍人會館開會，男女數百人席坐，每個人都堆滿笑容，頭上散發水蒸汽，眼睛閃閃的吐火。父老們，兄弟姊妹們，「我破例站起來擋着說『看你們的面，看你們的眼，一切都說在那裏了。我們已完全瞭解。記者團被你們的熱情燒焦了。我們五個人，要以說話來感謝。於是我們每個人說話。這天晚上宴會，設二十六席，盛況空前。席間，有京調助興，還給我們加冠。記者簡直變了欽差大臣，實在萬分惶恐。席散，夜色沉沉，又駕舟往游東港——這本來是一個

漁港，日本把它建成水上飛機場。工事三年，耗資十餘億元。水面寬一千五百公尺，長千公尺，立深六公尺。此港風平浪靜，為東洋最理想的海軍航空港。太平洋大戰爆發，日本海軍航空隊即用此港出炸比律賓。岸上設備，可容飛機一百二十架。可同時修理六架。現在，空港空空，任由我們的游艇馳騁了，游艇在海中待月，隨波橫流。

東港是我們此次旅行的終點。歸途被潮洲留住。潮洲人士作事幹練，我們已知道了當地的大概情形。那裏有奎紀樹，肺癆草，有日本南進的陸上大飛機場。那內生番衆多，有番社五十五個，三五四九戶，男女人口三萬。漢人六街庄，人口不過兩萬。我們就選擇了一個番社叫社的去。先坐汽車到新置，後坐番人抬的轎子入山。轎是椅子紮成的，四人抬。跋涉三小時，好容易才走到來社。社在山腰間，一窩石片砌成的房子，重疊伸開。上居攜家眷的日本警察，日本醫生，及日本教員。願與生番長年相處的此輩日人，多少有宗教家的情操。來社頭目初死，由乃弟攝政，昨夜其子新婚，婚後始可繼承頭目的位置。頭目權力很大，土地完全屬他所有，耕者納實物地租。普通人對頭目絕對服從。不久以前有一次，一個生番殺傷了人，手執利刃，無人敢近前逮捕，頭目往，喊一聲：「要殺殺我！」那個生番隨以刀投地就縛。生番嚴格實行一夫一妻制，但頭目於跳舞盛會時，可以毛氈任投一中意女子，那女子必須於當夜擲毛氈到頭目家伴眠。頭目的房子低矮，室內陳列許多野獸的頭顱骨骼，這是英武的標誌。此外就是鐵器，鍋子，耙子，刀子等。鐵器多寡即不動產多寡，動產是豬及其他

家畜。他們好抽煙，好喝酒。愛鹽，愛糖，愛紅布。來社男女盛裝爲我們跳舞，舞法似日本的盆踊。邊舞邊唱，音調哀切。頭目以酒饗客，酒器是木做的。兩端皆有拳大的瓢形酒盃，中聯一柄。飲時兩人各以口就盃共乾。乾後道謝說「馬利馬利」。在來社玩了半天，頭目強欲留宿，我們怕鬧出是非，最後還是向他們說了「騷」（再會）。

南部旅行告畢，高雄小住數日。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返途中，又被嘉義拉下車來。阿里的鐵路通了，快下來，快下來！前次嘉義日程，本擬到阿里山去，因隧道被山洪沖壞，火車不通未果。現知三十日可通。當天我們就往關子嶺溫泉投宿。關子嶺在深林山谷裏，幽徑入勝，路上盛著聖誕紅，紅得動人。旅館建築十分雅麗。四周都是茂林絕壁，颼颼清風，吹起了陣陣樹濤。坐在三樓的沙發椅上，我看見一道懶散的炊烟，遨遊暮靄中，與暮靄混了。假使人間有世外桃源，一定像關子嶺吧。陶潛再生可來這裏終老。第二天，遊返嘉義乘阿里山線的貴賓車出發。車小軌小，這是一種爬山的特別火車。沿途風景佳秀。憑窗眺望，似快艇遊桃花江。過樟腦寮；獨立山時，火車環山三匝，可俯瞰樟腦寮車站四次，曲折盤昇，層層奇景。到奮起湖，氣候漸冷，天也黑了。雲霧如大軍呼囂籠來，層巒被吞噬下去，火車已沐浴在雲海中。惟每到一站，極其寒涼的小站，都有幾點火把撥開白霧，聲音重滯還帶頓抖。尋尋覓覓的繚繞着車廂，向我們歡呼萬歲或唱歡迎歌。每次車開，總看見許多火炬在後面狂奔追趕，由喊聲的尖嫩判斷，必是一羣小弟弟小妹妹們。回去吧，小弟弟小妹妹們！

有時我們的手不由得不伸向窗外，撲着黑浪搖擺。行車六小時，通過六十三個隧道，氣溫約降下攝氏十三度，才拖到了阿里山。你永遠不能忘記，阿里山車站已被人潮淹沒，火光燭天，聲波雜沓。我們被蜂擁到阿里山飯店去，這是一家富麗賽皇宮的日本旅館。同事費彝民代表答詞：「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臺灣的美麗，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臺灣的偉大；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臺灣的富藏；沒有到阿里山，不知道臺灣同胞愛國的熱烈。是的，我與有同感。太疲倦了。我們草草應酬之後便休息，人人都有一夜無夢的泥睡。翌朝起來，乘汽動車往兒玉，遠望新高山。新高山比日本富士山高一百五十五公尺，巍峨閒靜，頭裹白雲，領袖着新高連峯。兒玉回來去看集材場。阿里山是一個原始林，日人石田常平所發現，經河合鋪太郎實地踏查，到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長七十二公里的阿里山鐵路開通，乃開始採伐工作。主要材木爲紅檜與扁柏，樹齡皆近千年，此種材木質堅色美，可用於建築或造船。還有梅·松·及亞杉與檜·柏共稱爲阿里山五木。每年出產木材二十餘萬石（一石爲一方公尺長一丈體積之稱）。有集材機七台，一台每日可集二百五十石木材。因運搬困難，現有四十萬石已伐木材倒臥山中不動。可憐原始老木被肢解，散於四方，阿里山已慢慢換上新的主人——日本杉了。據估計，再五年就砍完了。問神木，聽此老感想如何。我們去看一株三千歲的扁柏，日人敬爲神木，此樹高五十三公尺，周圍三十四公尺點三，要三十幾人接手，才能擁它一個合抱。神木對我們默默無言，它知道得太多了，天地悠悠，獨此老見過古人，還

要再見來者。我在它跟前徘徊沉思。此刻執筆，還對着它的照片嚮往出神。我想撫摸神木撫摸老人的鬚子。

以上是中南部旅行的紀實。貫穿旅行的軸是受瘋狂的歡迎。想起來，心還燃燒，熱得出汗。有結論嗎？有，光榮歸於祖國，光榮歸於抗戰。

米倉鬧米荒

臺灣本來米產豐饒，自足外年有餘穀。日本由臺灣取米，每年總在二百萬日石以上。戰爭期間，日當局盛倡食糧增產，對臺灣，因統計「南方圈」的糖產已過剩，水田種蔗次第取消，是亦米增產的保證之一。但事實却出乎意外，臺灣米產最高額是一九三八年，九千八百餘萬石。自是而後，有減無加。減到今年，兩季收穫約僅五百餘萬石，比往年短了一半。這個可怕的事實，就叫做米荒。

日本食糧政策是把米價壓得非常低。投降以後還繼續在實行米配給，米價一斤二角八分。十月初黑市米一斤零售二元餘，相差十倍，不久就跳到了三元二角。根據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公布的臺灣食糧管理令，農民應將米穀（數量由政府規定）賣給各地農業會，再由農業會賣給食糧營團，然後由食糧營團配給消費者。政府收買價格時有調整，但總賤得不近人情。一九四三年百斤上等米是十五元四角七分，怎樣提高，今年仍不到三十元。鹿港福興

莊農業會給我一個詳細的統計，每甲（約合十一畝）土地一季平均收穫四千斤，生產費三八八六元，即差不多一斤一元。這算是成本低的。一般估計今年第二季米一斤，成本要一元五角，第一季米則要兩元。臺灣農民辛苦耕種，粒米奉公，而多生產多賠錢，並且賠累太大了。所以他們不願意增產。

投資土地原本利潤很厚。臺灣土地所有，相當集中，全耕地的百分五十六，乃佃農所耕。如新竹州則佃農種地佔百分之七十六，臺北州佔百分七十四。地主與佃農關係，多是交納實物地租，即在刈穫時五五平分，也有大四六或小四六的。現地價每甲約七千元，照黑市糶米，每年可得地租三千八百元。即年利百分五十強。臺灣土地肥沃，利益可靠，很多土地收益還再向土地投資，因此，開墾的面積年有增加，同一面積的收穫量也有增加，日本治臺初清丈，全臺耕地僅六十三萬三千甲，現有八十八萬餘甲。一九三〇至三三年，平均每甲二季收穫米二十二石；一九三八年可收穫三十石。臺灣農業在進步着，但進步到一九四一年就向後轉了。耕地面積不斷減少，即荒地增加。開闢公路，建築飛機場等。動輒徵用土地數千甲。一甲地的收穫量，今年二季平均恐不滿十五石。鹿港農民告訴我們，今年二次水災，只能收成十分之一哩。

歉收的普遍原因，是缺乏肥料。臺灣土地施肥已有癮，像吸食鴉片一樣，不吸便無精打采。有肥料無肥料，收穫相差一半，至少也三分之一。沒有法子是臺灣自己不產肥料，每年

約用三十五萬噸的人造肥，都是別處來的。戰前有的由日本，有的由德國或美國買來。戰時因船隻不夠，日本製肥料的工廠也在忙於製造火藥，肥料來源瀕於斷絕，臺灣土地缺肥很久了。這是目前一切要政中的要政，如不能在十二月至遲明年一月購到大批肥料，救濟臺灣，明年臺灣還要續鬧米荒。大概一甲地要用硫安八包，每包一六六斤，戰前一包市價五元二角，現下一包值五六百元。有人獻議趕快在臺灣製造石灰窒素，以代用硫安。臺灣電化會社基隆工廠，可年產石灰窒素二萬噸，臺灣有機合成會社新竹工場及旭電化高雄工場可改造生產石灰窒素。臺灣肥料會社高雄及基隆工廠，本為製造過磷酸石灰及合成肥料，因磷礦石及硫酸供給困難，陷入停工狀態。我們周遊臺灣全島，無處不把肥料看成救星。可憐呀，人比土地更饑渴，望肥料如大旱之望雲霓。

除肥料缺乏外，勞工不足及水利失修，也是減產原因。勞工不足可緩和，水利失修不可不設法。一條嘉南大圳壞了，便影響二十七萬甲水田。這條水圳是用五千四百餘萬元的工費建造起來的。臺灣有水田五十三萬餘甲，園三十一萬餘甲。稻有水陸之分，水稻面積佔百分之九十八。耕地面積各地分配如下：臺南州二十七萬甲，臺中州十六萬甲，新竹州十五萬甲，臺北州九萬甲，臺東及澎湖約五萬甲。因各州耕地面積大小不同，米產量分配不勻，各州就有缺糧與餘糧的現象發生。問米荒何處，大抵可按圖索驥得之。據李連春估計，全臺需要糶米者佔總人口的百分五十五。其餘百分四十五是自己有米的農民，每月應配米二一

八五五三袋(每袋百斤)。其中，臺北市及七星郡七七三一四袋，基隆市及基隆郡四三七六三袋，文山郡九六二四袋，蘇澳郡三五八七袋。臺南市及新豐郡三七六八三袋，高雄市三二五〇五袋，屏東市及屏東郡一四〇七六袋。

難爲了行政長官公署，那裏來得這些米配給？食糧營團已存米無多。第一季米還有三成沒收起，因日本投降，農民拒絕繳納，這三成米已從黑市流入米店。要不配給，米價騰貴，窮的消費者不勝負擔，且刺激物價。事情終於決定了，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長官公署布告署農字第一號，規定公定價格，零售米每斤一元。米消費者尙感滿意，但米生產者抗議了。向農民買收的公定價格，第分數等，約每斤都要虧本六七毛錢。米商手裏的米，如照定價賣，則每斤應賠一元八角左右。到十二月初，強迫施行時候，斤米黑市忽由三元二角跳到六元，並且買不到，各大都市都狼狽不堪。第二季新米已於十二月登場，但能否教農民如數賣出，並不十分樂觀。金錢不認得愛國，也不懂禮讓，難就難在消費者與生產者的利害衝突。

長官公署想以廉價的肥料及布疋去換米穀。如能辦到，這也是個補救的方法。另一方面，陳長官有意平均臺灣的地權，我衷心贊成。在吳鳳廟前，和一羣農民談話，我說：「政府要給你們土地，你們自己有自己的土地耕種，好不好？」大家都笑了，一個老農笑得沒有眼睛，痴痴迷迷的點頭。農民在高地租壓迫下，實在熱烈的要求土地。土地很多被日本強奪了去，不分皂白的強制買收。計四家製糖會社佔有全臺耕地百分之十三，十一萬九千甲。臺灣拓植

會社一萬三千甲，三井系茶園四千甲，臺灣合同鳳梨農場四千甲，南隆農場二千五百甲，日本拓植二千三百甲，……十個大公司合共佔有全臺耕地百分之十七，十四萬五千甲。把日本所有的土地沒收出來分賣，固然要緊，但目前更要緊的也許是實行減租。

沒有料到米倉臺灣被戰爭傷害到那個樣子，我在臺北喝了幾天稀飯，吃了一天米粉，想起來痛得不敢觸摸。

殘破的工礦業

也許有人想去臺灣掘金。我從「金山」來，願以所知奉告。

我注意過：日本經營臺灣五十年，留給我們些什麼。尤其注意工業和礦業。雖材料沒有搜集齊全，但請以舉一反三瞭解。

先說工業。我們知道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政策，天下皆同，是反對殖民地工業化的。臺灣過去不准發達工業，只有米倉，蔗田及茶園。就中，「蔗糖的歷史」，有人說：「就是殖民的歷史。」故臺灣最大工業即製糖。據陳逢源計算，一九三九年全臺工業生產總額五七〇七六萬元（臺幣），食料品工業佔百分六十六，在食料品中，糖佔百分七十四。這一年，臺灣工業生產才追過農業搶居上風，即工業佔百分四十五點九，農業佔百分四十四點五。這一年，臺灣工業分類百分比如次：

食料品工業	六六·九%
化學工業	一〇·九%
金屬工業	五·五%
雜工業	五·五%
機器工業	四·三%
窯業	二·六%
紡織工業	一·六%
印刷業	一·四%
材木業	一·三%

這一年，臺灣工業還是典型的殖民地工業。頂到太平洋戰事發生，日本囊括南洋以後，南進基地的臺灣地位之變，工業化運動乃循着軍事要求而發展。有些日本過剩的工業設備，搬了來。例如敦賀水泥廠搬到蘇澳，淺野水泥的土佐工場搬到高雄，……也有新設的，如日本製鋁於高雄，臺南製麻於臺南，還有臺灣煉瓦在新竹創辦拓南窯業，臺灣興業在羅東設洋紙製造工廠，臺灣重工業會社資本一千五百萬元，高雄製鐵會社資本五百萬元。除大工場外，製造日用品的中小工場也如雨後春筍，勃發一時。現在說，臺灣各種各樣工業都有了一點，但第一，工廠被炸破壞很大。第二，許多工廠建設尙未完成。第三，原料缺乏。實際完

好可用的工廠不多。就工業的性質論，(一)重心還是製糖工業，糖廠最多。(二)鋼鐵工業可謂零。(三)機器工業也不發達。在高雄我們參觀過臺灣鐵工所炸得一塌糊塗，據說六個月修理可復舊(可沒有材料修理)，復舊後一年能造三百噸鐵船一艘，一百七十噸的木船六艘，十五噸的火車頭月造一個……(四)化學工業倒不少，規模頗大。以製液體燃料為最多。(五)紡織工業很可憐，製麻工業屬帝國纖維會社的有五個工廠，在豐原、烏日、員林、彰化及草屯。豐原最大，有紡錘三一二四錠，織機二百十二臺。棉織只有在大肚一個工廠。資本四百萬，紡錘八萬四千錠，裝好的僅二萬錠，織機五百臺。前臺灣總督農事試驗所嘉義分所試驗臺灣植棉十餘年，得臺農三號至十號品種。棉收穫尚好。但在經濟上不割算。也可說臺灣不宜於栽種棉花。(六)水泥工業生產可過剩。(七)電力沒有問題。日月潭水電廠破壞一部分。現在全島尚可發電六萬瓩。時。北部新店溪上游，水力可利用。斗六郡草嶺克郎姆山，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晨崩潰，上游溪水被阻斷，形成一高山湖沼。此處水力大於日月潭。

糖業問題是嚴重的。上海已有臺灣糖運來，利益頗大，臺灣斤糖不過一元三角臺幣(一臺幣可合國幣三十元，但現無正式匯率)。誰知道，臺灣糖在叫苦呢，一點也不甜。過去日本經營臺灣糖的目標在競爭東亞市場，其假想敵是爪哇糖，然爪哇種蔗得天獨厚，臺灣每甲收蔗十一萬斤，爪哇同一面積收蔗二十二萬斤。故臺灣糖的成本，始終比爪哇的貴。日本確定糖政策是一九〇二年，當時臺灣僅產粗糖九千萬斤。積數十年經營，年產已達二十億餘斤。

蔗園擴大八倍，同一面積蔗量增穫兩倍。日本幾個製糖會社，強制買收土地，強制叫農民種蔗，還強制以低賤價格買收甘蔗。譬如現在一萬斤蔗平均買六十元，而生產費已要五百餘元。誰知道，糖的滋味鹹酸苦辣都有呢。就是這樣，惡景也這不常。太平洋戰爭後，惡上加惡。因所謂「大東亞共榮圈」內，包括爪哇菲律賓賓等，每年產糖過剩二百萬噸，找不到市場，就把成本高的臺灣糖荒廢了。按種蔗的適宜溫度，在攝氏二十八度與十五度五分之間。新竹以北冬季過冷，有三個月在十五六度以下，所以就在新竹以北的糖廠陸續荒廢了。我們在新竹看過一個糖廠，機器閒在那裏生鏽。很可惜，那樣糖廠在臺灣算頂小，也許在國內可算頂大。這一來，臺灣糖到今年產量剩二百萬擔而已了。比往年的二千萬擔，僅產十分之一。四家大製糖公司——臺灣製糖會社，明治製糖會社，大日本製糖會社及鹽水港製糖會社，現在一共只有十五個工廠在開工。更可憂的，今年種蔗不過十分之四，統計製糖公司自營的蔗田面積為百分之二十五，其餘百分七十五的蔗農都不願意種蔗了。展望臺灣糖島，重重隱憂不知如何善其後！

再看鑛業。臺灣鑛產實在不豐富。金瓜石，瑞芳有金，錦水出礦坑有石油及天然瓦斯。蘇澳，壽山，岡山有石灰石，北投有硫黃，金瓜石有銅，七星山有鉛礬土，蘇澳，花蓮港有錳，……但認真起來，只有煤像點樣。鑛產大概都在北部，煤鑛也在北部。煤炭年產量最高曾達三百萬噸。其中最大的公司是基隆煤鑛，年產約一百萬噸，佔三分之一。次為臺陽

鑛業，年產約六十萬噸。前者資本是三井系，後者股份最多是「顏」家。但現狀都已衰替不堪，目前每月一共產煤不到二萬噸。依炭坑個別月產言之，松山，新店各約二千噸，猴硐，瑞芳各約一千五百噸，頂雙溪，五堵，及板橋各約一千噸，其餘炭坑皆不出數百噸。就是說，不管日本怎樣鼓勵增加煤產，列爲「五重點」之一，實際臺灣煤炭每況愈下一直是減產的，減到不及往年十五分之一的可憐相。說來倒有點難以置信。爲什麼會弄到這田地呢？原因種種：(一)公定炭價過賤，不敷費用。(二)工人不足。或因被徵，或因待遇太低不幹。(三)運輸困難，不能如意出炭。(四)資材缺乏。如鋼索，火藥，及坑木等一應俱缺。行政長官公署現給各等煤炭規定了價格買收，大概一噸臺幣二百元開外。但煤黑市已高出此價。炭坑未見振興，資材欠缺如故，而臺灣各工廠及火車，對煤正嗷嗷待哺，欲望臺灣煤源源輸出，殆憂憂乎其難哉。

總結說：臺灣鑛業希望較少，工業雖有基礎，但殘破胥待修整。祖國對臺灣還要投一筆資本，也許必要盟邦援助，才能順利復興。假使我們對臺灣抱定取而不與的宗旨，只顧眼前，把母雞殺了，取出幾個紅紅的卵雞，究竟是不聰明的作法。

臺灣的將來

收復臺灣在中國史是一件大事，治理臺灣對中國政治却是一個考驗。雖然如此，我以爲

臺灣事好做。只要中央政府相信臺灣省政府，臺灣省政府相信臺灣人民，事情便極簡單好做。臺灣是中國一省，原則應該中國化。但不要紊亂了法治基礎，不要錯誤了經濟政策。假以時日，臺灣必可很快成爲中國模範省之一。

好做是有條件的：(一)臺灣畢竟孤懸海上，可以避免複雜。(二)民智發達，已有自治的經驗。更有守法的精神。(三)產業發達，人人有生活機會及生活的技能。(四)剷去日本民族的壓迫，繼承日本人掠奪或創造的財富，不論精神上物資上，臺灣人民都會感覺寬舒滿意，政府施政也會得心應手。舉例來說，以前臺灣總督府預算，每年官有產業的收益，總佔歲入一半上下。其中專賣收入約佔三分之二。這個財政基礎就很好。再如日本產業在臺灣經濟的比重，是可想像的。統計資本五百萬元以上的公司，日本資本佔去百分七十六。耕田佔去百分三十。山林幾全被壟斷。試想，這些財物接過來，對國計民生裨益多大！

問題是祖國要把臺灣如何看待。不用說，不能把臺灣當做一個殖民地。對臺灣及對臺灣人的觀念，應即改正過來。所謂臺灣人，實際就是閩南人及廣東客家人。血比水膿，毫無疑問，他們是真愛國的。在某幾方面，臺灣人也許要再教育。但他們的心不必再教育。我這樣想：第一應讓臺灣在祖國獲得應得的地位；第二中華民族應以臺灣爲據點向海呼吸。爲國家百年大計，必如此。

第一是臺灣要幫助祖國。我說過，如祖國不强，臺灣還會丟掉的。這話並不是危言聳

聽。臺灣人，應竭一切力量貢獻國家，幫助祖國真成一等國。但這種助力，必須政府開懷去接受，給他們服務的機曾及崗位。我想，臺灣人能做下列的事：(一)建國期間他們有技術。萬餘名技術人員的力量，為不可忽視。臺灣科學振興會有詳細的調查，希望祖國和他們發生聯繫。舉一個例：臺灣戒鴉片的成績很好，以其經驗當可協助祖國真正撲滅煙禍。其他科學大小發明或積有實地經驗者，為數衆多，大可利用其成就以資建國。(二)臺灣海島，人民習於水性，且富冒險精神，是天生的優良水手，中國建設海軍，很可到臺灣取才。如臺灣人成了中國海軍新的血液，或在臺灣辦個海軍學校，我敢相信其必不失望。(三)臺灣開發雖未達飽和點，其發展究已有限。資本積蓄不太集中，然小富比比皆是，對新式股份公司有信仰，集資容易，企業慾望熾烈。應該鼓勵他們來祖國投資。新近組織的大公企業公司，旬日間募得股本臺幣六千萬元，且係每人限入十股——不得超過一萬元的大衆資本。該公司希望與祖國實業界取得聯絡，並聲明不一定以營利為目的，但求貫徹報國的初衷，(四)臺胞對祖國政治瞭解不深，關係淡泊，因此，有時帶着自卑感。我勸他們組織團體回來觀光，不論印象好壞，總可增進認識，或起交流作用。在日本統治時代，臺灣已有衆議院議員及貴族院議員，中央應速提高臺胞的政治地位，不然他們將有寂寞之感。

第二是祖國要幫助臺灣，臺灣是中國一隻看海的眼睛，未來我們的國防，尤其對外貿易，臺灣很重要。該注意的是：(一)臺灣產業非無規模，但要與中國的整個經濟計畫相配合。

這裏有很多要考慮的問題。譬如糖與米臺灣輸出最大宗，將來市場在那裏？過去臺灣出超數字很大，足可抵償中國的入超。今後如糖米的市場在自己國內，出超便沒有了。又在自己國內，我們拿何物去交換？不要變成年年對臺灣負債，或年年對臺灣剝削。算起來，遠東缺欠糖米只有日本，但戰後日本已負債纍纍，不應該叫臺灣糖米再去掛賬。因此我覺得糖米應採取放任政策。糖廠的過剩設備，可遷往廣東福建。如要臺灣糖米調劑國內需要，則要採取保護關稅政策。(二)國防工業很難在臺灣建設，就能建設也太淺露，而不安全。但今後臺灣必須向工業發展，臺灣條件如電力豐富低廉，水陸交通便利，技術人才衆多等悉比國內大陸爲優。我理想，臺灣應盡量發展輸出工業，市場對象爲南洋。臺灣有志，應代替過去日本在南洋的商業地位。南洋華僑與臺灣人祖籍相同，語言相通，合作絕對理想。假使臺灣能發達，以紡織業爲中心的各種輕工業，針對着南洋市場，必可爲國家爭取無限的外匯。日本不產棉花，而能經營紡織工業，臺灣比日本更靠近印度(棉花)澳洲(羊毛)，何爲不能？(三)化學工業是臺灣最要努力最可努力的一門工業。現已有相當基礎。自己需要的肥料工廠，無論如何，要建立起來。如紡織發達，染料這一門最難的化學工業，也非辦不可。(四)我很奇怪，臺灣只有一家大的製藥廠，房子剛蓋好，設備剛搬來一半。臺灣醫藥人材濟濟，對藥物，尤其對漢藥的科學研究，實大有用武之地。(五)漁業及航運業，如臺灣人能努力，也前程無量。(六)臺灣有針葉樹林十七萬甲，闊葉樹林二十六萬甲，闊葉樹林一百四十八萬甲，共計一百九十一萬甲

森林，約有七億六千萬石（每石一方公尺長一丈）的材木。木材的蘊藏，有如此之多。上開諸端，足窺臺灣遠景的美麗，而欲其有成，繁榮，胥賴祖國予以助力，不論中央政府，或臺灣的爲政者，眼光都要放大放遠。我以爲臺灣經濟政策的失敗，就是臺灣政治的失敗。

將來並不是現實，有時像月亮掛在天邊，但其起點却在現在。寶貴收復臺灣及寶貴臺灣歸宗的人們，其勉哉！

認識臺灣同胞

勝利已將五個月了。臺灣收回後的各種工作都待加緊進行，而許多同胞對臺灣和臺胞還不瞭解。政府對於各地臺胞的措施也多矛盾。這是一個重大的問題。

日本統治臺灣最大的成功，是使我們對臺灣人不瞭解，也使臺灣人不大瞭解祖國。臺灣人到底是何種人。國內很多誤會與模糊。多少人以爲臺灣人是另外一支民族，語言·風俗·習慣都和我們的不同。其實完全錯了。臺灣人是由福建及廣東搬家去的，根本就是福建人或廣東人。現在居住臺灣約六百七十萬人口，其中祖籍閩南的約佔五百萬。客家人約一百萬，原住民高砂族僅十五萬，日本人民及軍隊約七十萬，朝鮮人三千，外省人即以前的所謂華僑五萬。除日本朝鮮及高砂族外，其餘都是漢族。大部分是當時跟鄭成功去臺灣，在那裏繁衍的後裔。因閩南人在臺灣佔絕大多數，故通行全島的所謂臺灣話，就是閩南話，與今

日閩南人及南洋閩籍華僑所操者無殊。風俗習慣一如祖國。客家人亦與廣東客家相同。高山族，或稱高山族，即俗所謂生番，語言習慣及容貌俱類馬來人種，但與漢族和善相處。宜兄宜弟，臺灣人呼之謂高山同胞。一言蔽之，臺灣人即中國人。如其不然，我們何來權利去收復臺灣？此爲國人應認識者一。

無可否認，臺灣受日本五十年統治，被同化被利用的人，不能說沒有。尤以到國內來的臺灣人，與日本合作者特多。在臺的同胞也常常抱怨：「臺灣人的名譽被少數到祖國去的臺灣人弄糟了。這些人真真該死。」在臺灣的同胞，確實純潔忠厚。他們愛國的熱情洋溢。也許有人會覺得奇怪，臺灣割讓那麼久了，五十歲以下的人應該都不知道中國了，爲什麼還能保有民族感情？這根本原因是我民族文化的根深蒂固。另一方面，是因爲日本在臺灣所施的民族差別待遇，勝利前的臺灣，日本人萬事優越，官吏是日本人，經濟大權握在日本人手裏，臺灣人連進學校都極難極難。日本要臺灣人同化，實際天天在刺激他們，事事都欺侮他們，臺灣人不能不意識到自己是被壓迫的民族——漢族。以前跟日本到中國來的臺灣人固然不少趾高氣揚的，但在臺灣的臺灣人便一向非常可憐，環境不同，意識也就兩樣了。所以，我們不能因爲在國內看見少數臺灣人不好，遽下籠統的偏狹的判斷。此爲國人應認識者二。

到國內來的臺胞，也不可一概而論。有的是因爲不堪在臺灣受日本壓迫，而回祖國做正當職業的；有的是反日革命份子，亡命歸來仍爲光復臺灣而努力的；也有戰時被敵人強制徵

召來充軍仗或任翻譯的；當然也有些是臺灣浪人，從前被利用，戰時也被利用，專事搗亂中國，爲虎作倀的。嚴格說，只有最後一種人不可原諒，但最後一種人爲數畢竟不多。我們應同情過去臺胞處境的狼狽。那是一個悲劇；臺胞過去被日本奴役，日本對他們壓根兒不相信；同時，中國政府對臺灣人也有種種疑慮。當時一個臺灣人有兩重人格，他身上流的是漢族的血，應爲中國人；但在國籍上是日本國民。爲此兩重人格，臺灣人走頭無路，無法做人。來國內的接觸中日兩方，尤感痛苦。當然，也有左右逢源的敗類。我們應慎審辨別，而不可有成見。此爲國人應認識者三。

臺灣現已光復，我們不能側目對臺灣人抱一種特別觀念了。但在抗戰期間爲非作歹的一部分臺灣人仍應繩以國法，如懲治其他各省的漢奸一樣，不稍寬貸。今日臺灣同胞反御用紳士反日本走狗的輿情熾烈。那是民族的正氣。也許忠奸之辨分際不同，但民族氣節不可不鼓勵。處置在以前陷區的臺灣人，也要立個標準。我們認爲如集中管理之類大可不必。臺灣人的財產也不能全看做敵僞產業。但應該有罪者辦，非法所得者沒收。而大多數當初被徵被迫來國內的，則須要遣送回籍。今日上海臺胞，十個人總有八個想回家。我們希望當局對這些問題迅速與慎重辦理，另一方面，也希望有汗穢的臺胞潔淨自己。總之，我們要瞭解臺胞，臺胞也要瞭解祖國。這是建國的急務，也是民族的命令。

II.
時
事
評
論。

勉南僑慰勞團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三月十九日)

南洋華僑回國慰勞團，於去年十二月四日，由南僑籌賑總會開始籌備，閱時三月餘而組成。全體團員五十四人，除香港、菲律賓、越南、仰光四埠團員由各原地逕赴重慶外，其餘團員，已於本月六日由星登輪回國。因水陸修阻，交通不便，此時回國團員，計程當尚在途中，未入國門。團員諸君受僑衆付託之重，任勞任怨，值祖國烽火連天之際，不避艱險，從萬里外，投身父母之邦，此情此志，可嘉可式。吾人謹以滿腔熱情，遙致慰勉與祝望之忱。

諸君雖久處異域，然關懷祖國，對於祖國之貢獻，久在革命建國史中，留有光榮之記錄，今諸君以有組織的行動，回國視察，積極贊助抗戰，祖國同胞，自無人不感慰藉。吾人深信，祖國同胞的心情，必能與諸君交織無間，共同努力。

據新加坡來訊，告訴我們團員百分八十是福建籍，其餘分屬廣州汕頭海南客族或江浙一帶。諸君多先賢後裔，民族意識強烈，且俱有光榮的傳統。例如明末抗清，沿海一帶，血戰最烈。尤其福建鄭成功，孤軍建國，奉漢人正朔，不屈不撓與異族作殊死戰，凡四十年。二百餘年前，福建保衛民族的陸海戰士，曾旌旗蔽空，舳艫千里，其正氣偉績，長留青史。

華僑移民海外，如諸君所身受及目擊，歷史是以血淚寫成的。如林道乾之開港渤泥，被西班牙迫走，張傑諸之於安班瀾，羅芳伯之於坤甸，葉萊之占吉隆坡，先後失敗。幸賴中華

民族的堅忍強勁，始保存若干開闢草萊之功，而有今日的繁庶。祖國經此次抗戰，受日本砲火毀滅；昔日的高樓華廈，今但見破瓦頽垣，昔日的膏腴之區，今竟成哀鴻遍野，野草萋萋之地，爲民族復興保存元氣。海外僑胞實負極大之責任。據非正式調查，目前華僑資力，總數約達國幣二三百萬萬元，照陳嘉庚氏演說所述，亦有一百萬萬元，這個數目可以超過——至少亦可四敵祖國全部的流動資本，若團員諸君能組織這些資本回國，則對祖國國力之恢復滋長，必獲極大之補益。諸君回國慰勞，並負調查的使命。我們曾經呼籲，華僑必須超越財政的援助，參加祖國的生產，變殖民地下的商業附庸資本，爲祖國的工業獨立資本，現在推動這種工作，完成偉大的歷史任務，已落在諸君身上。

一部分富有的華僑，往往有一種誤解，以爲戰時投資不安全，及對國幣價格的變動，深懷疑慮。諸君此次回國實地考察以後，必能得真切的印象，對此誤解，必能釋然。國內各種工業，無論規模大小，莫不欣欣向榮，有市場亦有原料，只欠技術與資本。華僑回國投資，非以國幣存款，資本之在機器上或在商品上，與國幣起落，無多大關係。祖國的同胞，站在物資飢餓的線上，遙遙向僑胞招手，爲甚麼要等到抗戰以後，纔把華僑製造的商品去給他們呢？

諸君多智識分子，當知抗戰與建國無分先後。非建國有成，無以保障抗戰的必勝。目下華僑的財力，爲祖國抗戰經濟之生力軍，無論就資本的出路說，就民族的前途說，如長此對

投資觀望，吾人實期期以爲不可。同時，我們希望政府亦應時時爲華僑着想，盡指導培植之職。投資的機會，保障，組織，政府應特別予以便利，特別要讓華僑享有更多參加政權的機會，提高他們對於政治的地位。

慰勞團諸君，你們在祖國逗留，只有六個月時間，而行程廣闊，考察多端。我們盼望諸君，人才要有適當的分配，俾所調查者能確切具體，又盼望諸君莫作冗煩的酬酢，多作實際的考查；因爲諸君此次的收穫，關係於祖國以及僑胞之前途，至深且鉅。最後，我們願祝慰勞團諸君之健康與成功。

論第二次近衛內閣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

日本近衛內閣，已於昨日午後八時成立。組閣時間經過五六日之久，可謂相當難產，亦可謂已盡「慎重」的能事了。

新內閣施政方針，迄尙未公表，我們不欲遽下論評，但就組閣過程及其人物構成而觀，不免有近衛已經做了軍部俘虜之感。而且陣容也遠不如他第一次內閣來得整齊。在第一次近衛內閣時代，如馬場鐵一，賀屋興宜，杉山元，米內光政等人物，都還差強人意，尤其以後實行大改組，板垣，池田，宇垣，末次入閣，可稱近年以來得未曾有的一流有力內閣。若以此次近衛內閣的人物，與前次比較一下，大有不堪回首之概。

其實可以說，這次近衛在未出面組閣，到出面組閣之際，已上了軍部的當。近衛領導的所謂『新體制』運動，只有社會大眾黨及政友會久原派宣布解散，此時距離完成『新體制』尙屬遙遠，及軍部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推倒米內內閣，使近衛手足無措，無從從容佈置，這樣匆匆上台，自然只好聽軍部的吩咐而已。事實上，不管近衛本人願意與不願意，這次內閣顯然是軍部願指之下，成立起來的。

組閣的手續，雖然形式翻新，既不設置組閣參謀本部，亦不同時銓叙所有的閣員，却先舉行首陸海外四相會議。其實四相會議，既代替組閣參謀本部，且在實質上，已爲內閣之內閣。這個內閣之內閣，決定重要國策。則其他閣員入閣，對於國策已經無權過問。這比少數閣僚制已經進一步。將來如此四相，大概將代替一人獨裁，就形式說，這就是國家機關的法西斯化。

萩窪四巨頭會議，既已決定最高國策，如上所述，那麼其他大臣不能遴選一流人物，已是當然的事。同時，其他大臣的地位，已經降爲庶務官了。這是軍部老早的主張，列在行政改革的項目裏面，這次不過由近衛變個形式履行罷了。我們可以說：近衛新閣乃是軍事法西斯與官僚法西斯的聯合政權。

如果我們展開閣員的名單一讀，便不難明瞭：星野直樹，河田烈，安井英二，石黑忠篤，風見章都是官僚。雖然其間也點綴了兩個產業資本案，但要知道日本產業資本案，一般

說來，是與軍部接近的。在近衛新聞裏面，我們找不到一個黨人，黨人熱心於「新體制」運動，現在全把他們摒諸門外，與政權無干。政黨反對軍部的份子，在新閣中已被掃清了。其次在新閣裏面，金融財閥維持現狀的勢力，也完全被排拒了。至少，可以說，近衛新聞的閣僚，已經無人會反對軍部，若再加上實現統帥權與政權合一，即大本營與內閣混在一起，則軍部對政治的支配，已經完成百分之九十了。

然而我們不能由此推論近衛新聞已是強力的內閣。像前面所指出的，近衛新聞不但會失政黨及金融資本的支持，即右翼有若干羣衆基礎的法西斯勢力，也未曾被近衛垂青，如末次，中野，橋本等，是否滿意近衛的所爲，也頗成問題；失却政黨金融資本及右翼法西斯，單單討了軍部的歡心，能够統一全國嗎？能够鞏固有力嗎？吾人實不敢置信。

當近衛組閣時候，關於人選問題已經表現出來了；藏相一席，無人願意輕就，鮎川固辭於前，星野婉謝於後，青木遠道來歸，而卒被棄。以藏相那樣重要位置，竟落入於一個舊官僚河田之手，豈非意外？再如柳川平助原擬推任文相，大概也是不肯入閣，所以文相的椅子給第一高等學校校長橋田坐上了，這種人事的飛躍，驟看之似屬蹺蹺等，其實，一面也是有爲之士不願做「伴食大臣」的一種表現。就這點來說，與其說是近衛新聞人物的優點，不如說是它的弱點。

大概一二日內，近衛新聞將發表政綱，而大家最關心的，即是日本外交問題。照我們看

來，日本外交的大轉變，例如『介入』歐戰之類，還是過早的。就外相人選來說，松岡固好搗亂，對外主張也強硬，但日本要是決心『介入』，就應該起用白鳥，因為他和德義比較有交情。其次海軍方面，海相仍由吉田留任，而且舊閣員，只有海相一個留任，這多少也帶點海軍政策不變的意味。雖然近衛本人也承認此次政變主要為外交問題，但是我們認為對外方面第一樁事一定是首先努力解決『事變』。在近衛發登台之前，日本海軍已經加緊中國沿海的騷擾，這正是近衛要繼續未竟『大志』，夢想打到中國『屈膝』的先聲。我們必須警戒，準備與近衛周旋到底。

但是，我們同時也不欲否認，基於陸軍部內的矛盾，及其衝動要求，日本很有擴大南進政策，用以解決內部糾紛的可能。

評近衛的「大政翼贊運動」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九月二十日）

近衛的「新體制準備會」，宣讀了一篇「新體制聲明」，通過了一個不知其名的「綱領」及應該是組織大綱而不叫組織大綱的甚麼「規約要綱」，勞了二十六名民間「準備委員」的大駕，議了二十一日，開了六次會議，已於本月十七日功德完滿宣告結束了。準備會閉幕之後，「大政翼贊運動（或者「會」）」的名稱，才慢慢被想了出來；其餘重要問題如總裁與首相的關係，新運動與議會關係等，議決聽總裁主意，都還在近衛腹中，志忑未定。

妙哉近衛的新體制運動，其始也爲新黨運動，黨魁久原揭竿而起，提倡解散政黨並逼迫米內下台，中島永井之流，紛紛來歸。不料近衛辭去樞相，到輕井澤則一變，不談「新黨」而談「新體制」，對政黨態度，左手開門右手關。失了靈魂的黨人，無法亦只好一一解除武裝，先後把政黨解散，其實心中不懌，當無疑問。政黨解散，於是有「新體制準備委員會」，有宣言，有綱領，大開方便之門，邀請八方和尙。然到「新體制組織」付議之時又一變；「中核體」與「國民協力會議」二元制度變爲一元，「國民協力會議」隸於「中核體」之下。「新體制」的名稱及意義，本爲討軍部歡心，抑亦爲軍部方便。不料陸海兩省大臣先後宣布現役軍人不得參加。在選擇準備委員之時，近衛曾煞費苦心，舊議會勢力有永井、小川、前田、秋田、岡田、金光、麻生等七名，所謂革新陣營亦有末次、中野、白鳥、葛生、橋本、井田等六名，其次言論界卽古野、高石、緒方、正力等四名，又次財界有八田，農村有有馬、學界有大河等，這樣分配，在於力求其左右平衡。然而準備會開完之後，據說中央本部長已擬定有馬賴寧，議會部長內定前田，經濟部長內定小畑，他如安井、風見均佔極重要位置，照這樣看來，『大政翼贊運動』的人物，又回復到新黨運動時代的近衛、有馬、風見這一夥，如此而已了。就人的構成來說，黨人實陽附陰違，軍部已消極旁觀，近衛這一齣好戲，真正唱得「其曲彌高，其和彌寡」了。

這樣的一種運動，到底那裏抄來的呢？當初我們以爲抄德義的法西斯政黨，現在越來距

離越遠，與其說是抄襲德義，不如說是移植「滿洲協和會」的對象及作用，當然不同，但其原則及組織，已頗相類。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關東軍司令官植田對「協和會」指示「滿洲」政治的特質，謂「不做民主主義的議會政治之聲，亦不陷專制政治之弊」，「協和會」的特質亦然，它不是民主政黨，亦非法西斯。現在「大政翼贊運動」有中央本部，「協和會」亦有中央本部，「大政翼贊」的中央之下有十一部，「協和會」的中央之下亦有五班四科。「大政翼贊」非政黨而有「高度之政治性質」，「協和會」亦非政治團體，然與日本的「滿洲政府」即「表裏一體」。

與「協和會」相同的東西，在華北爲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成立的「新民會」，在華中爲一九三八年六月成立的「大民會」。「協和會」是教「滿洲」的人民不可反抗，須與日本「協和」。「新民會」是教華北人民「在明明德，在新民」，做日本統治下的「新民」。「大民會」聽說是根據禮運的「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教人在日本的「大道」之下做「大民」。近衛把這三個團體的組織輸入日本，創立「大政翼贊運動」，但是以上三團體的意義很鮮明，大政翼贊反較費解。

大概字眼是出於「萬民翼贊」。按日本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一切法律須經議會的「協贊」。這個「協贊」似乎與「翼贊」不同，即「協贊」爲必經的手續，「翼贊」似可有可無。若望文生義，則這個運動的意思是：請大家對日皇幫點忙。誠然，日本民衆是太疲憊了，然

以籲請幫忙爲一運動的主眼，□□□□□□□□□□。反過來說，亦可以解釋爲過去大家對於「大政」都不肯「翼贊」。近衛應用這個名稱，是不是有意對過去日本的政治，加以訕笑。

就實際情形而論，大家是不會幫忙，而且沒有甚麼可以幫忙的。這樣的組織，絕對鼓不起民衆的熱情，「協和會」「新民會」與「大民會」，不過是一個密探機關，日本國內是否需要偌多的密探，不無疑問。

若謂「大政翼贊」已經解決政黨問題，這是錯誤的。到現在爲止，可以說任何重要問題，一個都未曾解答。近衛對於政黨若有婆心，則這婆心無異於買鹹魚放生。

近衛新運動的其他矛盾，我們已在「日本的新政治體制」、「近衛的新體制聲明」及「評近衛的新組織大綱」三篇中批評過了，不必多贅。這裏我們只想對近衛的新運動下個總的按語：我們認爲日本政治的改革，實乃客觀的要求。我們最初對近衛的新體制運動，並未加以菲薄，尤其看他一舉一動似是十分慎重，理應胸有成竹。但這兩個月來，證明近衛完全失敗了，不倫不類的所謂「新體制」運動，毫無定見，一變再變，既無把握，亦無方針，甚至許多事情近於兒戲，實令人齒冷。（二九，九，二〇，香港大公報社評。）

日本南進與南洋華僑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月十四日）

拖泥帶水的遠東國際關係，已被九月二十七日德義日三國一紙同盟澄清。接着十月五日

近衛在京都發表談話（松岡既不敢承認他的談話，就不提吧），向美國挑戰。十月八日英首相邱吉爾宣布重開緬甸路，同日美國務部訓令撤退遠東美僑。這幾日來，華盛頓東京倫敦等處，空氣極爲緊張，一若太平洋戰爭，已箭在弦上，一觸即發。因此，凡與未來戰爭有關各地的居民，莫不撤退的撤退，準備的準備。未來局勢究如何發展，雖不可逆睹，然而「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實人同此心，無種族貴賤之別。在「撤僑」方酣的今日，我們極自然的不能不關念到數百萬南洋的僑胞。

日本南進倘成必然的趨勢，則這件事我們不能不說與中國有莫大的關係。南洋各屬雖然各有宗主國，政治形式與中國無關。然而當開闢草萊時候，無處不有華僑的功績。中國人愛護南洋，像她的第二故鄉，因爲他們曾以無數的血汗，灌植茲土，他們應該也是光榮的主人。老實說，這塊地方的變更得失，處處影響中國的既得權益，從而我們認爲：日本南進，在中國看來，也是削弱中國，是進攻中國的另外一種補足手段。

據日人統計，全南洋各國投資，總共一百三十三萬萬圓。其中除荷蘭最多而外，華僑投資佔第二位。華僑投資在英國之上，法國美國更無論矣。其比例如下：荷蘭百分三十九點九，華僑百分二十九點四，英國百分十八點九，法國百分九點四，美國百分三點二，日本百分一點六，德國百分零點五。華僑投資額的分配爲：荷印一三零八百萬圓，越南三〇五百萬圓，馬來九八六百萬圓，菲律賓四〇一一百萬圓，泰國九二九百萬圓。根據這個事實，我們敢

說：中國關心南洋問題，不下於英美或者荷蘭。

中國國際貿易的入超，一向有賴於華僑匯款平衡，就以華僑這筆龐大數目的投資及勞動所得。我們每年可以得到四萬萬至八萬萬元的外匯。中國不欲這筆外匯轉入日本之手，其理至明。不但華僑外匯為中國經濟命脈之一，即中國與南洋的貿易，亦有一個可觀的數字。中國與南洋貿易，每年在二萬萬至四萬萬元之間。因為種族習慣的自然條件，南洋乃是中國商品最好而且最有希望的市場。中日戰事發生後的一九三八年，中國出口貨中仍有百分之十銷到南洋。以我們在南洋的經濟地位及地理關係，南洋事實上是中國經濟體系的一環，我們不能讓它變成隸於日本的「大東亞經濟集團」。因此，我們要在這裏喚起國內外注意，在日本南進聲中，我們應盡可能的對南洋華僑，做些未雨綢繆的工作。

這裏包括許多問題，第一，我們應該考慮是否撤退，特別指經濟上的撤退，以避免將來損失。中國淪陷區中的教訓，可以借鑑。淪陷區的財產被霸佔，被搬走，或者戰時被砲火摧毀，戰後被控制利用，不惟華僑應該記取，南洋各地的當局也應該記取。我們這話，並非預言南洋對日本洩氣，因為戰爭的破壞，不論勝敗皆有可能。就中國來說，也不帶有絲毫膽怯的意思，我們在平時已經鼓勵華僑回國投資，此時當然更加需要鼓勵。即使將來南洋安然無恙，華僑經濟撤退，對中國也是絕對有益的事。第二，華僑應該考慮怎樣組織自衛，及在甚麼條件下幫助當地政府反抗侵略。如果當地政府不忽視當前形勢，照理應該認識華僑的偉大

力量，應該認識中華兒女的戰鬥精神，尤其應該尊重並善用華僑的抗日意識。華僑為自身之計，為國家爭取光榮，亦應該在任何地方，□□□□，□□□□作殊死戰。第三，南洋當地政府，此時必須把眼光放遠，譬如荷印，限制外匯的理由早已喪失。干涉華僑經濟的自由以及繼續過去種種苛刻的法例，都是愚笨之舉。任何無益於華僑之事，不必再有，有之則不仁，且亦適足以加禍自己。因為這是日本宣傳的資料，是沽怨種亂之苗。倘若南洋當地政府無此覺悟，我們實為之惋惜不置。

以上三點僅是其瑣瑣大者，此外細節問題，這裏不能一一述及。不過，我們希望南洋華僑要有組織有計劃準備應變。不要大意，不要等到臨渴才掘井。若能陸續回來，以在南洋的資本經驗，貢獻於後方建國，是為上策。臨穎神馳，切盼善自珍處！（二九，十，十四
香港大公報社評。）

美國的經濟力量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今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召集哈瓦拿會議，像這種汎美主義的經濟會議，由來已久，第一次會議是一八八八年在華盛頓舉行的。然而在歷史上的美洲經濟集團，沒有再比現在更孤立而且實際的了。現在的美洲經濟集團，是一種進攻武器——美國要用她的富，制服她的敵人。這是一個重要的區別，其他的「經濟集團」，多不能自給自足，而美洲却是有餘。如果

把美國的資源檢閱一下，雖然我們可以找出：美國糖只能自給十分之二，咖啡可及茶，全部依賴於輸入；錳、鉻、鋁、只能自給十分之六，錒、錫、鎢全靠輸入，皮革、羊毛欠十分之二，橡皮、金雞納霜幾乎全無。然而這些不足的，迄今還沒有一種東西，操在美國的敵人手裏。美國可從南美加拿大及南洋購入，無人能予以阻止。

從這點看，美國守勢的經濟，簡直不成問題。問題在於攻勢有多少力量，及因攻勢而起的過剩的煩惱。

假如把美洲經濟全部封鎖，對世界的影響怎樣呢？美國的對外貿易，歐洲市場佔總輸出十分之四，去年一年輸往英法六萬八千七百萬元，德國五千一百萬元，義大利五千八百萬元，北歐一萬六千六百萬元，巴爾幹一千九百萬元，荷比一萬六千一百萬元。（均美元）若以德義兩國為主而論，德義依賴中南美，比依賴美國遙大；德國從中南美輸入，佔總輸入百分之十點四九，義大利佔百分之十。美洲集團可以壓迫歐洲集團的主要商品是煤油、銅、硝石、棉花、羊毛、皮革、糖、咖啡、小麥、肉類等。單就德國而言，依賴美洲的程度如下：煤油百分八十，咖啡百分九十，玉蜀黍百分六十一，小麥百分三十七，糖百分三十七，羊毛百分二十六，棉花百分二十五，硝石全部。

其次，美國對於日本的關係，這是大家比較熟識的，去年日本全部輸入之中，百分之三十四是來自美國，但在美國貿易的地位，只佔百分之七點三。日本依賴美國主要的商品的程度

是：煤油百分七十，廢鐵百分六十，機器百分四十，又次蘇聯，蘇聯一九三八年總輸入之中，有百分之二十八點五來自美國，其中多數是機器汽車及銅。

以上就是封鎖美洲所能發生的制裁力量。然欲全部運用這個力量，美國碰到兩個問題：（一）應開闢其他市場，消售本國的產物。（二）應全部購買中南美的產物。

在法國崩潰以前，美國對歐的輸出是增加的，因為飛機及軍需品的輸出英法增加。在這點上，美國支持歐戰，然由去年九月至十二月，不過增加二萬萬美金，這數目很小，只合國內市場百分之一。在這點上，美國採取孤立主義。但現在歐洲市場，除英國而外，已幾乎全部喪失，在這點上，美國需要援英。不過在歐洲所喪失的，還得向其他地方追尋補償。在這點上，產生了汎美經濟會議，產生了美加聯防，而且成爲目前必需強硬遠東政策因素之一。

美國對中南美加拿大及遠東（日本）的貿易已經增加了。歐戰發生後半年，對中南美增加百分四十八，對加拿大增加百分四十七，對遠東增加百分三十三。但是向這些地方增加輸出，同時又必須增加輸入，而這些地方所出產的東西，美國的需要又有一定限度，因此一面又不得不擴張國內市場——將生產機構，移用於擴張軍備。

另外一個問題，在中南美。中南美二十一國，去年對美輸出佔總輸出百分五十一，輸入佔百分六十一。中南美的輸出品主要是原料及食物，美國要阻止這些東西輸往歐洲，但她自己却不需要，美國是也輸出原料食物的。爲要達到封鎖德國的目的，美國每年要賠二十萬萬

美元。

若不這樣做，假使德國勝利，並且實行「物物交換」制度，美國又擔心着黃金之禍。一九三四年美國只有全世界黃金百分之三十，但現在則全世界黃金的百分七十三，約有二百萬萬美元，流到美國去了。如果軸心國家拒絕使用黃金，美國便會變成黃金的陳列所，這也是美國必須與軸心國家對抗的一個重大理由。

總而言之，美國之患在於過富，美洲經濟集團過剩的煩惱，和歐洲經濟集團不足的煩惱，實在相差無幾。

從蘇聯經濟論蘇聯外交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二月七日）

塔斯社前天鄭重發表一消息，謂蘇聯政府已通知日本，日本承認「汪政權」以後，蘇聯對華政策，依然如故，決不改變。又據倫敦雷諾報政治訪員稱：英美駐蘇大使獲悉，蘇聯絕不與日本訂立何項對美含有敵意或挑撥態度之條約。由此可見蘇聯外交的主動性及其卓拔堅定，歷久愈明。

自從一九一七年革命以來，蘇聯的外交政策，彷彿是很孤高的。論者多在政治的範疇，解釋蘇聯是受資本主義國家的包圍，殊不知還有一層，蘇聯必在經濟上有其足以傲踞的條件，然後能在國際間處之泰然。那就是：第一蘇聯不需要外國的原料及市場。第二蘇聯在國

際貿易的地位甚低。

蘇聯資源的豐富 媲美美國，世界任何其他國家，都不能與之相比。有人計算，現代主要軍需資源二十二種，蘇聯全部能夠自給，美國缺少兩種，日本缺少八種，義大利缺少十八種。蘇聯有八種重要資源，即煤油、水力、木材、泥炭、鐵礦、錳、加里鹽、及磷灰石，其儲藏量皆為世界第一位。

蘇聯不但保有世界最豐富的資源，而且把這些資源發掘應用，建設成世界第一流的工業國了。一九三七年的蘇聯工業生產量，早已僅次於美國，佔世界的第二位。同時蘇聯的工業生產是向上的，資本主義諸國是低落的，由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八之十年間，蘇聯的工業生產增加將近五倍，資本主義諸國卻減少百分之十。到三次五年計劃成功之日（一九四二年）蘇聯工業的生產量，可比一九一三年帝俄時代多十四倍。

蘇聯的工業繁盛了，其他生產部門亦同樣欣欣向榮。然而蘇聯是為國內需要而生產的，無須向國外尋覓市場。蘇聯對外貿易輸出最多的是一九三零年，但那年的輸出額，亦不過佔國內消費額的百分之三點五而已，以後輸出漸減，到一九三五年剩佔百分之一點三了。

當然，這不是說，蘇聯絕對不需要對外貿易，蘇聯需要用農產品及礦物，交換機器及若干非鐵金屬。不過這筆貿易仍然不多，一九二九年蘇聯對外貿易僅佔全世界貿易的百分之一點三，一九三二年增至百分之二點五，但一九三七年又降為百分之一點一了。

上面的事實指明，蘇聯不受外國經濟的威脅，故蘇聯外交可以孤高，可以獨立自尊；同時在資本主義諸國看來，不做蘇聯的買賣也沒有甚麼，故對蘇聯可以不理會，可以若即若離。

但是蘇聯有國際貿易，也和人家「有無相通」。蘇聯對外貿易的關係如下（根據一九三八年統計）——輸出的主要市場有四：（一）英國及其殖民地佔總輸出的百分二十九點一，（二）波羅的海及北歐佔百分之二十一點二，（三）近東佔百分之十七，（四）中歐（包括德國）佔百分之十一點三。輸入的主要來源有五：（一）美洲（主要是美國）佔總輸入的百分二十九點一，（二）英國及其殖民地佔百分二十六點六，（三）波羅的海及北歐佔百分十四點九，（四）近東佔百分十二點七，（五）中歐佔百分之九。從這種貿易關係來看，蘇聯關心波羅的海北歐及近東，是為當然的事。其次對英主要是輸出，輸出木材，一九三七年蘇聯輸出木材約佔總輸出的四分之一，其中一半是輸往英國的。對美主要是輸入，輸入比輸出約多四倍，從美國輸入錫、鋁、鉛、銅、橡皮及機器。至於和德國及日本的關係究竟怎樣呢？

首先我們應該知道，蘇聯有些甚麼東西可以輸出？一九三七年蘇聯主要輸出（單位千噸）：煤炭一三一二，鑛砂三五五，銑鐵一三七，錳一〇〇〇，煤油一八六〇，棉花六六，鹽一三三三，穀物一二七七，糖一三三三。這些東西多是德國所極需要的。對於日本，除羊毛而外，蘇聯全部可以滿足日本的要求。反過來看，蘇聯輸入最多是機器，一九三八年機器輸入

佔總輸入的百分三十五，其次是有色金屬，蘇聯需要國外供給百分三十的銅，百分四十的鉛，百分七十三的錫，百分四十三的橡皮。就蘇聯的需要而言，德國能够以大量機器供給蘇聯，日本呢？日本甚麼也沒有。

蘇聯對德貿易多時曾達二十三萬萬馬克。一九三四年蘇聯輸出德國佔總輸出的百分二十三點六，一九三二年蘇聯全部輸入之中，有百分之四十六點五，來自德國。納粹執政以後乃一落千丈，譬如一九三八年，輸出入皆不及百分之七。但蘇德貿易的需要及可能，是存在的，不但存在，而且發展的希望極大。蘇日貿易呢？蘇日貿易以一九三零年為最多，達六千八百萬日圓，後來便減了。一九三五至三七年，因為償還購買中東路所欠，日本運過九千三百萬圓的貨物，交與蘇聯，自此以後蘇日貿易已近於斷絕。原因不但在漁業糾紛、張鼓峯及諾門罕戰事，亦在於日本根本沒有東西，而且蘇聯沒有需要日本的東西。日本拿甚麼貨色到蘇聯去呢？試看一九三四年吧，輸出茶一六四萬圓，漁網一五四萬圓，食料品、士敏土及雜貨一三〇〇萬圓。一九三八年呢：輸出茶一五三三千圓，錶及學術儀器一五四九千圓，輪船八七八千圓，樟腦油三一千圓。這些寶貝就是建川到莫斯科去遊說的唯一資本了。但是蘇聯沒有一件看得起。

綜上所述，我們不妨做出如次的結論：根據蘇聯的經濟關係來看，蘇美談話或者尚有前途。蘇德及蘇日外交，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日本片面想思，斷無賞臉的可能。同時因為蘇

聯力足以獨立，最不依賴他國，故蘇聯外交，亦最能不囿於經濟的利益，而發揮她政治的道義責任——援華。(二九，十二，七，香港大公報社評)

海上自由三部曲 (中華民國三十年九月十五日)

——自運·巡邏·參戰——

美翰克瑞爾號 賽薩號及蒙大拿號，近日先後被德義潛艇襲擊。在美日談判聲中，海上自由忽遭受如此蹂躪，復使美國走上戰爭的邊緣，這問題值得深長思慮。

美德關係，早在美德戰爭前已瀕於決裂。今年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總統宣布美國入於緊急狀態，是美國傾向參戰的最高潮。當時情勢，固因東地中海形勢日非，但英國商船之大量沈沒，航運將不能維持，尤為美國所不忍坐視，英國的護航制度，允稱完善，一千八百萬噸的英國船舶，首先輻輳於美洲的兩點，即加拿大的哈里法克斯(Halifax)及大西洋海面的百爾慕他羣島(Bermuda Is.)，輸英貨物，悉由此二港起運；哈里法克斯特別是一個集散中心。英翰駛離美洲時，由加拿大艦隊護送，一二日後始交英國艦隊保衛，至愛爾蘭海。就在接近英國西北方的大西洋一帶海面，德國的潛艇出沒無常。英國商船被納粹的潛艇及飛機擊沈及捕獲數量，自開戰以迄今年五月，德方發表數字為一千一百六十六萬三千噸，英方發表

數字爲六百五十二萬噸，如折衷計算，假定正確之數爲七百萬噸，英國船舶損失，已達所有船舶百分之四十。在同期間內英國只能造船，一百六十萬噸。英國每年造船力，一九二二年最高記錄是二百萬噸，戰前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九月，僅造四十二萬七千噸。五月二十七日羅斯福所作的獅子吼，這樣指出：「目下納粹擊沉商輪之速率，已三倍於英國補充的能力，較諸英美聯合製造商船之能力超過二倍以上。」欲維持英國生活，正常及戰爭廢績，大概需要一千五百萬噸的大商船隊，但到今年六月英國至少已缺欠四百萬噸，所以英倫恐慌了。首先是糧食恐慌：英國每週需要由海外運入三十萬噸的糧食，平均每週駛抵英國口岸的船舶爲一百五十萬噸，可以積載貨物僅五十萬噸，而食糧則佔其五分之三，故食糧問題第一嚴重。

美國援英，受中立法束縛最大。美國中立法有一九三五年的中立法，一九三六年的中立法，一九三七年的中立法，因屢經修改之故。歐戰爆發那年的十一月四日又修改一次；現款自運得買美國的軍需品。根據中立法第三條，美國必須指定戰區，在戰區內不準美輪開入。美國政府宣布過幾次：（一）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五日根據新中立法指定下開領域爲戰區；由西班牙北岸西經二度四十五分起，向北至北緯四三度五四分止，由此斜至北緯四五度西經二十度，再由那裏同經度向北至北緯五十八度，斜至北緯六二度東經五度，再由同緯度東至挪威。即沿挪威瑞典海岸，波羅的海，德國丹麥荷蘭比利時法國及西班牙各海岸，皆屬戰區。（二）一九四〇年丹挪戰事發生，四月十日又再宣布擴張戰區至北緯七六度三十分東經一六

度三五分，斜至北緯七〇度東經四四度，由同經度至蘇聯領土。(二) 義大利參戰六月十一日宣布：地中海紅海及摩洛哥西岸北緯三三度一〇分，西至西經二〇度，北至北緯三七度五分，東至葡萄牙。如是，則葡萄牙，西班牙，直布羅陀，法國，義大利，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希臘各海岸，土耳其，敘利亞，巴力斯坦，埃及，利比亞諸海岸，及美屬索馬利蘭，東經五十度北至阿刺伯海岸沿阿刺伯海岸至東經五〇度，俱爲戰區。在戰區內，絕無美國商船之形影，故無與納粹衝突可言。但嗣後以德國宣布封鎖英倫及美國撤消紅海亞丁灣爲戰區之規定，問題乃趨於複雜。前者，德國於去年八月十七日宣布：由北緯四七度三〇分西經二度四十分起，由是而西南至北緯四五度西經五度，再由同緯度至西經二〇度，然後斜至北緯六二度東經三度，再由同經度南至比利時海岸及法國海岸，爲危險區域，無論何國船舶，駛入此一區域，德國卽予以擊沈。今年三月二十五日德國復宣布擴大封鎖區域，其範圍由比利時海岸東經三度起，北至北緯六十二度，斜至北緯六八度西經十度，再由同緯度西至距格陵蘭海面三哩，由是而至北緯六五度二四分西經三五度，而北緯四五度西經二十度，再由同緯度東至西經五度，而至法國海岸北緯四七度三〇分西經二度四五分。照此宣言，由西經二十度至三十五度，北緯六十八度至四十五度之間，一片汪洋，包括整個冰島，在美國認爲公海，可自由航行，但在德國認爲封鎖區域，不准自由航行。克瑞爾號就是在這區域內被德國潛艇襲擊的。今年七月七日美軍開往冰島瓜代英軍以後，這一區域發生的糾紛，可能更

多。其次今年四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頒布命令，規定亞丁灣紅海應作爲非交戰區域，過去視爲戰區，應予撤消，准許美國商船直駛非洲東岸入紅海，以至蘇彝士運河。在義大利認爲紅海是戰區，而美國則撤消戰區的規定。賽薩號即在紅海沈沒。紅海及大西洋兩地帶，已爲美國與德義衝突的製造場。

應付德國的潛水艇，美國目前採取巡邏制，今年四月二十五日美政府曾一度宣布擴大巡邏區域，至去美國海岸二千哩的大西洋。由哈里法克斯至西經二十度。巡邏與護航的區別，美總統之比擬爲像牛與馬的區別。巡邏方法爲每五十哩內置一艘戰船，來回游戈傳遞情報，二千哩需要四十艘艦艇。但美國的巡邏艦隊，實力不止如此，而且戰艦不比商船，據羅斯福總統今年五月二十九日的解釋，巡邏艦可以開入戰區，開至不列顛附近或任何海上。本月十一日羅斯福總統演說，公開命令美艦向德義戰艦開火，至此是否廢止中立法，關係已甚輕。爲了貫徹海上自由政策，推翻納粹統治，美國已由自運進而實施巡邏，勢必將再由巡邏而走到參戰。

軍事負擔要平均分配

（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

遠東一週大戰，對海軍提出了史所未有的嚴重問題，即數日之間，英美日三國的戰鬥艦，被空軍炸沉七五艘之多。這是二十年來的懸案：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一日美國密查爾上校駕駛轟炸機炸沉戰艦奧斯多夫蘭號，九月二十六日復以二千磅炸彈，在三十秒鐘內，炸沉戰

艦亞拉拍瑪號。密查爾試驗所創造的成績，始終未在實戰裏得到證明。不料此次遠東戰事初起。便屢見以空軍擊沈戰艦，寧不駭人聽聞？

英美造艦的原則，爲厚於甲板，而拙其速率，主在進攻。像威爾斯親王號，其排水量有十分之四用於防禦。以此等新式戰艦而不能防禦空中來彈，若空軍制服海軍的戰術原則成立，則大海軍國要受威脅了。

九龍陷，香港已危，呂宋島上敵軍時有增加，馬來鏖戰漸趨激烈，南海制海權在敵人掌中，不要以迷信馬奇諾的心理，迷信新嘉坡，看目前戰況，我們不禁要向反侵略各國飛啟告急。

我們主張：應該擴大英蘇同盟，統一軍事指揮，聯合各國，重申羅邱宣言，宣布戰爭目的，討伐軸心國家，我們希望：以軍事負擔公平分配的原則，要求蘇聯對日宣戰。

軍事負擔公平分配，實爲反侵略國共同作戰的基礎。大家知道，現在歐洲對德戰爭，蘇聯負荷最重，我們不能以爲蘇聯已經脫離危險境界，納粹攻勢真正永遠消失。遠東對日戰爭，中國獨力支撐四年半，尚不自覺其疲弊，此刻猶牽制着日本百萬大軍。最近南太平洋戰事，英國比較吃力，英屬各地皆首當其衝。這樣獨自爲戰，缺乏通力合作及全盤計畫，是否合理，而今必須提出討論。

在日本軍閥眼中，認爲美國海軍不足懼，他們說：第一、美國驅逐艦的續航力不過三千

哩，不能保護主力艦隊到西太平洋來。第二、水兵在海戰裏要素佔百分三十，美國可以增加堅固的戰艦，很難增加熟練的水兵。第三、日本由許多「天然的航空母艦」島嶼，可以飛襲美國艦隊，美國戰鬥機顯然不夠。他們說：美國海軍的理論，已臻於至善至美，然未曾與外國戰爭，有之惟在帆船時代而已。在帆船時代，戰過英國及西班牙。另一方面，日本海軍政論家則像子虛先生之誇耀雲夢，誇耀着日本海軍。我們願意美國能够「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芥蒂。」但同時却關心着太平洋的遼闊淵深，不知美國將何以濟？

美國對於軸心的戰略，即如何分擔戰爭的任務，這是反侵略國家歃血爲盟，統一號令的一個關鍵。

由「九一八事變」到慕尼黑會議，主要反侵略國的政略，各自爲政，致使侵略的勢力坐大。「七七」中日戰事爆發，及「九一」德軍進攻波蘭，政略一致的國家，戰略亦未嘗統一，復予敵人以各個擊破。現在壁壘已經鮮明，友敵已經分清，不論地理距離有遠近之別，資源財力有貧富之差，陸海空軍有強弱高下，在精神上總是敵愾同仇，利害共通。然對戰事負擔，則未有公平分配，基於各盡所能的原則，我們有下列建議：

- 一、反侵略國簽訂軍盟，組織統一的指揮機構，下分歐洲軍及遠東軍兩個司令部。
- 二、英美陸軍負責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
- 三、美國海空軍開往海參崴，協助蘇聯對日作戰。

四、美國空軍一部移住中國，一部移住歐洲。

五、依國富比例負擔反軸心戰費。

六、依人口比例，供給兵源或軍伏。

朝鮮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七日)

朝鮮義勇隊第三支隊，於去歲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河北敵後邢台附近進行反戰工作，與敵人作遭遇戰，隊員孫一峯、崔鐵鎬、王現淳、朱東旭等四人飲彈殉難。第三支隊的組織，以朝鮮俘虜為基幹，工作向稱努力。噩耗傳來，有如前年在華日本人民反戰同盟盟友鮎川，大山，松山等三人在桂南前線之犧牲一樣，使中國人士感慟之至。中日韓台十六團體，嘉其死事之烈，特發起於今天在重慶舉行追悼大會。我們對這四位烈士之求仁得仁，謹致欽敬與哀悼之忱。同時更願藉此機會，喚起中外人士對朝鮮問題之注意。

日前羅斯福總統演說，語及朝鮮對於日本的苛政，有切膚之痛，寄同情與朝鮮。旅美韓僑所組織的「美境聯合朝鮮委員會」，也定於今天起在華盛頓召開大會三天，紀念一九一九年革命運動，並計畫一九四二年之抗日革命。中國同情朝鮮的革命運動，至少不在美國之下。日韓合併條約雖簽訂於一九一〇年八月，但朝鮮亡國的運命，實決定於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爭。自中國的立場說，若那次戰爭勝利歸於中國，我們相信：現在朝鮮必仍為一個獨立

國家。朝鮮的獨立若健在，則一九三一年的東北事變無由發生；沒有東北事變，日本更不能染指中國的內陸。追本溯源，朝鮮之亡，實為中國被日本侵略的起點。中國最初的國恥，不在瀋陽，而在平壤。平壤之敗，不僅中國之敗，也決定了朝鮮民族的悲慘命運。日本所欠中國的血債，應該從朝鮮問題清算起。援助朝鮮的獨立解放，是中國的歷史任務，責無旁貸。

三十餘年來，朝鮮民族受盡日本帝國主義的蹂躪，我們無時不快快於懷。朝鮮內部存在着民族的敗類，李容九李完用輩之賣國辱身，最為可恥可痛。直到今天，舊王朝的殘餘勢力及失掉靈魂的若干人們，猶在支持着日本的侵略政策。但是大多數的朝鮮人民，對於日本統治的仇恨及反抗，更不絕書。若安重根之慷慨悲歌，直足與中國的荆軻媲美。一九一九年的「三一」運動，繼續八個月之久，鬥爭多至一千五百餘次，犧牲七千餘人，影響所及，不特日本的統治者為之心悸，並且使全世界知道朝鮮民族終有爭得獨立的一天。韓國光復軍及朝鮮義勇隊在中國境內所做的工作，就繼承着「三一」運動的精神，而恢宏其業績。

九一八事變以後，朝鮮地位的重要，畫一新時期。第一在軍事上，所謂「兵站基地」的意義發展了。朝鮮乃使日本粘着大陸的一座橋梁。羅津輕津海港的建設，縮短了日本對於大陸的距離，朝鮮已無異為日本大陸政策的階梯。第二在經濟上，九一八以後，提出了朝鮮工業化問題。尤其關於咸鏡北道和咸鏡南路建設起了「野口王國」，電力豐富，硫安窒素各種軍需工業，如雨後春筍。這不論在大陸戰爭的軍需供應上，或在工業生產向大陸的輸出上，

都有很大的價值。七七事變爆發，使朝鮮獨立運動進入有利的時機，但朝鮮人民所受的痛苦，也達到空前的程度。「協和會」「勤勞報國會」「愛國班」的組織，到處欺騙及殘害朝鮮人民。朝鮮人民被迫去當「志願兵」驅到中國戰場的爲數已達十四五萬。同時朝鮮人民的反抗情緒，亦與日俱增，在朝鮮大小的監獄裏，已收容了三萬以上的朝鮮革命鬥士。他日如果日本北進，朝鮮與蘇聯僞滿接壤，朝鮮與僞滿境內，將成最大的戰場，那時朝鮮在太平洋戰爭中所處的地位，必比今日更加倍重要。

無論從道義上，歷史任務上，或利害關係上着眼，援助朝鮮的獨立運動，乃是當前太平洋戰爭中應有的一環。中國對於朝鮮的獨立運動一向同情，並且在作着實際的援助；同時也希望朝鮮志士，不分黨派，都要團結一致，集中力量，用以打倒我們的共同敵人。今天追悼孫崔王朱四烈士，後天又逢韓國獨立宣言第二十三週年紀念，願所有朝鮮志士都記取國族的恥痛，不辜負先烈的犧牲，精誠合作，英勇奮鬥，以爭取朝鮮民族的解放與自由！

炸彈應投落日本何處？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五日）

十八日轟炸東京，盟國的人心大快，同時日本國內人民的魂魄，至今猶在戰戰兢兢。轟炸的技術既然可能，轟炸的收穫又如此宏偉，我們相信此後盟國的空軍必要屢續轟炸日本，但究竟應該把帶主的炸彈投落日本何處呢？這是今天我們所要提出的問題。

東京是日本的首都，日本神經中樞。其真正繁榮始於德川幕府的江戶。在這以前有個叫做在伍中將的，到那一帶去，目擊一片荒涼，卽景口占一首歌，意思如下：

白雲深籠兮尾花之巔，武藏月落兮猶不可眠。

不知既逝兮多少日月，相逢唯伴兮依稀荒原。

明治二年（一八六九）三月七日日本遷都江戶，始把江戶改稱東京。從前只是挨着隅田川的一隅，爲該川（江）之戶，以後市區漸向武藏野開展，現在人口已漲六百萬，號稱世界第二大都市。轟炸日本首先要轟炸東京，這和「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的意義一樣。

東京不但是一個政治中心，而且已是工業的中心。東京市內的工業有四萬餘所，聯合橫濱構成了京濱工業地帶；其工業的生產總額，已超過大阪和神戶的所謂阪神工業地帶。但若以破壞工業爲轟炸的目標，炸彈就應該投到東京與橫濱之間的鶴見川崎一帶，那一帶繚是大规模的近代工業的所在地。

因爲東京灣內淤淺，大的輪船不能靠岸，以前到達橫濱的原料，有百分七十要以舢板載運東京，年年支出，所費不貲，故淺野與安田乃於明治四十五年組織鶴見填地組合，投資三百五十萬圓（以後增至一千二百五十萬圓），填了一百五十萬坪的新地。在新填地上可以停泊一萬噸以下的輪船，靠碼頭起貨落貨。十年前投資於這新地上的工業已達二十五萬萬圓。這片新地計分七區：第一區是滿鐵的碼頭。第二區是三菱的。第三區是三井的，有火電的發電所，

第四區日清製粉，東京電燈，日本電力，住友合資等機關。第五區是石油區，有儲油的石油島，隔河是東京瓦斯公司。第六區有芝浦製造所，淺野造船所，淺野製鐵。第七區有旭玻璃廠，昭和石油等。所有這一切工廠以及設備，都是新式的，應該用炸彈把它毀光。

其次，我們以為應該轟炸大阪。在日本國內，阪神京濱的工業地位，可以並駕齊驅。大阪工業的分佈，多沿海或者沿河。大阪的別號叫日本的威尼斯，市內水路四通八達，全市有八百零八座橋梁。又叫日本的曼哲斯特，紡織業很發達，所有輸入的棉花，有百分之三十六在大阪消費。工廠最多在港區，其次是此花區和西淀川區。大正十四年以後，規定住宅商業工業三區，新建工廠限於下列四處：（一）神崎川沿岸一帶。（二）由寢屋川下游的辻放出至國有鐵道的城東線。（三）由城北西部跨過淀川，至中津川西岸，安治川下游。（四）尻無川與木津川下游。轟炸大阪要擇工業區落彈。對神戶方面，最好是炸川崎及三菱的造船所。

第三我們建議：應由中國起飛去炸北九州。北九州是日本工業的心臟。北九州出產全日本百分六十的煤，最著名的筑豐煤田三池煤田和粕屋煤田都在北九州。日本最大的鍊鐵廠八幡，廠地面積九十四萬五千八百坪，專用鐵道一百三十五哩，目標很大。炸壞了八幡，對於日本的造船機器以及槍砲生產，無不加以嚴重的威脅。同時門司若松三池均為良港，福岡電力豐富，九州民性强悍，都需要用炸彈給它洗禮洗禮。

日本的軍需工業，相當分散，但仍配散在這幾個大的城市中。陸軍方面可以說：東京、

名古屋、大阪、小倉、平壤是五個重心，「九一八」以後在我東北也建立有許多兵工廠。海軍的造艦，則與軍港連在一起，海軍工廠在橫須賀、吳、佐世保、及舞鶴四處，規模之大者爲橫須賀與吳。轟炸日本的軍港及造船業，尤有重大的軍事價值。

最後我們要指出日本空軍的根據地也要加以轟炸。陸軍所屬的空軍最重要的根據地在各務原，副以八日市和三方原。位於東京大阪之間。其次在東京的立川，在兵庫縣的加古川，在福岡的大刀洗。此外就是熊谷、所澤、下志津、水戶、明野、濱松等幾個航空學校，但若空襲是由海上來，海軍所屬的空軍便要首當其衝。監視東京海面的海軍陸上航空隊，第一是霞之浦，第二是追濱，第三是房總半島的館山，及東京灣內の木更津。這都屬於第一海軍區。第二海軍區的航空隊，與吳相隣，在黑瀨川下流左岸的廣。第三海軍區的航空隊在南大村灣。轟炸日本之時，上叙這些空軍根據地，不可不予以注意。

我們簡單提出幾個轟炸目標，並且說了許多地名，佇待續炸日本的消息傳來。

尾崎行雄之被捕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據東京廣播：日本的「憲政之神」尾崎行雄，因於本月十二日在東京爲某候補議員作應援演說，有不穩言詞，二十三日被捕，旋得日皇裁可，二十四日以「不敬罪」起訴。尾崎行雄從事於日本民權運動，數十年如一日。行年已八十有二，尙能老當益壯，不爲軍閥的威武

所屈，正言危身，是所謂「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了。在今日日本國中，若尾崎者，誠爲不可多得的可愛人物。故我們對尾崎的行徑，遙寄深切的同情，日本民衆應發出呼聲，爲你們的尾崎翁伸不平之鳴！

現在我們尙無從探悉尾崎究竟說些什麼「不敬」的話，惟此事與東條內閣的包辦選舉，必然有關。據說一個月前，日本議院曾鬧過一次風潮，對東條越出內閣權限，圈定四月三十日總選舉的候選人，議員皆表示不滿，羣情憤激。以尾崎在日本議會的地位，及其爲憲政而鬥爭的光榮歷史，目擊議會政治被軍閥法西斯所生吞活剝，自然不能已於言。尾崎富有民主的思想，當身任文部大臣之時，就曾說過：「若日本實行共和，三井三菱將爲大總統的候補者。」中日開戰以來，尾崎一再攻詰內閣的對華政策，嘗謂中國軍隊死亡很多，非中國之弱，乃中國之強。他承認日本無文化的遺產，中國不可亡。雖然批判尾崎的意見，是另一件事，惟尾崎有說良心話的資格，則不可率爾漠視。也許尾崎已是有資格有勇氣說良心話的最後一個議士了。

記得第七十次日本議會復會之日，政友會議員濱田國松曾痛罵廣田內閣依阿軍閥，要當時的陸相寺內「切腹」。議會爲濱田一言宣布停開。嗣因解散議會問題關係的意見參商，終於推倒了廣田內閣。前年二月，同樣的所謂「爆彈演說」，出於齋藤隆夫之口。齋藤事件鬧了一個多月，曾被利用於各種政治問題，而結果則不與濱田事件同，結果齋藤被摒於議會之

外。以齋藤比較濱田，濱田罵得寺內連連點頭，至齋藤「失言」，則引起了軍閥大震雷霆之怒，這其間已經表現了自由主義勢力的退潮。現在尾崎也不過以一篇演說之故，充其量「罪狀」也只能與濱田齋藤相埒，然而尾崎所受的處罰，倍重於齋藤，不但被黜，而且被捕起訴。今天軍部法西斯的氣焰何其高，日本議員的地位何其卑，由此一端可以概見。

日本法西斯的發展，可分五期：第一期在明治時代，平岡浩太郎等所組織的玄洋社，及頭山滿的黑龍會。那是濫觴時代，他們基於日本的國粹，發揚對外侵略的精神，要渡過玄海（黃海）之灘，打到黑龍江畔。第二期在上次大戰結束以後，日本國內經濟恐慌，無產階級的運動蓬勃時代。那時法西斯的鬭爭對象，轉到國內。自「大日本國粹會」至「赤化防止團」，都是爲了反對共產主義。第三期起於九一八事變，這一時期的特點是軍部法西斯的擡頭。昭和五年陸軍部內有了櫻會與小櫻會的組織，軍事法西斯與民間法西斯取得聯絡，於是演出了一連串的暗殺事件。由「血盟團」「五一三」「神兵隊」直至「二二六」，皆企圖以暴力奪取政權。第四時期是「二二六」以後，法西斯運動所展開的兩條路線，一條是組織羣衆以爲基礎，一條是爭取國家機關的法西斯化。同時以進行對外戰爭——對華侵略戰爭，求統一國內，完成獨裁。第五期開始於近衛的大政翼贊運動，各政黨的先後解散，至東條軍事內閣出現爲止，國家機關法西斯化的目的業已達到；所差的只是議會殘餘尙未肅清，沒有廣大的民衆組織。東條內閣趁在南洋戰勝的威風，宣布舉行總選舉，其目的則在於肅清議會政治的殘

餘，建立法西斯的民衆基礎。爲了這個目的，乃向尾崎行雄開刀，選擇了這位「憲政之神」作犧牲品，來陳列於法西斯靈位之前，而致其血祭。

尾崎行雄之被捕，將使表現民意的總選舉成爲不可能，日本的「獨特的憲政」——不澈底的議會政治，久已失掉靈魂，而今就連這具沒有靈魂的殘骸，也要搬去火葬了。有民主自由思想而兼有良心的日本民衆們，應該起來，爲你們的尾崎翁伸不平之鳴！

談 救 僑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八日）

客有自筑垣來者，目擊歸僑沿街拍賣衣物，甚至以斧鋸工具或汽車零件之類，廉價兜售，而度其生活。此種歸僑，尙有不少絡繹在滇黔道上，滯筑候車回籍，人數日見增多。這幅歸僑流亡圖，何其慘戚？實令人不勝繫念。

中樞於救僑工作，曾派慰問大員，設招待站，開歡迎會，振濟僑務二會海外教育外交各部及粵閩滇桂等數省政府皆參與工作，動用國幣數千萬，規章辦法俱全。政府對僑胞如此負責，救濟僑胞如此有組織而大規模，實爲難能。憶自去年十二月八日敵閩南侵，十二月三十一日國府即明令救僑，數月來救僑工作，在緊急救濟歸僑方面，初爲搶救香港脫險的難僑，重心在粵。後因緬甸告警，及許多南洋義僑繞道滇緬路歸國，即重心移滇。在粵，登記歸僑已逾五十萬名，所撥經費亦由二百萬增至一千萬元。在滇，入國人數未報統計，惟滇緬印救

濟撥款先後已發三百四十萬元。除歸僑而外，救濟對象有三：第一僑眷，華僑籍貫以閩粵居多，在這兩省中，賴僑匯為生的，到處皆是。通悉振委會已擬僑眷貸款，利息由政府負擔。惟迄今為止，此項放款所佔之比例甚低，例如福建一省，不過規定撥出六十萬元，為救濟僑眷之用。第二僑生，救濟僑生由教育部與僑委會合辦其事，經費定為二百萬元，查廣東僑生僅中學方面便有二萬名，福建五十四校統計僑生亦達九千六百餘名，廣西三百萬元救濟費之中救濟僑生佔六十八萬四千元。第三僑團，即華僑在國內創辦的公益團體，其救濟辦法未見露佈，據我們所知，需要救濟者，例如福建私立集美學校，南洋的經費來源斷絕，已捉襟見肘，維持困難。

綜核上叙各種情形，我們對救僑工作，有幾點愚見，要貢獻給政府當局，以作參考。

(一)救濟方針應轉向積極，中央決定支出一萬萬元作救僑經費，這筆巨款相當可觀，施惠所及，可遣數十萬歸僑回籍，若干僑生不致失學，然將來救僑最大問題，實在閩粵數百萬戶的僑眷，因為他們的生活，依賴於每年二萬萬至七八萬萬元的僑匯，以現在的貨幣價值計之，一年所短，應不下於三十萬萬元。無論救濟之德澤多厚多深，必難普遍挹注。故今後利用歸僑人力財力，善用振款，創辦生產事業，寓振於工，寓振於農，減少消極的和一時的救濟，從根本上多謀解決長久的民生問題。

(二)振款的分配應求其均：就施振的對象說，現在支出以用於歸僑的最多，其他方面

或定而未發，或發而不普遍。僑眷之嗷嗷待哺者有之，僑生之窮困無歸者有之，僑團之朝不保夕者亦有之。這種偏枯現象，要從速補救。其次，就地域上說，我們覺得福建分配五百萬元，似嫌較少。閩粵的華僑最多，但閩僑在閩甚少積蓄和財產。蓋福建地方貧瘠，生產落後，資本少可投之處。振委會許代委員長世英於巡視粵閩桂之後亦承認：「閩南各縣，僑眷問題嚴重。」而僑眷所需貸款，其實最多。他如貴州，在救僑的計畫中，並未列有專款。救濟經費，暫時只好由黔救僑會代墊。現在貴州既為歸僑必經之道，即應由振委會通盤籌畫，迅速撥款，以濟燃眉之急。

(三) 施振的手續應簡單而周到：執行救僑行政的機關既多，辦事自不免有繁複與脫節的流弊。本報曾接一讀者投書，謂其道出梧州時，為向「招待所」履行登記手續，會費四日功夫。此中曲折，不堪俱道。大概這種情形，相當普遍。至聯絡脫節，譬如舟車轉接，無人照應。歸僑到達一埠一站，輒以人地生疏，摸不着頭緒，而流浪街頭，其狀至為可憫，或有的下層辦事機關及少數辦事人員，未能深體政府愛護僑胞的德意，或對僑胞根本缺少熱情，而不忠所事。中央撥出偌大振款，而尚不免歸僑之貧病交迫，顛連道路，不惟無以慰歸國僑胞，且有負中樞意旨。我們希望：救濟的手續務求其簡，各機關聯絡要緊湊無間，必使所耗國帑，不折不扣的恩及僑衆，澤達下層。

論中途島海戰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九日)

荷蘭港的警報甫經解除，日本海軍旋以有力的奇襲部隊進窺中途島。自上月四日至八日，珊瑚海一場海戰發生以後，南太平洋的風浪，即趨沉寂。雖則日前東京的電台，仍在廣播日本的攻擊精神，曾窮進到雪梨及馬達加斯加。所謂「海軍之父」的末次信正，對此攻擊精神又從而讚之曰：「襲擊雪梨的三艘潛艇，迄今未返基地，當已成仁。」然展望全局，以海軍爲主而論，日本的攻擊，似已隨太陽向北移動，轉其鋒銳於北方——沿地球的弧形路線，披霧衣，向荷蘭港及阿拉斯加，且向太平洋的十字街口，挑戰中途島。這種趨向的特徵之一，即將戰場遷至美國國土，迫近美國的門前。

石原莞爾是日產的拿破侖。在其名著「世界最終戰」裏面，這樣說：「今後三十年是世界最後的戰爭之期。歐洲各交戰國家將兩敗俱傷，淘汰之餘，只剩日本與美國兩國，對壘決戰。」日本軍閥之視美國如此，現在日本海軍之對待美國，亦復如此。

然而我們以爲目下美日決戰之日，未見屆臨。雖說珊瑚海海戰，足以比擬一九一六年設德蘭英德海戰的規模。中途島初度報捷，業已擊沉日本航空母艦二艘至三艘，其所載飛機掃數同歸於盡，此外尙有一或二艘航空母艦及戰鬥艦三艘受傷，但此兩役皆不能視作美日海軍的主力戰，更不能說是決戰。前者，五月九日日本發表珊瑚海戰果之時，東京各報爭以美國

只剩三艘航空母艦爲題，肆下評論。這宣傳雖無以解釋何故運輸艦偕行而不使陸軍在澳登陸，但在掩飾珊瑚海挫敗之中，却暴露了日本畏懼美機來襲的心理，故尋覓美國航空母艦，也許列爲作戰的目的之一。至於此次進犯中途島，被毀艦艇以航空母艦爲主，日本出動航空母艦至五艘之多，其戰術殆側重於空中轟炸。因航空母艦的起飛甲板，容易受空中轟炸及重砲所毀，必須配合其他艦種爲之保護，故在中途島的日本艦隊中，也有戰鬥艦。中途島是美國重要的潛艇根據地之一。本月六日日本大本營公佈：「日本海軍曾於五月下旬及本月初在日本本部近海擊沉敵方潛艇四艘。該數潛艇曾分別潛航至東京灣外，下關以南，和歌山海面，及九州西南海上。」照這公佈所說，日本面太平洋的沿海，已皆爲盟國潛艇出沒之所，這威脅絕不減於空中轟炸。由此點言，日本北太平洋的作戰計畫，可能包括佔領中途島，而且應該不止中途島一地。但爲防止空襲也好，防止潛艇活動也好，到目前爲止。美日海戰的本質，迄未出於海上游擊戰的階段。

日本海上游擊北進，近肇始於「四·一八」。當時因本國空襲突兀而來，嚇得已到印度洋面的日本第一艦隊，踉蹌折返原防，復在浩瀚的太平洋上，飄忽其蹤。雖然這種游擊戰正如上面所述，旨在消弭空襲及潛艇禍患，但若眺望其遠景，我們認爲尙有兩點必須指出：第一，犯中途島亦即威脅夏威夷，二者間距一一二六哩，倘日本能至而居之，則能不斷騷擾夏威夷，妨害美國太平洋的海戰計畫，煽動佔夏威夷全人口百分三十七的十五萬餘日本人，起

來叛亂。一九三三年日本海軍演習，有夏威夷的日本漁船六十艘參加。美國在夏威夷不但要外禦強盜衙門排闥，而且要嚴防內奸禍起蕭牆。第二，日本進擊阿留申羣島即遮斷美蘇聯繫。阿留申羣島形成一條鎖鍊，伸往蘇領堪察加。其極南部的基斯卡（Kiska），去蘇聯最近的海空軍根據地 *Londonky*，不過二百五十哩。若假定蘇日的衝突為不可避免。則日本現在在太平洋北面圓形所作蠢動，便是着其先鞭。

頃悉，日本犯中途島的艦隊，宣告敗退了。我們對美方公報所稱「珍珠港之仇刻已獲得一部份報復」，同深感奮。美國已經以日本的「漸滅戰術」還治日本海軍。日本海軍的實力，在中途島之戰以前，據倫敦方面可靠的統計，業已損失如次：被沉主力艦而艘，航空母艦一艘，驅逐艦二十艘。這次損失則以航空母艦為重。航空母艦的毀滅，等於海軍折翼，對以轟炸為母的海上游擊，不啻當頭棒。美國致勝之訣，無論珊瑚海或中途島，皆是應用着「以靜制動，以逸待勞。」這種深居簡出的防禦戰略，最大缺點在不能把握主動，同時也就是拋棄了制海權。在告捷之後，不克追奔逐北，擴大戰果。在尋常，不能乘敵空虛，蹈瑕而入，或趨敵重處，攻其所必救，制人而不制於人。我們願以愉快的心情，遙慶中途島告捷，同時尤盼美海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要爭取主動，爭取制海權。

俘虜野村來栖歸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

瑞典商船格里普斯霍爾姆號，滿載日僑千餘名，告別了美利堅合衆國，橫渡大西洋，於

本月二十日駛抵葡屬東非羅倫索馬貴斯港。在那羣日僑裏面，雜有俘虜野村來栖，兩位日本遣美的大使。文明而重禮節的美國，沐浴戰禍近八月，已經厭惡野村來栖的巧言令色，現在送他倆歸去。

照常例，交戰國間外交關係斷絕以前，雙方的外交代表，應被召還或被放逐。然野村來栖在出使之前，本就準備做俘虜，而且已如願以償。十八世紀以後的國際慣例，曾對敵國民採用「非拘留」規則，可惜這規則破毀於一九一四年，故野村來栖雖身為大使，仍不免作階下囚。日本記者加藤和野村來栖偕行，二十一日由瑞典輪上發電稱：「自大東亞戰爭爆發，野村來栖二大使即被美當局收容於弗吉尼亞州，行動極不自由，已歷七閱月。」野村和來栖就這樣從外交官做到俘虜。倘依古代習慣，俘虜得被敵人任意處分，虐殺或降為奴隸。十九世紀以後，優待俘虜的原則，始被公認。一九〇七年海牙條約，關於俘虜會特立詳章。野村來栖即託庇於國際法上的「交換俘虜」，始獲歸國。

回憶來栖出使美國之際，去年十一月十四日我們就已指出：「來栖的任務，與其謂為催促美國早日妥協，不如說他是爲了散播烟幕，充當偵探。」日本這個民族雖拙於外交，但長於充當偵探。其所派使臣，即間諜，外交之道精於用間。孫子在論用間一章說過：「三軍之事，親莫親於間，賞莫厚於間，事莫密於間。」日本人對人的假親切，賄賂的不惜重金，偷竊的詭秘乖巧，有其天才。這種天才也可說是德川的警察國家，三百多年訓練的結果。野村

來栖即秉承了日本外交的傳統，行屬於美國，且其計獲售。我們相信這兩位俘虜大使，一定覺得自己像凱旋將軍，很高興的招搖過洋和過海。

讓野村來栖的成功，寫在世界外交史上吧！這就是日本外交的廬山真面。過去我們認日本外交二重，因其不能代表軍部，言而無信，「交不忠兮怨長。」日本的參謀本部，做外國情報比外務省來得早，情報網也比外務省來得細密。遇有國外重要的事件發生，軍人對外交常有置喙之權。因此，以陸奧小村在中日，日俄戰爭的功勳，尙爲軍人所不齒，兩位外交大臣，在戰後都鬱鬱不得志而死。然這種二重外交，對戰爭很有妙用，譬如日俄戰爭之前，伊藤會親訪俄京，與帝俄商訂盟好，卽在其時，山縣與桂太郎所主持的英日同盟宣布了。那就是用外交掩蔽其假想敵。看這回野村來栖的行徑，我們應該對日本的二重外交重新估計，卽外務省的一重外交，已俯首貼耳於軍部的頤指氣使之下。軍部命令外交，已如臂使指。軍部外交的指導意識，爲「八紘一字」的「皇道」外交。記得有田借用過孟子的話，以論皇道外交。「以大事小者，樂天也；以小事大者，畏天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有田拿這套道理套人的國家，不論你大國小國，都應以「事」日本爲是。野村來栖卽把「樂天」帶去饋贈美國，好像川越拿「畏天」來恫嚇中國一樣，都是日本外交的傑作。這是鐵的事實和血的教訓。世界各國，尤其同盟國，得子子孫孫牢牢記住；對日本沒有甚麼外交好談。「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川越已告訴中國，

野村來栖又告訴美國：「日本所欲者，土地也」。

現在太平洋戰事，值日本全盛之秋。野村來栖歸國，必受軍閥的郊迎。因兩位俘虜大使，曾以其巧言令色，迷蒙了美國當局，而使其猶豫不定，讓日本軍閥得遂其狡黠的進攻。日本人民看見了野村來栖歸國，也許將喜形於色，讚稱他倆的善演雙簧，不辱君命。野村來栖自己一定也慶幸任務已盡，大功告成。說到這裏，我們不禁要重覆一遍：讓野村來栖的成功，寫在世界外交史上吧！老實說；野村來栖歸國之後，應以松岡之母的劍，切腹自殺。日本軍閥不懂得「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野村來栖應該懂得：「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野村來栖以其詐偽，出賣了日本百年外交；且陷太平洋沿岸諸國，於兵連禍結，生靈塗炭。這是日本外交深重的罪孽。日本外交，一切信義，已斷喪在野村來栖之手。

我們討厭同時也可憐野村來栖。尤其討厭同時也可憐日本外交的作法。野村來栖此時尙在途次，戰爭也尙在途次。據說日輪淺間丸將開羅倫索馬貴斯，載野村來栖經過印度門口。我們情願囑託可倫坡燈塔，送訊淺間丸；祝野村來栖平安歸國，並請他們稍在東京候待，準備再作一次俘虜，讓我們把這兩個人，陪同日本軍閥，送進日本囹圄，然後可以洗滌日本外交的污恥，拯救日本國格的沈淪！

勗升大學的學生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

近來重慶的氣候酷熱，我們的高中畢業生，以及有資格投考大學的莘莘學子，則正在揮汗讀書，手不釋卷，以整個靈魂，準備應付入學考試，把一生重大志望，寄託於升入最高學府。

光陰荏苒，踏盡了六年中學學程的學生，而今要更上一層。到了高中畢業，諸君已是國家的基本幹部，再過四年，應成爲各種專門人材。待諸君大學畢業，我們抗戰的大功應已告成，那時獨立自由的國土，將請諸君分肩建設責任。可以說，今日纔進大學的學生，將來致用在建國。抗戰難，建國尤難，抗戰是短期的，建國是長期的，語云「任重道遠」，正是諸君的前程。

當諸君讀初中時，中國爆發了抗戰。五年來，中國教育在砲火中絃歌不輟，諸君則在大學時代中受了極好的鍛鍊。今日高中的學生，一定懂得怎樣愛國，而且堅信中華民國前途的燦爛。中國忍受了一切苦難，血淚播種，必然豐收，但是諸君要知道，中國的國際地位，雖已躋於四強之列，而我們本身實在缺點尚多。一個強國應具的條件，第一是國家的工業化，而中國則距離尚遠。在民族意識的覺醒上，諸君已綽有餘裕，然國家所期待於諸君的，將來不全在這方面，爲應建國的需要，諸君一輩必須多產科學家。

基於上述的觀點，諸君投考首先要慎於選科。中國的學風，尚文學而怕科學。我們傳統的學風，大多離開了格物致知，埋頭於故紙堆中，把一生贈給咬文嚼字。中國社會的停滯與貧困，以及今日的被侵略，悉緣我們很少君臨自然，未去改變自然的環境。若諸君仍沿此習不返，厭惡自然科學，在選科上抉擇易於敷衍的學科，不肯盡力用功，僅想取巧偷懶，那就十分危險。社會上固然不乏徼幸之事，但那種機會不是人人可得，而且似得實失。近代爲學，非專注不可。一切學術部門，已皆細分入微。任何一技之長，都不容易練熟。諸君應該覺悟，將來分工還要更精，職事競爭還要更烈，學須有專長。就性之所近，決定一個學習的門類，鍥而不舍，以自己的生命終身赴之，個人有所成就，也就是功在社會國家。切不可貪圖浮名近利，追慕淺薄者流。我們盼望諸君以最高的興趣，鑽進自然科學，要把自己變做建國的一根棟梁或一塊磚石。

在一切動物裏面，人類的幼稚時期最長，同時人類接受文化的遺產也最多，所以教育重要。惟諸君跑到大學門前，應受的教育已受了四分之三。如果在小學中學時代成績缺佳，基礎不好，將吃大虧。但若把教育譬作打仗，大學可謂決戰的階段。過去在其屢戰屢敗，要有屢敗屢戰的勇氣，和爭取最後勝利的決心，那纔是戰鬥的人生。諸君臨場應試，必須沈着，期其必勝。即使名落孫山，也不要沮喪，今年榜上無名，期待明年。入校之後，就應孜孜爲學，而不旁鶩。大學的課程，許多也只是門徑，然一個大學生和一個中學生有區別，他不

但要遵循門徑，而且要自己發現門徑。諸君走進了最高學府，學習和模仿之外，應該着重於創造，培養創造的能力。

生物的新陳代謝，在國家是後代繼續前代的人。諸君的學問能力，將有一日影響於國家的重輕。中國的復興是必然的；然真正的富強與輝煌，則有待於諸君一輩的認真努力，其勉之！

高加索之戰（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八月六日）

自從勇邁的蘇軍，凜遵史達林的命令，「不後退一步」，北高加索的戰事，則入膠着的狀態，已七天了。就此看來，高加索的北門敞開，也許是打開布袋，捕捉老鼠。但不能否認：三千萬噸石油的產地，產量僅次於烏克蘭的大麥小麥，冠絕世界的錳砂，以及其他高加索的物產，已受到強敵的覬覦了。大俄羅斯人，小俄羅斯人，佐治亞人，亞美利亞人，蹉鞞人等，通要遭受災殃或已經被蹂躪了。由北高加索到南高加索，連史達林的故鄉喬治亞，都將感到威脅了。今年納粹攻勢的第一目標，就在這個高加索。現在高加索是舉世注目焦點，歐戰的其他問題，一切都應從這裏說起。

納粹今年選擇了高加索做它進攻的第一目標，爲什麼？我們認爲可舉三個理由，也就是三個特徵，以論其大別於去年。第一，攻略的目的由政治的移到經濟的——去年納粹的攻

勢潮湧，百流奔進，然其總的方向，即在匯宗於莫斯科。莫斯科是蘇聯的政治中心，若第二巴黎在東線被希特勒覓得了，再演一幕蘇聯的「康邊森林簽字」，一鼓便可宰殺了北歐赤熊，蕩平蘇聯全國。今年納粹攻勢開始於刻赤，渡過頓河就朝南直趨，可說是政治的目的已經放棄了，圖高加索是爲了掠奪物資經濟。換句話說，即使征服了高加索，在政治上仍不能屈服蘇聯。即去年攻勢，以「全國」及以政治爲對象，今年對象只瞞地方一角，而趨重於經濟。第二，由速戰速決的戰略改爲持久戰——戰略的轉換，彷彿像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大戰的堅固防線出現，使有利歸於守方，戰爭便變成持久。目前這種防線雖未出現，但蘇聯以領土的縱深，代替它。同時以相埒的機械化部隊，對抗機動的攻勢，雖然沒有避戰而繼續流血，但每寸土地的得失，都磨了相當時間，因此構成持久戰。今年希特勒攻勢的進展速度，已更徐緩下來了。照這速度走去，在冬季到臨以前，未必能够走完高加索。至於掉頭莫斯科，解決全局，恐怕納粹沒有把它寫在今年的日程上面，而「上帝」也未必允許。就是說：納粹侵略戰爭的計畫，不復以月計，應改以年計，被迫採取持久戰的戰略了。由其進攻高加索，可資證明。第三，在軍事地理，由拿破侖路線改爲查理斯第十二路線——拿破侖於一八一二年長驅逕往莫斯科，當時俄國用了引敵深入的計策，克虜塞維次在「戰爭論」中論列那次戰役說：「初拿破侖有兵二十五萬，優勢。及去國境六百六十六公里的波羅丁，減至十二萬，力與俄軍相等。到莫斯科時，則兩軍的幸運，已經互相轉換了。」拿破侖不懂攻勢力漸滅的道

理，在莫斯科吃了敗仗，一敗就抱頭鼠竄。希特勒去年還未望見克里姆林宮，便裹足停蹄。今年已不再走拿破侖的路線了，現在走的是瑞典戰爭查理斯第十二由明斯克去莫斯科，途中折往南俄的路線，查理斯初起大勝，到斯摩稜斯克纔受挫，後爲哥薩克酋長所給，其大軍被彼得大帝腰斬，覆滅於波爾塔發，他個人逃入土耳其，僅以身免。現在德軍挺向高加索，若蘇軍中路堅銳反攻，納粹軍便有被腰斬的危險。

從這三點說，蘇聯的處境，已較去年改善很多。納粹已無去年的兇焰。而今問題在：第一高加索能否守住？第二盟國應怎樣援助蘇聯？

根據大軍事學家克虜塞維次的見解，攻勢是漸減的，而且有一極點。他說：「戰略的方針，有應由攻勢變爲守勢之點。越過此點，不特攻勢無益，且有危險。」「攻勢戰中前進與戰勝結果之增加，常使攻者固有的優勢，或戰勝的優勢，陷於劣弱。」納粹的攻勢達到極點了嗎？我們以爲尙未，卽向高加索推進，還是相當猛烈的。因此，單憑蘇聯的力量阻遏，頗爲艱難。第二戰場的呼聲，所以博得廣大的共鳴，無非客觀的需要。高加索的危機，方興未艾，英美不容袖手旁觀。但循此而談，是只見消極一面，而且陷於形式主義。其實照我們所看到的今年納粹攻勢的本質，我們對於高加索之戰並不十分悲觀。相反的，在謀積極推倒希特勒，使其攻勢達於極點，則我們主張：（一）蘇軍中路應大舉反攻。（二）英美在國的陸軍應找尋敵人作戰。縱令開關第二戰場的時機未熟，則由北歐開入蘇聯戰場，或派英美中東防軍北

上，協同保衛高加索。(三)注意遠東呼應納粹攻勢的攻勢。

記得上次大戰，德軍在臨崩潰之一瞬前，尙能對法採行攻勢。當時聯軍齊集法境在靜聽着魯登道夫的誇口：「西戰場軍事，不出四月或六月，必以勝利結束之。」但是威廉第二的滑鐵盧，不久就跑來代替「勝利結束」。把高加索變做希特勒的滑鐵盧吧，不要太害怕納粹的進攻！

祝空軍節並論建設中國空軍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四日)

五年前的今天，少年英俊的中國空軍，滿載着四五十年沈重的國仇，和四萬五千萬人烈焚的怒火，飛往黃浦江畔，痛炸兇狠的敵人。那不平凡的一鳴，不僅震破了日本軍閥的膽囊，且招舉世人士睜開他們的睡眠，集視我們以空中巨冢，題下了這將爲炎黃兒孫永遠謳歌的中國空軍節。

一個工業幼稚的國家，五年間直接間接的空軍戰果，我們統計：「擊落敵機二千五百零四架」，敵人公布：「中國飛機被毀二千八百架」。如果拿這數字陳列於今天空軍節的前，我們以爲這是決不須咋舌的奇蹟，而是中國空中英雄的天才，創造出來真實的記錄。

但我們毫無理由來自相矜伐，不論抗戰期中，或今後立國所需的強大空軍，都要我們全國上下時刻不懈的長期努力。現在保障後方的安寧，和轟炸淪陷區敵人的基地，這任務雖暫

時付託於盟國飛虎，但我們必要和飛虎比翼齊飛。爲中國百年國運之計，我們六千哩的海岸線，一時或不易有充分的海軍力量捍衛，但起碼條件，我們需要建設一個能與敵人匹敵的空軍。一個大陸的國家，如無有力的陸軍，其滅亡可立而待，但近代化的陸軍，絕對不能欠缺空軍。所謂近代化的陸軍，其特點有三：第一熾烈的攻擊火力，第二裝甲的防禦力，第三迅速的機動力。這在地面就是機械化部隊，但廣義說來，機械化部隊的作戰，必須配合空軍，成爲立體戰爭。這些常識似乎不必贅述了。我們只想指明一點：歷史上的中國國難，我們會憑藉長江天塹，阻擋了它，像五胡亂華和南宋偏安，均是。但現在和將來中國的敵人，則不以倒海之勢，潮灌江河，而且由碧藍天空，越崇山，渡峻嶺，四處闖入，故我們衛國的擎天大柱不能沒有空軍。

建設空軍，絕不是朝夕可躋的事。飛機這個武器，由萬餘零件組成，集合各種工業的精華，且應保有多種資源。戰爭的技術水平，卽社會生產技術的水平。生產飛機這種綜合工業，其可能限度，建築在工業的水平上面。就這點說，我們若干年來空軍建設的步武，走的並非行遠自邇登高自卑的正道。今天我們特別要警惕一點：沒有航空工業的國家，不能想像一個健全的空軍。以戰例言之，蘇德一年大戰，喪失飛機以一萬二萬計算，可以說，空戰並不決定於飛機的保有數量，而是看生產能力。從飛機性能的日新月異觀之，也不能事先全部儲蓄。

中國空軍建設的第一途徑，如不欲捨本逐末，我們就應該以航空工業爲中心，樹立一個有系統的工業計畫。且而必須航空工業的原料能够自給自足。單說所需的金屬礦物，如鉛，銅，錳，鎂，鉬，鎳和鉻，我們就有的不產，有的產量很少。再如飛行的燃料石油，我們也貧乏得很。除了更用心作地質調查以外，我們一定要在戰後伸手向和會要求。

其次，建設空軍人才有兩面，第一體力，第二智力。在投考空軍的學生中，有一次檢查體格統計，其中有一省一百名裏面只有一名及格。中國國民體格的病弱，真令人憂懼。而依空軍的任務和高空的生理而言，則對空軍將士的體格，要求極其嚴格。而且適合於飛行年齡，只在十八歲至三十歲之間。爲將來空軍人才着想，國民體育務期向上，面黃肌瘦的兒童和青年，應儘量使其減少。老實說，以我們現在一般國民的體格標準，在空軍時代之前，實在需要大大的改造。再說智力方面，我們有的大學，雖然也設航空工程科，但普通人民的機械智識太差，專攻此門的學者，也未見蔚出。無論學校工廠或社會，如果不把機械的智識提高，興趣加濃，我們就沒有資格做現代文明國家的國民。

最後，在準備教育上面，可以舉出來的像滑翔運動，跳傘塔，和飛機模型，都應該普遍提倡，極力把航空常識常技，授與下一代國民。這責任落在每個教師，每個爲人父母，和每個社會指導者的肩膀上，我們期望有責任的人，個個都踏實，認真，以熱烈的心，沸騰的血，終身不倦的向中國空軍完納其義務。

今天是光榮的中國空軍節，國人要發宏願，立誓盟，把這光榮的源流潛遠，建設強大的中國空軍。這件艱巨的工作，需要中國全體國民的精勤勞力：建設空軍就是建設強盛的中國，同時也需要先進的盟國，給我們各種助力，有強大的中國空軍坐鎮遠東，我們擔保日本強盜將永不能擡頭！

速謀結束印度的悲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十八日）

甘地等被捕後這一句來，印度全局動盪擾。在危機西伏，頑敵窺伺之下，年邁的印度，回復旺盛的血氣，不願在戰場濺流的血，已經潑上街頭去了。柔韌的英國，則對印度至剛，用火器來彈壓印度。英印這樣的相持，像鵝蚌之不相讓，早為盟國的智者所憂。世界對這事件的反響，第一是盟國一片惋惜之聲，人人感到沈重的精神壓迫。第二便是準備向日本納土稱臣的印奸鮑斯們的鼓舞，和軸心國家的熱烈歡迎。近日印度所演的悲劇，絕對是使親者痛，仇者快。

拿破侖說過：「近代的悲劇，已被政策所替代。難道印度的悲劇，真的發現不了一個治療的「政策」嗎，千萬不要將這責任就擱下去，等候敵人來代辦呵！

我們是民族革命者，自然同情印度的解放。手脚都被桎梏，帶着枷鎖上戰場，這在奴隸社會和古代戰爭容或可能，而偶有其事；但在今天正義戰的堂堂之陣，戰士應享精神的自

由，然後能教之戰使之戰，發揮他們積極的力量。我們實在不忍把甘地的提案，和印奸鮑斯
的宣傳，互相印證。印人的要求民族自由，如火如荼，命令和彈壓，箝服不了鼎沸的民情。
英國當局如果輕估人心的向背，不願意啓迪新徑，以最寬的雅量和最大的英斷，拿出具體辦
法，與印人重新談判，則騷擾縱可能暫被壓平，惟印度懸案的火山，終有一日要爆發。

以今日印度的地位論，不合作運動和逮捕甘地等，不但減損了盟國的作戰力，而且正引
導着一個莫大的危機進入印度，即有意無意的在努力將版籍獻給敵人。所謂「印度獨立聯盟
東京支部」十二日在東京開會，決議：「打倒採取恐怖政策的英國」，「逮捕甘地尼赫魯是對
印度國民的大侮辱」……。在納粹指揮下的旅歐印人，十三日也在伯林開會，高揚反英標
語，擁戴甘地尼赫魯。很顯然的，拘捕甘地等和不合作運動，已授予敵人以進攻印度最好的
宣傳武器。日本狗子蟠臥在印度的身旁，在狺狺而吠；納粹的虎爪，已撲到高加索，遙望印
度而來。若不好好的應付外敵，印度的宗祧誰繼，魁柄誰握，恐怕就要不是英印之間競逐的
「鹿」了。這急迫的客觀情勢，英印兩方都要猛醒，同時我們以盟國的資格，也覺得義不容緘
默。

本來印度問題是大英帝國內部所起的波瀾，盟國輿論或盟國政治當軸，說話的自由有其
應有的涯際。就這一句看，偌大的風潮，盟國的反應意外沈寂，印局還是一團混沌。爲什麼疏
導不出端緒，沒有挺身自薦的魯仲連呢？我們相信中美蘇三國，關懷印度的熱情，必不低於

英印自己，但是開啓印度僵局的鑰匙，是握在英國的手裏。如若不是戰時，影響較少，顧忌無多，問題的發展，還可讓當事者從容揀選自己的途徑。但在今天，我們不能不說，印度的危機就是盟國的危機。不問責任誰屬，也不問不幸事件的演出誰尸其咎，那怕是違拂英國一貫的殖民地政策，或者壓低印度人民的呼聲，爲盟國全局着想，應由中美蘇三國出面調停。這調停自然不是干預，也不可偏袒。解決的原則須求一勞永逸，尊重大西洋憲章的精神，但目前不妨劃設階段，而以戰爭的利益爲前提。調停的任務，是要祛除三萬五千萬人的悲觀，請他們昂首走上義戰的戰場。把印度扶置於磐石上面，就是爲英國鞏固一根擎天大柱。因此，我們呼籲：新德里的槍口，要調轉方向；古稀的甘地老人和被捕的國民大會會員們，要釋出囹圄；印人的示威遊行，要停止前進的脚步；離開各種崗位的印度人民，要復歸原位，靜候佳音。

印度內部的派別歧見，切要泯滅，至少也要融和。忽略時代的凶危，逞持一種執拗，實在缺少眼光。要知道任何國家成長的歷史，都離不了統一。

印局的混沌，淤塞着盟國抗戰的洪流。我們贊成不列顛聯合國委員會的建議，英印雙方重開談判，而由中美蘇三國代表參加。這應該是結束印度悲劇較有希望的辦法。但是，中美蘇雖同樣關切印局，而畢竟是朋友，居於客體，根本的關鍵仍在英印自己。要重啓英印談判之門，以結束印度的悲劇，首須英國政府有新的決意與新的準備。像目前的情形，敵人稱

快，而朋友帮不上忙，一任凶危的局勢激盪煎迫，那纔是悲劇的悲劇哩！

海上拉鋸戰！再論所羅門戰爭（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第一次盟軍進攻所羅門羣島，由本月七日至二十三日，斷續接戰了十七天。在這期間，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在杜拉吉，佛羅里達及瓜達康納爾三島登陸成功。日本的增援和反撲，即第二次的所羅門大戰，是二十三和二十四兩日。過後，第三次海戰，似已於前天再起。雖戰況的報告不詳盡，戰果猶待清查，勝負迄未全定，但所羅門的戰局已經成了拉鋸戰，而且雙方勢在必爭。

形成拉鋸戰和勢在必爭的原因有三；（一）所羅門羣島是澳洲的前額，又是日屬太平洋代管島的臀部，澳洲前額一隻蜂，盟國自然要揮手驅去；日代管島的臀部來了一條蛇，日本自然要驚慌。（二）所羅門羣島乃盟國和日本海空交叉的焦點。一面日本北有加羅林羣島，東踞吉爾貝特羣島，西北佔了拉布爾，所羅門在拉布爾和新幾內亞北岸的飛行半徑圈內。另一面，澳洲的重心現在東岸雪梨，新幾內亞的莫勒斯比港握在盟軍手裏，在戰術上，可能以陸上為根據地，攻擊敵人的根據地和艦隻。日本海軍可由帛琉羣島甚至新加坡駛來應援，美國艦隊由夏威夷南下薩摩亞，再由薩摩亞東徂雪梨，對所羅門形成外圈的鈍角。（三）但若以主力艦為海戰主力，在所羅門實行海上決戰，則不惟日本嫌遠，澳洲的軍港設備，多少也有問題。

日本雖在帛琉羣島集中十分之七的潛水艇，企圖破壞美國的南方路線，但那些潛水艇不是海軍的主力，尤不適宜於攻勢。在夏威夷以南，美國還沒有一個容納大艦隊的一等軍港。上述三個原因，即說明所羅門羣島是必爭之地，雙方都可以空軍接觸，但不能就說所羅門必將演至美日海軍的主力決戰，故我們認為這個戰爭的本質，是海上拉鋸戰。

所謂海上拉鋸戰，包括着三個特徵；第一，爭奪的目標是海上的點，即若干島嶼。這些島嶼等於不動的航空母艦。第二，作戰的手段，雖然陸海空三軍全體出動，但其決勝的主要條件，繫於取得這些島周圍的制海權，故海上惡戰，不特不可免，且將連續發生。第三，判斷勝敗的標準有二，不能僅看島的得失，而且要看海軍的損失誰大誰小，因為每個戰役的結束，都要計算到海軍力量的比例，起了什麼變化。也正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我們叫它做海上的拉鋸戰，其性質是屬於海，而不屬於陸的。

所羅門海上拉鋸戰，已證明了兩件事，並命令日本修改戰略，至少已迫使日本對其侵略的計畫，發生躊躇。證明的是；（一）美國作戰的精神和能力很高，不畏犧牲，堅忍卓越，在所羅門海面，美國海軍的赫奕之功，應受頌揚。（二）美國的建艦力已表現威嚴，懾服了敵膽。譬如日本先前謂美國航空母艦掃數沈沒了，不料在所羅門海戰中，插花旗的航空母艦又破浪而來。日本海軍報導部課長平出大佐本月二十八日說；「美國有新型的航空母艦活動，將二十隻商船改爲航空母艦，美國傾財力於建艦，此點不容忽視。」敵人這幾句話充滿着驚訝，同

時即替盟國宣揚自信和誇耀。其次影響的是：日本的注意力集向所羅門，就是拖住它北進之鋒，和對進攻印度躊躇，無論如何，害怕美國由南面反攻的事。已因所羅門之戰，而使它大傷腦筋，心房緊跳。

太平洋戰以來，美日海軍力量對比的變化，似於日本有利。截至本月二十七日止，美海軍公布：被擊沉或重創的日艦共有一百二十七艘，其他船隻一百十三艘。同日平出報告：美航空母艦及巡洋艦損失四十隻約七十五萬噸，商船損失四百四十七隻，約二百八十萬噸。當然，日本的誇大要打折扣，但即假定絕對數字是美國吃虧，若把損失率和建艦率對抵計算，日本海軍的力量總是後退的。因此，任何消耗日本力量的戰爭，不怕比例不平等，都應該得到鼓勵而積極執行。盟國一隻戰艦對日本一隻戰艦，一齊沉到海底伴海藻長眠，其結果是盟國勝利的，所以所羅門的拉鋸戰，拉得愈勤愈好，美國一定鼓掌歡迎，只怕日本將縮回戰慄的手。

威爾基到了蘇聯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

歐洲失蹤三年了，千萬人在喋血流汗，分頭追尋它回來。文明在惦念歐洲，人類在懷慕歐洲，歷史在哀悼歐洲，歐洲不追尋回來，全球將黑暗無光。誰能追尋歐洲回來呢？英美蘇三國有此資格，且責無旁貸，其中特別需要親密的合作。

本月十七日，威爾基先生飛抵古比雪夫，二十日到莫斯科，乃美蘇親密合作的一個象徵，威氏是羅斯福總統的特派代表，是美國一大黨的領袖，移其明銳的目光四射國外，以其遊旅鼓舞天下人心。我們相信他的足履。將吸引萬衆的景從；他的行程，將到處遺留郁郁的美譽。此刻蘇聯人民正在歡迎着這位嘉賓，威爾基先生從新世界帶去的禮物，當已傳遞；同時威爾基先生也一定會從蘇聯獲得滿意的饋贈，彼此握手，盡義盡情，使美蘇兩國摒除隔閡，通力合作，在追尋歐洲回來的苦難日子當中，真正成爲生死之交。

美蘇兩國都少年個儻，在舊歐洲陷入黑暗的階段，續緒歐洲文化的後起俊乂，厥唯美蘇。美國是黑格爾所憧憬的「明日的國土」，前程萬里，富盛無儔。在國防上，進可攻，退可守；在經濟上，無缺無求，優有餘裕。威爾基先生雖生於斯土，所習所見，多豐厚而能從心所欲，但不以孤立與獨善爲榮。像美國的歷史一樣，羅斯福總統與威爾基先生皆有正義感，當仁不讓，見義勇爲。今天美國的地位，實一肩挑着兩洋，舉足輕重世界，就是戰局的成敗歸結，大都要視美國力量的生長及運用遲速若何。威爾基先生自然洞悉美國的國力，並深明美國的重任。此行的影響，自必異常深遠，結下豐滿的果實。

假如沒有蘇聯的英勇抗戰，歐洲歷史走到今天，將已經尾瑣流離。如最近史達林格勒的保衛戰，軍民駢死，寸土必爭，其悲壯，直若吃砒霜，毒老虎。我們欽敬蘇聯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尤掬同情於其在艱難的條件下鼎力撐天。今後蘇聯戰局的發展，兵形如水，趨流靡

定，誠不可過作樂觀。威爾基先生既躬臨蘇聯，體會鑒識自當高人一等，凡蘇聯所迫切需求的和美國力能供應的，威氏自應作洪亮的要請。儘管看見蘇聯的雪花已經飄飛，納粹旋將在嚴冬的酷刑下趑趄戰慄，但兵貴神速，絕對不要寬縱殲擊敵人的時間。我們不但應該匡扶蘇聯的強健，還要踢倒納粹，尋回歐洲。

威爾基先生於訪蘇之後，繼之將來重慶。以威氏的一向關切中國，以及中國人士對於他的印象之深，我們願預早遙寄忭迎。但很惋惜的是：威爾基先生到蘇聯所目擊的歐洲失蹤，到中國將會迎着太平洋上的逆風。中美兩國隔太平洋遙遙相望，但太平洋的西岸，若由我東北的被侵蝕算起，已告十一週年了，到今年夏天，整個太平洋已黑了半邊。我們必須解決了日本，光復整個的太平洋。不過，我們還可以告訴威爾基先生：以中國軍民偉大的力量和堅苦的戰鬥，我們迄今尚能擁有廣大的乾淨土，支撐着東亞大陸的自由天地。

蘇聯支撐着追尋歐洲的堡壘，中國高懸着光復太平洋的明燈。中蘇兩國都盼望且熱烈歡迎我們的嘉賓——威爾基先生的光臨，謹祝其一路平安，心安神怡；尤願中英美蘇四大國親密合作，加速努力，使失蹤了的歐洲完整歸來，使黑暗的太平洋重放光明！

漫天烽火過中秋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二十四日）

秋風吹瘦了嘉陵揚子二江，江水憔悴，靜悄悄的在仰天待月。然而秋雨濛濛，迷惑了中

秋明月，似怕她照透了人們的不圓的心。漫天烽火，敵寇縱橫，人們的心多被嚙傷。

今天，咀嚼圓月的月餅的，如屬於流浪的人，首先將見傷心的顏色，「月是故鄉明」。故鄉也許有父母，有兄弟姊妹，此夜將在荒園中，在樓臺上，或在窗前樹下，相思骨肉，感到「佳節思親」。

今夜，一樣的月華，她將落滿關外的屋梁，將鋪霜於北方的大地，將爲大江南北的山野鍍銀，將向南海傾瀉蕙仇的白浪。關外，大河長江和南海一帶的人們，當此中秋之夜，皆能記憶五百多年前八月十五日一個民族暴動的紀念，而在緬懷着元朝的古月。

今夜，一樣的月華，不但親窺高樓的溫暖，也徧吻着荒涼的原野，撫摩磷磷的白骨。由塞北至嶺南，不知有多少中國的壯士，拔劍起舞，或臥在壕溝裏，戴月向敵人開槍；又不知有多少流離的難民，在披星趕宿，或依偎山谷，擁擁着月魄而眠。後方的人們：停舉你的酒盃吧，紅酒是血，白酒是淚，要樽節下來，去勞軍，去振濟。

今夜，一樣的月華，投入太平洋這面大鏡子，鏡子已經黑了半邊，不用喝得嫦娥下，細看她已半面淚痕。太平洋上，小蝦造反，地圖變色，今年中秋的月亮，漫步馬來，看不見英國旗；奔臨菲律賓，找不着美國旗，整個南洋一片樂土，而今已變成漆黑一片。寄與英美盟友：莫辜負了多情的滿月，速還她晶瑩的光！

今夜，一樣的月華，在蘇德廣大的戰線上，火舌舔破了淡淡的月色，濃烟迷濛了月的光

波，蘇聯的軍民，誰也無暇再對月高歌，誰也無心去邀月清酌。即在歐洲淪陷區，月也被希特勒弄得不堪寂寞，所陪伴的都是沈鬱呻吟的人。

但是，我們還得過中秋，中秋帶來了收穫：豆子割了，高粱紅了，稻粟登場，或已入了倉。金風料峭，增多內分泌，抖擻人的精神。中秋過後，洪水無災，天高氣爽，士飽馬騰，正是英雄用武之秋。老百姓們要踴躍納糧，前方健兒努力殺賊，我們要以盛熾的火力，消弭漫天的烽火，完全戰勝了敵人，我們的心纔能與中秋的月共團圓。

世界也得過中秋，中秋殄滅了盟國最惡的危機，帶來轉機。黃花插上陣亡將士的墳墓，眼看白雪就要去清掃蘇聯戰場，使納粹貼然聽命於嚴冬的裁判。

秋風嫋嫋的吹，竹林在細語，落葉已繽紛，時間過得真快呵，一年容易又秋風！同胞們：張開臂膀，向蔚藍的天空吐一口氣，和急急忙忙向前奔流的江水競赴前程吧！胸懷燃燒着生命的火，為國家民族的幸福，應對今宵的明月發宏誓，不管路途滿佈着坎坷，向前邁步，一定向前邁步！

請威爾基先生看中國戰場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七日）

世界重要的戰場，都得到了威爾基先生的鼓舞，於其遊蹤所到，都有捷報替他洗塵。威爾基先生蒞臨重慶，適逢浙贛線大戰後的一時沈寂，在這沈寂中，中國戰士已收復了大部戰

場，威爾基先生海天萬里的奔波，實在太辛勞了，美國正以攻克安德里阿諾夫羣島的凱歌，催促他載譽歸去。但以威爾基先生遠來的不易，以及中國前方軍民的熱烈期待，我們還希望威爾基先生抽暇去前線走走，看看抗戰的中國將士。

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撤退以來，實際上，我們已經阻遏了日本的戰略攻勢，這近四年來，敵人無從施展其速決戰術，進攻只限於局部，作流寇式的騷擾和洗劫。威爾基先生應已知悉，我們曾困敵並奪回了據點南寧，曾攔截並殺崩了敵人的三度猛犯長沙。最近浙贛線之役，又證明了我們統帥部觀點的正確，敵人果然「能佔不能守」，「能守不能久」。我們沒有馬奇諾防線，沒有坦克車羣和足量的大砲隊，僅賴肉體的工程，就建築起堅固的天塹，使敵人頓挫不前。

何以我們能够保衛大後方而安度五易春秋呢？如果威爾基先生要追求這個答案，可說答案在前方。但當威爾基先生躬蒞前方的時候，又或將感覺奇異。因為我們的將士，一天未必多能吃到飽飯，更不知有牛油乳酪；他們的服裝襤褸，起居簡陋，也無精良的武器，但却富有堅苦奮鬥的精神。威爾基先生若以巡迴歐非戰場所見，拿那種物質標準，品評中國的軍事，也許觀感不同；我們却願預告威爾基先生，中國軍隊的配備，自然較差，但是他們作戰的精神，言智言勇，吃苦耐勞，服從命令，勇敢犧牲，應不相讓於任何世界優良的勁旅。淞滬海濱一隅，並無堅固的防禦工事，血戰三月；寶山姚子青全營殉難，四行倉庫八百孤軍困

戰拒降，其英勇悲壯，真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比較現在史達林格勒的保衛戰，可說毫無愧色。去年年底長沙之戰，曾有一士兵身懷燃料油脂，以自己作火彈，跳入屋內，去燒斃被困在木屋內的敵兵。幾乎每頁中國抗戰的歷史，都以這類英雄的史詩綴寫而成。這裏面實在埋藏着戰爭的真理，同時也就是答案：饒勇善戰的軍隊，大概須從艱苦中磨鍊出來。中國軍隊的生活極端艱苦，却饒勇善戰。

但是不瞞威爾基先生說，中國戰場的危機，迄未完全過去，而且目前我們第一任務，是最困難的準備反攻。敵人據有我們半壁精華的河山，我們的火力不够攻堅，規復並非易事。緬局變後，中國的國際通路盡被截塞，我們的軍需工業和民生工業，均未能自給自足，這許多客觀的條件，對中國的準備反攻，皆有意刁難。因此，我們要請威爾基先生，對中國戰場稍減過度樂觀的情緒，援助我們除去艱阻的因素，疏暢我們反攻的洪流。

我們這個請求，並不貶低中國戰場的地位。五年戰果，中國傷斃敵兵二百五十萬，毀壞敵機二千五百零四架。與敵人大會戰十四次，游擊戰一萬零三百七十五次。現在牽制着敵步兵三十師團，騎兵一集團，其他特種兵十五團，飛機一千架。這是我軍委會今年七七公布的數字。這數字替中國戰場說明了自己的重量。在準備反攻期間，雖然我們有時不得不稍避浪戰，但是我們敢向威爾基先生保證：數百萬荷槍實彈的中國戰士，從未寬縱過任何格殺敵人的機會，隣毗和面臨火線的無數人民，則不斷在進行着大小的游擊戰爭。事實上，中國戰場

絕不沈寂，無分晝夜，在我們的每一呼吸之間，都有中國戰士吞噬敵人。

去年「十二八」日寇的一把野火，驚醒了太平洋上的酣睡，縱燒了整個南洋。自此而後，遠東戰場的範圍放廣，重要性陡增，中國開始獲得並肩作戰的強大盟國；但中國戰場所受的影響，反而益陷於艱難。我們希望威爾基先生於視察中國前線之後，也像呼籲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一樣，呼籲援助中國，反攻緬甸，尤其應該呼籲利用蘇聯戰場的寒假，大舉進攻日本，剪除後患！

兵役的話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月十四日）

第四屆全國兵役會議於本月六日開幕，九日閉幕。該會舉行於中國反攻的前夕，構成反攻計畫的一部分。

役政是中國抗戰最廣大的基礎之一。蔣委員長說：「抗戰建國，首重兵役。」因有兵役制度的樹立，纔有旺盛的兵源。五年來，全國徵募了一千一百萬兵員，在戶籍未舉辦清楚，基層政治欠健全，教育不普及，和社會百般落後的各種條件下，完成這項巨大而煩冗的工作，應受歷史的謳歌。但同時，實在因為客觀條件太差了，不論兵役的立法怎樣美好，奉行的人怎樣謹嚴，仍不免流弊滋多。我們不願意也不需要縷舉兵役的闕失，因為枝枝節節實在煩瑣，且多已慣見習聞。

但在原則上我們希望服務兵役應公平。現在徵募兵員，雖根據戶籍，且經過抽籤，但出兵的義務，總轉嫁到貧賤的人家。張治中將軍會說：「現在產生了一種不合理的現象，即有智識的不當兵，有錢的不當兵，有地位的也不當兵。」如果有智識有錢及有地位的都可以逃避兵役，在心理上，就不能鼓勵一般人民去踴躍從軍。一個徵兵制度完善的國家，不允許有這樣的差等。富家子弟，尤其是官吏的子弟，一定要以身作則，遵守法令。假使有智識和自認為好男的被免役緩役或逃役，那麼，軍隊的素質將趨低下，使用較近代的武器成問題，政治意識的灌輸也成問題。

其次，新兵的待遇及訓練，應該相對的提高。抗屬的優待及救濟，應該具體而周到。這和兵役的關係不可分。老實說；現在全國最痛苦的是士兵，功勳最大的也是士兵，但他們却未受到社會對他們應有的尊敬。安居後方的暴發戶們不必說了，就以機關論，文職優於武職，機關優於部隊，這可以說不甚合理。出征的壯丁，生活上既不免多所痛苦，征人但家屬也時有凍餒之虞，我們實在對不起衛國的戰士。

我們不能常是自誇廣土衆民，隨着半壁河山的淪陷，兵源的供給地也縮小了。譬如山東河北河南及蘇北，本多善戰之民，現則受敵人宰割着，人力不能爲我充分利用，不知損失了多少執戈殺賊的健兒。關於這一點，除向他省另闢兵源外，在戰略上，我們覺得還要重視舊時的產兵區域，計畫加以規復或控制。譬如最近敵軍加緊「掃蕩」魯西，我們必求掌握勿失；

河南大災，人民流離，中央宜善爲撫輯。這都關係北方數省的大勢，尤其於兵源有大關係。就抗戰大局說，中央須能把握北方的大勢；而就抗戰人力說，中央尤須儘可能的把冀魯豫蘇一帶的壯丁吸收到後方來，以充裕兵源。

敵人近來變了作風，允許偽組織發展武力。汪逆兆銘最近說：「南京政府兵力雖薄弱，但足夠幫日本維持後方。」偽軍的招募，由日本給與槍械，正在發展中。這可說是暴日掠奪我們的兵源。偽軍有無作戰力，是另一問題，但我們却不可忽略了它的作用，要盡量把它瓦解。

要使役政成績斐然，政治動員是必要的，即必須普遍和深入的進行兵役宣傳，激發人民自動的投効。我們的兵役宣傳做得還很不够，需要加強。在兵役的過程中，各個階段皆應有政治教育。兵役宣傳與入營後的政治教育，皆是軍中文化的一部分，目前所推動的軍中文化運動，也應該與役政配合聯繫，可使軍中文化發生更基本的影響。

最後我們希望建設現代化的軍隊，有現代智識的青年，要起來從軍。這纔能擊敗有現代配備的日本強盜。換句話說；我們理想的戰士，要能吃苦，勇敢善戰，同時也要有豐富的智能。

關於建設西北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十一月五日）

今日談建設西北，頭緒浩繁，可開的方案，無慮千百。本報對此問題，曾不斷有所論

列，茲以意有未盡，且深恐社會人士把建設西北看得太簡易，而不踏實地，故特再贅數言。

我們認為建設西北，「大將籌邊」的時代雖已早成陳跡，但這事業仍要邀集像班定遠張博望及左宗棠一流的人物，匹馬關山，一生苦鬥。如無許身塞外的決心，埋骨草地的壯志，僅想到西北去掘金發財，或類於強迫入邊，形同流放，則成績殊少希望。建設首先要人，但問題在要何種人？日本官廳最近裁員十七萬，送往南洋工作，我們政治上的冗員，也可以揀選精壯，大批的分發西北，即連機關搬徙，也可以倡行。但並不是有人有機關擺在西北就一定產生建設的成績。據俞湘文先生調查過拉卜楞城的三十個機關，就發現許多弊病：第一，缺乏事業費，機關等於虛設。職員的薪水，不够維持飽暖，只好瞠目對着應做的事業，無動於中。第二，派到那裏的工作人員，十之七八不通藏語，應付環境已不勝任，何能期其展拓工作？在藏區傳教的外籍牧師，都能操流利的藏語，和我們比較起來，他們更深入民間。僅這兩點已使人與機關無可有為，差不多成了多餘的點綴。所以要何種人去建設西北，不但應嚴慎揀選，而且要有計畫的開班訓練，經過訓導和審查，切勿隨便遣派。既經選拔，則當厚其俸給，既設的機關，則當寬籌經費，被派之人，則當有說教和殉道的精神，埋頭實幹，終生以之。

其次，建設要有趨重之點及縝密的計畫。如談到西北農業，就想起「日光代雨」的雪水，想起築渠潑水等，把問題轉入水利。因為水利與陰蔽水源有關，而想起馬蘭檉柳，想起

雲杉紅樺，問題又轉入綠化的造林。如談到西北的鑛產，最主要的是祁連山等山脈腹帶的石油，是沙金「豆瓣金」，是紅鹽青鹽，是煤與鐵，這就想起開鑛。如求因緣貫串，就彷彿要用線把它們連綴起來，問題轉入隴海鐵路，轉入以蘭州為中心的公路網，甚至轉入沙漠的船——駱駝。如談到牧畜，犏牛，牦牛，天馬，青海馬及羊，就想起「紫羔」，毛皮，問題又轉入毛織工業及製革工業。這些建設事項，雖彼此關聯，互相牽繫，但其間自有輕重緩急。以目前我們可能運用的力量，絕對不能同時並舉，等量齊觀。因此，我們覺得需要一個建設西北的幾年計畫，把緩急先後，妥事安排。當然，這計畫應該打破地方經濟的觀念，不以省或區為自足的單位，要拿國家的戰時或平的需要，定作準繩。首先應挑出幾種最切而又可能付諸實施的事業，集中人力物力，把它弄好。若擘畫大而無當，或經營巨細不捐，結果反會一事無成。

西北不但是漢族祖先廬墓所居之地，也是中國各民族交錯與匯流之海。大家都曾在那裏寫過光榮的歷史，蒙古會了萬國衣冠，吐谷渾（東胡族）稱雄西域三百載，吐蕃（藏族）曾尙唐公主，回紇借兵平安史之亂。到現在，雖以文化進步不齊，宗教信仰有異，語言不盡相通，但同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且和樂相處。我們應根據三民主義，擬定具體的民族綱領，尊重各族的習俗信仰，而努力提高文化的水準。喇嘛教及回教的教義，我們要深入研究，各種語言也要嫻習，在必要時，生活更須和他們打成一片。在荒漠的村落，男女目不識丁，雖祈

禱禳災，而疫癘橫行。那裏沒有衛生，沒有醫藥。性病，胃病，眼病及極普通的病，一概難加治療，在這類地方，我們以為迫切的需要，應是巡迴治療，儘量施診，解除疾病的苦痛，就是邊疆政策的第一着，人心翕然，便是解決民族問題建設西北的重要條件之一。

最後，在準備工作上，不能缺少調查。走馬看花的視察是不够的，調查統計要時間，要金錢，要人與智識。我們不清楚，或不知而以爲知的事還很多。就經濟方面而言，第一，物資的生產現成和埋藏，究有多少數量，品質如何，怎樣分配及流通，都應該一種一種的開列起來，詳細研討。第二，金融機關，游資及貨幣等，也都要調查。藏人因不識漢字，不辨紙幣的真假及代表單位幾何，必須在法幣上特加標識。像這類的問題，宜處處察及纖微。第三，交通不論公路驛運及水運，也需要調查。沒有翔實的調查踏勘，就沒有準確的計畫。政府及民間團體，還要不惜重資，不怕麻煩，多做一些調查的工作，然後謀定後動，方纔不致耗費了人力和財力。總之，這些都是需要切切實實去做，而決不是一時高興，一說便了的事。

中國必收復臺灣

臺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一月七日）

戰爭還在崎嶇的路上競走，關於戰後和平草案的辯訟似乎過早，惟進行義戰的民主陣

營，對戰爭目的誠宜公開討論，和平懸鵠絕不可模糊錯亂。中國自古以「紆直爲壯」，打仗的政治目標，往往指導着戰略，並惕厲了戰志。本此觀點，我們重視任何戰爭理論與戰後和平方案，對不嚴正的思想與不合理的建議，不敢默爾而息。前昨兩天本報社評即曾善意而誠坦的反駁了若干乖異論點，今天我們要另談一個問題，促起盟國人士의 注意。

美國幸福·生活·時代三大雜誌合草的「太平洋關係備忘錄」的第四章，提議戰後在太平洋建立一條防禦地帶，列入臺灣，劃歸國際共管。把臺灣看做單純的日本的殖民地，忘記它的歷史，不明它的現狀，以爲脫離了日本，臺灣就像十字街頭的流浪兒，可隨便安排給任何一個慈善機關收養。這種觀念是不正確的。我們要在這裏糾正這種觀念，鄭重向世界公言：臺灣是中國的老淪陷區，我們不能看它流落異國，戰後中國一定要收復這塊土地。

第一、根據國際公法的先佔主義，臺灣是不折不扣的中國領土。起初中國人先經營澎湖，由隋朝虎賁將陳稜的足跡踏開歷史的紀錄，到元朝便有澎湖巡司，設治不替。雖臺灣本島曾經歷像美洲的殖民競逐時代，葡萄牙的商船羨慕過臺灣的「美麗」(Formosa)，西班牙的艦隊蟠踞過臺灣的「雞籠」，荷蘭雄霸臺灣閱三十七年，但殖民競逐的最後勝利歸於中國。明崇禎中鄭芝龍率數萬福建饑民入臺灣墾荒，嗣後漳泉人爭先移殖，臺灣纔有聚邑，有稻田，纔由蠻荒之野漸成文化之邦。當鄭成功以艤舢艦隊出征臺灣，與荷蘭人決戰於安平之日，下的命令是：「予我先人故土者，子女玉帛，任爾所之！」當時鄭成功即視臺灣爲「先人故土」。

後來鄭氏在臺灣開國，繁榮農業，修整軍備，草創法制，建立學校，招徠漳泉惠潮子民，富實臺灣全島，經過鄭氏二十三年的開闢草萊，宵旰治理，臺灣始燦然爲文明人類的鄉里。故我們說：臺灣是中國先佔的領土，且經清朝統治垂二百餘年，屬於福建布政使管轄，爲福建省的一部分。

第二、日本從中國手裏奪去臺灣，臺灣應該歸還中國。據國際公法中國的失掉臺灣及日本的領有臺灣，係依割讓的方式，即依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簽訂的馬關條約，該約第二款載：「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及澎湖列島」永遠讓與日本。在這條約未喪失效力以前，我們絕口不談收復臺灣。即「七七」中國抗戰軍興，一直到「十二八」太平洋大戰爆發，中國未嘗對臺灣問題作過正式表示。在這階段，中國抗戰的目的只求恢復「九一八」以前的狀態；頂到前年中國對日本宣戰，馬關條約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九日午夜十二時起失效，中國對日本清算關係已追溯到甲午戰爭。就是說：宣戰以後，臺灣主權已無條約的束縛，臺灣已是中國的老淪陷區，臺灣與東北四省及「七七」以後的淪陷區性質完全相同。中國爲領土完整而抗戰，爲清算一八九五年以來的中日關係而抗戰，我們忍受犧牲，不畏痛苦，自然要收復所有的失土，包括臺灣在內。

第三、根據大西洋憲章，臺灣也該歸還中國。大西洋憲章第二條云：「尊重各民族自由，決定其所賴以生存之政府形式之權利，各民族中此項權利有橫遭剝奪者，（美英）兩國俱欲

其恢復原有主權與自主政府。」首先，臺灣「領土的改變」就與大西洋憲章第二條所述相同，「未經有關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日本以帝國主義的方式攫取臺灣，臺灣人曾揭竿而起，拚命抵抗日本的侵略。一八九五年五月二日臺灣人擁戴唐景崧做大總統，在臺灣誕生了東亞第一個民主國。他們對日本作戰，繼續九年之久，犧牲五十萬人。臺灣人民沒有自由，不能決定自己的政府形式，戰後的和平方案理應究問：臺灣人民是什麼民族呢？要求什麼政府形式呢？我們可明確答覆：臺灣五百餘萬人口，除了十五萬馬來系的土人，匿居深山茂林中，以游獵爲生，及二十餘萬日本人作臺灣的統治與剝削階級外，其餘都是閩粵籍的中國人：語言風俗習慣完全與閩粵兩省一樣，他們的政治要求很簡單，即回歸父母之邦的中國。

上陳三點，旨在說明：中國必收復臺灣，言情喻理，皆不應把臺灣與中國強迫分離，盟國之中如有人作此想頭，必受中國人的強烈反對。就臺灣的國防地理論，它是中國東南海疆的屏障，它與海南島是中國監視海疆的一對眼睛，誰願意讓人拆去屏障？誰願意讓人挖去眼睛？

乘這個機會，我們也希望中央對臺灣問題最好即作具體的措置，以淪陷省區待遇臺灣，坦直宣布合理的志望，杜塞歧議，減免將來的爭論。

論日本民族與軍閥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戰爭是政治的另一種手段，自古兵不厭詐，儘可以奇用兵，但不可不以正立國。干戈一動，無數的生靈塗炭，富貴榮華在頃刻之間化為灰燼。使用這種「不祥之器」，是出於不得已。故柄國爲政，舉天下國家以從事於一戰，率億萬人民鬥死於慘酷的沙場，應有光明磊落的政治理想，而最根本的一點，就是必以戰爭絕滅戰爭。

羅邱卡港之會，主張澈底摧毀軸心的暴力，日德義必須無條件投降，「仇恨與恐怖的哲學，即造成征服其他民族的哲學」應歸消滅。同時又聲明：「聯合國家無傷害軸心國或軸心國所統治的各國人民之意。」這種弔民伐罪的戰爭哲學，及光明磊落的政治理想，我們完全擁護，並相信適用在日本方面將得到正確的政略，而永久防止太平洋戰爭的再生。

對日本的認識，是盟國世界政略最重要的一章。前天我們辯正過在我們陣營中有一種乖異的論調，即不澈底打倒日本，將留以牽制中國或蘇聯之強盛。尚有另一種過激的論調同樣在美國流行，即認爲遍日本中國，無一人反對軍閥及反對侵略。這兩種觀點之都不正確，已一樣被卡港會議所擯棄。然卡港會議對日本的特殊性未經指摘，此中道理語焉不詳。我們以爲產生上述兩種觀點的淵源，都在於對日本民族及日本軍閥沒有深刻的瞭解，因特就這個根本命題一加申論。

日本的侵略思想，建築在它的軍閥上面還是建築在它的民族上面？這是第一個應加辨認的問題。日本軍閥的基礎建築在那裏？要消滅些什麼東西纔能够消滅軍閥？這是第二個應加

辨認的問題。日本這個國家有無民主與和平的前途？要具備些什麼條件纔能保證這個前途？這是第三個應加辨認的問題。

先說侵略思想。是的，日本的統治階級以其昏昏令人民昏昏，即教民好戰樂殺，相當普遍而且深入。就是說：一般人民多富於侵略思想，野蠻而嗜血，隨從着軍閥的黷武主義，一往無前。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這種軍國主義的教育，不過六七十年的歷史，尙非根深蒂固，在明治維新以前，日本民族深鎖在島國裏，不謀世面，他們不知道「八紘一宇」有多大，不知道征戰的武功，就像豐臣秀吉那第一流的英雄，跨過朝鮮海峽就算「不起了」。在征伐朝鮮途次的小西幸長曾致書秀吉說：「中國意外的大國呀！」我們能說日本民族的侵略思想得天獨厚嗎？日本民族有征服其他民族的優越天才嗎？不，絕對的不。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其政悶悶，其民淳淳，老實無能的有點可憐與可愛。我們中國在歷史上就愛撫過日本人，所以我們否認本日的侵略思想建築在它的民族上面。無論那個民族都是人類構成的，人類有人類的共通性，日本民族不能例外。不過反過來說，因受地理環境及歷史積累的影響，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性，日本民族也不能例外。日本民族的特性是什麼呢？現在日本民族的特性，不但足數十年軍國主義的教育所造成，也是日本孤獨的歷史所造成，那就是：日本民族沒有慘敗與亡國的經驗，患着深重的勝利病，這病使日本不知外有強敵，像初生犢兒不知有老虎一樣。他們謳頌死：「海濱水森，土積草生，去！死在大君的屍邊。」他們自以爲是「神」的後

裔，是「天孫」所傳的兒孫，一味驕矜，桀驁，而目空天地。惟其如此，故樂從軍閥之侵略如歸，習慣於殺戮爲事。就日本民族這種特性論，假如不受一個澈底潰敗的教訓，不給它一個極端嚴厲的懲罰，絕對不可能戡然就範於公正的和平。

其次，組織與領導侵略戰爭的是日本軍閥，日本軍閥與日本民衆應予分開。上面我們是說現在日本民族的特性，容易受軍閥的愚弄爲驅策，惟同時我們承認日本民衆可以醒轉。在日本國內的各階層，意識不統一，利害相衝突。自由民主的思潮曾經滋蔓，甚至社會主義的種子也萌有嫩嫩之芽。不錯，軍閥數數掌握政柄，操縱着國舵，但文臣政黨之受命組閣，也嘗與軍人的首揆犬牙相錯，而代有其人。且日本民衆也曾爲民權運動作了相當長期的鬥爭，日本囹圄囚過日本的革命者。明治十七八年的農民暴動，大正及昭和時代的社會運動，其流血與犧牲的情形，以視他國的革命初無二致。僅一九三二年被捕的政治犯就達六千九百名。到今天軍人內閣最炙手可熱的時候，也還有尾崎行雄之不畏正言危身，還有潛伏的反戰運動。我們實在不能說日本民衆個個都是軍閥的尾巴。不過，我們也不可對日本革命多存奢望，因爲軍閥的統治很嚴密，沒有有力的外援，日本革命是不容易成功。

日本軍閥決不是簡單的一個軍人組織，它有社會基礎。軍閥的基礎站在落後的封建關係上，站在天皇的迷信與農村的兵源上。利用這種基礎坐上政治舞臺，同時又就代表着財閥及其他統治階級的利益。我們聽見過軍閥及對財閥及重臣的驚雷。看見過由「血盟團」「五一

五「神兵隊」到「一二六」的一串恐怖，但現在軍閥侵略的收穫交給誰呢？偽滿的經營交給鮎川，不是財閥發財了嗎？簡單說：要打倒日本軍閥，必推翻日本國體，肅清日本的封建勢力，同時又必須毀壞日本的經濟體系。在財閥與微溫的若干政黨人之中，能不產生日本的民主與和平。日本的民主與和平孕育在下層民衆，孕育在澈底的下層革命勢力之中。所以僅僅說打倒日本軍閥，而忽略了天皇，忘記了官僚與財閥，不能達到消滅日本再度起來侵略的目的。

我們相信把日本澈底打敗，一個民主和平的國家可以在日本出現，而且只有把日本澈底打敗，纔能有這個前途。一個民主與和平的日本，不能有神秘的天皇，不能有陸海空軍的侵略工具，不能有生產侵略工具的軍需工業，不能有軍國主義的哲學及教育，不能讓戰爭的罪人道遙法外再製造戰爭。但是這些條件還不足以保證日本的安心遵奉和平，要保證太平洋的永久太平，應有一個強盛的中國從旁監視。因爲：消滅侵略的武力容易，消滅侵略的思想困難，消滅侵略思想，要行走一段相當迂遠的路程，在侵略思想撲滅以前，不可不予以有效的監視。日本最近就流行着一個口號，要「變不可能爲可能。」其實，與其要求日本不侵略，不如祈望日本周圍之不可侵略，豈不要根本一點？

我們絕對贊成要日本無條件投降，同時也願指出日本國家有於澈底失敗後而改造的可能。

義大利在害心臟病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二月十日)

最近義大利發生了幾件可注意的人事變動：(一)上月三十一日官方宣布：義軍參謀總長克伐勒羅元帥免職，以陸軍參謀長安勃羅西奧將軍繼任。(二)本月五日義大利內閣宣布改組，外相齊亞諾解職，外交職務由墨索里尼自行兼攝。據七日義大利通訊社消息：齊亞諾已被任爲駐教廷大使。(三)本月七日摩洛哥廣播，義王儲安伯托已被任爲東綫義軍總司令。由這幾件人事變動中，不難診得義大利在心悸亢進，呼吸短促，脈搏急跳，是心臟病發作了。

第一件人事變動，證明墨索里尼默認自己的戰略已一敗塗地，這位多才多藝及倔強而雄猜的黑衫宰相，已屈服於一介武夫的安勃羅西奧將軍。安勃羅西奧上將反對義大利軍隊調往國外。力主留義軍以保衛本土。他知道銀樣蠟槍頭式的義大利隊伍不足以冒險遠征，義大利本土隨時都可能發生橫禍突變，必須以大部分兵力戍守自家的巢穴，「抵禦任何敵人。」墨索里尼恐其思想觸怒於納粹，不直其否定法西斯的攻擊精神，認爲「危險」。事實上則三分之二以上的義軍早已開拔出國，在北非，在巴爾幹，及在蘇聯前線聽候納粹的驅遣。但在北非形勢日惡，義大利本土已而對威脅的今日，墨索里尼的戰略退轉了，安勃羅西奧以保衛國土爲先的防禦戰略勝利了。這件事足以沮喪墨索里尼的威信，是義大利內部戰略的轉換，也是義大利對德國利害分歧的轉捩點。從這兒起，德義之間的軍旅之事，將互相鑿柄，而不能互相

爲謀。

第二件人事變動，說明墨索里尼的外交失敗及動搖。齊亞諾的罷黜，在義大利是一樁大事，他是墨索里尼的東床快婿，他的妻是墨索里尼生平最爲溺愛的女兒。不但這種姻婭關係異常淵深，在政治上，齊亞諾不啻是墨索里尼的左右手，一向受器重與信賴。爲什麼墨索里尼在敗軍之際與危難之間而自貶其親信呢？或謂齊亞諾有和平的計畫，將使義大利單獨媾和，要求墨索里尼下野，格蘭第，巴底格里奧等也參與其謀。此說可信而不可信，以義大利人的善變，所謂外交本無方針，趨利附勢而投機取巧，習以爲常。在處境危殆而和平有利之時，和平運動自可應運而生。惟齊亞諾死心承辦親德外交事務，似無反對乃岳，翻轉義大利國策，而獨樹一幟的思想，縱使有此大智，也此無大勇。苟因媾和之謀洩，而不見容於墨索里尼，何以又派他出任梵蒂岡教廷的大使？教廷是不贊成墨索里尼侵略政策而深惡戰爭的國際斡旋和平機關。故與其說齊亞諾陰謀媾和，不如說墨索里尼重視梵蒂岡，把齊亞諾當一粒種籽，埋在國際的魯仲連家裏。因此我們認爲齊亞諾的被貶，可能是墨索里尼清算自己的外交，把勾結納粹稱兵造反的外交政策，誣罪於齊亞諾，命其負咎引退，以謝國人。同時又利用着齊亞諾去緩和教廷。並爲他日乞和預留地步。

第三件人事變動。說明王族及反對墨索里尼的勢力擡頭，義大利內部的政治情勢不穩。王儲安伯托是墨索里尼的政敵，夙具反法西斯的傾向，因此傾向，墨索里尼在一九三二—三

年時，將陸軍誓詞中的應効忠王儲一句刪掉，與王儲有政治關係的許多文武人員，若干年來形成一個派系，與墨氏分庭抗禮。墨索里尼曾運用種種機會，剪除其爪牙，削弱其勢力。現在王儲竟被委而身當方面，司命三軍，直接負軍事的責任。這恐怕也帶些墨氏的詭計。此計曾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阿比西尼亞戰事不利的時候，施於義大利的名將巴杜里亞元帥。墨索里尼恐征阿無功，巴氏將不利於己，索與委派巴氏充任東非義軍總司令，使負戰爭的責任，而封閉其旁觀非難的口。玆請王儲典兵，恐怕也有這種意思。但由此却反映了墨索里尼的倒運，與王儲人望的增進，纔不得不起用這個人。義大利人民現在衷心厭戰，惶懼不安，當義王往熱那亞視察之日，民衆夾道狂呼「我們需要和平」。北部重要的工業區，工人害怕空襲，亂紛紛的逃散，工廠關門無聲，阿爾卑斯山的白雪，被無數難民所踐踏，像一片稻田被蝗羣啃食一樣。

義大利的內部如此不安，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黨，實尸其咎。自一九四〇年六月參戰以來，義大利戰無不敗，攻無不殺，是年八月以三倍於英國的兵力奪得英屬索馬尼蘭，與一九三五—六年征服的阿比西尼亞合組「伊西奧比帝國」，不過曇花一現。東非二十餘萬義軍無援擱淺，終且滅亡。同年十月使用十八個師大軍猛撲希臘，戰不數週就被逐回阿爾巴尼亞。北非也有數十萬人馬，倣隆美爾的尾巴，現已死亡狼藉，曳尾竄逃。派赴蘇聯前線的部隊，在蘇德戰爭中，簡直無聲無臭。至於海軍空軍，海軍僅遇大蘭多之一擊，便一蹶不起，而雌

伏終年；空軍也不見特別立功，更未曾與陸軍作有效的配合。從所有義大利參加的戰役論，或從戰果及戰爭的收穫論，墨索里尼實已無顏再見義大利父老，法西斯的政權可以休矣。但是我們不敢祈望義大利自己崩潰，不以為墨索里尼的政權可以不假外力而倒。義大利在德國的控制與支持之下，須盟國有強勁兵隊登陸壓境，始能脫離納粹而獲得解放。墨索里尼的義大利，雖患了心臟病，也要到那時纔會逝世。

警告泰國人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

日本駐泰大使坪上貞二於本月十八日返任曼谷，是日，東條在議會聲明日本對泰越政策不變。這聲明有點兒蹊蹺。隨着「大東亞省的」設立，獨立的泰國已貶降為日本的殖民地。泰人對此有無憤懣及覺悟，雖尙有待事實的證明，然我們以為聰明的泰人應已對此有所感覺。惟另一面，據我軍委會於上月二十九日發表一週戰況，則有泰國陸軍三個師，被驅至滇西南國境向我進攻的消息。一月十四日該股泰軍並曾陷我打洛半日，而沾沾自喜於泰國旗之飄揚在中國領土。我們同情泰國人民被軍閥出賣，可憐泰國軍閥的愚昧無知，茲當滇西戰事正殷，泰軍迷惑而泰人徬徨之際，我們要正告泰國，讓泰國軍民瞭解中華民族的善鄰政策，及寬仁大度的國風。

泰國之有國，與中國關係很深。由五世紀至十一世紀，扶南，南詔及大理相繼亡於緬人。

十三世紀梭哥打耶國勃興，即入貢中國，一七六八年與緬甸人戰，兵敗國亡，因有華人鄭昭號召華兵助戰，始得復國暹羅，並建都曼谷。按自泰國有史以來，只有沐浴中國的文化，獲得華人的匡扶，華人爲泰國的生存而流血，爲泰國的繁榮而流汗，國中向無負於泰國，更無仇怨；我們要問：爲什麼現在泰國陸軍要打中國？用什麼名義？憑什麼理由？

假若泰國的軍閥答說是爲了親日，與日本同盟；那麼，日本是泰國的恩主嗎？泰國政府於去年一月二十五日正式對英美宣戰，是助桀爲虐。泰國軍民要知道，日本不是泰國的恩主，而是奴役泰國的暴君。在太平洋戰爭前，泰國雖是一個緩衝國，但事實上是一個獨立國。現在「國」字雖仍存在，但獨立的資格喪失了。現在泰國的地位，與馬來、緬甸、荷印、菲律賓賓相等，同受「大東亞省」的管轄，名實俱爲日本的殖民地。泰國的士兵及人民們：請你們記取朝鮮亡國的歷史，泰國軍閥的親日政策與朝鮮奸臣李容九李完用輩的親日政策完全一樣。日本是不可親的。日本對泰國不惟無毫末的助益，而且要掠奪泰國的資源，控制泰國的財政，支配泰國的市場，並騙泰人去當炮灰，替日本打仗。

也許泰國軍閥會哄騙自己的人民及作如此的幻想：日本戰勝了，泰國將與之俱勝，而盛大起來。請泰國人民一讀古今的歷史，一個弱國幫一個強國搖旗吶喊，而從事於侵略行爲，那個弱國就不外三個前途：第一，被該強國所吞噬。前波蘭執政，協助希特勒瓜分捷克，要求西利西亞，得來四百方英里土地，終招希特勒滅亡波蘭之禍。莫說協助，就是僅予侵略國

以方便，也可能有同樣的後果。像中國周朝時，晉假途於虞以滅虢，回頭就又滅了虞。泰國人民不要以為一九四一年三月十一日在東京簽的泰越協定乃日本幫助泰國收復湄公河右岸北紗對岸及東方雀一部分土地，須知日本已取得了在實際上滅亡泰國的報酬。第二，與該強國俱倒。前次歐戰保加利亞認定戰局德方有利，於一九一五年十月十四日參戰，保王斐迭南狡黠聞名，綽號「巴爾幹之狐」，在參戰之先，曾與德奧及土耳其簽有密約，弋取厚利。殊不知機沒有投對，戰爭結果竟與德奧共傷同倒。第三，即使投機中彩，表面好看，弱的還是弱，不行的還是不行。義像大利不但以投機建國，且以投機躋於列強之林，但義大利之不中用及外強中乾，在戰爭的試驗中已暴露無遺。我們要正告泰國：國家的盛衰強弱，求之在己，不能依仗投機取巧的外交途徑。何況泰國今日的外交賭博，並沒有這裏我們說的第三前途，目前正走着第一加上第二的前途。

如果泰國軍閥把侵犯中國看做一個有利的企圖，妄想以「大秦族運動」，拓疆於中國，若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將暹羅改名泰國時國務委員鑾威集哇的演說，伸手暗指着在中國境內滇桂黔川粵各省的泰族人民，那麼，我們願意對泰國啓迪一些民族主義。希特勒的侵略利用過這貼膏藥，日爾曼民族足踏之地，都應歸入德國的版圖。但這主張無法實行，因為一個大國往往溶治許多複雜的民族，像美國蘇聯便混合了不少民族；中國不但有泰族，也有滿族蒙族回族與苗族。但我們沒有歐洲式的少數民族問題，我們這些種族根本一家，而一律平等。

若泰國必欲清算血統，則試問泰國人有幾個不具有中國的血統？我們的國境就可以合理的伸入泰國的心臟。我們中國人最有資格鄙斥這種狹隘的血統主義，用以警告泰國，並使泰國知道這種侵略思想，實在太不度德量力。

如果泰國把排斥華僑推廣為侵略中國，忘記華僑開發泰國之功，輕犯中國。我們不願意詳談華僑退出泰國之後，泰國將變成貧困荒蕪；只想告訴泰國軍閥：中國歡迎你們來領受教訓。實際道理在槍口上，看誰打得響！話雖如此，我們還是可憐泰國人民的被迫——被日本及本國軍閥雙重壓迫，畢竟中泰是永遠的隣邦，素無嫌隙。望泰國人醒來，走出「東亞共死圈」，恢復獨立自由，與中國攜手。泰國人民應該醒醒了，莫甘為日本軍閥當砲灰，而最後不免於亡國之慘！

甘地先生絕食期滿感言（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三月三日）

甘地先生以古稀之年，冒生命危險，猶為印度民族奮鬥苦行，宣布絕食三星期。自消息傳出，舉世惻然為甘地愛，悚然為印度懼。照中國古禮，「六十杖於鄉，七十杖於國」，我們關心此齒德俱尊的老人之繫獄，並同情其在獄中絕食的志行之哀矜。自甘地先生絕食以來，我們關切他的健康，隨着他的呼吸脈搏相感應。茲慶吉人天相，甘地先生絕食期滿，雖健康尚待恢復，而生命已可保無虞。我們願於此為甘地先生今天上午八時的回復進食，虔誠

的祝福，並遙寄滿腔欣慰之忱。

當武力崇拜支配人類的思想，且爲權衡國家與決定政柄的時代，甘地先生以非暴力的不合作運動，及以宗教式的絕食，爲達到政治目的的手段，不能不譽爲志行高潔，負絕人寰。此種行徑惟印度精神能之。以沉默表示一種反抗，已屬可憫，訴諸絕食而視死不悔，尤其可悲。然甘地先生固曾反復用此手段，這次是他絕食的第六次，且每次皆收相當的宏效。因爲非力司村學生犯罪墮落，甘地先生曾以絕食一週代替苦口誥誡，犯過學生遂即懺悔誠服。一九三二年一月被捕，九月二十七日宣布絕食，及一九三三年被捕，四月三十日宣布絕食，皆於絕食之頃，獲得印度政府的讓步，而將甘地無條件開釋。惟此次甘地絕食的後果，則不與前同。當上月十日甘地開始絕食之日，印督便宣布，「印度政府無因甘地絕食而改變其政策之意。」十七日總督行政會議三委員穆迪，沙加及安尼因請求開釋甘地不准而辭職，印督立予照准。這堅定的態度，在英國內閣中也昭然表白。二十五日印度事務大臣亞梅利在下院聲明：「印度政府對甘地努力使其獲得無條件釋放拒絕退讓一節，英政府完全同意。」前一日邱吉爾首相答覆印度政治領袖會議發言人薩泊魯的電報也說：「甘地圖以絕食而獲得無條件之釋放，但英印政府不能委棄其對人民的責任。」英印政府未曾利用甘地這次絕食的機會，以重啓英印談判之門，像先前歷次絕食一樣，當有其苦衷。不過，甘地此次絕食之博得普遍同情，也可謂已然相當成功。印度各政治領袖團聚集議，爲他奔走呼號。印度各教堂，不分耶

蘇教堂，回教堂及其他祈禱場所，爲他虔誠祈禱。英下院工黨議員八人，爲他發表宣言，不列顛聯合國委員會爲他通過議案，紛紛向英印政府請求開釋。美國國務卿赫爾爲此與英大使哈里法克斯晤談。這一切，對印度國內的團結及國外的同情，都將發生相當的影響。

印度是一個悲劇的民族。這國度傳誦着比荷馬更偉大的摩訶婆羅多史詩，照耀過比希臘更古遠的燦爛文化，創立過「萬教之獅子厥唯佛」。但印度有文化史，美術史，宗教史，哲學史，却幾乎沒有政治史。印度代代受外族侵凌，被征服，被統治。在雅利安民族征服了德拉維達族，創闢婆羅門時代，進到佛教時代，卽有波斯王大流士的侵入，有亞歷山大王的侵入，有大月氏的侵入。由佛教轉進印度教時代，又不斷被匈奴族所劫掠，且有匈奴王國之建立。由十世紀至十五世紀，則阿剌伯人踵至縱橫，印度成爲回教徒的天下，其中有摩牟特王者，征伐印度達十七次之多，積二十五年之久。迨回教既衰，蒙古的帖木兒代之而起，虐殺印度丁壯，奴隸印度人民。帖木兒的六世孫巴俾爾且在印度久居，經營莫臥兒帝國。莫臥兒帝國沒落後，又有波斯及阿富汗的先後入主。到十八世紀西力東漸，印度又成了葡，英，法角逐之場，而卒亡於東印度公司。看這綿綿的歷史，印度民族實集世界悲劫的大成。令人傷歎，令人哀感。也正因爲這個緣故，印度的統一與獨立，其事業至大至難。試觀今日印度內部，人種大者有七，爲民族的博覽會；語言種類五百餘，流行稍廣者逾七十種；政治上國民大會派與回教聯盟對立，而派系歧紛；階級嚴然而層次衆雜；有五百個以上的封建藩邦，有

四千萬饑餓污穢的「賤民」。在如此雜沓鬆弛的社會，能產生今日步伐整齊的國民運動，引起了民族的旗幟，委實難能而可貴。然反之不可不知：歷史的積重一朝難返，今後有待於甘地與尼黑魯諸先生的努力者正多，今後的責任將更重大。故甘地先生不可不為印度而生存，而珍重。

中國與印度同為東方的文明古國，同為世界上生齒最繁人力豐厚的國家。站在亞洲諸民族的立場上，我們深知而且篤信印度應得復興。無論以中國自身為例，或以世界各民族的解放為例，我們敢這樣斷言：只要一民族同心協力，且自強不息的進步，則此民族的復興，終當沛然莫之能禦。因此，我們祝福甘地先生，並祝福印度！

讀「美國的戰後設計」(民國三十二年五月十五日)

再論關於臺灣問題

謝謝吉瑟浦先生，為本報特撰論文，答覆我們駁辯「生活」「時代」及「幸福」三大雜誌建議戰後和平方案關於臺灣問題的那一部分。我們歡迎坦白誠懇的討論，相信公道與真理，不難因討論而愈益明顯。

本報是民間的報紙，發言立論，完全由自己負責，並不代表政府或任何官方。關於臺灣

問題的態度，我們不贊成「生活」「時代」及「幸福」三大雜誌的建議，有不贊成及不能贊成的理由，把理由明明白白說出來，我們覺得這是輿論的天職。也許我們的意見會與政府或其他人士的意見暗合，但我們並沒有為暗合與不暗合作過些微考慮。

吉瑟浦先生是上述三大雜誌的戰後問題研究組主任，他的文章代表美國民間的一種意見，說話的立場，跟我們相同。我們重視吉瑟浦先生的論文，因為他的著作影響廣大。對美國的影響不必說了，單說他們編纂的「太平洋關係」這本小冊子，在中國，甚至在遠東，已不知引起了多少辯論。關於臺灣與朝鮮問題的建議，尤為辯論的中心。吉瑟浦先生應該知道，雖說那建議案是「試驗性的」，「歡迎批評的」，但若試驗成了事實，批評成了定案，則不僅有損中國的利益，且將是朝鮮三千餘萬及臺灣六百餘萬人民永久的不幸。四千萬人的自由意志，沒有理由把它擯棄於大西洋憲章之外。

吉瑟浦先生對這點是明白的，在今天本報刊載「美國的戰後設計」一文裏，關於臺灣問題他說：「我們若否認中國在臺灣的文化與商業勢力佔主要地位，或否認舉行公民投票，臺灣人必將贊成返回中國，那我們就太愚昧無知了。」不過，吉瑟浦先生並沒有放棄共管臺灣的觀點，接着他就說：「但我們也要問一問：臺灣的軍略價值，以及因此而引起的國際重要性，是不是不足以壓倒這些個考慮？」這裏，吉瑟浦先生已經離開了民族自決的原則。他想：民族的自由意志，為甚麼不屈服於「軍略價值」？「太平洋關係」一書中就建議着：建

設一條橫貫太平洋各島嶼的防禦帶，自加利福尼亞起，經夏威夷而至臺灣。我們承認這個建議並不自私，因為它把美國的夏威夷，也慨然列入國際共管範圍之內。這個建議着眼在「自由民族的合作」，乃為「預防將來戰爭的爆發」，而採取的一個維持「太平洋區治安的形式」。我們相信吉瑟浦先生等的擬議，用意至善，確屬深謀遠慮。但若仔細分析起來，我們發現尚有很多可以商權的地方：

第一、預防日本再起侵略，首先要看是否澈底打倒日本，並把日本的軍力根本毀滅？假如戰後日本尚保有強大的海軍，或可能偷偷恢復強大的海軍，橫貫太平洋各島嶼的防禦帶，是不是就足以防禦日本，使其不再稱兵作亂，這一點我們實在懷疑。我們總以為：澈底消滅日本的力量，比防備日本再度窮兵黷武的工作要來得重要。簡單說，應該先有完全鏟除日本侵略根苗的決心，然後纔能有不畏日本再度為患的信心，無此決心與信心，那便防不勝防。

第二、設防是一件事，主權的從屬又是一件事，不可不把它分開。如果不把它分開，國際間的領土或疆界，其糾紛必無窮無盡。既公認臺灣是中國的領土，就應該無條件交還中國，至於怎樣在臺灣設防，及臺灣防務要怎樣與英美合作，那必須在交還中國以後，再向中國政府談商。我們相信那是可以談商的問題，中國政府應不致堅決拒絕考慮，但爲了國家的獨立尊嚴，我們要聲明：中國政府不但有保衛它的一切領土的義務，也希望在戰後有它保衛臺灣的軍力，故所謂「共同設防」一類的措置，應爲真正的共同設防，而不應把變更中國領

土作爲設防的前提。

第三、就防禦日本的立場說，海上要防禦，陸地也要防禦。戰後中國一時自然不能擁有強大的海軍，海上防禦的責任，誠有待於英美作較大的負擔。但陸軍方面，中國所負的任務，顯然不會比現在稍減。英美海軍游弋在太平洋上，中國陸軍監視着亞洲大陸，海陸分工，以制日本，有同等價值，同樣重要。但我們從不主張，朝鮮或其他亞洲大陸的據點或弱點，應歸國際共管。譬如朝鮮的地位，不能說它不重要，不危險，但我們一向援助朝鮮的獨立運動，將來最多也只能保證它永久中立。我們要收復臺灣，同時又尊重朝鮮獨立，因爲我們擁護大西洋憲章。

吉瑟浦先生等的理想，其實並沒有錯誤，我們同意美國協助亞洲的三大目標，希望亞洲能「穩定而永久的和平」，希望亞洲的「經濟繼續滋長」，希望亞洲能「與世界其他部分平等」，但說到實際的具體問題，吉瑟浦先生的思想，便與我們多少有着距離。因爲「生活」「時代」與「幸福」三大雜誌的建議案，「完全以中國將享自由，強大，穩定而爲美國的友人爲出發點」我們不敢不把不同的見解披露出來，藉以答謝，並再請教。也許吉瑟浦先生的意見與我們的意見會有接近的一天，假使彼此都能虛心服從真理，我們根本是朋友，所見何至於抵牾？未識吉瑟浦先生以爲然否？

墨索里尼的下臺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墨索里尼下台了，這位義大利的拿破侖，享受了二十年的英雄的政治生命，茲已殞落。巴多格里奧元帥奉義王愛麥虞限三世之命，出來收拾義大利的殘局，爲墨索里尼料理後事，義大利投降已是時間問題，軸心國家即將散夥，歐洲戰場可能頓然改觀。

這一形勢的出現，直接催生於西西里之戰。西西里義軍不能抵抗盟軍的登陸與前進，使義大利半島僅隔墨西拿海峽，日夜面對着陸危，炸彈在羅馬降下了，羅馬的人心惶惶，說不定那天盟軍又要在半島的那裏突然登陸，義大利的任何城市似皆指日可陷。戰爭的直接形勢，雖尚不及法國投降前那樣緊急，但現在義大利的心理狀態，去一九四〇年六月法人的驚慌情形已不太遠。法國投降前，英法首領慌忙於會議，萊諾且曾馳電美國乞援，但當時納粹已兵臨巴黎城下，法政府感覺絕望。現在義大利也彷彿如此，納粹的「夏季攻勢」，在夏季裏就碰了釘子，義大利請求德國救援，那知道德國已自救不暇。本月二十日希特勒親臨義大利北部某城，會晤墨索里尼，商談軍事問題，這個會議很重要，希特勒一定是使墨索里尼感覺絕望。墨索里尼下台了。按常識判斷，此時辭職似乎太早了一點，但墨氏爲人一向乖巧，無怪其然。另一方面也可以說，墨氏或已失掉選擇辭職時間的自由，因爲義大利人民對戰爭已厭倦，已覺悟被希特勒所愚弄，不願意爲納粹德國流血犧牲。墨索里尼的反對派勢力擡頭，摧

翻法西斯統治的地下火在怒熾。二十五日倫敦路透電說：「法西斯主義已喪失對義大利之控制，而墨索里尼則喪失對法西斯主義之控制。」這兩句話說明看；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黨已宣告破產，義大利人民很聰明，已擯棄了他們的僞領袖，不相信法西斯主義的邪說。

墨索里尼下野的結果，事勢必將導來一個「光榮的投降」。也許很快的就投降。墨氏把投降的責任，誘諸巴多格里奧，自己躲避起來。在政治上，巴氏與墨氏長期對立，他是一個純粹的軍人，接近皇室，與皇儲安伯托相友善。巴多格里奧是一個適合於談判投降的人物，我們不能想像義大利在墨索里尼下台以後，尙能堅持繼續戰爭。爲和平而預掘的路線，連墨氏自己也似曾參與安排。貶謫愛婿齊亞諾充任駐教廷大使，就是一例。紐約總主教史培爾曼之遊梵蒂岡，也可能與幹旋明日義大利的和平伏筆有關。若義大利投降了，歐洲戰局的形勢必急轉直下，引起大變化。現在可能想到的，義大利投降，首先必須與駐義德軍衝突，盟軍也必在義大利本土各地登陸，盟軍與德軍在義的戰鬥，就是一個歐洲第二場戰。同時，因有二十師義軍駐紮巴爾幹，一旦義軍投降，巴爾幹也可能產生另一戰場。在這樣的形勢下，希特勒的歐洲堡壘被攻破了，今後納粹將完全處於被動的地位，多方受攻擊，歐戰結束的日期，可能意外的提前。其實義大利的地位，乃納粹的附庸國家，墨索里尼自挫敗於希臘以後，則完全聽受柏林的指揮。軸心國之間，無平等，不自由，利害不一致，戰爭的目的不光明，根本就同床異夢，內訌與離異，實爲無可避免的事。就義大利說，離開德國的羈絆，不作納粹

的尾巴，不爲希特勒流血，能憬然悔悟，而改惡從善，僅得獨立自尊，倒是生路。軸心快散夥了，義大利退出軸心，也就是希特勒不拯救義大利的結果。不曉得軸心之一的日本，對義大利如此的下場作何感想？

墨索里尼統治義大利二十年，領導義大利走入歧途，不度德，不量力，好大喜功，妄事侵略，以投機始，取巧終，當道在勢則一意冥行，不信任任何人，專斷獨裁；失敗則迴避責任，溜之大吉，若墨索里尼者，實爲義大利的罪人，英雄的小人，創倡法西斯主義，倒流歷史，復古政治，製造戰爭，戕賊文明，罪不可赦。雖然以一個「熱狂的義大利主義者，相信拉丁民族的使命」，站在國家的立場，墨索里尼未始全無功勳，他個人，確實聰明伶俐，多藝多才；但從遠處大處看，墨索里尼愚笨得可憐，錯誤得不能原諒，應受嚴懲。

細看墨索里尼的成敗得失，我們至少可得兩個教訓：第一，墨索里尼創造法西斯主義，違背歷史的潮流，阻撓進化。這主義現已衰落了，死亡了，可見歷史的洪流，反動不得，遏止不得，法西斯主義野蠻而黑暗，以人心之向背論之，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戰，民主之軍可謂「仁者無敵」。第二，墨索里尼善投機，不知己，自見不明。由羅馬進軍至參加歐戰，事貪小利，忘大義，蚤緣時會，渾水摸魚。其結果，投機有幸有不幸，悖入而悖出。爲人或立國，實不該專門講究投機。

總之，墨索里尼的下台，是象徵軸心散夥，更象徵法西斯的組織脆弱，容易崩潰。就法

西斯論，希特勒還是墨索里尼的學生；法西斯崩潰了，納粹也可能極易解體。大勢看，歐洲戰局可能急轉直下，用六分政治四分軍事即可解決。當此時期，我們揣想，日本軍閥一定很傷胸筋，躊躇憂惶，莫知所決。就趁着這時候，盟國應該加緊向日本進攻，聲威奪人，動不失機，在歐局可能急轉直下的期間，日本軍閥也可能一併被打倒！

英國抗戰四週年感言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三日)

在張伯倫主持綏靖政策的時代，英國助長納粹的威燄，毀貶自己的信譽，全世界側目而視，論難嘖嘖，幾乎很少人知道英國有抗德的決心。但到納粹攻波一聲砲響，英國崛起抗戰了，到今天已滿四年。當德軍一口噬去波蘭，突襲丹挪，荷比沉淪，法蘭西猝倒，只剩下英國孤軍苦鬥的那些日子，全世界茫然於英國抗戰的勝利，甚至疑念英倫的安全，不知戰爭怎樣持續。但幾經艱危，英人的戰志不屈不衰，而能屢敗屢戰，大英帝國終於已見化險為夷。現在，英國之必贏得戰爭，已沒有疑問了。茲值英國抗戰四週年紀念之日，我們願對英國軍民的努力健鬥致敬，並申賀邱吉爾首相領導的光輝成功。

英國之所以能化險為夷，轉危為安，以這四年的經驗，至少可以指出其犖犖大者三點：第一、應歸功於領袖的遠見與卓越。大凡人的性情，處順境易，處逆境難。一九四〇年夏天，這是一個歷史的關鍵，希特勒修正了舒利芬的戰略，一舉而傾覆荷比，再進而踏破了馬奇諾

防線，西歐大陸已無抗德的堅壘。英法聯軍的戰略戰術及武器，都比德軍落後而窳劣。法國屈降了，康邊協定那一紙文書，宣判前次歐戰的結果已倒翻過來，希特勒已贏得了歷史的報復。此時英軍不戀戰，自敦刻爾克作蒙垢的撤退，以全師而還去博得英議院一陣淒涼的掌聲。目的是爲了保衛英倫，也就是表示抗戰的意志不動毫末。萬一邱吉爾及其內閣對戰爭稍萌灰心，動搖了信念，戰爭就輸去了。等到蘇德戰爭將要爆發，赫斯攜帶第五縱隊的微菌，冒險飛英，此時邱吉爾也可以一念之差，使歷史改途，而遺失勝利。然而邱吉爾賢明，抗德的意志堅貞不移。因英國領袖有此遠大的目光，未誤引其國家入於歧途，纔有英國的今日，及其勝利的將來。第二、是英國民族性的強韌。有的民族受不了打擊，一敗仆地便不能爬起，易驕也易餒，易浮也易沉。歷史考驗過英國民族每次都能從失敗中爭取最後的勝利。常勝軍常勝並不稀奇，敗北之兵最難再戰。然觀英國作戰，總是先敗而後勝，卽敗而不敗。例如在非洲沙漠中，長期的旅進旅退，未嘗懈怠，有時被殺得落花流水，逃遁千里，但就全軍的戰志說，始終以待機姿態，保有旺盛的攻擊精神。這強韌的優點最後必掩蓋了一切弱點，而一度成功洗滌百次恥辱。第三、我們不能忽略了英國豐饒的物力，這包括着廣大的領土與資源，及高度的生產技術。一個戰爭體制不完備的國家，必須假以動員的時日，然後能發揮它的力量至於無窮無盡。英國就是這樣子。據軸心方面估計，當戰爭伊始，英國飛機製造率約爲德國三分之一，大砲爲四分之一，坦克僅十分之一，現則比例大大不同了。這雄厚的物力與生產

力，乃是英國抗戰的可靠基礎，國力的最大源泉。這力量支持英國於患難之中，並護衛英國渡過患難。當然，此外尚有許多自然的與人爲的原因，直接的與間接的關係，使英國持續四年抗戰，漸入佳境，而至今天看見了必勝之局的形成。

是的，英國贏得戰爭是沒有疑問了，但有兩點順便一談：第一、到勝利之路，英國還要付出重大的代價。大戰到今天，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已距離決戰之期不遠，決戰且將不止一次。在決戰中多建立功勳，在和平中纔多得收穫。邱吉爾英明果斷，應犧牲時必不恤犧牲，而能徹底敗敵，縮短苦難。我們應這樣說：由抗戰第五年度起，英國纔將真正顯其國威，制服其敵人——德國與日本。第二、我們希望英國也贏得和平。這次戰爭應該是一個解放的戰爭，根據大西洋憲章及羅邱歷次談話，戰爭實爲着這一個光明的目的。上次歐戰四年，所得的和平只是二十年的休戰。若這次勝利再不能改變覆轍，而清除出一條新的道路，那就對不起無數的流血犧牲了。無論對敵或對友，我們都盼望英國的政策開朗而明達。

我們是英國的盟邦，英國的勝利也就是我們的勝利，看今天這個樂觀的戰局，我們與英國一同樂觀。四年來英國受災受難，因爲我們也是一個受着災難而孤軍苦鬥過來的國家，所以我們懂得同情。未來的中英關係，將更友善，需要更多的合作與互助。在英國抗戰四週年紀念的今日，我們謹以盟友的資格，向英國軍民致敬，並爲我們的共同勝利前途賀！

歷史之鑑

論義大利的投降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九月十日)

義大利無條件的投降了。「開着橄欖花的義大利」，這三年三個月，追逐着戰爭，盲從了罪惡，投機於弋獲非分的利益，而貪慾無厭，現在經過正義的懲罰，盟軍砲火的迫逼，加上希特勒的坐視不救，義人的悔禍覺醒，我們已看見義大利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一幕，由義大利人民雙手拱奉橄欖枝，作無條件的投降了。

——帝寬恕悔改的兒女，對義大利無辜的人民，我們當本愛敵以仁的美德，歡迎其悔過自新。

但由巨寇墨索里尼起，至組織侵略執行屠殺的法西斯羣兇，則罪在不赦。義大利這個國家，也要置在公道行的天平上，權衡罪行的輕重。因自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五日攻擊阿比西尼亞開始，義大利對外就行爲不軌，重疊犯罪，專以損人利己爲國策。在內政上，自一九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羅馬進軍以來，墨索里尼創刊法西斯主義，反對民主政制，輸出獨裁，歷史爲之倒流了二十餘年。淵源，義大利的惡政治思潮，汎濫世界戰爭，戕賊人類自明，義大利國家，不能以一日的投降便諉卸了全部的責任。

這是歷史之鑑，義大利號稱爲列強之一，弄風雲於國際舞臺，且爲歐洲文化的長女，有

着永久的都城，曾經號令過古代的西方世界，爲什麼有今日這樣的下場呢？

假如我們追溯一下義大利建國的歷史，這個國家並不太暗淡。中古的黑暗時代，是在義大利破曉，那裏是文藝復興的搖籃。水都威尼斯在十二年十五世紀，貿遷之盛，冠絕歐洲，佛羅倫斯出過偉大的詩人但丁，有大科學家伽利里奧，有壯偉的建築，有高雅的音樂。雖在一八七〇年九月三十日以前，義大利只是一個地理的名詞，統一的大業未竟全功，在近代政治史上，義大利的誕生太晚太遲，但我們不能不同情義大利那一部可歌可泣的民族運動史，由燒炭黨到建都羅馬，義大利的復國與後來的中興，都可讚美。當時義大利的志士們，跋涉在民族主義的長途上，沉浸在民主主義的潮流中，其開國元勳之一加富爾就這樣說過：「我們寧要最壞的議會政治，而不要最好的反議會制度。」墨索里尼是義大利的兇徒，扭轉歷史的進化法則，把義大利的民族主義變成帝國主義，把民主主義倒轉爲法西斯主義，多行不義，爲義大利惹來凶禍。

假如我們來分析一下義大利的國力，就知道這個國家並不富強，義大利先天貧弱，地面多山，既不肥沃於農耕；地底無礦，無煤無鐵，其他各種金屬也都奇缺，重工業建設不起來，只有以紡織爲中心的輕工業，裝飾着近代國家的門面。像這種國家，若安分守己，埋頭苦幹，自有其立國之道：乃墨索里尼的方針，不自量力，而嗜侵略，一度徼幸獲逞，又復野心膨脹，一味投機，乃爲國家招來今日的悲劇。

因爲義大利投降，在軍事上，歐洲戰局將有大變化，在政治上，被納粹踐踏的民族將興起復仇，與德國勾結的盟國及扈從，都要由驚愕而戰慄。

由義大利的機場起飛，德國的主要城市及其佔領區，都已圈入在盟機的飛行半徑內。此後進行轟炸德國的根據地，可以從心所欲，無時不來，無處不屆，這一形勢大有益於開闢第二或第三第四戰場。我們雖不能預言戰爭的發展狀態，但看德國由東線狼狽潰退，站不住脚，以至地中海上的無海防，英美大軍處處都可能登陸，我們相信歐洲決戰的日子確已不遠，希特勒的被打倒，也已爲期不遠了。

希特勒的夥伴及幫兇們，都不免要兔死狐悲。日本以東方的德意志自居，爲軸心鼎足的三脚之一，此時一定極感焦灼，與德國同等憂惶。我們要寄語日本人民：你們應該放棄無望的侵略戰爭，效法義大利作無條件投降吧！

最後，我們似乎應該提出一個備忘：不錯，義大利可惡，可恥，而且慘敗了，但一個忠實於歷史的政治家，不可不窮究如次兩問題，以爲殷鑑：第一，上次大戰義大利陣亡六十五萬人，受傷一百萬人，因巴黎和會輕視了這個勝利國，未曾償付許諾的報酬，義大利人民的不平與憤怒，實予墨索里尼以取得政權的機會，也是義大利從事戰爭的心理基礎。將來的和平會議，若記取了這個寶貴的教訓，不論國之大小強弱，皆能得其應得，與所應與，就可避免勝利的倒戈，同盟的分裂，而真正贏得戰爭，並贏得永久和平。第二，義大利與德國的

關係，本是對立的，墨索里尼鼓勵德國國社黨，不過把希特勒當做敲詐英法的工具，一九三四年七月二十五日奧總理道爾斐斯被暗殺，墨索里尼立刻動員數師軍隊到義奧邊境，那些軍隊奉命：「如納粹行爲發展到威脅奧國時，義大利軍隊就應向慕尼黑進發。」假使德義之間的矛盾能把它擴大，由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三六年，墨索里尼始終徬徨於兩種外交政策的歧路，未必就結成軸心。德義不結成軸心，歐洲或許有不同的形勢。

義大利無條件投降了；由義大利造作出來的風浪，雖已成了逝去的歷史，但却有深長的教訓。

論中野正剛的自殺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月廿八日）

日本的法西斯政客中野正剛，突於前夜在自宅寢室內，以日本刀割腹自殺，遺書只簡單兩句話：「我眼睜睜的望着日本以死，死後實毫無遺憾。」中野自殺的那一天，是日皇昭和召集臨時議會開院之日。中野身爲議員，躬與其會，聆聽了昭和的敕語，東條的施政演說，海陸戰況的報告，並參列了「關於國際情勢的秘密會議」，聽重光說明國際外交，至晚九時半散會。中野深夜歸家，在二小時內便悲壯自殺，當然是受了議會的刺激。讀其遺書，謂「我眼睜睜的望着日本以死」，淒厲悲切之至。「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中野之死，必因大勢所趨，法西斯絕望，日本國家將亡，遂以悲壯的自殺結束其殘生。總之，中野正剛死得沉重，死得

深刻，也死得聳動。

東條對臨時議會的施政演說及戰況報告，無異把日本國家的危機和盤托出。東條對議會發出緊急呼籲，為「日本的自存自榮」向一億國民請命。所謂「強化國內體制」的一切措置，完全是掙扎救亡，情急哀鳴。東條要求日本官民，拋棄「從來之見解，從來之方法」，中野聽了，當然感到短氣。說到戰況，東條報告：「新幾內亞所羅門方面，敵人第一線飛機一千二百架，後方約一千八百架；」緬甸來襲敵機，每月達千架，入九月則增至一千八百架，」這方面的「敵機」也有一千架左右；「在華敵空軍，合計約有一千四百架」，並「竟敢企圖攻擊我本土」；從前議會的戰況報告，充滿了「赫赫戰果」，而今到處是「敵人優勢」，且正「自各方面向我攻擊」。中野聽了，更加洩氣。在秘密會中重光說了些什麼國際秘密，外間雖不得而知，然自義大利倒戈至德國屢敗，環顧日本周圍，百無一利。夥伴散，與國危亡。樹敵多，自己在太平洋上孑然孤立。清算日本的外交，全無是處。中野向來主張遠交近攻，結納德義，擊滅英美，並進攻蘇聯；時至今日，擊滅英美，已成泡影，進攻蘇聯也不可能了。中野的中心主張，是親德攻蘇，而德國連敗，蘇聯屢勝，最近莫斯科三國外長會議，蘇方且宣布有蘇聯遠東軍總司令參加，是不但日本不能攻蘇，而蘇聯或不免攻日了。為中野想，實在喪氣。在日本政治舞臺上，中野正剛這個人雖不算很得意，然中野提倡一國一黨，而有大政翼贊會的出現，各政黨皆附和解散；中野主張獨裁，反對議會民主，而有東條軍政獨裁；中野傾心德

義，崇拜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而有軸心的勾結，中野憎惡英美，而有太平洋戰爭；中野宣傳扶掖東方各民族，而有偽滿，偽寧，偽緬，偽菲，偽印等一羣偽政權出現。中野之志，可謂行矣。只是英美不能滅，蘇聯不可攻，軸心厄運臨頭，法西斯絕望，於是所謂「和製的希特勒」的中野正剛，前途陷於絕望，乃揮日本刀而悲壯自殺。中野遺書謂「死無遺憾」，實際遺憾甚深。

中野正剛是個典型人物，好大喜功，而行爲悖妄。這類人，在日本國內實在大有其人，且多當權在勢。這班狂妄之徒，實在同一命運，都應該像中野正剛這樣悲壯自殺，纔對。中野以文人從政，政黨出身，論理就不該反叛民主政治，綜其一生，由民政黨的創立人，一變而爲右翼的領袖，與安達謙藏等組織國民同盟，爲軍部張聲勢，立謬說；旋又獨樹一幟，創立東方會，自成一黨，狂言侵略；做軍部的論客；以印刷日本版的法西斯主義爲己任。狂妄而不自量；當然失敗。中野傾心法西斯，盲目崇拜德義。一九三五年防共協定成立之後，中野持國民使節漫遊柏林羅馬，歸國以後言必稱希特勒大統領與墨索里尼首相，行必模仿國社黨與法西斯黨。蘇德戰爭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野揚言德軍將由高加索打到波斯灣，與日本會師印度。反對東條內閣，也似爲了責備東條不與蘇聯開戰。去年三月七日辭去大政翼贊會常任總務，宣布恢復東方會，今年六月二十一日因爲同情赤尾敏，又自動退出翼贊政治會。中野在日本議會內至此已完全孤立，而其所吵所鬧，內則爲了爭領袖，要做「和製的希特勒」，

外則爲了親德反蘇及反英美，中野的頭腦如此，作風如此，當此聯合國一片勝利而世界法西斯皆將進入墳墓之時，中野當然不能活下去了。

狂人中野正剛自殺了！他的死，反映日本法西斯的絕望，證明軍閥侵略政策的謬誤，象徵日本帝國的末路。在東條哀鳴而日本戰慄的今日，中野正剛的自殺，實在死得沉重，死得深刻，死得聳動！

人權保障的實例

（中華民國卅二年十一月廿七日）

美國一軍長掌摑士兵的事件

美國參衆兩院，爲了地中海戰區美第七軍軍長巴頓中將掌摑一受傷士兵，而譁然責問，掀起軒然大波，正進行徹底調查，並決議請求史汀生陸軍長提出「全部報告」。議會所追究的雖只是一件小事，但關係人權人格，却表現着極可愛的民主作風。論動機，巴頓將軍是可諒的，因此傷兵曾於巴頓中將蒞院巡視時發囁語，沮喪士氣，乃予以掌摑。這在一般軍隊中，或屢見而不一見。尤其以一軍之長，在臨陣交綏之時，撻罰一名士兵，實在不算一回事。但在民主制度下，職務儘管有高低，人格却根本平等，無論富貴貧賤，一律享受着人權的保障。巴頓中將因一時的衝動，侵害了人權，在法律與道德上，都要對其行爲的結果負責。

美國議會不客氣的追究巴頓的過失，不憚煩的爲一個下級士兵仗義執言，這是民主政制精神的所在。巴頓中將不文過飾非，誠坦而勇敢的向該兵及醫院人員表示道歉，也是值得稱讚的。

我們重視這件事，在其所特有的現代意義。道德是隨着時代而前進的，現代的人要懂得現代的道德。封建時代，片面服從，一頭有理，那種奴隸的道德，在現代應該被淘汰了。近代歷史的光輝，就是發現了「人」，就是懂得了「人權」。盧騷的「民約論」，主張天賦人權，生而平等。人在法律上有平等的人權，在道德上有平等的人格。人權規定在國家的基本大法的憲法中，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憲法也，人民權利之保障書也。」各國憲法大體皆有一條規定人身的自由，我們的「五五憲章」第九條也規定着：「人民有身體之自由，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或處罰。」巴頓中將掌摑士兵，就是具體而微的傷害了人權。人類應該獲得此項人權，但獲得之極其不易。在黑暗的國家中，人民隨時可以失蹤，無辜受刑。法國在大革命以前，國王曾頒布過「暗捕入獄令」，人身毫無保障。目前的納粹統治，就是如此。中國在帝王時代，也是任意蹂躪人權。一個國家或社會，其文野之辨，就在於人權是否有保障。英國曾於一六七九年頒布了一個「人身保障法令」，在英美的法系內，人身保障極神聖尊嚴。人應該是人，人權被侵犯的時候，就起來反抗。

再從道德方面說，以此次掌摑事件爲例，軍官必要尊重士兵的人格。本來軍人以服從爲

天職，下級服從上級的命令，是軍隊的生命。但士兵應服從的在職務，同時仍有其人格的尊嚴。長官不能濫用威權，侮辱部屬的人格。推而廣之，這原則也可以應用在官場，應用在法人團體，甚至在學校家庭。在職務以外，小公務員沒有義務對長官卑躬屈從，長官沒有權利對職屬辱罵；因為除了崗位不同而外，人格彼此平等。就是師長對學生，丈夫對妻子，父母對子女，也各有其人格，而不能隨意侵越。

我們非常讚佩美國議會的盡職，在那裏反映了有力的輿論。所謂輿論，就是指人民對於國事的公共意見。在民主制度之下，人民對政府有表示異議的自由；雖在戰時，這種自由也不完全被剝奪。例如最近英國政府釋放了「英國的希特勒」摩斯萊，數千人民集於下院之外，高聲吼罵，人民的關心國事如此，英國政府的襟度如彼，這就是民主政治的風度。美國國會不受戰時的束縛，為一個士兵而舉發一個軍長的小小過錯，監督政府官吏的行爲，可謂無微不至。其對人權的關切，及為人民利益而奮鬥，可謂善盡厥職。也只有在民權這樣發達的條件下，人權纔有徹底的保障。而其前提，我們認為有兩點很重要：第一，人與人之間，充溢着同情，要關切別人的事。如果墨守「各人自掃門前雪」的道理，則個人要冤沉海底，社會難有公道。誰都想獨善其身，結果誰也獨善不了。第二，不怕公開得罪人，不絕對「隱惡揚善」，其結果却把醜事化美，而淨化了社會的罪惡。人要做，應該互相同情，並互相督責，這也是新時代的道德。

齊亞諾之死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一月十五日)

齊亞諾，墨索里尼的快婿，曾經是國際的風雲人物，本月十一日在米羅那被槍決了，同時被判處死刑的法西斯黨徒共十八名。罪狀是「反叛義大利國家，支援敵人，背叛法西斯黨的理念，衰弱義國人民的戰鬥力」。在這樁公案的審判中，齊亞諾等的供詞，語涉機微，這對墨索里尼個人是一種悲哀，對法西斯黨是一種教訓，不可不一加論述。

審判齊亞諾等的罪行，由一月八日上午開庭至十日下午結束，被告受審的五个人的口供大略如下；(一)戴保諾不承認與巴多格里奧有關係。(二)查奈齊供認他贊同將軍事統率權交還義大利國王。(三)郭特哈爾吉說他簽名在格蘭第決議案上，乃一本良心。(四)馬里奈利逕稱贊成格蘭第決議案。(五)齊亞諾最後受審，他用心巧辯，說：「推翻墨索里尼終為吾人本身的破滅，打倒墨索里尼並不合理，然余以為格蘭第的決議案，不外欲藉此使全國團結一致，因乃簽字。余此舉或有錯誤，但決非叛變行為。」所謂格蘭第的決議案，即去年七月二十四五日在羅馬舉行法西斯大評議會，格蘭第，菲德松尼，狄朋，齊亞諾等十九人提議，並經投票通過；「付國王以軍隊的最高指揮權，及有關軍事各部的控制權。」該案是法西斯黨以民主方式，反對自己的黨魁，剝奪墨索里尼軍權的議案。法西斯大會的反對墨索里尼與巴多格里奧的政變，實二而一。因此齊亞諾等被墨索里尼的偽國民政府逮捕，依叛國大逆之罪起

訴。希特勒站在鞠訊的幕後，墨索里尼啼笑皆非，被告請律師辯護無效，可憐的齊亞諾就這樣被槍決了。

齊亞諾的下場，本是走狗典型的命運。蚤緣時會而助桀爲虐，仕官顯至外相，貴爲墨索里尼的東床，得意不可一世，他的死，應爲義大利國民所衷心稱快。刑前所作的認辯，一如愛在乃岳，不申陳變革大義，而終仍不免一死，尤其可憐。但以齊亞諾的身分地位，而敢簽名反對墨索里尼，或又不無可取之點。當然，齊亞諾的動機，我們不易知道。自去年二月五日義大利，內閣改組，齊亞諾免職外相，被貶黜去充當梵諦岡教廷大使，齊亞諾已無所作為。無可否認的，在墨索里尼與齊亞諾之間，必已發生了利害衝突，大概這就是齊亞諾之所以贊同格蘭第提案的因由。

墨索里尼投機誤國，一不容於義王，二不見諒於自己的黨徒姻婭，三爲全國所怨惡，盡失人心。這叱咤風雲的獨裁者，走到衆叛親離的末路，以不相信任何人爲座右銘，買得任何人都都不相信的果報。看齊亞諾這公案，墨索里尼這獨夫，確實淒涼。卽以泰山的尊嚴，獨裁的威權，最後也不能掌握一個齊亞諾做心腹。當齊亞諾被判死刑綁到刑場的時候，最傷心難過的諒必是墨索里尼。

齊亞諾等反叛法西斯黨魁，不是反叛義大利，因義大利主權屬於義王，打倒墨索里尼而擁戴義王，照封建道德，乃是「清君側」，是「勤王」。墨索里尼挾持愛麥虞限三世，權傾全

國，而保皇運動發自法西斯黨徒，意義尤爲深刻。論政黨紀律，格蘭第，齊亞諾等的建議，既得法西斯大會的通過，就是黨的意志，一個被全體黨徒摒棄的黨魁，就已不成其爲黨魁。不過，齊亞諾等法西斯黨羽，長期幫兇，內肆剝削，外行侵略，這種行爲不能以說聲不幹或表示懊悔，就不受法紀制裁。齊亞諾反對墨索里尼不徹底，且本人貪污致富，腦滿腸肥，無數贓物須加清算，故巴多格里奧政府曾經拘捕齊亞諾，並於去年九月初宣布沒收其本人及其妻艾達墨索里尼的財產。齊亞諾是義大利國家的罪人，巴多格里奧政府的囚犯，被德國劫獄搶走，又做了納粹的罪人，墨索里尼傀儡政府的叛徒。一個投機取巧彙緣爲奸的狡徒，最後弄到進退失據，一無是處，而送命刑場，也可說是報應的公道了。

土魯克戰事驚壞了東條內閣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土魯克的軍事價值，有時是與夏威夷並比的，這個重要的軍港突被襲擊，敵人固然嚇壞了，我們也感覺幾分驚奇。因爲美軍的行動這樣迅速與大膽，能「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冒險實行中央突破，此舉一方面不啻報復「十二七」日軍偷襲夏威夷之仇，一方面也是尼米茲橫渡太平洋戰略的嘗試。

我們今尙未明瞭土魯克的全部戰況。據十六日東京廣播，美軍在土魯克登陸，「日本陸海軍部隊正予截擊，刻正展開激戰。」其口氣與美軍登陸馬紹爾羣島時的廣播完全相同，不僅

承認日本陸軍抵抗，並說明戰爭在島上進行。若非諾克斯海長十八日聲明，此次戰爭乃「航空母艦機羣發動的空襲」，我們幾乎不知道「東京廣播登陸一節乃虛構，目的在宣傳」。現在我們知道美軍奇襲土魯克，並不準備登陸。諾克斯的話自然正確可靠。打開地圖來看，進攻土魯克所應有的途程也未會走完。前次美軍登陸瓜加林島，用的是斯普魯恩的新戰略，越島楔入馬紹爾羣島的心臟，而佔據之，撤下瓜加林島南北西三方的羣小島嶼，聽其自滅。這種戰略是對的。但頂到美軍準備長足而西，這些小島便變成了當路或絆腳之石，故在進攻土魯克之前，至少要做一種清道工作。由瓜加林向西方出發，安尼威吐克島首先攔住去路，這是門前第一關。通過了安尼威吐克，斜下西南方到土魯克，還要遇到森耶文羣島，森耶文的東方還有重要的波那普島。即使美軍能越島躡進，無論如何必須取得一個轟炸土魯克的有效基地，並進行一番猛烈的轟炸，然後可以登陸土魯克。瓜加林距土魯克約一千哩，空襲有效，不過稍遠了一點。另一方面，本來進攻土魯克已形成了兩鉗，一由馬紹爾伸西，一由拉布爾挺北。拉布爾未下，由馬紹爾是否應該孤軍直入，也是一個疑問。我們這樣的估計着全盤戰局，相信美軍不是登陸土魯克，登陸的時機似尙未熟。但這次空襲土魯克，就是登陸的一種序幕，美國出動強有力的海空軍，由航空母艦機羣發動空襲，不但有戰術的意義，而且有一個戰略的目標，即在戰術上乃利用航艦接近敵人基地，伸長飛機的翅膀，在戰略上乃欲奇襲隱藏土魯克港內的一部日本艦隊。尼米茲將軍對記者出示一幀攝取二十五艘日艦的照片，內有

航艦二艘，也許這就是這次空襲的主要目標。如戰果大，把這隊敵艦完全炸沈，可能是日軍偷襲珍珠港的一大報復。同時也可作爲壓迫日艦出巢，誘致海軍決戰看。如以土魯克軍港的價值論，經此一大打擊，顯已受傷；不但受傷，並證明其不可久守了。由航艦起飛轟炸土魯克成了功，土魯克的命運危險了：況且美軍已於十八日登陸安尼威吐克島，由瓜加林向西邁出一步，安尼威吐克去土魯克不過七百五十哩，是一個轟炸土魯克的良好基地。土魯克不是銅身鐵骨，當然受不了轟炸，飽受轟炸之後，我們便將見土魯克不再是日本的所有物了。

東京廣播認爲美軍攻擊土魯克，「與過去的迂迴戰略不同」，「顯示出中央突破形勢」，狂喊「戰局已突入慘烈的決戰階段」。東條內閣驚得神智昏迷，連戰報也攪錯了，沒有登陸錯覺爲登陸。大概見艦隊機羣猛撲而來，就以爲非登陸不可。不過，諾克斯海長說的也有理，虛構「目的在宣傳」，待美軍班師回去，日本大本營即可宣傳「擊退敵軍」，對它的國民告捷。在人心惶惶之際，東條宣布換湯不換藥的內閣改組，這是去年四月二十日以後的第二次改組。論人物，石渡莊太郎與賀屋興宣並無差別，他倆與青木一男合稱爲「三隻烏鴉」，都是親軍的財政技術家。內田信也是落伍的官僚，不能強過山崎達之輔。五島慶太雖兼有陸海運輸的經驗，辦過私有鐵道，提倡木船，但八田嘉明對交通更不算外行。東條更迭了這三個人，無甚意義，最多只能表示：財政困難，糧食恐慌與船舶不足而已。這三省的人事更動，即對這三省的行政感覺棘手，而鬧來鬧去總是不可醫療的痼疾，即：沒有錢，沒有米，沒有船。

在土魯克被攻的第三日，東條內閣慌慌張張的暴露自己的弱點，名爲「更新陣容」，「強化體制」，其實適得其反，陣容更陳舊了，體制更脆弱了。尼米茲將軍的中央突破戰略，已打破了日本的中央政府，土魯克的戰事已驚壞了東條內閣！

第二戰場的戰略與戰術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八日）

我們知道此刻談論這個題目，直如以蠡測海，因爲第二戰場的韓幕，僅揭開一角。邱吉爾首相的聲明顯謂「此次進攻規模雖甚大，然僅爲連串登陸進攻之一」。「隨後登陸不必定在法國。」故法國北岸登陸，還不是第二戰場的全貌。

就法國北岸登陸言，美英用的戰略是中央突破，以堂堂之陣攻堅。這一着實在褫奪了敵軍的魂魄。撤下挪威的弱點，不睬比開斯灣的荒涼海岸，不取荷蘭較好的地形，而逕搏最難攻的法國北岸，排山倒海，率大軍面對陡壁懸崖，硬碰硬的大膽實行敵前登陸。這在心理上，已够氣吞斗牛，不戰而知其勝敗了。在英吉利海峽中，諾曼第半島是突出的，除多維爾海峽一段外，與英國距離最近，由樸資茅斯至瑟堡僅八十三哩。六日晨盟軍初次登陸似以這一帶爲中心，在塞納河口與瑟堡之間，卽塞納灣，紛紛都是登陸的地點。如要較安全與距納粹防禦中心遠一點，初次登陸應爲聖馬羅灣。瑟堡周圍雖有數十哩的低沙岸，然防禦工事叢多。從這一點也可見盟軍的準備有把握，乃敢循最短的路線，下攻堅的決心。這方面的第一

攻擊目標是克恩，一個密邇海濱的城市，有鐵路直通巴黎。盟軍海灘陣地似已建立，激戰在進行。敦刻爾克，加來與布倫一帶，也有盟軍登陸，但爲數似不若諾曼第半島之多。加來與英國的多維爾，以二十二哩之隔，對岸相望。這是英法最近的距離。那裏延伸着沙洲，海灘平坦，德國防備嚴密，登陸相當危險。但盟軍有大無畏的精神，不怕一切危險，誠如邱吉爾首相所說：「許多危險和困難，昨晚此時還顯得非常可怕，現在已經過去了。」這一切，都在說明盟軍的戰略是中央突破，而毫無畏葸。看眼前形勢，登陸已是旗開得勝，不但完全成功，且意外勝利，邱首相說：「損失比我們預料的少得很多，少得非常多！」言外樂觀，博得英議員的歡呼。

言戰略，我們還很難判斷英美的主攻是否擺在直趨巴黎的正面。因爲諾曼第半島登陸的成就，固可發展成爲西線的主力，但也可能把德軍的防禦力吸引到這邊，然後纔以主力攻擊另一邊。希特勒的大西洋長城，喪失主動，正如孫子所說：「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雖說納粹曾用一千萬噸的士敏土，修築了六千個的獨立要塞，還有幾百哩的坦克陷阱，但畢竟備多力分，由挪威到法國七千餘公里的西海岸線，處處設防不可能，弱點隨在可暴露，盟軍登陸與主攻的路綫，大可因時制宜，隨心所欲的機動。

現在登陸伊始，這一步，雖極重要而關係後來的全局，但英美領袖都非常審慎，而量敵

從寬，邱吉爾首相大呼：「我們現在是進入最嚴重的時期」；艾森豪將軍諄囑將士不要輕敵，說：「你們的任務不會容易」，「敵人會野蠻的作戰」；英王企盼：「我們不可忽略自身過去與現在的缺點。」真正的戰爭剛開始，艱巨還在後頭，臨事而懼，是戰爭所必要的心理準備。德軍開頭抵抗力微弱，並不能認為永遠微弱。登陸之晨，讓盟機蔽空縱橫，竟不見德機起飛招架應戰，也不無詫異之點。總之，楔入海岸，突破「大西洋長城」的若干點，只能保證他處登陸也必然成功，至大戰與決戰，那還不能逆略。

就戰術說，此次登陸是海陸空立體戰最壯麗的一幕。船艦四千艘，還有較小的登陸用艇數千艘，海軍盡了運輸與攻擊火力的兩大任務，這是想像中的事。德國潛水艇的重要基地布勒斯特對盟軍登陸作壁上觀，證明盟國空軍的監視與戰艦的攻擊力已可能使潛艇完全銷聲匿跡無所作爲了。防潛艇的技術大成功。但登陸的先鋒還是空軍，五日晚四次轟炸，由英重轟炸先作破壞工作，美第八航空隊繼之，殿後乃出動英第二戰術航空隊，空軍這種開路過程及配合陸軍作戰，也在想像之中。出動飛機萬餘架，數量空前。奇蹟的是降落傘部隊的偉大成就。據柏林廣播，降落於哈佛爾及瑟堡間的盟國空挺部隊，至少有四個師。德方有專備對付傘兵的特種部隊，但這四師傘兵據說僅被消滅一聯隊。此後傘兵之運用於攻擊防線背後，必大量增加。目前我們尚無法估計登陸的兵力多寡，不過有一點似可說：登陸要用漫天空軍及遍海艦船，在海空軍的力量上，頗難同時在數個區域登陸。故邱吉爾首相所謂「連串登陸進

攻」，勢須假以時間，等到一個地帶的登陸完成了，再向第二地帶組織另一個登陸。這次登陸法北岸最冒險，然其補給線最短，維持登陸部隊的給養也最方便。在諾曼第半島陣地未穩定，實力未充沛以前，應在那裏源源登陸後續部隊。依義大利實戰的經驗，若一地登陸奏功，沿海岸推進也可協助另一地的登陸。盟軍對海岸的作戰計畫是一窟窿一窟窿的鑽破呢，還是由一點拉長而成一線，這也是一個問題。我們此際尚不可急望數日之內，在他處發生另一同等規模的登陸作戰。全世界的眼睛，都凝視着法國北岸，凝視一些時候吧，等待「連串登陸」把我們的視線逐一移動與展開。

超級堡壘轟炸日本！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十七日）

日本本土挨炸了！一種超級空中堡壘，空中主力艦，空中的龐然大物，第一次出現於日本的天空，第一次來到東方戰場。昨早二時，夜闌人靜，雞未啼，狗在睡，這種空中大怪物，結隊成羣的悄然飛臨九州上空，炸了八幡，炸了小倉，炸了門司。日本軍閥怵目驚心，而束手無策了，日本人民則從朦朧中醒起東京大本營發表：「自中國方面飛來 B29 及 B24 式美機約二十架，空襲北九州地帶。」北九州吃炸彈了，是第一次吃的炸彈。全世界視聽聳動，人人講說着超空中堡壘，處處談論着轟炸日本。

日本本土挨炸了！前年四月十八日轟炸東京，於茲已間隔兩年。這兩年來，痛恨日本的人們無時不在企望着再炸東京，再炸日本本土。千島羣島的幌筵島於去年七月十九日首次被

炸，那項消息也曾刺激人心，但後來炸千島已變成司空見慣，盟國人民還是期待再炸東京。昨晨九州之炸，其意義與價值，等於轟炸東京，可謂真正日本本土的第二次被炸。但第一次炸東京是嘗試性質，僅一次而止，這次是有系統轟炸的開始，是對日本本土戰略轟炸的開始。以後轟炸的規模，將不下於轟炸德國，快了，等着吧！日本人民必可飽嘗轟炸的滋味。

昨晨炸彈落下九州，明天炸彈即將雨浴全日本。九州不過是目標之一，在超級空中堡壘看來，東京九州的距離，不算什麼一回事。這樣遠距離的轟炸，固已打破了世界的紀錄。但聽說投彈歸來，餘剩汽油尚足供仲翼東京而餘裕。那麼，九州可炸，東京也可炸。超級空中堡壘的性能，早已發表在一九四一年二月九日的東京朝日新聞：「續航力七千五百哩，」綽號「半球擁抱者」，若兩架接力飛航，便可以環繞地球一週。美日縱然間阻大洋，再遠也不過半球，日本豈能搬家於地球之外？若其不能，挨炸便絕對無可倖免。去年九月廿日日本航空日，日本陸軍中校秋山邦雄說得極有見識，他說：「東京的天空，通達重慶，通達紐約。」天空本來就全球通達，惟賴以通達的工具，則不能不假借超級空中堡壘。因此秋山的話該下注脚：紐約重慶固通達東京，然東京則不通達紐約。因為日本未能發明超級空中堡壘，惟有望天興歎而已！從這點說，此次轟炸九州的重要性不在基地，而在飛機。使用這種飛機空襲日本本土的基地無數，北有阿圖島，吉斯卡，中有夏威夷，馬紹爾羣島；美軍十五日登陸塞班，塞班去橫須賀橫濱東京都僅一千三百左右哩，是超級空中堡壘最理想的前進基地。依我

們的見解，轟炸日本本土的主力，更可以置在海上，四面交織的轟炸網，最方便的還是海洋。安諾德將軍說：「運用 B29 式機可較運用以前所用的飛機更早軟化日本。」日本是否更早軟化，一切要看它本國的防空如何，我們甚願拭目以觀日本防空的本領，有本領拿出來！

這回九州防空是失敗了的，超級空中堡壘小試其鋒，已奏全功。炸九州很對，也炸得準。北九州是日本工業的心臟。北九州出產全日本百分六十的煤，最著名的筑豐煤田，三池煤田及粕屋煤田，都毗連在這一帶。拿這些煤纜培養了八幡的煉鋼廠。北九州是日本的魯爾，炸了它，可以破壞日本的造船機器及各種槍砲的生產。昨晨超級空中堡壘飛臨八幡，門司，小倉，首要目標是八幡，門司與小倉陪襯而已。炸八幡是容易的，那個目標大而鮮明，煉鋼廠面積九十四萬五千八百坪（每坪六方尺），專用鐵路一百三十五哩，隨便扔下炸彈，無不入目標範圍之內，夜襲尤可以百投百中，那一片煉鋼的熊熊火海，徹夜明亮，不瞄準而自準。東京廣播謂：「損失輕微，僅二三工場發生火災」。又謂：「此次來襲在擾亂人心。一好吧，就算擾亂人心吧。安諾德將軍說得妙：「日本如認尙可苟安，苟安可也。」看事實吧，以後的事實自會分曉。

「戰局已達決戰的階段」，東京廣播承認着。九州一炸，着慌了東條召集內閣緊急會議，會議何用？新飛機的性能是早知道了的，疏散人口的方案，也已於去年九月二十一日決定了，還有何議可會？科學技術低就是低，力量不够就是不够。東條！請你看一看日本的周遭

！盟機炸的不只是九州，千島羣島炸得更慘。還有，十五日下午小笠原羣島也首次被襲擊。這個日本海防內線最重要的根據地，已開始挨打，那裏還有你們的安全感？尤其轟炸，是來自四方，任何一方都攔阻不住，日本本土真危險了！超級空中堡壘揚威怒吼吧，炸吧，炸燬這天怒人怨的日本吧！

最後，我們願以中國人的心情，特別感謝美國空軍戰士們！近些天來，諸君在中國戰場豫湘各處助戰。打擊日寇，迭著奇勳，已够辛苦，現在又開始長征日本，轟炸日本的本土，奪日寇之膽，振盟軍之氣，我們謹先表示衷心的謝意，更望海陸空各方績奏剿日之功，準備為諸君特開慶功慰勞大會，而痛飲勝利之酒！

傷兵之父「段繩武先生

（中華民國卅三年七月十三日）

「傷兵之父」段繩武先生，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十三日病逝於歌樂山中央醫院，今天是他四週年忌辰。全國榮譽軍人醴資建立段公紀念碑，以宣哀思，碑已落成，定今天揭幕。繩武先生的事業及其為人，的確了不起。在今日之中國，像他這樣「以仁爲己任，死而後已」的人，實在還不多。人雖云亡，其行誼猶可風，其精神將不死。

我們知道段繩武先生甚崇拜山東義丐武訓求乞興學的苦行，這是他一生爲人的重要轉捩點。段繩武先生本是一個舊軍人，做過孫傳芳部下的師長，很弄到幾個錢，是武訓精神於民

國十六年冬感悟了他，使他發生「退職贖罪」之一念，於是有綏西屯墾的義舉；由綏西屯墾，在實踐裏產生了他的教育思想，經濟思想及通俗文化。抗戰軍興，繩武先生又出來効命疆場，轉戰大河南北。二十七年因積勞成疾，養疴漢皋，乃改志於傷兵事業。後來榮膺後方勤務部政治部主任，創辦傷兵招待所，舉辦實驗醫院，成立了傷兵教育委員會，編刊傷兵讀物數百種，發起榮譽軍人職業協導會，以「殘而不廢」勗勉並期待榮譽軍人。繩武先生數年力疾爲傷兵工作至於暈倒，彌留時還喃喃着「榮譽新村」，「榮譽服務」，宜乎其爲「傷兵之父」。綜其一生，他可算是一位能幹的好人，有他偉大的人格，有他可感的力行，足爲模範。

段繩武先生的人生觀，重在實踐。聽說他日用一把銅尺，鑄有駱駝，嘗向人解釋：「駱駝不會花言巧語，不會講求個人享受，不會向同類挑惹是非；駱駝只知忍饑耐寒，負起重載，結隊合羣的跋涉長途。」如把他的力行方面比做駱駝的人生觀，也許他的在天之靈可以首肯。中國社會太尙空談，尤以上層社會那種賤視勞動的態度，很可以段先生的精神作爲針砭。但繩武先生的偉大處，還在於利他，以助人爲快樂的行徑，跡近於墨子。墨子的人生觀，是吝嗇自己，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繩武先生有之。因爲他的務實際，貴力行，不是爲了自己，終日惻惻皇皇都爲的是別人，這背後就需要一種類似宗教的熱。聖經的「好牧人爲羊捨命」，釋迦的「有一衆生不成佛，我不成佛」，一定要有這種熱力。繩武先生就有這種熱

力。也許這熱力是受武訓故事所感發，他自己說：「聽到武訓先生行乞興學的故事，我的心理上就起了一種變化，……已往的努力反倒成了造罪的工作，享受太過分，而為社會所盡的義務却是很少。」武訓的苦行不亞於一個宗教家，但其動機不是慈善的施捨，是求上進，是為貧苦的農民要求教育，要求智識。繩武先生的人生觀，在這點上真是武訓的信徒，他具有宗教家的慈悲心腸；但卻是隨時求進步的一個事業家。我們可以這樣說：繩武先生是一個積極性的好人，他不重慾自私，性善而能幹，相信「衆生皆有佛性」，畢其生為他人謀幸福，兼有宗教家與事業家之長，力行以求社會的共同進步。

這樣分析似乎還不够，繩武先生在思想領域，也有無價的遺產。那是一種實踐得來的理論。最重要而貫穿其生命的是他的教育觀。在綏西屯墾，他發現農民社會需要一種通俗教育，在為傷兵工作時，他也感覺通俗教育的必要，這種教育的特點第一是力求簡易，他反對「必須十年以上的學習，數千元的費用，纔能得到一個吃精神食糧的金碗」。繩武先生以大衆為本位，他的生活與大衆生活揉在一起，自然懂得大衆的要求。大衆要求容易接受文化，還要求學得一種技能，所以他的教育第二特點是與「生產教育」「職業教育」或勞動教育等異曲同工。他曾憤慨過：「學校的校園為什麼不種蔬菜，偏偏要植花？」我們能說他的教育觀是落伍的嗎？他的觀點既切中時弊，又能把握時代，他說：「只有建立在大衆基礎上的文化，纔稱得起文化；只有通俗的橋樑，纔能把文化過渡歸還給廣大人民。」繩武先生的經濟思想和他的

教育思想是統一的，舉世最愛者錢，以他的才具很能賺錢，也曾經賺過錢，但他不一爲富不仁，斥私資，救黃災，毀家紓難，而散財聚人。頂難能的是他把「作官剩來的財產」，目之「完全是賊物」。繩武先生廉潔有「段青天」的美譽，而竟承認蓄有賊物，真勇敢呵！但繩武先生不是呆板的嫉惡錢，他把它「合理消散了」，取之於民，用之於民，真合理呵！在綏西屯墾時期，他接收河北的難民，給他們安養，給他們教育與生產。他的屯墾目的完全是積極的，不僅要爲國防造一「活的長城」，有古大將實邊的氣派，並實現「耕者有其田」的理想，試驗一種團體勞動，守望相助的新社會制度。繩武先生以一介武夫，而兼有文治思想如此，斯人豈止是「傷兵之父」而已！

我們覺得中國好人實在不太多，好人而有作爲的更不太多，段繩武先生的實踐與理論，都值得爲國人所取法。願他高潔的人格良心，給我們社會以洗禮；願他弘毅的力行，給我們人生以熱力；願他合理進步的思想，給我們做指點迷津的座右銘！願繩武先生死而不死，精神常在；願榮軍的哀思與眼淚，變成無數無數的段繩武先生的新生？

談四川工業下鄉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十五日）

歷代英雄俊傑常資四川以興大業，其所以憑恃的條件有二，卽諸葛武侯所說的「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國也。」一是險，二是富。其險，「陸有劍閣棧道之險，水有瞿塘灘瀨

之虞；「因其險，可以閉境息民，造成一個偏安的局面。其富，棟宇相望，桑梓接連，家有鹽泉之井，戶有橘柚之園；」用其富，可以自給自足，靜待境外的變化。這次中國七年抗日戰爭，也是靠四川的險與富來做中心力量的，國家的存亡繫在四川，民族的興廢繫在四川；四川盡了地利，還盡了人力，十二中全會電慰四川人民曾指出：我川省地居畿輔，人矢忠誠；所有足食足兵的大計，四川同胞的出錢出力，無不名列前茅。自然，這是應該感謝的。然感謝不必徒託空言，要務實際，我們以為若全國不扶助四川各種建設，就對不起四川；若四川不乘此全國集中的機會，努力進步，也對不起自己。就公的方面說，這次抗戰四川是民族復興的根據地，戰後四川的險與富仍將是國防的靠山。專家論戰後國防工業區位，就有這樣的主張：我國的水久國防工業，應抱定華西區第一的宗旨，全力以赴。不能全力以赴，把四川工業建設起來，則無以副我國防之實。就地方的方面說，四川這天府之國，富的是地厚物繁，依仗着天候地表，這不是時代的富，要以現代的生產方法，使四川的富雄飛天下，那纔是百平遠大之計。自然，在原則上，沒有人不承認四川應該建設，待商榷的只是建設的條件與建設的種類兩個問題。

建設條件是問：是否有利？能否成功？建設種類是問：從何處着手？揀何種事業？這兩個問題又互相關聯，就是說：戰時建設有利有不利，視其事業種類而不同。關於四川建設的計畫，自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十日蔣委員長發表四川經濟建設綱要以來，原則有社會化合理化

科學化制度化組織化五大原則，機構有四川省經濟建設委員會及川康興業公司，建設項目則有土地，農林，工礦，交通，貿易，金融，墾殖，衛生八類，經費資金也擬有省預算，興業公債及中央撥款協助等，條目綱領具備，只要按部就班的做就是了。是年十一月一日川康經濟建設委員會成立，工作不甚緊湊，至三十一年三月三日始有川康興業公司的開業。當開始籌劃建設時，蔣委員長曾語誡過：「過去言經濟建設，往往計畫雖美，而實效不彰。」檢討這四年來四川的建設工作，也多少犯着「實效不彰」的毛病。「實效不彰」不是說完全沒有建設：四川各種實業現時仍比其他省分爲盛，不過，沒有按照計畫達到理想地步罷了。

現在四川建設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四川建設廳長何北衡說，「決心爭取時間，進行閃電建設」，並主張工業下鄉。「閃電建設」頗有意義，因爲勝利在望了，無論如何，戰後不可能有這麼多的人力集中在四川，那時注意分散全國，畢竟沒有現在的方便。現在中央贊成興修成渝鐵路，省府也計畫在灌縣建一可發二千五百基羅瓦特的大水電廠，若這兩大建設成功，則貨運暢流，交通起了革命，沿鐵路鄉村，可能變成一串城市的聯珠。同時，工業的動力，又可以用豐富低廉的電氣。交通與電力的解決，即把四川建設帶進一個新的階段。配合這新階段的事業，我們認爲工業下鄉最有前途。工業下鄉的意義，照我們的解釋，一是農村的工業化，二是手工業的近代化。具體說，農村工業化是：（一）用機械幫助農業，即應用科學技術，節省勞力並增加生產。有人調查，中國種麥一英畝，需要人工勞作二十六日，美國只需

一日多；中國植棉一英畝需人工五十三日，美國只需十四日。我們同一面積的生產量，更遠不及美國。四川富在農業，改良農業是基本工作。（二）提倡農產加工製造，產量大的就是一種大工業，產量少的也可做成小工業。譬如糖，四川四十三縣產糖，產量佔全國之半，糖與鹽都是一種大工業。譬如煙草，據中央農業實驗所民國二十五年農情報告，全國植菸總面積八一六四千畝，菸葉總產額一二七四萬擔，四川一省面積與產量皆佔百分二十五左右，居全國第一位，這也可成爲一個不小的工業。利用機械碾米磨麵，也是最普遍的一種加工工業，此外如釀造及各種罐頭工業等，無不是民生所必需，善爲經營，皆有希望。至於手工業方面，四川也有深厚的基礎，利用農閒，當做副業的是一種類型，川北繅絲是農民副業，然後南充利國印染紡織公司（今年三月開工）月產紡綢三萬疋，就是近代工業了。職業的手工業又是一種類型，四川城鎮到處都有一棉花街「機房街」，手工紡織相當發達，門前階下紡車櫛比，午夜可聞機杼聲，蜀錦也是一種手工業，他如竹工木工彫工銅工等都應該改良，一切使它現代化。我們這樣的解釋工業下鄉，即希望工業助長農業，使農業得工業化，提倡手工業的現代化，還有一種意義就是調劑都市與鄉村的不平衡發展，是寓重工於重農的兩全政策。

四川農村富庶賽江南，這樣富庶的農村，不但有力量建設，而且養得住建設。抗戰以來，農村有不少的游資，繁榮畸形發展，若干人因此習染奢侈，都市尤其成了銷金窟，爲四川長久計，此時應善導游資，創辦實業，要真正提高生產，使生產現代化，然後繁榮可保。

工業下鄉這條路是廣闊的，鄉村自己便是很大的市場。我們希望四川趁戰時進行「閃電建設」，十年以後，把農業工業現代化了，那時四川的富纔是現代的富。現代的富在國防上是活的力量，遠勝於據守死的險塞地形。四川建設成功，不僅為四川人民之福，尤為國家之利！

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十九日）

交戰各國因徵調大量的壯丁服役，及軍需生產擴張至最大的限度，無不痛感着人力恐慌。各國實行全國總動員，對動員人的方面，多包括了老弱婦孺，故戰時社會有一種充分就業的現象。我國抗戰初期以至中期，也有此等現象。惟近兩年來，因為大後方生產凋弊，經濟問題日益深刻，在職業戰線上，已襲來了一股逆流。這逆流的最先犧牲者，除能力弱人寡的男子外，當以婦女較為普遍。雖然並無公開的形式，像二十七年某省下令停用女職員，二十八年某局辭退已婚的婦女，二十九年某部規定停止已婚婦女的職務，現在各機關，已都不見有此明文。但事實上，婦女找事特別要嘗閉門羹。有些機關對女職員暗中有定額，僅准一個點綴的比例；有些機關則謂容納女職員欠缺設備，也有些機關逐漸裁汰女職員，謂不適合於婦女工作。總之，職業戰線對婦女同胞，似有意無意的造成了一種障壁，這是現前一個暗淡的社會問題。

我們這裏指的主要是智識婦女。若大多數的農婦，她們參加勞動與否，很少發生職業問

題。若工廠的女工或家庭的女傭，她們係受另一原則支配，是另一問題。所謂智識婦女，其前提當然應該有智識，有能力。一定要有工作的能力及意志，而無工作的機會，始得叫做失業。男女的心理生理顯有若干差別，中國的智識婦女，智力體力平均或不及男子，但若參驗先進各國的婦女，她們在平時及在戰時，除了特別粗重或特別精密的工作，大概男子所能做的女子也都能做，有幾種工作且做得比男子要好些。英美戰時各部門生產及戰時各種社會服務，大量婦女被動員出來踴躍參加，卓著成績。她們都是有功於國家的生產者，都是現代全體戰爭的一員。蘇聯戰時婦女尤充沛着山嶽英雄的氣概，她們不但在後方頂替男子操作經常的業務，有時還充當了娘子軍，與男子並肩在前線活躍。婦女在戰時所表現的事功，不但證明了她們有能力，也證明了國家需要婦女從事各種工作，以貢獻國家。

在中國，理論及法律都已經沒有問題。約法第六條規定男女地位完全平等。第四十條又規定男女教育之機會，一律平等。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過：開放各行政機關，容納女子職員。戰時大批男子上前線，後方人力珍貴，尤宜動員女子以補不足。抗戰建國綱領第三十二條標揭的：「訓練婦女，俾能服務於社會事業，以增加抗戰力量。」就是要動員婦女，廣開婦女報國的機會。

客觀事實怎樣呢？第一，平時產業不發達，戰時產業繁榮也不過曇花一現，因此，男女就業的機會根本無多，競爭起來，自然女子要落選。第二，中國徵兵優待了智識男子，征戰

男兒多屬農夫，城市有限的職業崗位，差不多都是人浮於事，絕不像蘇聯英美那種社會，需要女子挺身接替出征軍人的工作。第三，撫育子女及管理家事，對已婚婦女的就業是一個拖累。因為缺少公共食堂及托兒所等各種設備，不知埋沒了多少有志從事職業的婦女。上敘種種事實，可以找到中國智識婦女難於就業的一些原因，也就是職業戰線上不能多容女兵一些合理不合理的答案。

因此，就發生了一個疑問。國家既給女子受各種智識的教育，受了教育而不用，委棄其智能於無用之地，是人才之費，也是國力浪費。倘以女子並不適於社會職業，只能做母親，管家事，則教育政策似乎也有修正的必要。

就婦女立場論女子職業，真理是：有經濟地位然後有社會地位。看古今中外各種社會制度，男女地位的變遷，悉以經濟的轉移為基礎，男女平等不能單靠法律保障，也不能單靠抽象的倫理概念。要婦女自己有職業，能獨立生活，那纔是真平等，地位纔不動搖。上帝課婦女以生育天職，社會有義務給與同情，國家有責任減輕她們的負累，可不必完全褫奪她們的職業。同時婦女們也要自強不息，矗立在競爭的前線，看先進國婦女的模樣，做事不讓男子，要做得成，做得好！總之，我們希望這個暗淡的社會問題能够在進步的中國裏逐漸得到解決。

由臺灣海空戰到菲律賓登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

臺灣空前的大轟炸，甫告一段落，美軍終於在菲律賓的雷伊泰島登陸了！雷伊泰島夾在呂宋與民答那峨之間。這是麥克阿瑟將軍踏上菲律賓領土的第一步，菲律賓登陸戰已正式揭開。由摩羅泰到雷伊泰約六百餘哩，邁這一步又是一個果敢的越島戰略，越過了民答那峨，迫距馬尼刺四百餘哩之處了，美軍已經以利刃，插入了菲律賓的腰部！

當尼米茲將軍的機動部隊，於本月十日進擊琉球時，東京認爲乃「由側面牽制帛璃琉」。詎料美機動部隊，竟乘風南臨臺灣。由十二日起，臺灣連續被炸得發抖發昏，敵人正舉全力以護衛臺灣，並自我陶醉於勝利的宣傳，公告「帝國海軍終於出動，謠言獲得驚人的戰果」。事實是日本海軍開出來一幌，企圖尾擊，但因追趕不上美第五十八機動部隊，未發一砲便悄然邁返原防。十七日東京發表在臺灣及菲律賓附近擊沈傷美軍艦四十八艘，其中沈沒十七艘，有十艘爲航空母艦，二艘爲戰艦，三艘爲巡洋艦。小磯國昭輩裝腔做勢，自詡大捷。還推算美機損失約八百架，海空人員合計死亡二萬二千七百名。因而胡謔：「美第五八機動部隊殆已全滅。」而這個機動部隊恰是敵人所詛咒，所痛恨的常勝艦隊。它由吉爾貝特羣島向西駛來，踏破了馬紹爾，攻陷了塞班，衝入了帛璃琉，「旁若無人」的開到臺灣門口來挑戰。這個艦隊的火力相當於美國標準砲兵七十隊，裝有與海岸砲同等威力的大砲八百五十門。全艦隊

足够搭載飛機千架以上，並隨時可以補充燃料糧食及駕駛員。如果這個艦隊真被殲滅，誠足誇耀一番，但十八日東京復有自圓其說的廣播：「由十六日起，臺灣東方海面又發現敵別動機動部隊，海空戰似在繼續進行」。復據尼米茲將軍的播講，東京大本營即假定：「美方以第五十八機動部隊的犧牲，認定要塞臺灣已完全潰滅，美軍進攻菲島，可斷其已屬確定」。日本剛剛宣傳戰勝，便遇了煞星「別動機動部隊」，且戰慄於尼米茲即將進攻菲律賓，寧非咄咄怪事！果然，進攻菲律賓了，雷伊泰島登陸了！

雷伊泰登陸，應該是整個計畫的一部分，是繼大炸臺灣以後一個連續的行動。這行動緊跟着大炸臺灣而實現，也可以證明美軍的攻擊力量，確實雄厚無比。臺菲毗隣，今日已形成爲一個戰略單位，炸臺灣與炸菲律賓的效果，實際相同。登陸雷伊泰，不過是菲律賓本體大戰的開始，菲律賓本體大戰的性質，必是美日開戰以來最大的一次決戰！

經過大炸臺灣的試驗，已可看出菲律賓大戰的雛形。第一，狂飈的轟炸，必繼續不斷出現，這是說的空戰，屏東岡山臺南的機場，都是菲律賓日本陸軍的掩護者。要進攻菲律賓，便不能不在臺灣反復進行空戰。而轟炸臺灣的有效基地，最好還是中國大陸，無論如何必須擴大加強在華的美空軍。以此次的作戰爲證，美第五十八機動艦隊曾出動飛機千餘架，據敵人估計，該艦隊擁有航艦二十四艘，主力艦六艘，巡洋艦二十艘，驅逐艦十四艘。這枝機動部隊確極強大，但似不如由中國大陸起飛來得經濟。十三日起，由中國大陸出動的超級空中

堡壘，所收策應的成就，至爲宏大。十四日起，麥克阿瑟將軍所派遣的呼應空軍，轟炸範圍則侷限於菲律賓附近。此次大轟炸，以臺灣爲中心，而廣泛及於菲律賓港粵一帶，將來這種空戰當頻頻出現，而且必把中心移往菲律賓。雷伊泰島的登陸，也是對呂宋民答那峨進行狂轟炸的步驟之一。第二，未來海戰已提供了一個形式，日本海軍必須利用陸地飛機反覆襲擊盟艦至一定程度，纔敢露面蠢動。十四日美機動部隊已開始凱旋，日本艦隊乃匆匆趕來送別，這一幕滑稽劇告訴我們：日本艦隊惹不起美國六艘主力艦。早在一九三二年伊藤正德即曾精確計算過，「日本艦隊若與美聯合艦隊列陣對壘，全滅時間在開戰十一分鐘之後」。他說：「任何艦隊都逃不出這個數學的公式」。當時伊藤對空軍威力，還欠深刻的認識。明治四十至四十五年，日本海軍的目標，是把「進攻東洋的艦隊作假想敵」，以後也一直是防禦爲主的海軍。到如今，更不能想像日本艦隊敢以堂堂之陣出來決戰了。進攻菲律賓，海戰的本質，大概將仍離不了是以空軍對抗海軍。第三，菲律賓駐紮着日本陸軍十五至二十萬，這纔是麥克阿瑟將軍最主要而頑強的敵人。菲律賓大決戰的主體，即最後所用的兵種，必是陸軍。在這點上，我們特別歡迎麥克阿瑟將軍迅速打回菲律賓。

臺灣是中國的領土，與華南海岸僅一衣帶水之隔；雷伊泰的砲聲，我們漸能清晰聽見，也是美軍對日進攻更接近中國大陸一步了。但無論菲律賓或臺灣，都可以說不是打倒日本的終點，到東京之路雖多，但理應通過中國。我們願祝尼米茲將軍在中國海岸登陸的戰略能早

實現！更願祝麥克阿瑟將軍回菲律賓的攻戰馬到成功！同時，我們自己也應該加倍警惕，中國的責任更重了，我們要在政治軍事各方面，銳意上進，增強力量，俾與此盟軍新攻勢配合，早日共同擊潰敵寇！

雷伊泰大戰的形勢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菲律賓美日大海空戰閉幕以後，雷伊泰戰局已爲之一變。計自上月二十日美軍登陸該島，費時已逾匝月，勝負尙未最後判定，此中原因頗爲複雜。然由開戰至今，大體可劃分作二階段，第一階段在美日大海空戰前，是雷伊泰美軍攻擊順遂，日本招架乖方，莫知所措的時候。迨日本決定貿然出動海軍，且大敗而歸，這一嘗試宣告無功，戰略就改變了。這是第二階段。

現在雷伊泰戰局還濡滯在第二階段，美日雙方的兵力日益以多，戰事規模日益以大，這第二階段的戰略戰術是有許多特徵的。先從日本的防禦說，其基本戰略，在本月十五日某部隊長訓示中是這樣告白的：「若無陸上的勝利，則無海空的勝利。」若不奪回雷伊泰，誓死不還。掘穴，闖入，肉搏。合此三條戰術可作如此觀察，就是日本防守雷伊泰，決以陸軍爲主體，暫時已拋棄了以海軍運動戰奪取海權的企圖。一切軍事活動都從此派生，第一，山下奉文從北滿調戍菲律賓，率領關東軍南下，是象徵日本陸軍保衛菲律賓的大決心。山下自負

曾有戰功，驕盈恣肆，與關東軍司令長官山田乙三造不相容，以這名悍將掌握菲律賓軍符，無疑是準備死戰，在本質上，則是服從於陸主的戰略。第二，既採用陸主戰略，自然必須冒險增援雷伊泰，且已不止一次的實行增援了。據美方報告，「雷伊泰日軍因遭戰術的失敗，估計會損失三萬五千名，但實際上已由增援的日軍填補。」增援與損失的數目相等，即表示日本陸軍至少是決心維持雷伊泰原有日軍的勢力。最初日軍守雷伊泰島或謂僅有一師團，最多之時曾達七師團，在該島西北部八百平方哩內，便有兵力四萬五千。大概日軍是在維持七八萬兵之譜。增援來自宿務民答那峨及內革羅，總是在西部靠近奧馬克的海岸登陸。登陸自然有損失，美機會予以破壞，但敵人利用午夜開始登陸工作，是無法完全加以阻止的。第三，配合陸軍作戰的空軍新戰術，所謂神風特別攻擊隊，東京自詡是「有眼的V一號兵器」，起初乃海軍航空隊的一種組織，後已擴及陸軍航空隊，陸軍特別攻擊隊如盤陀及富嶽隊等也已大試其鋒。這一野蠻的戰術實在背違人道，但不能無視其討便宜的技倆，以一架飛機一條生命去拚一艘艦船，當然划算。據東京廣播所炫耀的戰果，僅神風隊由十月二十五日至十一月十八日止，美航艦已被擊沈四艘，傷七艘，又沉巡洋艦二，運輸艦六；傷戰鬥艦三，運輸船八，及其他艦船合計沈十二艘，傷二十六艘。我們素諳日本大本營所公布的戰果乃任意誇張，當然不足以置信，但此戰術之可注意，則係事實。這三點就是大海空戰後，日本對雷伊泰所施的主要戰略戰術。

美國進攻的力量，也與時俱增。據悉在近三週間，運往雷伊泰島的物資達五十萬噸，援兵三萬名。據東京廣播，「十一日十二日美軍增加約二師團兵力，由是雷伊島美軍總數已達七師團之衆。」美日在雷島的陸軍兵力似相等，或美軍尙佔優勢一點。若假定雙方是勢均力敵，那麼，戰爭便可能變成一種消耗戰。美海軍在雷伊泰灣內的力量，據本月十一日日方偵悉，「有運輸船五六十艘，戰鬥艦及巡洋艦十艘左右，驅逐艦數艘。」據此報告，雷島美海軍力量並不減於大海空戰以前，且穩然掌握這一帶的制海權，而保持住後方的補給線。由航空母艦羣所組成的機動部隊，是第三艦隊，也仍在伺機活躍。十一月五日大炸馬尼刺，焚毀日機三百四十九架，便是一例。但我們不知道美日空軍力量的比例，日方說，「雷島美陸上機似有二百架至二百五十架。」如此說正確，則美空軍對日空軍也並未臻壓倒的優勢。美軍一切可能想像的困難，一是補給線長，二是根據地少，加上島上日軍的頑強抵抗，與神風隊作自殺式的破壞海上交通，這都是造成今天雷島決戰膠着的因素。

雷島決戰膠着尙有地理的條件。美方初次登陸攻擊，在答柯羅板，向卡利加拉推進，然後以第二四師主力向西越過加布坎，乃南下奧馬克。奧馬克區是崎嶇不平的山地區，激戰或沿着公路，但主要的是山地戰。這種戰爭的性質，說壞一點，可類似於新不列顛之戰。聞敵人於十九日開始使用坦克，屢次猛烈反撲，其所以能蟠據於奧馬克區，作殊死拚戰，不無憑藉地利的庇護。

要打開這膠着大局面，我們認爲必須有兩個條件：第一，但靠陸軍打敗陸軍，是很吃力的，也可說是對日本有利的。當然，佔領土地絕對需要用陸軍，雷伊泰島上日本陸軍應該把它殲滅，但要美陸軍迅速勝利，非空軍擁有壓倒日本空軍的優勢不可，同時海軍也要活躍行動起來。如能頻來像大炸臺灣那樣的狂飈暴雨，以海空軍的猛烈攻擊配合陸軍，則雷島全勝當可提早完成。雷島之戰的第二階段，可視爲美海空軍比較沈寂的時期，這是使戰事膠着的原因之一。第二，在一地一點與日軍相持決戰，實非戰略所取，也不合於越島戰略。在進攻雷島之初，集中力量突破一點是對的，但到登陸成功，佔有島的大部分，這樣孤立作戰就不對了。現在美軍在雷島一島對日軍在菲律賓七千餘島，形勢是孤立的。孤立作戰不足取，美軍應該部署繼續在他島登陸，以張聲援。進一步說，即在菲律賓以外，如進攻臺灣、琉球、小笠原或千島，尤其東南亞戰區的呼應，更爲必要。雷伊泰的戰略地位太重要了，美軍勢在必全勝，日本也勢必以全力防守，無疑的，此戰乃太平洋空前的大決戰，但爭雷伊泰的全勝，實不能僅在雷伊泰島上爲之。這是我們的意見。

請贊助婦女界獻金遊行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今天當有一個偉大的行列，在陪都遊行。是婦女界發起的，是一股針砭良心的熱流，是勸募大家踴躍獻金，獻出來慰勞國軍。今天遊行的隊伍，將自較場口出發，巡經都郵街，大

樑子，新街口，陝西街，林森路，而止於南紀門。蜿蜒所到的商店住戶，大概都是陪都熱鬧的市廛。明天這個隊伍，仍將集中於較場口出發，朝另一方向巡行，過武庫街，七星崗，中一路，中二路，中三路，上清寺街，中四路，置終點於求精中學。重慶市的主要街道，在這兩天，都要印上愛國婦女腳跡。想這偉大的行列，必能感動市民的腰包，激發愛國的感情，昂揚窒息的民氣。靠我們婦女界的熱心，靠婦女領袖的唇舌，靠明星的珠喉，靠女孩子們天真的吶喊，靠一種崇高的感情及莊嚴的意義，我們相信明日整個重慶該為這一洪流所浮起。

婦女同胞佔國民的半數。現代戰爭動員的範圍是全民的，男女老幼應各就崗位，舉國致力於戰時工作。各國婦女對戰爭皆有特殊的貢獻，她們參加各種生產事業，為後方服務，到前線奔波。婦女給戰爭以極大的助力，戰爭也給婦女以解放機會。歐洲各國的婦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所表現的勞績，後來變成議院通過婦女參政的論據。我們的女同胞們，法律地位早已無問題。她們在革命的過程中，在抗戰中，也多著功勳。中國婦女覺醒的程度，戰鬥的精神，是素受尊敬的，是不落伍的。看今天婦女界的力量吧！我們相信她們這一呼，可使山城震動；以她們的力量，真可以滲透到家家戶戶。動員呵，動員所有的婦女！蔚成一大獻金風，為慰勞國軍，為「前線，把重慶的民氣鼓起吧！

這是一種高騰愛國的民氣。請大家看那陣頭車上懸掛着的是什麼？那是莊嚴的國旗呵！我們是在對國旗解錢包，拋鈔票，並不是對如雲的婦女。抗戰七年多，確實抗得窮了，或

不免疲倦了，再加上一種憎惡不合理的現實，我們的民氣已漸消沈下去。這回敵人陷桂柳，寇貴州，製造了徧野的哀鴻，使我們千千萬萬的同胞流離失所。這新的刺激，新的創痛，再把我們的民氣喚醒。而對着生死存亡，我們該甦醒了。這可愛可貴的人心，不可不緊緊的掌握住。要把它激發，並好好的利導。古人謂「哀莫大於心死，身死次之。」只要我們大家有不死之心，總可以擊退敵人，可以勝利。今天獻金遊行的意義，第一還是扶植這種再生的民心，發揚我們磅礴的民氣，應該請重慶市民在獻金上表現中國不亡，歡呼國旗萬歲！

在行列到來時，這個羣衆運動的形式，請大家務必遵守秩序。行列的主幹未必有衆多的人，但原則上係愈多愈好，力量愈大。組織動員不妨廣闊，上自貴夫人，聞名的婦女領袖，女明星，交際花，深閨小姐，都該走到街頭提高嗓子吶喊；即普通女學生，家庭婦女，女工，女傭人，甚至老太婆，小女孩，也皆可動員出來，協助勸募。因為這是一種羣衆運動，臨時加入自然也可以。遊行最大的成功，是在吸引最多數的人，讓山城轟動，讓每個人注意獻金勞軍這件事，讓遊行來清潔我們的靈魂，緊張我們的呼吸，喚起我們對國軍的關切，提高我們對敵人的警覺！

獻金數目不要太計較。對路上行人，該聽其自由獻納；對商家住戶，也不要太勉強。這是獻金遊行不可不懂的藝術。我們這話絕對不是替有錢人作辯護，「有錢出錢」的口號是天經地義的。發國難財的人們，今天該捫一捫良心！富室巨紳們應當拿出良心來！高官顯宦

更應該示範！請舉一例：我們的歷史臭罵着王莽，但王莽曾做過一件好事，「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莽因上書願出錢百萬，獻田三十頃，付大司農助給貧民。於是公卿皆慕效焉，凡獻田宅者二百三十人，以濟貧民。」以一王莽的好偽，尚感動了二百三十名公卿，假使今天有一赤誠的官吏，分其餘財，來獻金募軍，我們深信必有千百名官吏慕風響應。在高位者的示範作用，實在是需要的。國家到了現階段，極需要提倡這種風氣，請自動的，毫無勉強的，表示一下吧！但我們想告訴主持遊行的人，金額多寡不在乎，羣衆運動的收穫，是在廣大的宣傳與深入的教育。

請大家贊助今天的盛舉 婦女同胞在爲國宣勞，她們所做的是，是國家的事，是重慶市民的舉。參加遊行的女同胞，或是你們的姊妹，或是你們的親戚家人，贊助她們，該贊助她們！國軍現已打出貴州省外，前此我們勞軍已聽見了親切的回聲，受慰勞的弟兄們都拍拍胸膛，願誓死殺敵。士氣因此爲之大振，軍民的心正在交流。這現象再好不過，這是打勝仗的一個基礎。我們對慰勞工作必須再接再厲，到最後勝利爲止！

菲律賓的虎穴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諺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本月十五夜美軍突然登陸明多維，在戰略上，真是極大膽的玩虎穴。請打開菲律賓的地圖看一看！明多維與雷伊泰兩地相去六百哩，中間隔着

馬斯巴泰島，入西布顏海，則有西布顏島在擋路，左班乃，右呂宋，監視森嚴。再前又有塔布拉斯島在攔路。羊腸的海峽曲折，棋佈的島嶼紛繁，實在極不容易接近明多羅。雖然這次美軍走的不是這條路，那樣走法也算冒險。就是由雷伊泰灣經民答那峨海，突出蘇祿海。在這段海程，莫好，宿務，內革羅三島站在北邊守望，民答那峨迤邐展開犬牙的海線，屏藩南邊。民答那峨海的出口處，左有達布頓，右有三波吉達，只要兩邊的海岸砲一交叉，就可把此口鎖住。入蘇祿海以後，正西是頗長的巴拉汪島，像一道防浪堤，自然不准通過；正南已是北婆羅洲，山打根在此。向北前進，內革羅，基馬拉斯，班乃諸島峙於東，巴拉汪及卡拉米安羣島峙於西，在蘇祿海中還有點點的庫約羣島與卡加顏羣島爲斥堠。美軍登陸的地點，乃明多羅西南端的聖若瑟。那裏東離班乃島的布魯恩加，塔布拉斯島的羅克甚近，西則密邇克里翁及科隆島，前面也有兩個小島在守門。想想看！深入明多羅是何等困難！何等危險！

看明多羅的地理位置，已經可把戰略的意義寫在戰勝之前。(一)由雷伊泰跳到明多羅，硬是舉刀將菲律賓羣島切成兩段。雷伊泰在西，美軍鑽這一點，在菲律賓的蜂腰，開手就把菲律賓的尾部民答那峨遺置在後面。民答那峨乃僅次於呂宋的第二大島，卒歸無用了。明多羅在東，位於菲律賓羣島的胸脯，這次登陸是把戰爭由背後帶入心臟，巴拉汪，班乃，內革羅等島即將變成殘廢的手足。連結雷伊泰與明多羅兩點，便是斬菲律賓成兩段，一段爲呂宋，一段爲呂宋以南諸島。(二)明多羅在馬尼刺灣左側，距馬尼刺僅一百三十哩。美軍搗入

了這個虎穴，完全是對馬尼刺挑戰。駐馬尼刺的日本空軍及海軍如不逃逸，已被迫必須出陣。馬尼刺的日本陸軍也非動不可了，因若明多羅不守，美軍一步跨海就是呂宋島的洛布或雷亞，沿鐵路北進，通過培湖與彭布阿湖的中間地段，不但很快可拊卡維特軍港的背後，也可一鼓而下馬尼刺。巴丹要塞大可不必理它，而將菲律賓之戰告一段落。(三)明多羅以西已無菲律賓的島嶼，眺望中國南海的彼岸，正西是越南，西北是廣東。由明多羅再進，可攻海南島，香港，大鵬灣或廣州灣，也可攻越南的金蘭灣或西貢。到香港，只有東沙羣島爲阻；到海南島，只有西沙羣島絆脚；到金蘭灣或西貢，則要通過斯巴得來島。事實上這些島嶼有設防也等於無設防。故美軍登陸明多羅，已使廣東越南感受着威脅。陷我南寧敵匆忙分一路南下欽縣，其意義，據十四日東京廣播，是這樣說的：「此次攻略欽縣，對敵美國經菲島西進而企圖接近大陸的戰略，乃速制機先，並使越南堅固。」換言之，若美軍佔領了明多羅，則不僅日本的海上動脈要被切斷，大陸交通線也受重大威脅，同時，美軍可以登陸南中國的海岸了。

美軍登陸的時間是十五夜，由有力的海軍護送，護航及運輸船共一百五十艘。由雷伊泰出發是十三日，當日就被日方發現於民答那峨海。十四日入蘇祿海，日本的神風特別攻擊隊曾出動攻擊。十五日東京廣播說：「敵此次新行動的攻擊目標究在何處，尙屬不明。然其勢力實有不可輕侮者，形勢不容許預斷。」由十一日起美機即開始進行轟炸，十四日晨美航艦羣

的機動部隊又出現於菲律賓東方海面，十四十五兩日美機大舉炸日軍機場，以阻止其飛機出來攻擊運輸船。據悉美軍登陸已逾一師團，所遇抵抗微弱。看此經過的事實，我們可以判斷幾件事：（一）登陸明多羅是出敵不意的，日本在該島并無充分準備。直到十五日，日本還不知道美軍攻擊目標，只知「菲島戰局即將擴大」，「二三日內將為菲島開戰以來最緊張的局面」。因此登陸初步美軍已順利成功。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是成功的一大因素。（二）神風特別攻擊隊的活動甚不够勁，美運輸船被發現三日，整整三日在海峽及內海中浩浩蕩蕩前進，日本空軍竟無法攔截炸，戰果極少，這可以證明日本在菲律賓的空軍力量已消耗得差不多了。雖然美機制先掃蕩其基地也是一個原因，但無論如何，所謂「神風」已經愈吹愈微了。（三）看這次大膽登陸及其成功，是戰略絕對服從於戰術，擁有優勢的武器，實在無往不可攻，且無以不勝。日本常形容美國為「物量優越之敵」，又一次被優越的物量壓倒了。（四）在明多羅沒有發現日海軍出動，似日本艦隊已全部駛離馬尼刺，在那次菲律賓大海空戰損失不貲，且已破膽了。

展以明多羅登陸前途，海灘陣地建立定，當即向北推進，聖若瑟以後，當沿西岸北打塞布拉耶，高布拉果，到西馬爾的巴蠻。明多羅島大小與雷伊泰相似，但戰事的劇烈，增援的困難，犧牲的程度，佔領所需的時間，當與雷伊泰之戰而上之。菲律賓戰局由此打開了，雷伊泰不孤立了，大決戰即將到來了。最後，我們仍一貫這樣主張：第一，沈寂的東南亞

該猛動了，英軍此時還像二年前在阿拉甘摸索着，實在不够勁。第二，該提醒我們的軍事當局，美軍西向中國海岸殺來了，咱們必須趕快準備。第三，我們希望尼米茲將軍於最近在海面展開另一大攻勢，以分日本的兵力，莫讓明多羅陷於苦戰。

寸寸血汗的中印公路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日）

八莫克復，意味着中印公路即將開通。翹望滇緬邊境，國軍會師在邇，相去不滿百公里。中印公路的開通也已沒有問題，得讀八莫捷訊，不禁色然而喜。但回憶過去滇緬路的種種罪惡，猶歷歷在眼前，則不禁對未悉的中印公路悄然心憂。

我軍乃於十五日攻陷八莫，此捷極重要。陷八莫國軍現已進薄南坎；敵人尚守南坎，以衛臘戍。事實上臘戍與瓦城全已在我軍威脅之下了。因為另一路國軍由龍陵南下，頃已迫臨町，即可突入緬甸，而使南坎首尾受敵；故打通南坎甌町間不滿百公里路線，當不致有太大的困難。如果打通了，就可再完成一條中印支路。這是側衛正路的一條支路，也可稱中印公路的南段。中印公路起點於雷多，中經新背洋，子邦，孟關，加邁，而達孟拱。凡五百四十公里。由孟拱到密芝那這一段約七十二公里，有鐵道也有公路。由密芝那到騰衝，乃中緬通商古道，長約二百公里，由騰衝至保山一百公里，這全程三百公里的保密公路是新修築的，為中印公路的正路，也可稱北段。這條正路無需經過八莫，即中印公路北段的軍事工作早已

完成，所餘的僅築路工事未竣而已。

請看這條中印公路（由雷多至保山約九百十二公里）怎樣開闢的？說來實在是寸寸公路，寸寸血汗。中美聯軍自去年十月由印邊打進緬北，入叢林，爬崇山，涉水渡河，轉戰到今天。在胡康河谷流血，在孟拱河谷流血，今年五月以奇兵降落密芝那（八月五日完全佔領），六月苦戰奪下孟拱。由雷多打到孟拱費時八個月，折兵逾兩萬，殺敵四師團之衆。請試巡禮這條公路！何處不是以血鋪成的？而且行軍都是筆路藍縷，特軍工築路，艱辛前進，又何處不是以汗鋪成的？集千萬人的血汗，瘁中美健兒的身心，中印公路乃蠕蠕前伸，一寸一寸的，一段一段的生長出來。再看滇邊國軍的努力，也是如此。自今年五月十日強渡怒江以來，歷盡艱險，忍受重大犧牲，九月中以四甸巷戰克騰衝，到十一月三日始光復龍陵，在龍陵前還有壯烈的松山戰役（敵稱臘猛戰役，東京發表日守軍於九月七日「玉碎」）。這幾個戰役都是在血泊中獲勝的，滇邊公路也是以血鋪成的。以汗築路，更不庸說了。像保山縣境的公路，還是發動婦孺修築起來的，美籍工程人員曾美其名曰「婦孺公路」。開闢這條中印公路真不容易！若與滇緬路比較，不知難了幾千倍。我們嘗驕傲以七個月時間，發動十五萬民工，完成九百六十公里的滇緬路，今視往事，滇緬路在中印公路前實已黯然無光！

但一回憶起滇緬路來，則令人思緒繽紛。因為那是一條功不抵罪，被宵小盜用，爲奸商造國難財的光怪陸離的路。當時我們不知滇緬路的寶貴，沒有使它聖潔，實在可惜！「八一

三「淞滬戰起，敵人於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二日陷我首都南京，我們失了渤海黃海及東海。其後對外海通便轉恃香港廣州，以爲吞吐。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敵侵略陷廣州，我們及失了南海。其後中國向海的呼吸，端賴越南的河內。二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越南開始禁運，我們的國際交通乃僅餘一條滇緬路。該路雖一度被封鎖（是年七月十八日開始禁運），但終慶重開，一直維持到太平洋大戰爆發，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九日我軍退出臘戍，至是中國的國際交通乃無海路，無陸路，在四面包圍中不得不仰賴天空。須知敵人對我封鎖的打擊，實在太大了！這二年八個月來，實在太煩悶，太痛苦了！但當滇緬路尙暢通時我們怎麼樣呢？我們並沒有十分珍貴這條路，也未充分發揮其效能，使它完全爲抗戰服務。當時該路瀾漫着黃金夢，汹涌着荒淫潮，投機商人在絡繹往來，路局人員在營私舞弊，司機在帶「黃魚」，運私貨，喝汽油，盜零件。簡直糟糕得不成樣子。其結果，商人們便便大腹了，司機肥且腐了，而國家呢？抗戰呢？老實說，實在受益不够多。展眼舊日滇緬路，真是一片傷心顏色！爲什麼我們不能把最後的一條國際路線管理好？爲什麼那十五萬同胞該被蚊子咬，該有的跌死，有的磨死，而讓另一種不肖之徒去暴富，去威風？現在中印公路快通車了，那一段甚不光榮的史實不可不牢牢記取，以爲鑒戒！

我們不能再對不起已犧牲了的將士，應當恤念軍工民工的勞苦，本報曾接緬北來函，特說前線國軍咸望中印公路不許商車通行。在一定期間內，我們覺得這種主張並不偏激，緬北

雨季初晴，通車期間有限，而我國戰場希軍需接濟，正如大旱之望雲霓，當茲軍事第一，應不許濫放一輛商車，卽屬軍車，也應嚴禁夾帶商貨。管理須週密，取締須嚴苛。而對於磨拳擦掌的司機們，也要特別注意督勵，萬不要使新的車空在他們的手上抽骨換胎，很快的癱下去。國家到了這階段，再不講效率，再容許貪污，再縱奸徒牟不義之利，如何得了？千辛萬苦開闢的中印公路，只爭數月的搶運時間，爲愛惜這黃金的時間，若怕自己管不好，請教盟邦協助管理，實在也是入情入理的一個方法。

論定期召開國民大會（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一月四日）

蔣主席在元旦文告裏說：「我覺得我們國民大會的召集，不必再待之戰爭結束以後。」國內輿論皆對此表示好評。美英輿論的反響，更是熱情充溢，多把提前實施憲政一事。競刊於最顯著的地位，譽爲「蔣主席一九四五年的民主諾言」。國民大會決定提前在戰時召開，不願一切困難的條件，這實在是蔣主席的一大英斷，是表示中國政治準備邁進一大步。

這自然是大膽的一步。因自民國十八年國民黨宣布訓政六年，二十四年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決議於翌年十一月十二日召開國民大會迄今，中經變亂，被迫於內憂外患，蹉跎歲月，國民大會已四次延期。老實說，現在條件不比從前優順。但蔣主席認爲國民大會須在戰爭結束前召開，這就是中國政治準備大膽邁進一步。爲國民者，對此新政治的新趨勢，當然

舉國欣盼。然而我們深切理解，國民大會的提前召開，與其說是國民的希望，毋寧說國民黨更希望。因為實施憲政，還政於民，本是國民黨領導國民革命最終的政治目的。通過國民大會以制定憲法，而實行民權，無非表示國民革命已成功，國民革命的政治目的已達到。天下絕無革命而不希望成功者，絕無一個革命政黨中道而就拋棄其政治目的者。國民黨革命五十年，所爲何事？豈不是希望革命成功？豈不是希望早日召開國民大會以還政於民？蔣主席的元旦文告說：「國父的五權憲法至今不克頒布實行，這是我從九一八國難以來迄今引爲最大遺憾的一件事。」蔣主席言下無限感慨，其心情，完全代表國民黨對光風霽月的政治態度。我們以此心忖度蔣主席之心，這次昭示了提前召開國民大會，自然引爲最大的快慰。

快慰之餘，我們不禁更希望國民大會能在今年內定期召開。據蔣主席所說是：「我現在準備建議中央，一俟我們軍事形勢穩定，反攻基礎確立，最後勝利更有把握的時候，就應及時召開國民大會，頒布憲法，使我們中國國民黨在民國二十年受國民會議委託行使的政權，得以歸政於全國的國民。」這段話當然不是拒絕今年內召開國民大會，蔣主席顧慮得很周到，極應該。如軍事形勢不穩定，處境岌岌，打仗禦敵之不遑，何暇開國民大會？如反攻無基礎。最後勝利不能更有把握，也應該一心一德的服從於軍事第一。我們完全同意這種謹慎的觀點。但問題從反面看，我們又覺得如國民大會能定期於今年內召開，事實上倒可以更新人心，更鼓舞國民起來負責，大有助於軍事形勢的穩定，與努力建立反攻的基礎。政治這件

東西需要懸鵠於未來，大家爲理想爲希望而熱心實幹。展望今年，希特勒的德國必可倒，盟軍必可在中國登陸，我們的軍事形勢無疑應趨於穩定。是則蔣主席所提召開國民大會的條件，也無妨把它當做策勵國民的目標。將目標臚列公表，教軍民這樣那樣的努力前進，在國民大會開會前，所有應完成的任務皆限期責成其一了。倘軍民不肖，在今年內尙讓大局逆轉，讓軍事形勢再不穩下去，那麼，莫說那時國民大會開不成，國家也必失敗，中華民族在世界上也就無顏立足了。我們覺得中國人心實在需要嚴厲的試驗，大大的策勵，而公布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則爲一個最有力的政治指標。

若中央能於最近決定這件事，我們篤信其收效必不僅在一新人心。國民大會畢竟是到民主憲政的一道橋梁。世界潮流在流向民主，同盟國作戰的政治目標在民主，國民黨三民主義民權的建設也止於民主，這共同崇奉的政治原則，一切無忤，勢在必行。我們不能因此而被盟邦所誤解，無必要因此誤解而致外交欠美滿。自然，我們有民族的自尊心，絕不受損。在基本立場上，我們也未嘗受損。不過，爲了溝通心理，齊一觀感，無可否認我們的政治形式必須變變，就是必須更進一步，有國民大會以議國事，有合法競爭的政黨以推進政治。國民大會果得定期召開，國外許多的流行批評將一掃而空。我們與盟邦的聯合作戰及一切合作必然更可以水到渠成，無激無阻。同時，在國民大會開會前，一切政黨如獲享公開競選的機會，有政見公訴於人民，有政爭表現於選舉，這一來，黨派問題也便有合理的歸宿。我們主張一

切政黨應有權公開競選，應讓民意百分之百的自由選擇其代表，然後可以根絕流血的政爭，消滅封建式的暗鬥。如不能做到天下爲公，真還政於民，國民大會的意義仍可能喪失。這一點是要警惕的。

爲了十分尊重民意，十足實行民權，也就是以一片丹心愛護未來的國民大會，經冷靜考慮之後，我們作如下建議：（一）現在就設立一個機構，容納各黨派參加，馬上開始籌備國民大會的工作。像民國二十九年十月成立的國民大會籌備委員會，此形式甚妥善，惟籌備委員人選，須擴大及國民黨以外的人士。我們覺得國大籌委會既於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奉令撤消，其未完成工作已移交於內政部；此時無專設機關，實不足以顯示國民大會事務的鄭重。以籌備工作之繁蹟，也要有一批人專司其事。（二）憲草討論可定期作一結束，把各方意見歸納成章，全部公表，並印成專冊分發各機關進行研討。再有修改意見，統限在國民大會開會前若干時日寄交國大籌委會。（三）國民大會組織法及代表選舉法是民國二十五年公布的，時過境遷，或有不合實用的條文，此時應即妥慎修改公布。修改原則也要博採輿論，以最大雅量，容納黨外的意見，藉示大公無私。（四）代表可重選。原定代表一千四百四十名，也可酌量減少。這八九年來，人事浮沈不知多少，似不能以民國二十五年所選代表爲臻美臻善。必欲承認舊選代表，各省區已選出四分之三，以僅餘二百五十名之數（其餘二百五十名爲國府指定）。求決於八年後之今日民意，實欠公允。其實，若舊代表的令名不衰，何患不仍受人民推

崇，而膺重選？上舉幾點乃一時憶想所及的，謹以希望與定期召開國民大會同時獲得重視，繼能使國民大會的政治意義更豐更新！

論中國新工業政策

（中華民國卅四年一月十八日）

戰後中國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的確立，乃是國家的一等要政。該原則通過於去年十一月六日國防最高委員會第一四八次會議，發表於十二月二十九日，條文只朗朗七條。以往中國工業政策實在混沌，理論燦然，實行起來則漫無準繩。經此廓清，有如快刀斬亂麻一樣的痛快。爲使戰後中國迅速工業化，此項原則的宣布，實極賢明。

該原則當然僅是一種原則，且標明爲第一期經濟建設的原則。「第一期」自有一定的時限，「原則」之下也可以有靈活詳明的辦法。在第一期中，我們全盤擁護此自由民主的經建原則，原則適時而合理，我們相信其能吸收最大的資本，用於迅速發展工業。以自由代替統制，以開放政策代替國家主義，是該原則的基本立場。我們相信可以此立場，充分的利導民間資本，活潑的招徠外資。在經建第一期，我們只求運用最大的資本，完成中國工業化的歷史任務，其他問題概屬於次義。這次公布的新工業政策，不絕對拘泥主義，能把握時代，符合現實。我們認爲決定得對，是進步，有眼光。

條目是服從於原則的，自然不違背基本立場。雖然原則一說：「中國實業之開發，應分

兩路進行：一，民營企業，二，國家經營。」但屬於外資的民營企業，應獨立作一問題研究。故就資本來源來歸納企業的種類，宜分爲國營，民營及外資經營三種。這次新政策對此三種企業範圍的畫分，管理的權限，皆尊重自由競爭原則。根據條文可解釋如下：第一種國營事業——有三：（甲）獨營事業。據原則（二）甲項僅指定郵政電訊，兵工廠，鑄幣廠，主要鐵路，及大規模水力發電廠五類。此處所謂「獨營」，似卽爲獨佔。任何主義的國家皆可獨佔郵電，兵工廠及鑄幣廠，這三類應屬國營，絕無問題，所餘僅鐵路及水電問題。美國有私有鐵路，各國水電也頗多民營。但我們贊成中國的鐵路水電國有，何況原則（二）所稱國有鐵路乃「主要鐵路」，國有水電僅爲「大規模水力發電廠」，這完全是事實的要求，無背於自由觀念。獨營事業的範圍縮小到這田地，實已無別於任何最自由的資本主義國家。（乙）單獨經營或與民資合辦。據原則（二）丙項，國家辦這類企業有個標準，卽一凡民力有所不勝，或政府認爲須特別重視之事業，如大規模石油礦，鋼鐵廠，及航運事業等。」此項規定旨在說明國家辦這類事業，非與民爭利。並且提出了保證，凡此類事業，「其具有商業性質者，均與同類民營事業之權利義務同一待遇。」就是說，不能利用政治權力，享受特殊的利益，使同類民營事業可以平等與國營事業競爭。（丙）與外資合辦。其情形同於與民資合辦，中外一視同仁，徹底奉行經濟的開放政策。這裏還有兩點重要的規定，其一，據原則（二）丁項，政府與民資外資合辦事業，「政府除依法行使行政監督權外，對於公司業務及人事管理

權應以股東地位行使之。」意即官股民股同為股東之一份子，政府不能離開官股的股東身分，作超經濟的干涉。其二，根據原則（四）中外合資事業的限制已一概取消。「外人投資數額之比例，應不加固定拘束。公司組織除董事長外，其總經理人選亦不限定為本國人。」外人投資可小大自由，也可親自管理其所參加的事業，得以安全放心。第二種民營事業——民營範圍已廓然放大，據原則（二）乙項，除政府指定獨營事業外，「均可由人民經營。」不論重輕工業，或國防民生工業皆開放，由人民自由選擇，隨意經營。只有「重要事業」的創設，「須經政府按照建設總計畫予以審核。」據原則（三）民營事業如合乎工業設計畫的規定，並且可得政府的「特別獎掖資助」。據原則（五）民營事業亦得自行向外國借款，請外人投資，惟「須呈請主管機關核准備案」。核准當不致為難。自由競爭原則與保護私人企業的精神，於此已充分表現。第三種外人經營事業——外人投資中國，可與政府或人民合辦，也可直接單獨經營，國家經濟的藩籬開放了。惟據原則（六）直接單獨經營「應依照中國法令辦理」，這是一個平等獨立的國家，對經濟法令應有的屬地主義。外人不但得自由經營普通事業，「特種事業」經審核特許後也可享有經營的權利。在此一紙經建原則中，經濟開放政策的濃厚色彩，可謂舉世無儔。

分別規定上叙三種事業，乃制定該原則的動機所在，我們把它一一說明了，現在要進一步論述幾點得失及希望。

(一) 或人不免憂慮與批評這是實行資本主義，將蹈西方工業文明的覆轍。照這些原則實行，當然有利亦有弊；無可否認，這些原則並非絕對完善的經濟制度。私人企業一發展，貧富懸殊，社會問題跟着就產生。但我們認爲戰後中國第一期經建的至上命令，是國家的工業化，現代化。無人能擔保可讓中國從容工業化，慢慢脫離古老的農業窠臼。爲了爭取建設的時間及速效，我們只好大量的開放，發動及招徠所有可能的資力，用於工業化一途。該原則所採的形式，我們認爲甚適合於時代的要求。

(二) 另一懷疑在外國。中國工業化了會走上帝國主義的道路嗎？這懷疑淺薄之至。如謂帝國主義的產生在工業，則世界無一強國不是帝國主義了。中國國內市場有四倍於美國的人口，有與美國伯仲的國土，且五十年後尚不敢望美國工業的項背，舉此一端足破中國帝國主義論者的杞憂。老實說，中國工業化的目的，止求成爲世界普遍繁榮的一圈。

(三) 該原則雖甚妥善，但成效未可樂觀。我們應有自知之明，中國地大而物不博，投資條件優劣不等，上叙企業的方式，其推動力在利潤，中國工業利潤的刺激够不够是一個問題。故釐定原則之後，尚須考究一切慫恿鼓舞的辦法。如何調劑各部門工業，使符合於國防民生要求的比例，尤爲一難題。

(四) 我們希望國內注意改良農業，創造市場，提供原料。爲爭取外匯，必須能生產大量的輸出商品。官，應該遵守「不得參加經營其主管或監督範圍以內之事業」。澄清吏治，

掃除封建殘餘，是工業化的前提之一。事業家，應該不營近利，放大目光，有抱負，配合國家的需要，放眼於數十年之後。

(五) 我們希望外國朋友，以幫助中國工業化爲樂。利用戰後過剩的機器，以有餘的技術來開發中國，我們歡迎美英蘇諸先進國家來華投資！

日本的「神」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十日)

人到絕望時纔呼天乞神，「上帝助我救我！」在尋常人聽來，這聲音悲切淒厲之至。閱前日小磯團昭對貴族院議員二荒芳德的答辯，而有此感。在「世芥」局鎮壓之下，日本的前途已走到絕壁懸崖，神詠天譴，無或怨宥。難怪小磯把日本侵略之於「天譴」，而謂「唯有突破天神的試鍊，始能獲得天佑」。我們雖然不信仰神祇，但日本自比爲「神國」，不可無文以論小磯的呼「神」悲鳴。

記得去年十二月十四日午夜，伊勢神宮的豐受神宮神樂殿五棟齋館被炸毀，日本朝野譁然。這豐受神宮，乃供奉日本三神器之一的「外宮」，在三重縣宇治山田。豐受神宮所供奉的「勾玉」，又名「八板瓊曲玉」，據傳是傳國之寶，卽玉璽。在神話時代，勾玉，八咫鏡及草薙劍三種偽神器皆受諸神，「天孫」族得此三種神器，降居葦原中國，而爲之主，乃統治「神國」日本。想不到這赫赫國寶竟被美機所炸，神嚇壞了，臣子小磯漸感「天譴」的「試

鍊」，於是乎悲鳴。

追究起歷史來，日本「神」的地位極重要。一個外國人，旅行日本所得的印象，總說日本神社多，神社之數，有國幣社三十，國幣小社二十，官幣中社十二，官幣小社五十二，遍國中，無往而不見有如在左右的神社。說日本是「神國」，除指其多神社外，還有近五十萬的佛寺，神與佛，冥冥制牽着日本民族的靈魂，實使我們懷疑近代日本竟是一個怎樣國家，何以迷信「神」到如此田地？

我們不應該輕忽了其中的底蘊。「神」與日本國體及日本法西斯的關係十分密切。在神話上，歷史上，「神」歌饗了日本的祭祀，是鎮護近代日本的一個意識的武器。由天照大神到神功皇后，「神」有絕大的魔力。神功皇后侵略新羅（朝鮮）那一段故事，「波臣手梳后髮，分爲二，浴於海。」乃奉天神越海遠征。到了明治維新，這「種」神還是主宰一切，明治三年一月三日所下詔書，一則曰；「祭政一致，億兆同心」；再則曰；「亟宜明治教，以宣揚神道。」以一代英主，而倡導「敬祭天神，地祇，八神暨列皇神靈」，「以申孝敬」，是不可解。在諸神中，伊勢神宮尤爲日本天皇統治的秘密。該神宮卜地於垂仁天皇二十年（公元前十二年），據傳乃帝遣女皇倭姬掌天照大神祭祀，倭姬過近江經美濃至伊勢，以神夢定廟於伊勢的五十鈴川上。初叫做五十鈴廟。到垂仁二十五年遷廟於度會，天武十三年（公元六八五年）又遷廟於伊勢兩大神宮。這個伊勢神宮乃萬神之神，供奉八咫鏡及勾玉。另一神器

草薙劍則供奉於名古屋的熱田神社。草薙劍自日本武尊時即留祀於此。據傳曾一度被外賊盜竊不能出境。爲崇奉這固有的神，明治初年有人風議神佛分離，把神社與寺院分開，當時曾激發一種運動，毀壞了不少佛教的寺院。那是日本國家主義囂張的時期。

佛教對日本有長期深遠的歷史。自欽明天皇（公元五五二——五七二）大臣蘇我稻目捨宅爲寺以來，佛渡日本，日以昌盛。不知多少日本天皇因信佛而削髮爲僧，其中如聖武天皇就做了和尚，而號爲「三寶奴」。日本佛教不惟隆盛，且自立宗，例如空海之於真宗，親鸞之於本願寺，日蓮之於法華宗，獨創一格，或不離俗而出家，可蓄妻子，茹葷酒，或以口念佛卽奉佛，而服務社會。不特推佛於神，且援神於佛，把神佛化而爲一。明治維新雖釀成過廢佛毀釋的運動，但到明治五六年卽以妥協而告平息，神與佛還是支配着日本民族的靈魂，迷信之風，仍瀰漫國中。

由小磯的天譴一論來看最近的日本，我們不能不指出「神國日本」感到罪孽深重已到了極點。豐受神宮挨炸而不顯赫，祈禱「神風」而不來，「神」給日本的「試鍊」，是非常嚴酷的。但這種瞭解不過是一面，還膚淺。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求之於日本國體，日本主義，及日本法西斯運動，這些主義及運動皆託庇於「神」。安岡正篤論日本民族的精神，應該是：「神人合一，十方世界歸於一身」。日本弘道會十條綱領以「尊敬神明」爲首，明治詔書所謂「祭政一致」，昭和八年（一九三三）七月的「神軍隊事件」，由日本資本主義初期到

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時期，一貫的，以神祕的軍國主義實行對外侵略，皆與神有關係。日本的「神」，一貫的，有利並保衛着日本的侵略政策。爲什麼呢？在古代或中古時代，神的威聖並無稀奇，因爲當時人類的生活如此，宗教高尚在上的支配一切，爲什麼近代日本還是這樣神祕呢？這問題，若我們研究了明治維新的本質，就可得到合理的解決。因爲明治維新的不徹底，以下級士族爲領導，與封建勢力妥協，同時國內農村始終停滯在半封建的制度上，神的基础保留下來，軍閥及狹隘的日本主義也得此益壽延年與滋生茂發。須知日本真正的民主主義，都在嫩芽時代便被摘折了，敵議會政治徒有其名，自由的政黨污濁善變。「神」淹沒了一切，這是一片法西斯日本軍閥最適於繁衍的沃土。「神」不但是天皇，是軍閥，也是日本法西斯主義不得已的遁逃藪。

小磯現時畏懼天之罪，並乞靈於「神」，在我們雖覺其好笑，但在日本民族的精神生活，實在是一個嚴重的懲罰。「神」的無靈，也就是日本精神生活的破產。我們主張，爲援助日本人民解放，即促進日本民主革命，毀滅日本的「神」與毀滅日本天皇以軍閥同重要等。如聯合國家願在這次戰爭中徹底解決日本問題，實行改造日本國體，其正本清源之計，即在摧毀日本的「神」及其神祕的軍國主義。日本的「神」失靈了，悲哉小磯！可憐哉日本軍閥！

馬關條約五十年感言（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十七日）

今天是馬關條約簽字五十年的紀念日。五十年時間，說長也長，說短也短。就個人論，

人生七十古來稀，五十年時間是漫長的。但就國家論，五十年興亡尙算短暫，立國起碼也要樹百年大計。以此觀馬關條約五十年後的今日世界，形勢已截然不同，可與無限感慨！五十年前簽訂馬關條約，中國喪師割地賠款，中日自此結仇，但尙非謂兩國絕對不可和平相處，乃日本帝國主義者貪慾無饜，步步壓迫，馴至製造盧溝橋事變，準備鯨吞整個中國，以致釀成此次中日大戰。這八年大戰，可謂種因於甲午之役，中國到了忍無可忍，纔起來抗戰圖存，誓與日本清算垂半世紀的血債。今天看看，五十年來的血債可以結算了。馬關條約雖於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九日因我國政府對日本宣戰而早已廢棄，但此約影響我國運太大，臨此國恥紀念日，我們仍悲愴無已，憤恨無窮！

甲午戰爭的原因，是爲了朝鮮問題。朝鮮與中國關係久遠，唇齒之邦，中國自不忍坐視其被日本侵略。一八八二年七月朝鮮內亂，黨爭不止，日本在幕後教唆，陰謀兼併，以遂行其大陸政策。清廷不得已，乃派兵前往平亂。日本軍隊隨後也開到朝鮮向中國挑戰。後來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相約以後派兵必互相照會了事。不想事隔十二年，朝鮮又有東學黨之亂，中日同時派兵平亂，亂平，日本竟強不撤兵，聲明要改革朝鮮內政。不久日本陸軍攻擊我軍於牙山，日本海軍砲轟我軍於豐島，悍然背義，對中國不宣而戰。那次戰爭就是甲午之役。是役中國不幸戰敗，乃於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馬關條約是甲午戰爭所產生的不平等條約，而甲午戰爭則導源於朝鮮問題。在此點上，我們可說：朝鮮實爲遠東

和平的鎖鑰。允許並保證朝鮮在戰後完全獨立，是乃中國的夙願，更是清算中日血債的起點。

馬關條約共十一條，第一條便是「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爲完全無缺之獨立國……」中國認明朝鮮獨立，實即日本計畫日韓合併的第一步。由第二條起，纔是中國直接蒙受的損失，其中以割土賠款爲最苛刻，第二條第二款載永遠割讓「臺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第三款載永遠割讓「澎湖列島」。苟非俄法德三國出面干涉日本吐還遼東半島，則割地不止臺澎。第四條規定「中國約將庫平銀二萬萬兩交與日本作爲賠償軍費。」後以退還遼東簽定遼南條約，又追加酬報三千萬兩，賠款共達二萬三千萬兩。割地賠款而外，還要索了許多桎梏中國的不平等條款，例如第六條第一款載：「應准添設沙市重慶蘇州杭州爲通商口岸，以便日本臣民往來僑寓，從事商業工藝製作所。」既強迫開港通商，後來還在數埠陸續設立日本租界，又取得了內地設廠權。同條第二款載：「日本輪船得駛入從湖北宜昌溯長江以至重慶，從上海駛進吳淞江及運河以至蘇州杭州。」這樣取得了中國內河航行權，而可以「附搭行客裝運貨物」，日本勢力乃深入中國腹地，直抵我們今日的陪都。甲午一戰，中國受馬關條約所束縛與損失至大，日本謀傾中國的野心，畢露紙上。這紙賣身契，我們雖已撕毀了，但不要忘记，事實上，臺澎尙未光復，我們還有六百萬同胞，根據馬關條約第五條在被「視爲日本臣民」；事實上，不僅吐還了的遼東半島在日本手裏，整個東北全都受統治；事實上，我們各大城市十

分之七八，皆淪爲日本商埠；事實上，我們的大江小河，多浮泛着掛太陽旗的輪船；事實上，我們總有一半人民在淪陷區天天向日本繳納賠款；事實上，日本工廠林立在我陷區各城市。馬關條約已撕毀了嗎？沒有；血海深仇已報復了嗎？沒有；奇恥大辱已滿雪了嗎？沒有。

但現在畢竟不同於五十年前。我們已有八年的光榮抗戰，有四十餘個盟國，有必勝的軍事形勢，有極光明的前途。日本則孤單慘淡與必敗，說明它自作孽，不可活。我們終必報仇雪恥，撕毀馬關條約，清算五十年來的宿債。自然，我們還應該拚命努力，應該計畫收復失地，應該光復臺灣與解放朝鮮。但就國家論，像日本，以侵略爲國是，欺凌鄰邦，好戰樂殺，妄自尊大，沒有一個政治家有五十年眼光，甚且近視到不知死之將至！五十年來中日紛爭的舊賬，固然頁頁慘痛；但看今日日本，鬧得天怒人怨，亡國滅種猶有餘辜，也着實可恨可憐！

對國際託治制的見解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八日）

就現在所公開發表的資料，對於國際託治制，實尙未獲一窺全豹。特別是美國以外各國的意見，仍有待發揮。但據史塔生上校的談片，舉一反三，我們對這問題的輪廓已獲有印象。以美國計畫爲主體，史氏稱：「國際託治制分爲二類：（一）置於擬議之安全理事會，具有戰

略重要性的軍事基地。(二)置於擬議之聯合國大會下的非戰略土地」，此兩種土地的統治形式與目的各殊，對「軍事基地」，美國主張完全交由需要以此鞏固其國防的國家管理。目的是爲了安全。史氏鄭重要求繼續統治其以美人生命換來的若干島嶼。對非戰略土地，可交國際共同統治。目的乃爲一般利益而開發資源，及爲殖民地的福利。這是一種處置應受託治土地的方案。至於何種土地應受託治，雅爾達會議曾予規定，列舉三種：(一)舊國聯的委任統治地。(二)自敵方取得的地區。(三)根據協議置於國際託治的地區。

第一應該討論的並不是這些方案，而是託治制本身；因爲有人根本反對這種制度。按諸歷史，國際委任統治淵源於巴黎和會，成文載於國際聯盟規約。那時候，因欲遵守威爾遜總統的十四條原則，不使戰敗敵人割讓土地，纔設國聯委任統治制，以代管「脫離戰前統治國」而「其人民尙不得自立」的領土。此等領土，都是屬於戰敗國家所有的。這次我們作戰的目的，聯合國既然全體贊同一九四一年八月十四日的羅邱宣言，且已一一簽了字，那宣言的第一條約定：「不自行擴張勢力或領域或其他」。此條義務，凡我盟國都應該恪守。因此，便發生了一個問題，也就是前次巴黎和會所遭遇的問題，離開戰敗國而不能自立的領土應該怎麼辦？既不許以割讓的方式，使某一國「擴張勢力或領域」，則其解決之道，捨國際託治無他法。我們贊成國際託治制，事實如此，不能不贊成。所以懷疑託治制本身有無存在的必要，是可以不必的。

話說回來，究竟那些土地應該離開戰敗國而又不能自立呢？歐洲方面不談，太平洋的實例便已够多。根據雅爾達會議所提出的三原則，我們已經可以具體指出以下地名：太平洋日本代管羣島，即加羅林，馬紹爾，亞里亞納三羣島，本為國聯委任統治，屬於第一種。硫磺島及琉球羣島，自敵方取得者屬於第二種。根據協議置於國際託治的第三種尚未明言，暫不討論。

史塔生上校的計畫，原則我們同意。關於「軍事基地」，不但為「美國安全」，凡與太平洋有關的國家，無不擔心日本侵略的再起，美軍從日本手中奪下來的島嶼，都是「具有戰略重要性的軍事基地」，理應由美國設防。而且這些島嶼本來也不是日本所有的。何況是美軍「以生命換來的島嶼」，誰也不能爭。我們不但贊成國際託美國治理上舉諸島，如蘇聯參加對日之戰，在北太平洋也可以援例，像庫頁島南部及千島羣島，就應委託蘇聯治理。這裏僅有一點註腳，那就是，我們得聲明：臺灣雖為日本殖民地，也許還需要美軍協同進攻，但那是中國領土的一部分，已於開羅會議決定歸還中國，不能適用國際託治條例。

關於非戰略的經濟地帶，因不知所指，無具體的處分對象，難以貢獻意見。如果是說赤道以南的太平洋羣島，像新幾內亞，所羅門羣島，新不列顛，吉爾貝特羣島，及新喀里多尼亞羣島等，凡是美軍流血得來的，以前國聯的委任統治權利，都應該變更。沒有不能保護而可永遠霸佔着委任統治權的道理。如果是說尚未解放的南洋各屬殖民地，將來要靠美軍去克

復，克復之後是原封不動的交還其宗主國呢？還是應該協議國際託治呢？這問題尷尬無比，最可能發生紛歧意見。站在道義立場上，中國該爲弱小民族的利益發言，無條件的贊同改善殖民地制度，開發資源，提高福利，最後扶植他們獨立，此乃文明人類的神聖義務。我們關切着這個問題。

關於工業建設綱領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六全代會所通過的工業建設綱領，比起「中國戰後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來，它是更具體更完備的文件。在十六個綱領中，大部分是第一期經建原則的補充。然有一大特色，注重計畫經濟。

綱領（一）（二）（三）提綱挈領，最表現計畫。分析起來，這三個綱領所講的計畫；（一）主張由政府統籌，「完成國防與民生之合一。」（二）所定計畫有重點，着重根本工業及關鍵工業。（三）在時間上分年實施。規定進度，考核成果。（四）在空間上分區設計。根據全國資源分布，經濟條件及交通概況等，規畫各種工業區。（五）講配合。與交通建設配合，與原料資源配合，與勞動力配合，等（六）在資本所有關係上，調劑國營民營與中外合營。這些原則都很對。主義與事實，俱需要如是計畫。世界新潮流，也漸以計畫經濟代替無政府的自由競爭了。從這點看，工業建設綱領是進步的。但我們要提醒兩點；第一，比照各國，中國現階段

工建的至上命令是化無爲有，就是生產第一主義。計畫理想，當求最大的生產效果。所謂計畫，除上述目標外，還要；（一）吸收最大的外資；（二）組織國內最多的私人資本。因此，計畫不可過於苛細，致束縛了二者的發展。第二，工建重點的指出，太重要了。過去錯誤在有限資力，大大小小都經營，計畫燦然，無一成就。我們擔心着會不會犯這老毛病。例如「國防與民生合一」，「出口商品儘先發展」，「交通建設儘先實施」，及其他等等，這一來，樣樣兼顧，事事儘先，重點已失其重量了。

關於補充第一期經建原則者，可注意如次諸問題；

第一，國營民營問題。這次通過的綱領，把國營的範圍擴大了。據綱領（六），「獨佔性質」項下加了「公用事業」，「大規模水電發電廠」改爲含混的「動力工業」。又新添了；（一）「其原料爲有限之國防資源」如「冶金，焦煤，石油，鐵，鋁，銅，鋅，鉛，錳，鎂及硫磺。」（二）「特種鑛產有關國際貿易者，如鎢，銻，錫。」對管理民營事業也要嚴格些。例如：「凡工廠之設立及鑛區之開採，均應事先經由工鑛主管機關核准，方可創設。」

第二，外資。大體上與第一期經建原則差不多，採開放政策。據綱領（十六），「除製造軍器外，其他工鑛事業皆可容納外資合營。」但指出；「中外合營事業應以需要資本數量較多者爲主體」此地有個矛盾，就是綱領（一）說的「建立自力更生的工業基礎」與歡迎外資的矛盾。其分際實在很難，外資能來不能來，來了是否喧賓奪主，這是一個應該講究的技術。

第三，輸出品工業。特別提出了這個問題，很重要的。我國以前輸出只是原料及鑛物資源等，完全受殖民地經濟的法則所支配。現計畫以工業品輸出，是一大進步，大覺醒。綱領（十）謂：「應採有效方法，開闢國產之國際市場，特別注重爭取日本在南洋原有之棉紡織品類大市場。」此點應特書一筆。

第四，手工業及工業合作。在綱領（九）中注意到扶助與改良手工業，使人民充分利用餘暇，從事於手工業生產。在中國半封建社會發展資本主義，我們應認手工業為一支柱；不論其產品為輸出或為工廠工業的半製品，都應該把他們組織起來；且須很用心的組織，因為數量太多，種類太繁了。

第五，要求財政金融政策與國家工業建設計畫全盤配合。這一點，在過去是很傷心的，財政金融政策未與經建有效配合，實為建國失敗最大原因之一。綱領（十二）我們完全贊成。戰後五年工礦交通建設經費，不得少於佔全部歲出的百分五十，應該如此。尤以大膽正視了關稅問題，提出主張，可佩之至。「關稅政策……應以實現迅速工業化為中心目的。凡工業之有特殊重要關係並在幼稚時期者，暫採適當之保護關稅政策。」老實說，我們還沒有資格去唱自由貿易，「暫採適當的保護關稅」，天然是對的，有權利的。

第六，技術。規定技術及與技術有關者，在十六個綱領中佔了六個。這是一個與資本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問題。綱領（七）要求「國營與民營工業均應採用最新技術」，達到迎頭趕上

的目的。不錯。綱領（八）規定援助民營工業的技術，並予以「適當而公允的保息或保本」，這是納民營於全國工業計畫中不可缺少的方法。綱領（十二）要求國家教育訓練工業人才。綱領（十四）獎勵發明，實施專利法。綱領（十五）要求全國工業建設有關之研究機關集中力量，作實際問題的研究。這幾個綱領，提出注意技術，栽培人才，針對着戰時精勵技術人才的社會病態，如不能在戰後切實做到，中國工業化將永遠無望，最少，技術將永遠不能獨立。

通讀工業建設綱領全文，自由色彩雖然淡化了，廣泛應用計畫經濟原則，但其本質還是資本主義的，資本主義不要緊，所怕的是沒有實行計畫經濟的條件。政府把握不住大量資本，反使官僚資本與民間資本樹立，互相抵銷其力量，則有背於達到工業化，及「資本國家化」的目標。所以，計畫的進步，盡善，僅是紙上文章，還要向進步盡善的方向，確實力行，求其實現。工業建設千端萬緒，工作繁雜，特別需要集思廣益，匯全國精英以赴之。未來國際形勢，有無充裕時間讓我們建設，也是一個問題。可以這樣說：國運隆替繫於工建，工建完成且須及時。

秩父宮與日本皇室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對和謠提一個警告

日本在進行一大陰謀。由那些不明身分的工業家與資本家露面，他們正經由若干英美人

士，與英美半官方接觸，從事一個談判的和平。此輩陰謀家竟宣傳秩父宮爲「自由主義者」，將以廢昭和，立秩父，與盟國談判和平。真是咄咄怪事！本報特派員二十六日舊金山專電，對此陰謀已予無情的揭破。我們非常注意這滑稽但是危險的消息。日本擅敢擡此法西斯領袖出來談判和平，欺人真欺得豈有此理！對日本打了這多年的仗，也竟然有不知秩父宮其人，而爲日本宣傳所愚者，實也意外，而且可恥。這裏，我們要對那令人討厭的嗡嗡的和謠，正色厲聲提出警告。同時，不得不對一些聰明而實是糊塗，好檢便宜而實是倒吃大虧，以及頭腦冬烘，對日本認識不足的人，以至善之意，敬進一言。

秩父宮爲何許人？應該天下皆知。誰不知道他是支持日本少壯軍人最力的後台老闆！櫻會——十七個少壯軍人最初的法西斯結社，乃以秩父爲頭目；「二二六事件」，更是他主謀。這裏面，包含着一個爭奪皇位的暗潮。秩父爲昭和之弟，其實，昭和的父親並不是大正而是明治。秩父則是大正之妻與田中光顯伯爵私生的兒子。兩人既不同父，也非弟兄。由於這個高庭穢史的種因，昭和秩父爲皇位之爭成了冤家對頭。薩閩海軍及一班現狀維持派擁護昭和，是謂擁嫡派。不平及革新份子，少壯軍人，新興財閥等，則擁戴秩父篡位，是謂廢嫡派。在他們長期的鈎心鬥角中，秩父所站的一邊常是攻勢。由櫻木町之一槍，虎之門行刺，以至「二二六事變」等一連串的恐怖行動，不是直接謀弑昭和，就是託名清君側，暗地準備擁立秩父爲天皇。在秩父破傘下，廣集着這樣一羣的法西斯暴徒，少壯軍官浪

人，軍火財閥，及右傾的官僚政客等，閔閔嚷嚷的，專任尋釁闖禍。戰爭就是他們幹的！戰爭製造出來了，但秩父篡竊之志不滅，廢立陰謀仍在醞釀，並且醞釀得就要發酸，所以秩父被監視了。如果秩父之謀成，位登皇座，行逞其志，那纔真是日本的希特勒，——能幹，獨裁，而兇狠的法西斯領袖。這位老弟可不像昭和那般懦弱無能。日本陰謀家們也虧得膽大，乃敢胡扯秩父是個自由主義者。倘盟國對日戰爭，結果是為秩父打皇位，竟然擁護一個日本法西斯領袖上台，而與之談判和平，豈非千古笑話！豈非天下耳目都被日本陰謀家一手掩盡了！

那些贊成保留日本天皇制的朋友們，心腸真好。但不幸却作繭自縛，逡巡在日本皇宮裏面，尋尋覓覓，遇不到和平。並且養成一種偏愛骨董的怪癖，不知爲了什麼，一定要抓一個皇統來裝飾和平。可憐這些人已經迷失了道路。我們對日本皇室實在發生不了什麼好感，並一直認爲徹底和平必須包括推翻天皇制。有什麼根據呢？

第一，日本天皇制是法西斯的總根源，精神堡壘，及其最高的統帥。它本身就是法西斯組織的一部分。擁有龐大的經濟基礎，社會基礎——獨佔土地，壟斷資本，號令並可強迫人民服從一切。它是最反動的，最抹殺民主自由的，最神祕的阻礙歷史進化的怪物。旁的不說，請看一看「特攻隊」吧，天皇就是他們精神的源泉。老子這樣想：「我子非我子，他是天皇的股肱。」兒子是這樣去自殺的；「對大君（即天皇）忠義，死真幸福。」便在後方，也

充滿着陰陽怪氣的國民精神，他們以爲；「我國，神國也。」日本的贖武主義，好戰精神，及侵略國策，完全建築在如此神祕的天皇制度上面。難道我們不願消滅法西斯主義嗎？難道我們流血還不够，應該保留禍種來殘殺我們的子孫嗎？

第二，非天皇不能統治日本，是中了毒的謬論。日本宣傳家，陰謀家，以及一班相信天皇不可侵犯，不敢侵犯，而非把他留着禳災祈福不可的人，是歪曲了日本歷史。在日本歷史上，天皇是可憐不過的，一切封建皇室所有的罪孽，醜惡，與混亂，日本不但皆有，且更甚一層，不堪言狀。「萬世一系」是鬼話，天皇神化尤非亘古如此。關於這一事實，我們可以信手舉例，罄竹難書。臣弑其君者有之，例如蘇我馬子弑崇俊天皇。大權旁落外戚專政者有之，例如藤原氏攝政，「萬幾關白」，又稱「關白攝政」，達二百餘年。武人專政則始於源平之爭，前有鎌倉幕府，後有德川幕府，也有妖僧亂朝者，像道鏡，出入乘轎輿，服食擬王者。也有天皇削髮爲僧者，像聖武天皇，自號「三寶奴」。至於天皇的被幽，被逐，被投於海，沖齡卽位被玩弄，老耄不死被欺凌，簡直史不絕書，更僕難數。天皇有什麼不可廢棄呢？皇室有什麼存在價值呢？有保皇觀念的人，豈不愧對這個人民的世紀！

第三，從法理觀點論，我們也可堅持取消天皇制，上次大戰，在巴黎和會，懲罰敵國元首曾成了問題。美日代表不贊成戰爭罪犯包括「國家元首」。但今次大戰，已無此種思想。因此，第一個難題解決了，昭和與希特勒罪該同科，無可反對。但有些人從一個陷阱爬起，又

跳入了另一個陷阱。他們直譯大西洋憲章，以爲一國的內政——政體等，應由該國人民去自由選擇。這原則是天經地義的呵！但是，假使現在有人提議；我們應讓德國人民自由選擇，看他們是否贊成納粹政體？假使德國人民選擇了納粹政體，我們也得承認，——是不是呢？這是尊重他們的自由，恪守大西洋憲章的約束嗎？是乃不通之論。因爲我們不僅是與納粹黨人也與納粹政體戰爭。同樣的，東方也有納粹政體，即以天皇制爲主的日本軍國主義，國家體制，及其政府形式。如果我們主張只要趕走昭和，嚴辦軍閥，而讓日本皇室制度依然存在；其愚笨，無異於把葉子摘下，無傷其根幹，就以爲這株樹木已經枯死了。若然，則一旦春天到來，我們又非再來一回戰爭不可，因爲我們忘記了和日本法西斯體制戰爭。

日本陰謀家所進行的談判和平，保存皇室制度，該是其中的一個條件。因爲這問題太重要了，我們不得不提出警告；倘若日本陰謀家之計得售，遠東的仗便白打，血便白流了。秩父宮當然不配爲和平談判的對手，卽其他皇族中人，連那些什麼工業家與資本家們，也全是冒充「自由」，僞裝「親英」或「親美」要警戒着；多麼不祥的和謠！戰爭就快完全勝利了，欲速則不達，急什麼呢？近視，錯覺，幻想，以及無聊，……這些討厭的東西，請它們安息吧！無論如何，我們需要徹底擊潰日本，佔領東京，叫日本無條件投降！並使其政權暫時中斷，！這是我們戰爭的目標，並已看見此情形在德國實現，在日本也會實現的，我們應該拒絕早熟的及廉價的所謂「和平」。

我們戰爭的理想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日)

這個問題的提起，說來並不榮譽；但事實如此，聯合國已經勝利，或正接近勝利，和平尙屬一張白紙，我們要用什麼字句填寫它呢？疑問從此產生。因為勝利得來不易，它是千萬人的生命及無數的財產所創造的，是從血泊中，火海裏，廢墟上熬鍊出來的，一陣狂歡該不易於趕跑痛苦的記憶，因此產生了改造世界的理想。同時，看歐洲和平歸來喘息未定，便遇見惱人的糾紛，最近如中東所發生的悲劇，敘利亞及黎巴嫩問題，尤不禁要產生一種「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心情。歸根到底一句話：我們最好在此時反省一下，戰爭的理想是什麼呢？

這一問也許有人要說是裝傻。我們的戰爭，是反對侵略，反對法西斯西強權政治，有聯合國全體簽字贊成的大西洋憲章，莫斯科四國宣言，開羅會議宣言，德黑蘭會議宣言，等為證，怎麼可以懷疑沒有理想呢？我們誦讀過這些約章，也讚美過這些理想，並且為其實現，幾千萬人在流血，億萬人在奮鬥。但縱眼看戰後世界，問題萬分複雜，我們確實有所疑懼。

第一個疑問：我們的約章諾言，是否百分之百的履行？換句話說，作戰時所標揭的理想，在和平時，我們願不願，能不能實行？假使戰後和平沒有一個道德的權威，法律的軌

範，就是說，無意違背或有意破壞了作戰的理想，則將來和平的世界秩序將如何維持？關於這一點，特別應該提起：大西洋憲章民族自決的原則，我們大家奉行嗎？

第二個疑問：武力的使用有無限制？我們作戰的目標是反對侵略。戰後我們是否放棄並禁止一個國家以武力對付別個國家？莫斯科四國宣言第六條規定：「在戰爭終止以後，除非爲實現此宣言之目的，並經共同會商後，不得在他國土使用其武力。」像此條所規定的，我們大家能遵守嗎？

上舉兩個疑問，是最基本的原則，但僅片面說明一個形式，分析起來，還有一個具體的問題。那就是：不尊重民族自決，及以武力對付別國的動機。即：

第三個疑問：政治上的大儒主義，狹隘的國家主義，能否對國際主義世界大同稍予讓步？偉大的政治家們宜遠見及此：若各國皆以國家的私欲爲最高道德，但求一個國家一個體系的繁榮，不準備把世界變一變，則未來衝突將源源無盡。

第四個疑問：宗主國與殖民地對立，戰後能否消除？侵略爲擴張領土，擴張領土有種種形式，但其思想都是奪取殖民地。地球土地不能自由增加，經濟領域如此有限，反對擴張殖民地是對的，但贊成佔有殖民地永不可變，對不對呢？

第五個疑問：下層人民所受政治的壓迫，經濟的饑餓，即無民主，無麵包，其數衆多，這是大兵之後帶來的社會危機，可能成爲未來世界的亂源。各國政治能不右傾，不復古，敢

大膽施行改革，爲大多數人民謀最大的幸福嗎？

這五個疑問：在盟國約章中，及在國際會議上，都會被注意，被討論，有規定，有決議。自然都是戰爭的目標，思想崇高，遠景美麗。但在實行上，我們已陸續碰到了困難了。或是把理想看做一回事，實行看做另一回事。或是一個原則僅適用於這裏，而不適用於那裏。或是在艱苦作戰時採取一種態度，到勝利後又改變另一種態度。若理想被淡忘，目標被折扣，不能充分實行，甚至不允許自己所規定的約束批評，這理想就根本成問題了。若無理想，無準繩，這世界多麼危險呵，我們不應該在戰後創造或擁護這樣一個擾攘的世界。

戰爭剛剛勝利一半，和平剛剛翻開第一頁，此時正是改造世界的試金石。偉大的政治家們，對世界，對人民，對爲戰爭而死的死者，負有莫大的責任。我們所得的勝利，不可只是暫時的勝利，應使此次戰爭爲人類最後一次戰爭。今後和平應能持久，公理應得永生，大小問題應不以強弱決定是非，世界各民族應各得其所，人民應無貴無賤的平等生存。誰能真正解決這些世界問題，誰纔是人民所擁護的政治家。這一代的偉大政治家，必須同時是偉大的思想家，宗教家。歷史的掌舵者們，功罪在一念之間，應把目光普照天下，爲理想而鬥爭。

今後的蘇聯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紀念蘇聯抗德四週年

今天是蘇聯抗戰四週年的紀念日，但今年此日，蘇聯已經聽不見礮聲，家家戶戶都在歡祝最後勝利，都在痛飲凱旋酒了。戰爭已倏變為平靜的回憶。三年餘的緊張辛苦，茲得休憩，得回返和平，得沐浴在今天這勝利的紀念日裏面，蘇聯人民該多麼快樂！多麼光榮！多麼驕傲！

我們也在爲莫斯科慶慰。蘇聯的勝利是屬於聯合國家的。我們熟諳蘇聯是爲反侵略，反法西斯而戰鬥，而流血。對聯合國國家，對人類世界，有着極大的貢獻。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莫不衷心感激蘇聯這次抗德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由於這一英雄的事業，全世界人民已完全認識了蘇聯的偉大力量。這種力量的表現，對一部分人是解開了一個謎。而今，蘇聯在世界政治舞臺上，前程無限，蘇聯已屬於全世界的，對未來世界，負荷着沈重的責任。

未來世界有很多問題，要決定於今後蘇聯的政策。毫無疑問，一個橫跨歐亞兩洲的頭等強國，一個有世界規模的戰勝國，她的政策，她的一舉一動，都將對其他國家發生或大或小的影響。這次戰爭告訴我們，世界是如此密邇，大家已把命運連結一起。我們敬佩蘇聯的過去，由革命到建國，由建國到抗戰，樣樣成功。那是一個可法的模範。同時我們也注視着，恰切的說，是期望着蘇聯的未來。蘇聯一定不負世界的期望。

由世界任務來瞭解蘇聯，對遠東還是一個纔要開始的工作。這不僅指對日戰爭。對日態度我們知道蘇聯有其堅定的立場。歐戰結束而蘇軍並未復員，就是一種有力的暗示。蘇軍所

以枕戈待旦，自然是有尙未解決的敵人。但這不過是遠東重要問題之一而已。另一重要問題，我們知道，宋院長子文由美歸來，行將訪問莫斯科。這回中蘇談商，對解決日本，對未來遠東，對中蘇的百年友好，都是歷史的關鍵。蘇聯已大部分處理了歐洲問題，其世界任務的另一半，現已有餘暇着手工作，我們相信其將工作得非常成功，且十分美滿。

由世界任務來瞭解蘇聯，從其一般性說，今後蘇聯將爲世界和平的砥柱。其本身也渴望和平。我們知道，社會主義是和平的，蘇聯革命成功後，就忠實履行着和平政策。事實她不需要對外發展，因爲蘇聯領土廣袤，人口並不過多，且擁有無限富源，各種重要物資，色色俱全，不假外求。其生產，國內消費佔去百分九十七以上，更不必孜孜於競爭國外市場。這種天然的優越條件，只有美國可和她媲美。況且戰後蘇聯，破壞的要重建，新興的要新生，百廢待興，皆以和平與進步爲前提。所以我們相信與蘇聯相處，就是與和平相處；與蘇聯爲隣，就是與進步爲隣。

但有兩點好像應該指出，這是與蘇聯的和平政策相輔而行的。(一)蘇聯不願意有任何一個反蘇的隣國。既是戰略的安全，也是政治的安全，爲着整個世界的和平，這種要求自非無理。其實，每個國家都不願意有敵對的隣國。蘇聯對這一點的解釋，也很重要，就是她相信人民，只希望鄰國民主。一個民主的國家，並不是信奉共產主義，這樣蘇聯就相信她不會有反蘇陰謀。(二)受蘇聯政治影響的國家，那是各國自己應該解決的內政問題，不能視爲蘇聯

共產主義的輸出。這兩件事應截然分開，否則很難與蘇聯保持深切關係。蘇聯的政治，特別是經濟制度，對戰後世界其他國家，不可避免要發生影響。各國政治本來應該交換經驗，互相學習，彼此觀摩，纔可以走捷徑，做得更好，更進步。

以上是我們對蘇聯的認識。總結起來說，新興蘇聯的強大，完全是對世界和平人類康樂有益的，假使更強大了，她對世界必有更多的貢獻，反過來說，根據這次戰爭的教訓，我們相信蘇聯也不會忽略了各國對她善意的幫助，在對德戰爭極端危難的時候，蘇聯並未孤立，尤其是美國援蘇獨多。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前，不能不說美國有俠義之風。中國雖限於力量，自己糾纏在抗日戰中，不能以實力援助蘇聯，但中國抗戰，對蘇聯避免東西兩面作戰，實也有一臂之助。這一類事實，當不失為蘇聯戰勝德國的重要條件。由此可見國際合作，特別是大國合作，完全必要，並可以信賴蘇聯，必能援助我們打倒日本——打倒東方的共同敵人，以完成反侵略戰的總勝利！

臺灣問題發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

據逃出日本虎口來渝的三位臺灣青年談話，實令人感觸萬端，也給我們一種可貴的啓示。據謂：臺灣現狀至慘。良田美宅之化為公路毀為機場者，不勝枚舉。公路開得很寬，很多，四通八達。而人民，則被徵去服役操作，當青年隊，挺身隊，國防隊。婦女也被迫參加了

挺身隊。許多人被送往南洋，遠的送往新幾內亞。去時，像囚犯一樣，在船上挨餓挨凍，還要挨打，這種被稱爲「奴隸船」的船，拆散了臺灣人骨肉，是一去不復還的。在島內的臺灣人，辛苦耕作的收穫，悉繳公倉，粒米不留。食糧及一切物資，全歸日本統制。定量分配，則以日本人爲優先，並且優量，又謂：七七事變以來，臺灣人的反日秘密組織，已普遍展開。一九四〇年夏季，日警曾大事搜捕，對臺人彈壓撲殺。小小鄉村，一夜被捕曾達數十人，隔幾天，家屬就被通知去認領屍首了。公私外出，常有失蹤情事，都是因反日嫌疑，途中拘去下獄的。今日島內民心，真有怨聲載道，鬱憤於心的不穩情勢。

事實證明臺灣人思慕祖國，是日益高漲着。據謂：他們互相慫恿「到中國去」，而所懷志趣，都是要反日，及歸宗祖國，到了祖國彼此纔喘出悶氣，而緊緊的團結起來。當離開臺灣時，把後事都託定了。大多數是準備以死報國，爲祖國効忠的。卽被送到南洋的臺灣軍伏，心理也是一樣。例如在菲島的數千臺灣人，就埋伏着做菲律賓游擊隊的內線，給游擊隊送情報，送槍，送物資。他們所管理的盟軍俘虜，極端優待，還給俘虜裝置無線電，與外間通訊。因爲他們認識美英是中國的同盟國，給予助力，乃義不容辭。而這種助力，在許多地方，已獲得了優異的成績，減少我方犧牲無算。

臺灣孤懸海上，易受封鎖，浸淫在日本的奴隸教育與欺騙宣傳之中，他們不知有開羅會議宣言，不知戰後臺灣的歸宿。因此，充溢着杞憂與徬徨。臺灣人極其厭惡與害怕再度殖民

地生活。他們不相信有理想美麗的殖民地制度。日本宣傳頗利用此種心理，以大東亞爲對美戰爭立場，正是避開了臺灣思歸祖國的情緒。聽三位來渝臺胞的談話，及默察其追求的終極目標，我們還可以發現一點，即因語言隔閡（只通閩南潮汕及閩籍華僑）關係，他們最信賴的是臺灣自己的革命團體。任何機關都挽留不住，任何地方都不能安心工作，他們先要探望探望鄉親，然後可以拿定主意。

現在，我們可把問題寫下來，喚起國人的注意；

（一）在來歸祖國路上，障礙應予掃除。臺灣人是我們的同胞，臺灣澎湖已在開羅會議決定歸還我國，我們當然熱烈歡迎臺胞來歸，這是沒有問題的。但在陷區過境，如一鴻溝。突破了這重難關，到自由區以後，又極容易被歧視，被嫌疑，這關更難突破。這年青一輩，可說未沾點滴國恩，僅應國魂的呼喚回來，對這一片愛國熱情，實在不可無故澆以冷水。政府應通令全國，對來歸臺胞一律保護，沿途要設法招待。須知後來人數勢將加多，並非二三人問題。

（二）散在中國陷區及南洋各地衆多臺胞，在我反攻時，極有用途。他們已自動組織，力量可觀，但沒有聯繫，非常可惜。對臺灣不要零星工作了，應有整個計畫，把它納入正軌，由政府統一指導。就是說，必須運用臺灣人內應這枝力量。時機已經急迫，要拿出具體辦法來，因循下去，只有增加我們的損失。

(三)對臺灣島內宣傳，太缺少而且做錯了。美空軍向臺灣投擲的宣傳品，看來效力甚微。第一，宣傳應着重臺灣歸還中國，使知開羅會議的決定。其次，應以臺灣革命團體的名義，普遍散發傳單，纔是攻心最有效的紙彈。他們得知有自己的革命團體在祖國活躍，當加倍振奮起來，時機一到，自然會紛紛響應。

(四)歸來臺胞，消極方面應予救濟，積極方面應畀以工作。此事不可不預先統籌，求情安插生活位置，絕不是辦法。他們不是逃難來的，是為反日，為革命，要為祖國踏湯赴火的。而事實，到自由區連生活有時也發生困難。將來人來得更多了的時候，怎麼辦呢？國家對此實在應該負責。聽說菲律賓有近千名臺胞受着僑華商會的救濟，在我們祖國，却還沒有注意這個問題。

臺灣六百餘萬同胞得回歸中國，無異一枝生力軍，無論那方面，我們都不可輕視這個力量。不論對日戰爭還有二年或一年，是時候了，政府對臺灣工作的積極精神與明朗態度，實已刻不容緩。我們在企盼着國家和盤托出收復臺灣的計畫，並即付實施，以溫臺胞歸國之心，並鼓其抗日之志。

澳門應歸還中國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

這次戰爭必須澄清世界政治，全部解決國際糾紛，除去國與國間不合理關係的存在，就

是戰爭圈外的中立國，既爲新世界和平秩序的一部分。也同樣要一新作風，假使不公不平的因素被遺留下來，戰後的國際生活仍將感不圓滿。

根據這個理想，我們注意到許多不難順手解決的問題。例如澳門，問題雖較小，但爲美化戰後世界，尊重中國領土完整，就應該有一個合理的解決。據一八八七年三月二十六日中葡會議草約，「中國堅准葡國永駐管理澳門以及屬澳之地，與葡國治理他處無異。」這草約是不平等的，葡萄牙在中國咬去一塊土地，實在非常無理。

翻讀歷史，中葡之間，因緣久遠。葡萄牙始通中國，早在一五一六年，葡人拉斐爾伯斯德羅是第一個揭國旗乘鐵船來敲開了中國海禁的。中國近代史實乃由此開端。當時葡萄牙國勢興盛，握海上霸權，明正德年間，中國曾下令放逐，未幾令弛，葡人來者日衆。由澳門，電白，泉州，以迄寧波，多有葡人足跡。明嘉靖十四年，中國乃許以澳門爲通商地界，年科地租二萬金。中國之有「租界」，葡人是始作俑者；而澳門則爲「租界」的鼻祖，提起這件事，我們實在萬分難過。中葡會議草約序云：「中葡兩國彼此相敦和睦，已有三百餘年，今願重修舊好，以永相安。」那「三百餘年」，西力東漸，以欺凌中國，墮我國運，實始於葡萄牙。

現在，時過境遷，世界形勢已然大變。今日葡萄牙，已愛好和平，無曩昔拓疆之銳。今日中國，也已不是「吳下阿蒙」，一切不平等條約都取消了。在抗戰中，我們已清算了難以清算的重重束縛，租界已不存在，割地也將收回。對美英法諸大國，我們已處於平等地位，落

伍的舊式的帝國主義，已由中國退出去了。瞻望戰後世界，一片光明，國與國間當不容許有不平存在，這嶄新時代的嶄新道德，無論那國都應該恪遵。今日中國，對戰勝日本，並無驕傲，我們屈服了這強大的敵人，無非要求獨立自由及領土完整。葡萄牙是中立國，對戰爭勝敗無直接關係，我們不能以盟國或以敵人相看待，即不敢以盟誼或仇恨向葡萄牙提出什麼要求，但基於正義公道，我們甚願葡萄牙當局勇敢認識遠東的新事實。

澳門彈丸土地，非物產之區。其於中國，索還澳門並不為物質的利益。在物質上，中國對澳門得失，可謂無關宏旨。但在民族感情上，此污點乃強有力的刺激。葡萄牙統治澳門，也不是頂光榮的，在這地方，人們看見了腐敗，骯髒，墮落，聚集着一切不道德。唯一著稱為「東方的蒙的卡羅」。葡萄牙這樣統治澳門，實在不名譽，也不見得有太多利益。僅因澳門是葡國屬地，法律不同中國，成了罪人的逋逃藪，滋惡所及，可使廣東難治。為中國，也為葡萄牙，澳門問題不解決，中葡敦好則永掛傷痕。

我們希望外交部趁此時照會葡萄牙政府，要求以平等地位條約，歸還澳門。此舉對葡萄牙，實無損失，並可因此博得遠東人民的欽敬，俾發展貿易，復興商權。

「上帝的東西歸上帝，凱撒的東西歸凱撒。」領土的僭竊強奪，實違背正義；攫而不還，硬要保存罪惡的殖民地制度，尤為禍亂之源。若戰後世界，仍縱容國家貪慾，無視大西洋憲章的崇高原則，實是至可悲哀的事。

談九龍租界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八月三十日)

接收香港的問題，最近曾在中英心理上皺起了微波。誤會甚小，而且過去了。但港九懸案，仍是一個問題，需要謀得一個合理的解決。

蔣主席本月二十四日在中樞致詞，謂：「我們不願派兵接收香港，引起盟國間誤會。」我們完全同意這一君子的態度。在香港有事之秋，我軍星夜赴援，由側背攻擊敵人，那時是唯恐不先；而今日日本投降，已準備拱手奉還香港，接收則唯恐不後。這正是「先義後利」，遵守中國傳統的道德。中國民族就是這樣，重道義，輕實利。我們不願爲些須利益，損失中英間的寶貴友誼。

其實香港的價值，已須重新估量。根據這次戰爭的經驗，廣東大陸一失，香港變成了孤島，進不能攻，退不能守，一點也不能發揮戰略效能。即使有強大的海軍，掩護着海上交通，沒有有力的陸軍駐守，香港在九龍的大砲射程之內，也是保不住的。過去，香港爲英國在遠東的重要軍港，百年經營只守十八天，我們對此軍港的價值，頗有疑問。也許英國所重視的是商港，不然這面積僅三十二方哩的彈丸之地，何必爭呢？不錯，由商港立場來估計香港，則其地位遠在軍港之上。有一個時期，世界各港輪船出入的噸數，香港列第五位。但今後遠東形勢變了，香港的轉口價值，未必高於臺灣或海南島。假使廣州另有別處出海，香港

的繁榮將成問題。我們總覺得商業關係，與其佔有港口，不如取得兩國親善的友誼，蓋前者是點，後者是面。

話雖如此，我們知道香港是割讓地，好歹全是英國的事，中國絕不致非法去索還這個地方。我們現在所要提起的並不是香港，而是九龍。查江寧條約，割讓地僅「香港一島」，事隔三十八年之後，中英續增條約九款，其中的第六款始規定「將粵東九龍司地方一區」，「立批永租」，「將該地界付與大英君主並歷後嗣，並歸英屬香港界內」。此即九龍舊界。又隔五十六年——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始有「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香港英新租界合同」及「照會」各一件，據此，英國獲得了「九龍新界一地，內有大鵬灣深水灣水面，租借期限為九十九年」。此即九龍新界。當時清廷昏聩，所謂「一區」「一地」全是糊裏糊塗的。關於水界，照會中則定為「各海灣水盡見岸之處」。事實上，舊界「永租」與割讓無異，新界租期也還有五十二年，但我們該承認一個前提，這些都是不平等條約。中國在抗戰的過程中，已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已沒有租界，英國既以平等待中國，就不該在中國繼續享受與平等原則相矛盾的畸形的租界制度了。假使這個懸案不解決，對中英兩國現在友誼，將成一個漏洞。

中國人民對英工黨執政，十分好感，並且寄與很高的期待。我們總以為工黨是「拘現實而富理想的政黨」，對外政策趨向開明。關於領土及特殊權益，得之「易」，我們也不以為可以

隨便慷慨委棄。但有一個原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像蔣主席二十四日演說對外蒙古對西藏及對其他民族所取的態度，就出發於理想。個人做事，要求其心安理得，國家亦然。我們的立國精神如此，即恪守道義，該興的興，不該興的絕不興。我們相信英國工黨的外交，一定有理想，重情義，若然，則九龍租界問題自易解決，不但九龍，香港也是可以合理解決的。

迎 勝 利 日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九月三日)

戰爭過去了。新歷史的第一頁，已於昨天日本簽署投降時開始了。我們八年來所努力爭取與忍耐期待的勝利日，終於到來了。今天在陪都，在全國各地，乃至全世界，都將慶祝和平；除德日兩國及中立國，其餘大小國家都在迎接着勝利。

這是一場比賽告終嗎？絕對不是，兵凶戰危，回顧今次大戰世界所受的破壞，人類所遭的災殃，即使聯合國家已榮獲勝利，我們還是掩不住悲傷，而咬牙切齒的痛恨着製造戰爭的禍首。我們爲戰勝敵人日本，而興高采烈着嗎？是的，表面如此，但本諸人類良心，目視一個民族的墮落與敗亡，這應該是全體人類共同的羞辱。

今天勝利是中國對日本報復嗎？這是歷史的報復，但我們不能負此責任。前天重光葵對我們這樣招供：「日本所犯的錯誤，是對中國採取蔑視政策。」這是事實，重光這話說得太遲

了。總之，無論如何，經過這八年戰爭，中日兩國互相認識應比以前深刻了。想起數十年來的中日關係，血淚斑斑，傷心愴目，我們對日本民族從內心感覺可怖，這是不易忘掉的。現在一切即將被冷酷的事實清算了。

細看日本投降的經過，我們不禁非常擔心，日本現政府所領導的戰後政策，仍踏襲着危險的途徑前進。爲日本民族的生存計，那可能又是錯了。卽日本還處心積慮要埋伏力量，企圖復起。巧妙的逃避責任，僞裝愛好和平。我們曾一再申明，中國非以日本人民爲敵，聯合國國家的戰爭目的亦然，但日本人民的自由民主力量迄今不見露芽。鑒於戰事的罪惡及可怕。如戰爭再起，也許要毀滅整個世界。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我們不得不喚起盟國統帥部密切注意，絕對不要讓日本帝國主義復活，除惡務盡，管制要嚴，不可殘留半粒戰爭的種籽。吾輩的悲慘經驗，已經够了，千萬勿爲僞飾所迷惑，一定要杜絕戰爭，這對我們的子孫，乃至日本人民，都是大智大仁。日本人民此時也該覺悟了，企圖復起實與自尋毀滅無異，該覺悟了！

從中國的立場看勝利，我們應有自知之明，八年戰爭的無限痛苦，原因何在？今天迎接勝利，要以冷靜的頭腦深思遠慮，不要驕傲，我們無可驕傲；不要快樂，我們還要奮鬥。我們勝利的象徵，只是公理戰勝強權。對中國民族復興及國家翻身，只完成了第一階段。雖這勝利確可稱爲空前未有的勝利，光榮是够光榮的，得遭逢此大時代大盛事，何幸如之！但我們不要忘記了，國家強盛的基礎實際並未鞏固。今日艱辛得來的勝利，無數血淚換來的獨立

自由平等，及得列於四大國的國際地位，能否確保，能否光揚，皆視我們戰後如何努力而定。今天我們無可驕傲，還要以臨戰精神從事和平建設。建設需要和平，需要民主統一。建設實在太難了，舉國以赴，猶恐不及。我們應顧念戰勝強大敵人的艱難，對此建國的黃金機會，再也不容輕忽了。古人云：「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就是說，治天下比得天下要複雜困難。勝利好比得天下，勝利以後的和平日子，如果我們不能把國家治好，使歷史向前邁進一步，使落後的農業國家變成輝煌的工業國家，使民權發達，民生優裕，則今日掌握國運的人們，實對不起爲國陣亡的將士，對不起顛沛流離出錢出力的全國人民，也對不起善意援助我們熱情希望中國復興的盟友。

勝利蒞臨了，它已立在我們的眼前。感謝蔣主席八年辛苦領導，感謝全國將士八年的流血犧牲，感謝盟邦的種種援助，使我們得見此光榮的勝利日。動員的可以復員了，逃難的可以回家了，破壞的可以重建了，惟有死者不可復生，悲痛曷極！

勝利蒞臨了，它已立在我們的眼前。縱觀全國，有的地方哀鴻遍野，有的地方已成了一片廢墟，有的地方則尚未接收，有的地方收復而秩序混亂，生活恐慌，並且，大兵之後，必有凶年，連日長江大水，秋澇爲患，流亡待撫輯，災荒待救濟，生民塗炭待解除，交通壅塞待疏暢，國力疲憊待恢復，就是這些臨時性質的工作，也够我們苦的了，我們應該集全國力量以赴，務使勝利得到豐收。

勝利黃臨了，它已立在我的眼前。八年浩劫，是不容易復原的，痛定思痛，我們痛恨敵人，詛咒戰爭，更痛恨着爲虎作倀的漢奸傀儡，我們該維護民族道德，忠奸分明，組織法庭來審判民族奸慝的罪行，嚴予懲處。一切忠良愛國人民，尤其大後方的公教人員，多年辛苦，政府應加優獎殊遇，並選拔真才，給予發揮能力的機會。

爲文至此，恭讀國民政府四項命令：褒卹抗戰殉難軍民，褒獎全體將士，廢止各種戰時法令，豁免陷敵各省田賦一年，兵役緩徵一年，減租輕息。一片勝利更始之象，無任感慰。

我們勝利了，我們慶祝，我們歡呼！要勝利永在，我們還需要長期的和平建設！勝利到來了，要即刻向建國開步走！全國同胞們，讓我們高呼：

抗戰勝利萬歲！

建國成功萬歲！

III.

雜

俎

日本對華經濟政策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五日)

一

或謂此次的中日戰爭，乃「棉花戰爭」，即日本的紡織工業與中國的紡織工業，競爭華北的棉花。不錯，棉花在中日的經濟關係裏，佔有重要的位置，然而此說見樹不見林。由整個的歷史過程看，應該說：此次的中日戰爭，不折不扣，是日本□□主義要征服中國做其殖民地。事之以「棉花」，不得免焉。

日本資本主義的經濟機構，現方由輕工業步入重工業，且在重工業的難產中。征服中國做其殖民地，是使由輕工業轉到重工業的必不可缺之舉。所以，對華的經濟要求，簡單而明瞭，即要求對華實施其殖民地經濟政策。甚麼「經濟調整」啦，「有無相通」啦，「適地適業」啦，「經濟合作」啦以及所謂「東亞經濟集團」之類的名詞，都是殖民地經濟政策的異名同義之語。

日本對華實施殖民地經濟政策，可以分開兩方面來講：第一，創造中國輕工業市場，以培養日本的重工業，第二，開發中國重輕工業的資源，以補日本原料的不足。日本在華的經濟工作，向這兩個目標走。

二

關於第一點，創造中國輕工業市場，消極方面應該做而且日本已經這樣做：

(A) 封鎖中國市場，排斥外國的商品——在日軍的佔領區域內，日本利用軍事政治的優越力量，控制水陸的交通工具，在地理上遮斷中國人民與他國關係。又創造偽幣（華北偽聯銀華中偽華興及軍票），操縱金融，握中國經濟命脈，使中國在經濟上對他國劃下了一條鴻溝。這樣以軍事政治經濟封鎖中國市場，猶以為不足，還唆使傀儡，到處鼓動起「反英運動」，公然由各偽警署貼出不准人民買賣英貨的禁「諭」，因為日貨最大的勁敵，乃是英國。

(B) 消滅中國的民族工業，以杜競爭的禍根。——淪陷區中的中國工業，如山西武漢淞滬廣州平津各地，除被砲火毀滅外，不在「軍管理」之下，或歸「宣撫班」及當地偽組織接辦，則由日商直接霸佔與收買，無一倖存。這一個損失，我們還沒有統計，惟據「東洋經濟新報」記者所調查，例如江浙一帶計有三十七家的華商紗廠，由日人經營，上海郊外四家麵粉廠，與日本「製粉會社」共同經營，上海水泥公司及南京的江南水泥公司，併於日商小野田，（全國水泥公司十一家，只剩一家在華商手裏，）江南造船廠，在日海軍管理下，委託三菱重工業會社經營，被迫而與日商「合辦」的工廠，實不勝枚舉。總而言之，日本不容獨立的中國民族工業存在。

(C) 鋤去中日兩國的關稅障壁，——前年正月二十二日北平偽政府實行改訂關稅，輸出

方面，棉花、鐵（包括礦砂、銑鐵、廢鐵、鋼）亞麻子免稅，羊毛、麥、麻、減稅四分之一。輸入方面，紗、布、水產物、砂糖、紙減稅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並且廢止輸入附加稅，是年六月一日起，偽維新政府亦同樣奉行。大約日本所需的輸出，或由日本輸入的商品，都受免稅或減稅待遇。故日貨可以暢流無阻，充斥中國的市場。

在積極方面，亦有兩項重要的工作：

（A）安定中國的農村，提高農民購買力。平生夙三郎指導華北開發的原則便是：『開發華北，以振興農村爲第一戰。若農產增收，每人多得一塊錢，馬上創造一萬萬元購買力。』前商工大臣小川鄉太郎於視察華北華中之後，亦謂：『開發中國，應自農業始。』實際上，不但「宣撫班」到農村去活躍，「華北產業研究所」亦在從事於作物試驗，改良棉花，改良家畜的研究。這就表現了殖民地對宗主國關係：即所謂「農業中國，工業日本」是。

（B）日本輕工業搬家大陸，——因中國有豐富的資源，廉價的勞力，在中國可以不受日本國內減工（操短）及輸出限制，所以日本對中國，不惟要輸出商品，而且要輸出資本，在中國建設日本的輕工業，特別是紡織工業，日本在華的紡織工業。在戰事中損失約達三萬萬餘元，但日本政府，決定興業銀行與正金銀行負責借出「復興的資金」，援助其「復興」。損失最大的青島，至去年三月，亦已全部恢復原狀了。根據金村奇男的計算，日本有三百七十萬鍾的紡機，在休息中，要遷居大陸，鐘淵紡織會社社長津田氏，亦極力提倡。此外如麵粉

工業三大粉閥（日本製粉會社日清製粉會社日東製粉會社）之擴張，捲烟工業（東亞烟草會社滿洲烟草會社東洋葉烟草會社）之中東京滿洲侵入於天津上海，江浙蠶絲之盡被囊括，不一而足，一言以蔽之，日本把中國看作殖民地，中國的工業應該屬於日本。這裏，我們知道，因為日本的過剩資本貧弱有限，亦努力吸收中國民族資本，應用「合辦」的形式，支配中國的資本，但在「合辦」下，中國資本便永遠做奴隸，是殖民地的附庸資本。

三

關於第二點，開發中國重輕工業的資源，主要可以分開為下述幾種：

（一）棉花——中國產棉佔世界的百分之十，第三位。冀魯晉三省，又佔全國產棉三分之一強。日本於前年三月組織「華北棉花公司」資本三百萬圓，由「日本紡織」「東洋紡織」「富士紡織」「內外紡織」等投資。從前年十二月一日起，實施「棉花輸出許可制」，非經日方代表機關的核准，不能輸出。於是華北棉花公司乃在獨占的形式之下，公定價格，半搶半買。根據小川鄉太郎調查，公定價格一擔棉花為聯銀券七十，而市場上實際可以賣得法幣百餘元至二百元（見今年文藝春秋一月號九六頁）。日本計劃要增產棉花，但是棉花的收穫反見減少，去年華北所產的棉花，只够充當華北紡織工業百分三十五之用，產額一百三十萬擔，僅合戰前的五分之一。日本希望以華北棉花代替美棉印棉，但是失敗了。

（二）煤——日本本國產煤雖不少，但其煤質不適合於「原料用」，不能煉鐵及液化之為煤

油。日本已經將中國的煤區採掘權，分配於財閥：膠濟路的溜博礦區，包括膠東及魯南一帶，歸滿鐵系的山東礦業。津浦路的中央煤礦，包括大汶口一帶，歸三井礦山。平漢線以磁縣為中心，歸三菱礦業。正太線以井陘為中心，歸貝島炭坑，井陘礦務局正豐煤公司，已被貝島炭坑所接收。太原附近之礦區，歸大倉礦業。大同一帶，歸滿鐵。華北所有的礦區，這樣瓜分乾淨了。

(二)鐵——中國產鐵的區域，北方主要是龍烟，中部為沿揚子江流域。龍烟的鐵非常重要，可採量有九千萬噸，鐵分平均百分五十二。日本一般經濟界都這樣看：『誰佔有山西的煤，龍烟的鐵，誰就是東亞重工業的盟主。』察哈爾與山西的重要，等於德法交界的阿爾薩斯及羅蘭。日本華北開發公司，於去年六月二十六日成立龍烟鐵礦會社，與偽蒙疆政府合辦，資本二千萬圓。華中方面，華中振興公司於前年四月八日成立華中鐵礦公司，後改名為華中礦業公司，除鐵礦外，兼掘煤炭及其他金屬礦產，安徽之南山大凹山馬鞍山礦區，在其支配下。

(四)鹽——鹽是重要的資源之一，為化學工業必需原料。中國的長蘆與膠州灣是世界最佳的鹽場。去年八月二十日華北開發公司成立華北鹽業會社，壟斷華北的鹽業，翌日華中鹽業會社成立，亦計劃採運海州的鹽。

四

上面所述，創造中國輕工業市場，及開發重輕工業原料，都需要保證中國治安。而把點的佔領，延長成線，原料才能運出去。要把線的佔領，變成了面，才可以形成市場。把點變線及變面，要靠軍事，所以小川說『再建中國經濟的第一條件，是維持治安。』如維持治安，及準備治安——剝削的秩序——建立之後，日本還要做着兩種重要工作。第一，建設交通，控制中國的動脈。第二，建設附屬於日圓的偽幣系統，握中國經濟命脈。

建設交通，有一個原則，即所謂大陸交通一元化，亦即朝鮮滿洲華北與華中打成一片，日人一渡過朝鮮海峽，便可以直搗南京。這一個工作，由滿鐵負責。華北交通公司去年四月十七日成立，華中鐵道公司四月三十日成立。華北華中以蚌埠爲界。華北交通公司除鐵道之外，兼營公路及港灣水運。華北汽車公司及天津駁運公司，皆已歸併於交通公司，建築港灣如青島，天津，秦皇島，芝罘，威海衛，龍口等皆有計劃，以海路距離最短，及港灣優良而論，有人主張以青島爲貨運吞吐的中心。在華中方面，上海恒產股份公司，計劃以蘇州河河口爲中心，建設新上海市區，代替租界的地位。在水上交通，上海與內河聯絡，前年七月已設立上海內河輪船公司，去年十月末統計，已有一百零一艘汽船。在城市內的公共汽車，亦全歸日本經營，上海南京杭州蘇州鎮江無錫七都市，一百五十三輛的公共汽車，都是華中市公共汽車公司所有的。

交通之外如電訊，華北所有有線無線電訊及電話，均歸華北電信電話股份公司所經營。

華中的電訊電話，均歸華中電氣電信股份公司所經營。蘇州，常熟，盛澤，八拆，杭州，吳江，南京，平望，南庫，鎮江，揚州，蚌埠各處的電報局電話局，都歸該公司所有，亦即日本人所有。

此外，關於電氣，也很重要，可以視爲將來輕工業的原動力。華北電氣事業已移入日本手裏，但未有成立統一公司，現在火力發電有十六萬基羅瓦特，打算要擴張至四十一萬基羅瓦特，又計劃在永定河開發十九萬基羅瓦特的水電。華中電氣即在華中水電股份有限公司的手裏。

關於南北兩種偽幣的問題：說來話長，日本對華的經濟工作，將近兩年的重心，放在這上頭。其目的，自然在以日幣支配中國的金融，雖然暫時也企圖利用非日圓系統的中國法幣，欲藉以吸收外匯，但在本質上，是要打擊與消滅中國的獨立或與他國聯繫之幣制的。也就是要使中國的幣制，成爲日本殖民地下的幣制。

五

在這些計劃之中，我們不能不指出：日本對華的經濟工作，在地理上，華北華中及華南，顯然有異。華北偏重開發重輕工業的資源，華中偏重於創造市場，至於華南除大福公司想移一些臺灣資本過來外，日本財力已鞭長莫及。所以只有華北有「三年計畫」，採取「一業一公司」主義（煤炭例外），加以統制，彷彿像統治滿洲的本莊主義一樣。華北的三年計畫由

去年六月開始實施，三年後目標，要完成建設鐵道五千公里（戰前二千七百公里），港灣吞吐能力二千五百萬噸（戰前七百二十萬噸），年產能力礦砂三百萬噸，銑鐵八十萬噸，鋼材四十萬噸，煤炭三千五百萬噸，煤炭液化一百萬噸，鹽二千五百萬噸，棉花五百萬擔，需要資本十四萬萬元。華北計劃的成敗，決定侵華成敗，亦決定着日本資本主義整個的命運。華中偏重在創造市場，故比較自由，且可以在有利條件下，不予以封鎖，與外國資本競爭。這不但在華北開發公司與華中振興公司兩個公司的字義性質，看得出來，亦在偽中國聯合銀行與偽華興商業銀行的聯繫關係，看得出來。因為經濟政策的不同，傀儡機關便也需要有多個。我敢擔保說，日本在外交關係及為統制便利，雖需要着一個偽中央政權，但實際上，却進行分裂工作，把中國造成若干單位，分庭抗禮，絕對不會答應及援助一個真正的統一政權存在。

截至目前為止，日本在華的經濟工作，華中的成績，遠逾於華北。華北開發公司的「子公司」，僅成立六個；華中振興公司的「子公司」，已成立了十一個。去年一個在華北的日本，寫信給「經濟學者」的編輯川村說：「華北的開發事業，由「慢慢的」走到「等一等」的末路上去了。」這固然因華北「子公司」，多需要龐大資本，每家動盪是幾萬萬圓，不易摸得動，華中的「子公司」，則資本較薄，每家不過幾百或幾千萬圓，輕而易舉。但亦不能不歸功於華北同胞之英勇的游擊戰，使日本的資本家，束手無策。所以對開發一事，日本當局已發出悲觀論調，平生說，「建設東亞經濟的大業，若以為五年十年可竟，未免太錯，非確信需幾十年

及幾百年忍耐持久不可。」（去年九月中央公論二九二頁）小川亦說：「就目前現狀觀察，開發的前途 尙渺茫遼遠！」（今年一月文藝春秋九四頁）

六

照上叙一切看來，何謂中日經濟的調整，何謂「有無相通」，何謂「東亞經濟集團」，不是很清楚了嗎？中日經濟調整好了的時候，「東亞經濟集團」建立起來的時候，那時中國人用的是日本的錢，穿的是日本的衣，出門坐的是日本的車，中國市場及中國原料，全部被日本壟斷，於是日本資本主義由輕工業完成進入重工業階段，於是中國永遠滯留在殖民地之深淵。近代國家的一切經濟利益，樣樣都要落在日本統治階級的囊中。

一，九

近衛・東條・松岡

一九三七年在日本有三個對象最受人歡迎，一是「朝日新聞」的飛機「神風」號，二是「角力大王」雙葉山，三是青年宰相近衛。就在那年六月四日，近衛第一次組閣。

近衛這個人，到底行不行，那時議論最爲紛紜。因爲近衛是公子哥兒，是貴族，不禁令人想起一句日本俗語：「貴族好像馬鈴薯，甜的部分埋在地下。」這就是說：這種人沒有勇氣露出地面上來。然而近衛畢竟露出來了，而且還勇敢的闖下大禍。當時平生夙三郎早就看到，他說：「近衛還像在房間裏學習舞蹈的藝妓，熱心有餘，但是出台一定有毛病。」（一

九三七年七月號「日本評論」一三六頁

一切憑藉門第，近衛的出身並不是靠本領。據說他的祖先是藤原鎌足，出過有名的攝政關白忠通；他的家世奉事皇族數百年，與宮中頗多姻緣關係。乃父篤磨做過貴族院議長，他在學生時代已經是貴族院的議員，那時年方十四，因為篤磨夭折，就給他承襲爵位。



近 衛 文 磨

據近衛自己所說，因為他父親死得早，家庭並不富裕，常有討錢的債主，出入於近衛家門。有人引用這個事實，作為他所以去聽河上肇功課的理由。這話也許不大妥當，因為他的個性時常變動不居。譬如說他讀書的歷史罷，叔父津輕叫他讀「一高」的法科，他偏要進文科，文科讀了不久，到東京帝大又讀哲學，折學讀一下，又轉去京都帝大讀政治。他在貴族院也是一樣，起初加入研究會，一九二七年忽又自己組織火曜會。近衛很容易被人包圍，耳朵又軟，說起話來也曖昧得很。

評論家批評近衛，說他的心臟是右翼的，頭腦是自由主義的，這話有點道理。他對第一次歐戰的態度，同情德國，反對英法的和平主義。在國內也是一樣他經常與右翼的人過從。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承受西園寺那自由主義的衣鉢。對日本政治，總拿不出甚麼理論，有時更說得奇奇怪怪。例如論日本憲政，他說政黨可有可無，憲政的特質，在皇室與臣民的關

係。(昭和十二年七月號「日本評論」)論中日戰事，尤其講得糊塗，他說要呼醒中國的「良智良能」，避免「東洋內亂」。(去年八月號「日本評論」近衛作「東洋的本能篇」)其實他的行爲，完全是相反的。

有時近衛也寫一點文章，寫得很古雅，甚麼「歐美見聞錄」，「近衛公清談錄」之類。近來很少發表，但我却讀到一篇他寫的「迎新政權」，那篇文章的末尾兩句是：「新政府將來是多難的，我們的責務是重大的。」(今年五月號「日本評論」)

最近不知何故那樣起勁，但以前是很怕事的，他時常以「健康不勝」爲理由，拒絕一切。這倒也是事實，也許是遺傳，他雖然今年不過五十歲，但已衰老了。據說在學校時代，每逢體操，必定「腹痛」，有時一日吃了二十幾種藥，一次失眠可以連續三日三夜，所以上次組閣向記者談話時，第一句就是，「不要時常來吵我，雖然我不要緊，我的太太却擔心着我的病。」(以上見昭和十二年七月號「日本評論」)不曉得現在神經衰弱好了沒有呢？

近衛個子長得很高，身長五尺九寸五分，但人若問他身長幾何，他只說五尺九寸。在鼻子與嘴唇中間，一撮鬚子很像希特勒，不過並沒聽說卓別麟向近衛提出抗議，說是偷的他的。

東條英機名字之見於經傳，始於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日。那天發表委任他做板垣的「內助」——陸軍次官，那是近衛內閣「大改造」的事。他由滿洲被召回來，乘飛機到東京羽田飛機場之時，記者包圍着他問長問短，東條就開始第一次政治談話，他說：「我做次官」



是替大臣穿衣服，擦皮鞋及束衣帶的，我是板垣的「內助」。（昭和十四年一月號「改造」二四六頁）

東條英機 他和板垣是同鄉，而且是小同鄉，——岩手縣盛岡市人。論起他的家世，倒是將門之子，他的父親東條英教，是明治時代的戰術

大家。他比板垣大一歲，但却比板垣後一輩，板垣是士官學校第十期，他是第十七期。然而在學校時代，板垣不及東條來得威風，板垣的成績平平，而東條則是「陸士」的高材生，又是「陸大」的「軍刀組」（畢業時受賞軍刀）。

「陸大」畢業以後，東條曾經留學德國。後來回國，歷任陸軍省軍務課課員，動員課長，步兵第一聯隊長，參謀本部課長，陸軍省軍事調查委員長，士官學校幹事，步兵第二十四旅團長。一九三五年九月調任關東憲兵司令，翌年三月任關東軍副參謀長；一九三七年游陞關東軍參謀長。就這些履歷來看，東條的生命是向軍政及軍令方面走的，因為曾任憲兵司令官，所以對軍規及軍律方面，亦有點經驗。這完全適合於東條的個性，他是一個膽量不大，頭腦精密的人。有名的戰略家永田鐵山，是他的前輩，據說在東條任軍事調查委員長時候，永田時常讚許東條比自己（永田）前進。

在林陸相時代，東條站在林與永田一邊，他們和荒木，真崎的少壯派是對立的，但到了滿洲以後，東條却變成成績極的少壯份子。從前他的綽號是剃鬚子的「保安刀」，但這把「刀」却

用在滿洲屠殺中國無辜的民衆。他協助板垣，指揮日軍「掃蕩」中國義勇軍，所以在「滿洲事變」以後，事實上東條是板垣的「內助」。

但是板垣負心，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日宣布與東條「離婚」。問題是這樣：那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東條招待陸軍管下的軍需工業主人訓話，東條發表「中蘇二正面同時作戰」的議論，在這演說裏，東條痛罵英法援華，並明白宣布：「蘇日戰爭無可避免，吾人必須準備。」因為站在陸次的地位，不應該公然向蘇聯這樣挑戰，因此很受人攻擊，所以板垣就來個「人事異動」把東條調任航空總監。

那時航空總監還是新設的機關，地位之重要，僅次於陸軍三長官，所以東條雖被免了陸次，仍與板垣甚契。一直到最近，東條還是航空總監，但他這次被任陸相後，是從滿洲飛回東京的，諾門罕戰事，聽說是他指揮，東條畢竟是反蘇健將。



松岡洋行

以善「搗亂」著名的松岡洋右，賦閒已一年多了。去年四月辭去「滿鐵」總裁職務，雖然政府仍舊請他做着內閣參議官，其實後來這個官銜已等於養老，在松岡是不會遇難的。

中國人最記得松岡這個傢伙的，是「滿洲事變」以後，他懷着他母親給他的日本刀，出席國聯，爲日本的侵略辯護。當時齊藤內閣原無脫離國聯的意思，但他聽石原莞爾的話，宣佈退出國聯，因此迫使外相內田亦不得不

咬着牙根，喊出「焦土外交」的口號。

松岡洋右之當國聯首席代表，因為他在日本是講英文最好的人，他在兒童時代，就隨哥哥到了美國，受過美國的中等及大學教育；但是他的思想及趣味，却是東洋的。□□□□□□□□□□。在他的外交生活當中，曾經任過福州及上海的總領事，關東都督府外事科長，最高地位是外務省情報部長；然而他在外務省中毫無勢力，他的主要精力也不放在外交工作上面。

他是「大陸政策」的執行者，和滿洲有三十二年的關係。他大部份時間花在「滿鐵」。在田中內閣時代，他已經是「滿鐵」的副總裁，後來一度離開，一九三五年九月又任「滿鐵」總裁。「滿鐵」是日本的生命線」一語，就是松岡製造的。此次中日戰爭發生以來，近衛內閣決定將滿洲交給鮎川，設立「滿洲重工業會社」，「滿鐵」只管交通，要實現「大陸交通一元化」的計劃。松岡對政府這個決議，非常生氣，認為是對「滿鐵」表示「無言的不信任」；然而爲了計劃增產煤油及設經濟調查部兩事，松岡忍耐了一年餘，沒有辭職。這兩件事，一爲解決日本軍需，一爲將來開發大陸的準備，都很重要。在「滿鐵」交出工業之時，十一萬職員都很憤慨說「滿鐵」已失了「國策會社」的地位。

因此松岡，也有一點經濟思想，他說「資本等於人加物加機器」。他以為從前只是「青年到大陸去！」就够了，現在却應該改變口號，說：「國民到大陸去！」（去年五月號「改造」時局放

談)他的政治思想，外交方面非常反對內田康哉的軟弱，內政方面一九三四年就主張廢除政黨了。

松岡的交遊甚廣，特別與軍人接近，人家看他那種粗線條的舉動，說他是「不穿軍服的軍人」。松岡又好辯，談鋒極銳，滔滔不絕，在學校時代，爲了辯難耗費許多時間，人家稱此爲「松岡時間」。認識他的人，大抵皆討厭他的多言，常以「大砲客」目之。(二九，七，十八。)

成都觀光記之一

路過糖的家鄉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

四川建設廳招待陪都新聞界，參觀四川省物產競賽會，我們乘的汽油車，突破靜靜的空氣，馳騁在成渝公路上。任何飄流的車，都有它的目的地，我們也要歸宿到一點——成都。

十三日一泊內江。在黃昏圍來的時候，不覺客思泉湧。六時三十五分到沱江畔，沱江的水帶着笑靨，浮起幾艘鍾情守信的渡船，在冷清的渡口，等候着迎送它的客人。過了沱江就有幾句話，在無意中飛入我的耳朵，說：「酒精廠不能辦了」說話的是一個內江來的陌生人。七時二十分我們到內江。由重慶來的旅客，似不期然而然的要想起內江的糖，到這城市心裏重舐嘗白糖，像到沙灘愛用手撫玩柔軟的小沙一樣。但因爲時間匆促，我們只享受了四川省

銀行，吳團長及公路局等的歡懽，內江就在夜色迷濛中溜走，不遑探悉其他，轉天，我們的車穿過資中，資陽，簡陽……這一帶都是糖的家鄉。在資中逗留了一下。沱江實業公司製糖廠，一個以新方法及大規模製糖的工廠，它的烟突像一座摩天的高塔，還戴着一頂瓜子帽，遙遙向我們招呼。該廠的製糖部，設備尙未完竣，現在只每日生產一千加侖的酒精，一個粗大的鍋爐，閒却大部分的馬力，圍坐着等待今年底纔能讓她全力咆哮。在這裏，我們知道了糖的家鄉有一點風波。資中縣參議會對我們聲訴，參議會是民意的機關，天聽自我民聽，對不對都可以說話。周子谷報告現在有大量的舊糖被標封，紛爭未已，所謂舊糖是專賣實施以前的糖，政府規定按照舊價收買，舊價比發表了的新價，每公斤要少十餘元。糖商們不平，因為舊糖的年紀雖老一點，但風韻無差，一樣的甜，不應該把它貶價賤估，這問題是法理的，財政的，並不是經濟上的效用價值或成本價格之類。藍文彬先生，舉止談吐很像「南洋客」，他是資中縣蔗糖合作社理事會主席，又是沱江實業公司總經理，頻頻點頭作笑，指着一排穿藍布大褂的先生們，告訴我們：「我們一致要求新舊糖一樣價錢！」

離開資中，我注視公路邊的田園，蔗苗還未露出地面，沈靜的孕育在土地——母親的腹中。四川甘蔗多於春季放種，冬季收穫，在田間生長八個月的時期。據說這幾年土地紛紛的變節改嫁，它有選擇自己幸福的意志，也保有着這份自由。戰前糖一斤可以交換米一斗，而今糖的命運不好，三斤糖也許配不上一斗米，誰能殘酷的綑綁住土地？如果土地不改嫁，

你說誰會給它建立一座節義的牌坊？因為這是現實的，自然的道路。我手裏拿着一枝羅漢甘蔗在嚼，想起周子谷君那個可怕的報告；「今年栽種甘蔗只剩十分之一，蔗種的價錢跌落三分之一」，當然，這分數是不很正確的，但我看見水牛腹部拖着水，在涉犁着要種稻的那土地，它的毗隣多是蔗田，這使我在甜的世界嘗着酸的滋味。

四川糖區廣濶，共達四十三縣，而以內江資中資陽簡陽爲最盛，每年產糖數量約三百萬擔，幾佔全國糖產之半。戰前中國糖的消費量每年一千一百餘萬擔，只能自給一半。在抗戰中，我們不能得到洋糖的接濟，也不該妄存依賴洋糖的念頭，廣東淪陷後，川糖是中國大後方甜的倉庫，它的任務要在一萬萬餘人的身體上發生熱力，嬰孩，少年人，老人，無不流口水出來歡迎它，故在無傷於專賣的原則之下，也許不久會有補救的辦法登場，留住蔗田，增產糖。

桂林的山是寫意畫的，四川的山是水彩畫的，旅行在沱江邊，顏色與線條的美，縈繞着我的心情。丘陵纏繞它自己，徘徊不忍去，近繞一個圓，遠也繞一個圓，圓得像石臼，像氈帽，像投一粒石子入春池裏所起的漣漪。大地鋪遍青翠的地氈，又溫柔，又悅目，我很想變成一個山大的巨人，由這丘陵翻身到那丘陵，在這大床上，甜甜的睡一覺，不辜負糖的家鄉。（十六日於成都）

成都觀光記之二

百花潭畔百花開

(中華民國二十二年五月一日)

由物產競賽會看四川

當我們的車蜿蜒盡了丘陵地帶，從龍泉驛展望成都平原，像輪船駛出港灣，視野忽然開朗，一片茫茫的「陸海」，決然無波。這平原的總面積有二千七百八十方公里，何止「沃野千里」？我初次游泳在成都的富庶的海裏，滿懷艷羨，而心曠神怡。

到成都之翌日，十五日清晨，我們陪都記者團參觀物產競賽會。三五隊繞出西門，夾在交通流中，滙注會場去。會場本來是馬廐，旬日之間倉卒築成的。它的隣居是名勝古跡，有青羊宮，有百花潭。百花潭命名的掌故，相傳因為有一和尙跌倒泥潭裏，脫他的袈裟請溪邊的浣衣女郎代他洗濯，女郎有禮接受，把袈裟披開潭裏，袈裟不見了，但見潭水浮現了百花出來。物競會習俗通稱「花會」，由來的年代古遠，當此春風和煦，百花爭妍的日子，四川物產的羣英，集會於這郊野上，恰如百花潭上開的百花，燦爛奪目，引人入勝。以四川物產的豐富，看到會章「物競」兩字，我就心裏默祝着「天擇四川」！

建設廳廳長胡子昂先生，是物競會的主持人，熱心負責，敢幹能幹。他引導我們進入會

場。讀史方輿紀要論述四川的地位開卷就說：「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爭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險而坐守之則必至於亡。」這幾句話應該是今日抗戰中國的座右銘，也應該是四川人的座右銘。我默默走入陳列館，想着上面幾句話，到處尋覓四川的富庶在那裏？四川的力量在那裏？

看完了九個陳列館，以蒐集的豐富，陳列物品的衆多，實無法一一記載。倘假定物競會是四川的縮影，我的第一個印象是：四川之富在農業，「天府」的意義在農業。省府領導者，一定深知以農業。「爭衡天下」的時代已經落伍，故陳列館以工業館居首領導，寓意深長，我抄下一個四川各類工廠家數及資本的統計如次：（建設廳第一科統計，迄三十一年底止）

種類	家數	資本	(單位：元)
紡織	二〇七	一三〇一七四一二三	
酸鹼	二九	二一六一三九二	
煉油	四七	一四一〇〇〇〇	
釀造	七七	二〇六七五九五	
製藥	二九	二八七八二五〇	
製紙	二五	一五五六四〇八〇	

製 革 二七
 火 柴 四八
 皂 燭 五三
 其 他 化 學 四一
 電 氣 製 造 四〇
 機 械 三三
 鑛 冶 二一
 五 金 六二
 印 刷 出 版 四七
 教 育 文 具 五五
 建 築 材 料 二一
 陶 瓷 材 料 二七
 食 品 四四
 煙 草 四五
 其 他 九四

一〇〇
 九四
 四五
 四四
 二七
 二一
 五五
 四七
 六二
 二一
 三三
 四〇
 四一
 五三
 四八
 二七

九三七九八〇
 七二一七二八
 四一〇二四六八
 六六三七七八
 一四三二九七三〇
 一四三二九七三〇
 一四三二九七三〇
 一四九〇三二七六〇
 五五四五九〇〇〇
 三四七八八七二七
 四八八〇五七四
 一八六八二七九
 六五九五七一三
 二六一〇一〇二
 九一八一四九八
 三五三八八二三六
 三〇三八一八二〇

在這表中，家數最多資本最大的是機械工業，其次是紡織工業，只有這兩種工業資本超出一萬萬元。但在另外一個統計中告訴我；它的生產量並沒有蓬勃的向上發展，第一，機械工業於民國三十年生產工作機一二二九部，作業機八一二七部，三十一年生產工作機一三六七部，作業機三〇八一部。作業機之減少，公營的機器工業由一〇九九部減為六七七部，民營的機器工業由七〇二八部減為二四〇四部。第二紡織工業機紗的產量雖然增加了，去年比前年增加一九二五四件，但同時間布的產量却由六二〇四六九疋減為六一六一二〇疋。在抗戰時期，我們不能對四川工業有所苛求，戰爭所必需及急需的工業品，似應集積更大的力量，推使其前進。我無法知道四川農產品的總價值，到底大於工業品若干倍，但我羨惘在全川工業資本不滿六萬萬元的數字之前，不禁要由衷湧出吶喊；四川工業長大起來呀！扶助四川工業長大起來！

在農林館裏，我興奮，同時敬佩埋頭苦幹的農業專家。第一件使我膜拜的是四川有福的「川福麥」，這麥種是由澳洲移植來的，沈驅英女士的中農二十八號被打倒了。川福麥每畝產量三四八市斤，比當地種多產八十四市斤，中農二十八號每畝僅產二九九市斤。我想舉這個例子，證明農業有新的進步，四川省農業改進所所負的責任最大，貢獻也最多。由選種育種，施肥，除病害蟲……至農家副業，都從科學上下手研究，這是農業的近代化。四川農

田面積計達九千六百餘萬畝，據戰前統計，米的產量佔全國七分之一，甘蔗佔五分之一，玉蜀黍佔六分之一，麥佔百分之八，油菜佔二分之一，他如棉，蠶絲，麻，毛，菸草，桐油，茶葉，藥材，甘蔗，水菓等，可以說，寒溫熱三帶物產，大體上兼有齊備。但問題在生產是增加還是減少？省府增產計畫列有詳細的數字，今年擬定墾荒二五八四八市畝，增產糧食五一八五二八六市石。我沒有得到想得到的資料，可以比較歷年各種物產生產的增減情形，但有幾種物產證明生產是低落的，外銷的重要物資如蠶絲，據說推銷蠶種由三十萬張至二十萬張，至十八萬張，一年不如一年。糖的產量由一萬一千萬公斤至九千萬公斤，至七千萬公斤，至五千萬公斤，去年不滿二千萬公斤，也一年不如一年。棉花的產量，民國二十七年是四九六八二四市擔，三十年生產三一八一三一市擔，去年只剩二九三一〇五市擔。我起初疑惑，繼而驚愕，終而憂慮。問題在心裏徘徊，終宵竟日。我請教於胡廳長，負責建設行政真是一個很苦的差事，三十二年度全川建設經費只有一千九百餘萬元，但欲實現糧食增產一項，最低限度就要六千萬。中央核定的補助金或貸款，不但沒有趕及農時，有的根本就未曾撥出。因此農業試驗的成績，沒有旅費出門，督導增產不能無米爲炊。在經濟第一的今日，任何人都應該正視生產問題，不論我的觀察膚淺，或者錯了，但良心要我報告：政府建設的經費殊嫌不足，且資力分散而不集中，舉辦重要的事業，不容易著效；其次，政令及手續太煩瑣了，民間的經濟力量並未善予動員及運用，這是最大的損失。

以出品論，九個陳列館中，三千五百餘件的手工業館件數最多。我流連在蜀錦的面前，凝眸饑視，又一再伸手撫摩，有一幅紅底白花的中堂，繡一個「壽」字，德興榮的出品。我暗暗問道：「多壽的蜀錦，你貴唐幾何？」蜀錦年壽雖高，然青春長住，明眸皓齒，而斌媚惑人。它溫存了不知幾千萬人的身體，但也不知喝飲了幾千萬人的心血。我不反對藝術品，惟在時代的意義上，絲織業似乎應該機械化了。手工業的技術本來是工業的重要基礎之一，成都手工業的種類繁多，出品皆精巧玲瓏，把手工業導向近代工業去，也許是最光明的出路。我曾費了許多唇舌，探詢手工業的具體情況，但失敗了，沒有人能夠詳細告訴我。有一個去年七月製的表，成都市手工業每月平均收支及盈虧，這表中臚列的棉織，絲織，皮鞋，藤器，竹器，木工，骨器，雕工，銅工，毛筆等十類，只有木工虧本，而以絲織每月盈餘三一六八一元為最多。據統計，成都手工業有棉織一千五百家，銅器六百家，骨器二百家，藤器一百零三家，木工業一百家。這些雙手萬能的勞動者，每月工資以絲織為最多，勞碌至有「午夜機杵聲」，也不過三百元，行器最低，即只有一百元。若這統計無大差錯，我想像着手工業的景況並不太佳，但若瓷器之製造電瓷，銅工製造銅絲，我們又應加讚頌，這是手工業應用於現代科學的第一步。

爲了展望未來的四川，我逡巡在鑛業館。金鑛銅鑛硫磺鑛都不說，我注意煤與鐵。四川煤的儲藏量估計有二八三一二百萬噸。鐵鑛的總量有一四〇百萬噸。惟煤區的分佈不與鐵鑛

一致，且在中國大後方中，四川之鐵不過佔百分之十七點三，不及西北（百分二十三），不及貴州（百分二十二），也不及西康（百分二十點八）。故四川要建立巨大的重工業，似乎客觀條件有點困難。不過因為需要燃料迫切，煤的產量是增加的，民國三十年生產三〇五四二二噸，三十一年生產四二三八四〇噸，這是生產領域中的喜訊。

此外衛生館，交通館，教育館與政情館都有特殊的價值，政情館的圖表統計給我不少啓示，然在這裏我無暇細述這四館的內容。水利館則擬在另文中談及。我非常抱歉，寫此文時物競會已閉幕了，會期歷時二十五日，參觀者達三十萬人，大會經費約花九十萬元，每個參觀者只攤耗三元，但傳播的智識及鼓勵生產的熱情，則無從計算。在閉幕的那天，競賣大會會旗，以所得款振濟豫災，當場有四川同昌工廠老火車牌牙粉總發行所經理劉自新，出一萬元悠然購去，這義舉實在替「花會」錦上添花，但「花會」別了，「來年再會」！

成都觀光記之三

春水出岷江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二日）

由都江堰看成都平原

四川的富庶在農業，代表農業的富庶在成都平原，成都平原的農業，依賴都江堰的水

利。

四月十九日，我們去灌縣拜訪都江堰，爲念飲水思源，我像朝山進香一樣的虔誠。路次犀浦，先參觀了四川博物館，裏面有漢代石函，有古代的塑像，我愛彌勒成佛像，它柔和得滿身微笑。有陳老蓮的宋畫，有王建墓的斷石殘碑，一顆顏容蒼白的玉璽，那是一朝天子的象徵，而今寂寞的躺在桌上。歷史是無情的，蜀王建及乃子王衍稱霸西蜀三十五年，富貴榮華只剩下這一塊刻着「孝德明惠高祖神武聖」的玉璽，玉璽有知，應羞愧它對人類社會並無功勳。風流天子王衍，能遊能飲能詩，寫過：「輝輝赫赫浮五雲，宣華池上月華新，月華如水浸宮殿，有酒不醉真癡人」。但醉生夢死的結果，終至兵敗國破身降。以與李冰父子相較，貴爲天子真不如一個事業家，人民何有於帝王？

到灌縣，車入離碓公園，兩株魁梧的柳洞，矗立園中拱衛，滿樹桐花開得張燈結綵。慢慢的踏往老王廟，我沿途捕捉紛飛的柳絮，柳絮從指縫間逸出，又隨風飄舞而去，到老王廟，廟的正中，供奉着「鄭惠襄護王」李冰的神位，李冰的神塑，手執玉笏，正襟危坐。兩旁列祀着歷代治水官吏的長生祿位。我趨近老王的眼前，摸摸他的左靴，又摸摸他的右靴，仰視老王，這巨人高不可及。我在隨緣糰塞下了兩張紙幣，爲整個中國的水利祈求「上油得福」，老王的美髯波動了一下，似對我表示微頷。

上離碓上的「亭亭亭」，那裏掛着一對聯「直與峨眉爭秀色，要從灌口覓源頭」。遠眺青

城三十六峯，近看都江堰，都江堰的工程歷歷盡在眼前。都江堰每年開堰有一定日期，外江立春開堰，內江清明開堰，今年內江開堰是四月二日，出堰的一江春水，脈脈的網流了成都平原。我在成都看見柳枝灣腰就飲於御溝，就有人告訴我，御溝的水是都江堰來的，都江堰即汶水，也就是岷江。四川各縣稻作，大抵皆年收一季，因為秋收之後，要蓄取冬水，只有成都平原年收兩季。成都以外的水田，多是梯形的靠天田，要靠天下雨灌溉，惟成都平原則靠都江堰。都江堰灌溉的區域，凡十七縣，二九九二六〇〇市畝，就耕地面積說，僅約佔全川的三分之一，但稻穀的產量約佔全川的十五分之一。益州記所說：「旱則藉以爲溉，雨則不遏其流，故曰水旱從人，不知饑饉……」這就是指的成都平原，也就是都江堰的萬古千秋：

在地質史上，四川本來是一個內海，到第五期的新生代，纔隆起漸成陸地，四川盆地最低窪的這塊三角形的成都平原，在往古時常逼地洪水爲災，但我們的祖宗以科學的頭腦，戰勝了洪水，把洪水變成哺育萬類的春水。感謝望帝，感謝李冰父子。我注意李冰父子治水工程的科學價值，在二王廟，奉祀李冰之子的廟，石壁上刊刻着「深淘灘，低作堰」，及「遇灣截角，逢正抽心」的原則。一羣人馬離開二王廟，搖搖晃晃的走半了安瀾索橋，陸續的跌落到都江堰，我第一個去看橋樑，一種以六公尺至八公尺的木材構成的三腳架，用以截水。開堰就是將橋樑抽去。魚嘴是塊石砌成的分水石堰，將岷江之水分成外江內江。外江的橋樑都不見了，內江還殘留着好幾隻橋樑，江水竄過橋樑洶湧的奔流。有一個中年男女蹲在橋樑旁

邊，凝神垂釣。左右前後觸目都是飽飽的抱住石卵的竹籠，一長條一長條的堆築成堤或填。鐵龜鐵牛鐵柱或埋土裏，或沈水中，我們沒有看見。這水利工程誠然浩大，但不是近代的工程，人心總是不足的，歷史總是應當進步的，當我想起這裏應用的物質及工程原理，秦半還是二千餘年前的古老遺產，我的雙腳無力行進，呆住半晌，茫然自失於湯湯的水流中。

我做一個夢，夢將來的都江堰，夢將來的成都平原。竹的石卵的木材的時代，要埋葬，鋼鐵的電的時代該起來。二千餘年來都江堰未負成都平原，成都平原實負都江堰。用水各縣盡屬沃土，多股戶，人力資力綽綽有餘，不但水利本身可以實現一勞永逸的治水計畫，使十縣的農田食水無憂，調節自如。進一步，利用水力發電，據專家計算，可發電力一萬二千七百馬力。電力是工業的母親。隨着電廠的建立，工業必定蓬勃發生。我嘗問：「成都有無工業的前途？」成都市在抗戰以前，可說沒有工業，有的只是兵工廠，造幣廠，及一家經營失敗的皮革廠。現則工業萌芽了，有新式的紗廠，有規模宏大的建國造紙廠，而資力最厚的當推四川省機械公司，該公司乃合併省立機械廠，電機廠，及農業改進所附設機器廠等三家而成，資本三千萬元。但若仔細研究成都的工業，不是遷川工廠，也與遷川工廠的技術人才密切關連，好像成都人對工業不大感興趣。是的，在成都平原及其隣近，雖灌縣樂山纔爲威遠等處產煤，彭縣產銅，但重工業的希望甚微。當國都由長安洛陽移往北平南京的時候，成都遠離了政治中心，深鎖在內陸，交通不便，接受近代的科學技術，較比困難。然此後成都

及成都平原，應廣開工業門路，蜀錦要機織，碾米磨麵榨油都要利用電力；農產品加工，都很好的罐頭食品；成都轄屬西南的交通，交通工具的修理及製造零件，責任在機械工業，農具的需要很多，而且成都平原的農業本身，就適宜於大規模經營，不但可以而且應該電氣化。其次，現都江水只作灌溉之用，據水利局調查，在都江堰流域內，有四條河線可以通航：（一）府河，由成都至江口，為成都平原通達長江的主要航道。（二）利用岷河，溝通岷沱二江，聯絡成都平原與沱江流域之交通。（三）利用府河及柏條河，溝通成都與灌縣及岷江上游各縣之航運。（四）利用正南江楊柳河，於溫江縣城附近溝通楊柳河與內江系之走馬河，聯絡灌縣溫江新津以及溫江成都之航運。我所以把這四條河運特別寫出，因為我想像着將來的成都平原，也許有無數運河交織如網，舟楫縱橫穿梭，輔助公路鐵路之不足。沒有把交通弄好，貨就不能暢其流，會鬱鬱而死。就目前說，交通障礙似還不少，這也許是窒息生產的一個原因。

我相信成都濟濟多士，遠大的事業眼光，無時無地不在炯炯四射。因此，我為都江堰的未來興奮，為成都平原的未來祝福。回到離離公園，又見柳絮隨風紛飛，飛落冷清的地面，飛着行人的衣裳，飛入一個擱在路旁的鳥籠，「那是甚麼鳥？」我問。「我桐花鳳，賣的。」每年桐花開時，一定有這種鳥來，桐花開時也就是春水流出岷江，開始春耕，工作，生產的時候，我檢起一朵桐花，此刻它還依偎在我的懷裏。

成都觀光記之四

盤桓於蓉城內外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五月三日)

——十日的所見所聞

春在成都，海棠花剛剛萎謝，月季花玫瑰花正盛開，自得沁心及紅的蕩魄的杜鵑花也正盛開。李義山詩云「望帝春心託杜鵑」，杜鵑這蜀鳥，在「豌豆飽果」的時節應啼哭了，但我沒有聽見，只見杜鵑樹著花。最可惜的是沒看到蓉城的芙蓉花，恨我們來非其時。

在望江樓讀薛濤的春望詞第一首：「花開不同賞，花落不同悲，欲問相思處，花開花落時。」可憐這枇杷門巷的「女校書」，才華綺麗，身世飄零，一生淹沒於「枝迎南北鳥，葉送往來風。」在浣花院裏掛一個橫匾，書「管領春風」，騷人墨客的人情真正瀟灑，一個沒有獨立人格的女子，何嘗識得「春風」？

從薛濤的洪度集，我愛慕成都的文雅，自來四川是詩的聖地，文教的淵藪，現文風猶盛，吟詠不衰。有一天晚上，和朋友在正娛茶園飲茶，有長春燈社者在那裏出燈謎，出謎的人賠工賠錢，數月如一日，不憚煩忙；猜謎的人遠從四郊進城，日宿旅舍，夜來臨猜。我巡閱一遍那些猜燈謎的並不全是文質彬彬的人，但看猜中的條子却飽學詩書。

在那裏我們談起吃，這一門，我最外行，吳炒手，賴湯元……等一切名菜美點幾乎全吃過了，無論那個小館子，東西都可口而且典雅。這是數千年來中國文化的結晶。因為我們是作客，成都的朋友比任何地方的朋友都好客，慷慨而熱忱，令人深深感激。在作客的席上，不好意思問菜的價錢幾何，但一般物價，我知道豬肉一斤十八元，米價曾一度狂漲。在農業改進所的門前，李先聞先生手指着各種試驗的麥種，有一片是枯萎了，有一種是斜倒了，就是因為不久以前，那次寒流襲過四川，對穀物帶來的殘殺。米價聞訊起舞。

華西埧是文化區，風光秀麗。四月二十三日我們參觀五大學。學校的設備良好，成都現在是後方大學最多的一個都市，春風化雨的教育環境，也許應算最好。因為太倉促了，我們沒有好好的到學校裏去觀光，也就不能有所報告。順便我倒想起在金堂的銘賢農工專科學校，我們二十三日到那邊去逛了一天。兩年間創造出來的斐然的成績，使全校萌芽着嫩嫩的科學之芽，及看見了一個全川只有一家的水電廠，我感覺到：今日中國要談建設，財力須集中，人材須集中。在金堂時，我特別和劉仲宣縣長談話，他是一個三十個月槍斃了六百個土匪的精悍的縣長。

縣政與市政有許多是相同的，我拿劉縣長關於兵役的話，請教成都市長余中英先生，余市長是軍人，豪飲，又長於政治，且能書能畫。成都這個古典的都市，最難得的是街道幾乎條條綠陰，樹梢與屋檐處處相吻。六十萬市民都生活在鳥語樹香中。這是成都平原簇擁出來

的繡錦，生活在土地上。人口擁擠，很難租賃到房子，但全市極少高樓大廈，多的是深院廣庭，土地未曾立體的利用，在大平原裏，顯得又矮又平。市內娛樂場，場場滿座，有的說，進戲院的每日都有數萬人。

川劇我不懂，但我們看過主要名角的演唱，二十日晚上，在悅來茶園。演的有黑虎緣，柴市節，帝王珠等。在最後一齣武戲上，我聯想到物產競賽會旁的國術比賽——打擂台。讀舊小說時所憧憬的那景象，不想能够在今天親見，人人愛看打擂台，國術館的入場券每張五元，天天都擠進了萬人以上。我們是十五日去看的，八十三歲的國術家馬寶表演「連城」，六十三歲的老太婆曾賢芬表演「大悲咒靜功」，博得掌聲雷動。那天比賽藍章有八對，勝手的下來沒有傲倨，「贈章免較」（敗的）的下來服輸，武德可敬。這種比賽的意義，與西洋的Boxing及日本的「相撲」相同，可引萬人空巷來觀賽，這是鍛鍊國民體格，提倡尚武精神之一道但不要忘记了，這時代已經不是用手打死人的時代。

現在打死人，已有銳利的武器。戰爭是武器的戰爭，手發展了，被武器代替了。我們參觀過軍官學校，是四月十七日。會打拳，更要緊是要會開鎗，纔是衛國的戰士。軍校的規模宏偉，設備完善，感謝萬教育長，給我們親眼看見班戰鬥怎樣突破敵人陣地，怎樣進到短兵相接。前線作戰的艱苦，及所蒙受的犧牲，看見一幅活圖在南較場中，已使我彷彿者若置身戰地。我要向國內外呼籲，大砲飛機，把大砲飛機給我們忠良的戰士！二十一日在空軍軍士

學校，我們看過各種飛機，在生長中的中國空軍，有着赳赳的雄姿。它代表着中國的前途，在飛，飛，飛。當我脚踏飛機的翼膀，探首去看機內複雜而精密的機器，諦聽飛將軍在說明的時候，我覺得自己知識渺小得像一隻螞蟻；當飛機騰空而起，在雲霄裏翻筋斗作各種表演的時候，我肅然起敬，崇拜二十世紀科學的神仙！

在十日中，差不多沒有個人的活動，荷蒙成都黨政軍社會各界領袖，及同業諸友好的熱誠招待，種種騷擾，深愧無以為報，這裏所記的東鱗西瓜，都是些皮毛的感印，除敬致謝忱而外，尚祈宥恕我的掛漏或錯言！

四川的糖潮

川省的內江資中兩縣，是大後方糖業的中心。兩地糖業興衰，關係着後方各省糖類的供給。近來糖業中暗潮洋長，如不及早解決，似有釀成相當嚴重風波的可能。奔走調停者雖然真使勁，但據說，幾番苦口，並未打破僵持的局面。

紛爭的焦點在糖的價格，一月十四日財政部公布新糖價格，核定每萬公斤二十八萬二千元，這價格不算低，有個糖商說，這價格實際上已高過當時的黑市行情，糾紛爆發在二月十二日，內江專賣分局通知以奉轉財政部電飭，糖類價格幾分新舊，新糖暫緩應市。儘先將已照舊價繳納專利的存糖，一律照三十一年十一月底價格交易，俟存糖銷盡後再定期實施新糖

價格。按十一月底的舊糖價格每萬公斤爲十七萬六千元，新舊價格相差頗大，存糖的運商與漏棚聞訊譁然，拒絕按照舊價出售舊糖，糖的供給，遂受影響，據糖商聲言，這樣出售將虧折而至破產，他們的理由：第一，所謂三十一年十一月底的價格，是根據全面限價政策而來的，但在糖，十一月底的價格乃九月五日評定的，由九月五日至十一月底，其他物品漲價了，糖價則未曾步隨着提高，是的，這一點不能說沒有不公允。第二，就成本言，據糖商統計，三十一年度各種糖每萬市斤的成本價格如次：白糖一五八二〇〇元，桔糖七三二〇〇元，糖密四三二二五元，加上利息到四月十五日止，成本又變了：白糖一八〇〇一四元，桔糖八三二九三元，糖密四九一八五元。每公斤是二點二市斤，劃算起來，按照舊價出售，無論如何當損失不貲，這裏有一個表，是運銷商成交已運及待運的糖類包件的概數；

糖別	已運包數	待運包數
白糖	二四二三	一八六九
紅糖	三七一一	二三五八
冰糖		一八
桔糖	八五七	四二
合計	六九九一	四二八七

就是，各種糖合計有一萬一千二百七十八件，假定照舊價賣出去，運銷商要損失一萬萬

元以上，且存糖中以紅糖爲最多，紅糖俗名水糖，分兩種，一種叫另糖，由十一月至四月用篾簾包裝，一種叫陽糖，由五月至十月用木桶裝置，這種糖不行銷省外，市場在四川境內，而且是有季節的，在天氣溫熱的時候，這種糖的糖質會流化，流化的損失很大，通稱爲「流折」，因怕「流折」及市場有季節的關係，事實上存糖是急需脫手，而不好久留的，因此，風波也就急需平定。

在調解中，糖商提出了十項請求，那十項據聞是（一）新舊不分，請勿按舊價收購。（二）請開放存糖，恢復交易，以免產銷兩地存糖的「流折」及多耗貸款的利息。（三）紅糖價高，酒精廠不肯收買，請准許商人運往銷區。（四）萬縣查封枯糖，請予啓封運至湘鄂應市。（五）請根據法令，准許承銷商運銷省外。（六）今後產製運銷四部門，在評價時請算足合法利潤，以免產生黑市及鬧糖荒。（七）請裁撤銷區專賣機關，因在起運時已有關卡，不致漏稅。（八）來往公文延擱過久，應請改善。（九）沿途關卡查驗留難需索，請加取締。（十）專賣制度，應勿妨害生產，妨害酒精原料，及妨害國庫收入。看這十項要求，好像偏重在運銷方面，實際上，關於運銷的手續，辦法，恐怕也有流弊，因爲糖的專賣制度草創未久，機構不能說已經十分健全。川康區的食糖專賣，略帶試驗性質，本區的食糖專賣局，成立於三十一年一月十六日，組織成立未久，處理事務，或不免過於操切，不過現在川糖產量佔全國百分之八十，內江資中兩縣又佔川糖產量的一半，我們不能不重視內江糖的風波，是非曲直是

另一個問題，總之，不可不以速謀解決為第一要着。我得到一個內江縣糖清產量及製糖戶數的估計；

	糖清產量	製糖戶數
二十九年	七六〇萬公斤	八八九家
三十年	三五〇萬公斤	五〇六家
三十一年	一六〇萬公斤	三〇三家

若這估計無錯誤，衰落的實在有點感傷，據說今年栽甘蔗的更少了，也有人把已種的蔗苗拔起丟掉。因為紅糖漏水也是製造酒精的原料，間接也就可能影響到酒精的生產，去年全川生產酒精四九六一三〇〇加侖，其中公營生產的一七一二五〇〇加侖，民營的生產三二四八八〇〇加侖。我在成都訪問過一個成都最大的酒精廠，聽說成都的酒精廠因為原料干酒騰貴起來，而酒精的公定價格還是每加侖一八六元。泰半已無形擱淺。以糖為原料生產酒精的糖價貴了，也是一個難題哩。

在這黑暗面，我應該補充一點光明的報告；自由蔗農的種蔗雖然減少，但加入合作社的蔗農，今年種的蔗數却加多了，農民銀行三十二年度的蔗糖貸款總額是五八五〇萬元，迄最近為止，已放蔗貸三萬萬公斤，每萬公斤貸與八百元，去年則僅貸出二萬萬公斤，今年約多了三分之一，合作社共二五五社，社員有七萬餘人，今年合作社蔗糖的生產，也許可佔全部

蔗糖生產的半數，我感到喜悅，糖的荒蕪與減產，一部分似可在這裏得到補償。

二七勝過了一三五（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菲律賓大海空戰紙上談

菲律賓大海空戰是結束了，但因其「詳情繁雜」，局外人委實弄不清爽。日本也在那裏宣傳其所謂大捷。謠語有三種，其中一種就叫做統計；據日本統計，是役沈傷美方艦船共達一三五艘。大海空戰的確是大海空戰。我相信從現在起，這頁戰史一定要被各國搬上解剖臺，讓千萬人不斷研究許多海上的戰略戰術。明日海戰的一斑，或將根據此次海戰出發。我興奮，對照過雙方的戰報，寫下來，獲得如次初步的印象：

戰役經過——海軍史上一次輝煌的運動戰

一、美日雙方艦隊實力——美國在菲律賓海域停泊應戰的艦隊有二，皆屬於第七艦隊：（一）在雷伊泰灣，美稱「戰團艦隊」，由德蘭多爾夫海軍少將統率。日本稱之為運輸船團及護衛艦隊，其實力，據二十七日東京廣播：「雷伊泰灣內敵艦隊勢力，有戰團艦四艘，巡洋艦八艘，及其他艦艇，庇護着數十艘運輸船團。」可能還有航艦二艘。（二）在薩馬東方海面，為史普拉格將軍麾下的「護航母艦隊」。日本謂乃以航空母艦羣組成的「機動部隊」。航空母

艦不詳其有幾艘，從日本所宣布擊沉或擊傷的數字計之，至少在十五艘以上。此方面似僅有戰鬪艦一艘，巡洋艦五艘，驅逐艦二艘以上。這是開戰前的情形，至戰爭末段，乃有美第三艦隊的四十艘航艦趕到聲援，這是另一回事。

日本艦隊出動了三支，然有一支中道折回，即到明多羅島以南西布顏海這一支無下文。這支艦隊據說擁有戰鬪艦三或四艘，巡洋艦十艘，驅逐艦十三艘。駛至戰場參戰的僅兩支，（一）由蘇祿海突進蘇利高海峽的美稱「南支」，其實力包括戰鬪艦二艘，巡洋艦三艘，驅逐艦六艘。此支艦隊可能是由新加坡開來的，不然就是在越南的金蘭灣至斯巴得來島一帶游弋。（二）出現在臺灣東南海面，而逕趨薩馬島東方的稱爲「北支」，其實力包括戰鬪艦四艘，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十二艘，還有航空母艦三艘以上。據說這支艦隊是由日本本土開來，不然就是飄泊在臺灣琉球之間。

據此，雙方海軍實力的對比；戰鬪艦美五日六，日本優勢。航空母艦。美十七以上日三，美國絕對優勢。巡洋艦美十四日十二。驅逐艦美不詳日十八，日優。

二，日本主攻目標及作戰經過——南支目標是雷伊泰灣內的美戰鬪艦隊及運輸船團；北支目標是薩馬東方的美機動部隊。其經過如下：（一）日本南支艦隊本來的進攻計畫，大概是匯合蘇祿海與西布顏海兩支艦隊，衝入雷伊泰灣，如匯合果成，則有戰鬪艦五艘或六艘對美國的四艘，有巡洋艦十三艘對美國的八艘，並有驅逐艦十九艘可以進行魚雷戰，攻擊美國的

運輸船團。但因西布顏海那支艦隊沒有如期到達，（可能是受不了美機的轟炸，在海峽裏行動不靈，故退。按美戰報曾云炸傷其戰艦及巡洋艦各一艘），日南支艦隊勢孤，二十五日晨駛抵蘇利高海峽，與美艦相對開砲：據東京廣播，只有「魚雷戰隊更深入灣內」。日戰艦則被攔阻在蘇利高海峽。戰鬪經過僅廉一句半鐘。殘餘艦隻於「夜明前離開戰場」，遁走的路線乃沿雷伊泰西海岸向北入加摩斯海。（二）日北支艦隊與美母艦羣開始接觸，時間是二十五日上午七時半，潰走是十二時五十五分，接戰五小時另二十五分。東京廣播也說：「正午以敵機動部隊潰散逃走，我部隊因總告終結，乃離開戰場」。作戰地點在「薩馬島東方海面百哩」處。據美記者華克報告，第七艦隊曾被衝散。此日上午美母艦羣似相當陷於苦戰：金開泰將軍說：「我輕型航艦隊在薩馬島附近阻遏日艦隊至一擊上午之久，直至午後援軍來到為止。航艦所完成之偉績，誠令人不能置信。」由這片話也可以得到旁證。日本北支艦隊的逃遁必是因爲美第三艦隊援軍到了：第三艦隊四十艘航艦趕到戰場，離日艦逃遁時間僅三十五分鐘。敵艦逃遁路線是折入薩馬島北岸的聖柏那狄諾海峽，與南支艦隊逃遁的方向相同，是集中到馬尼刺去的。那支無下文的日本艦隊，可能便在明多羅島東岸迎接它們。

三，日本的戰略戰術——日本戰略的企圖，是要孤立雷伊泰島上「三師美軍」，二十六日東京廣播的口吻如此：「被遺棄於雷伊泰島橋頭堡的麥克阿瑟軍，其背後的海面，已完全被切斷，形如裸體，在我戰略最中心處無言的孤立，其命運當一如巴丹柯里幾多爾之敗戰」。

要孤立雷伊泰，就要奪取菲律賓的制海權；要取得菲律賓的制海權，就要殲滅美第七艦隊在菲律賓的戰鬥艦隊及航母艦羣，在戰術上，日本居於主動地位。日本南支艦隊「以戰艦隊為先導。以水雷隊為後續。」利用月明之夜。「秘密」行動。到蘇利高海峽，遭遇着美艦。「彼此戰艦交相轟擊亂射」，以主力艦牽住主力艦，然後以水雷戰隊深入，尋覓敵運輸船團，與之肉搏。」同時以「戰鬥機編隊」蔽護天空，該戰鬥機隊且曾「分為小隊，俯衝而下，直趨敵之運輸船」。日本北支艦隊主攻目標是航艦，先用陸上飛機轟炸了一天，即二十四日午前十時許，午後三時半及五時半，日機出動了三次，「猛襲敵機動部隊」，這就是美方報告的「日機以四十架或五十架以上為一隊，不斷襲擊美艦」。除陸軍機結羣轟炸外，還有一種屬海軍的空中決死隊，名叫「神風特別攻擊隊」。據二十八日東京發表，已組成敷島，大和，朝日，山櫻，菊水五隊，其戰術為自殺式的「以肉彈與愛機實行向敵航空母艦衝擊」，「自最初即不期其生還，務必以一機轟沉一艦。」敷島隊員已出動參與此次菲律賓海戰，戰死了五人。日本先用空軍壓迫美機離開了航空母艦，然後利用其戰艦的火力及戰術速度，以攻擊美國航艦。東京廣播會謂：「敵艦上機七十架以上，不能回返，被迫降落於雷伊泰島兩橋頭堡的飛機場。」大概就是日本使用上敘戰術的結果之一。職是之故，在薩馬東方發生的所謂菲律賓海戰，前一階段是空戰，後一階段也是空戰。「追擊及擴大戰果」，用的都是空軍。

四，雙方發表的戰果——（一）日方損失；二十六日珍珠港合衆電稱：「至少沉創日本軍

艦三十艘，其中包括戰鬥艦十艘，航空母艦三艘。此說恐不確，因日本的戰鬥艦只有六艘參戰，加上在西布顏海受傷的一艘，也不過七艘。二十七日美官方根據尼米茲與麥克阿瑟總部的報告，發表日艦沉傷總數二十七艘，較為正確。日本戰鬥艦一艘確被擊沉，在雷伊泰灣，東京已承認。這是美國戰鬥艦所擊沉的。在薩馬東海面的日本戰鬥艦二艘可能沉沒，二艘受傷。該公報第二部所稱「聖比那狄諾海戰」，應為日北支艦隊敗退後的追擊戰，其戰果中也列着擊傷戰鬥艦四艘，此點不無疑問；若戰報正確，非北支的戰鬥艦不只四艘，即是西布顏海一支日艦駛往聖比那狄諾海峽去增援。總之，日本戰鬥艦沉一艘，其餘也通通受傷。巡洋艦方面，在蘇祿海沉三艘。在薩馬島東沉二艘，傷三艘，在追擊中戰又沉了二艘；即共沉六艘，損失一半；傷二艘，僅剩三艘安全逃走。航空母艦沉二艘，可能沉一艘，三艘無一倖免。驅逐艦在蘇祿海沉四艘，他處也受傷數艘。計南支艦隊得逃脫者，似尚有戰鬥艦一艘，驅逐艦二艘，巡洋艦全滅。北支艦隊戰鬥艦或皆負傷逃走，航艦一艘負傷逃走，巡洋艦四艘逃走。(一)美方損失；據東京大本營發表戰果如下；(甲)在薩馬島東方海面；美艦統計沉傷二十七艘。包括航艦沉八艘，傷七艘；運輸艦四艘以上；巡洋艦沉三，傷二；驅逐艦沉二，戰鬥艦一艘受傷。此中僅四艘航艦是海軍於二十五日擊沉的，潛艇也射沉了航艦一，傷驅逐艦一，餘下的都是飛機的戰果，即二十四日飛機炸沉航艦二艘，傷四艘；二十五日炸沉航艦一，傷二；二十六日又炸沉航艦一艘，傷一艘。(乙)在雷伊泰灣；共沉傷美艦船一〇八艘。

此統計乃由十七日算起，賬非常糊塗。除二十五六兩日空軍炸沉傷及燒的艦船六十四艘外，南支艦隊的戰果殊無足稱道，尤以美戰鬥艦一艘也沒有擊沉，僅報三艘受傷，這已是最大的失敗。巡洋艦沉三傷四，擊沉不知其為巡洋艦抑驅逐艦者十，頂多的是破壞了運輸船五十八艘，沉六傷五二。

結論——二七勝過了一三五

總上觀察，大結論是日本的戰略意圖並沒有實現，菲律賓的制海權並未拿到手，雷伊泰美軍依然攻擊前進，並不陷於「孤立」。小結論是日本的主攻目標並沒有毀滅，雷伊泰灣內的美國戰鬥艦隊仍然健在，薩馬島東方海面的航艦羣散而重聚，其實力已遠強盛於開戰前，至能對日本艦隊追奔逐北，整個戰役乃以二七勝過一百三十五的戰果，嚴厲宣判日本失敗。

批評。解釋及猜想——爲什麼日本會失敗呢？

(一) 日本最大的失敗是南支艦隊。要解釋這個問題，除布西顏海那支艦隊行動可疑外，日本戰鬥艦的防禦力與攻擊力更可疑。這是美日戰鬥艦相對開火的第一次，即使在數量方面日本弱了二艘，但豐田副武非不知道，而傳令日本艦隊採取攻勢。乃開戰結果，日本戰鬥艦

一艘沉了，一艘負傷而逃，而美國的戰鬥艦，則傲然仍爲海上浮城。金開德將軍說：「日艦之砲火，極不準確。」砲火不準確必是失敗的一個原因，但防禦甲板過薄，大概也必是一個原因。如果失敗於戰術，經此役教訓，日本戰鬥艦或將步義大利艦隊の後塵，雌伏起來，不敢正視美國的戰鬥艦隊。但此役也證明了一樁公案，由空中炸沉戰鬥艦畢竟尙難。

(二)南支艦隊的失敗，戰略錯誤在布西顏海那支艦隊沒有來，這個問題恐怕與海峽航行有關，金氏上將說：「日艦隊竟敢穿越菲島中部狹窄海峽，實屬可異」因通越海峽，雖可藉兩岸的陸，飛機掩護，但同時「水雷潛艇及飛機危險重重」。在狹窄的海峽中，目標明顯，戰艦本身難以轉動或避走，一被對方的飛機發現，隨時都有可沉的危險，經此役教訓，菲律賓島嶼紛繁，海道曲折的戰略價值，茲已必須重新評估。布西顏海日艦隊的蹉跎不進，及美機在聖比那那諸海峽沉傷敵艦七艘之多，足以說明飛機控制海峽的厲害。

(三)北支日艦假使有成就，對於航艦中心主義也毫無損傷。即說日戰鬥艦開砲擊沉美航艦四艘，這在全部戰果中所佔的地位仍低。況且「四艘」還要打折扣的。假如航艦飛機不遠趨，戰鬥艦則頗難接近；即航空艦無飛機，其逃走速率也比戰艦快。追趕航艦仍得用飛機。照此情形消想美航艦的損失，必不如日本所言之多。

(四)日本最劣勢的還是飛機，失敗在沒有握到空權，此次出動海軍已允稱優勢，但其艦隊最後仍一艦逃亡，海權屈服在空權之下，小磯不得不於謊言海戰大捷之後，便命全國展開

「航空機增產突擊運動」。飛機的威力，已動搖了海戰古典的原則，海戰史上沒有一次像這次可以飛機大敗艦隊的。

(五)所謂古典原則，譬如馬罕說的；軍力加位置等於軍力。位置的重要性減低了，日本把艦隊集中起來，對付美國一部艦隊已佔優勢，但因其空軍不是優勢，抄襲雷伊泰的背後，失利；攻擊薩馬海上美海軍的一翼，也失利。讓日本以聯合艦隊佔住臺灣菲律賓的中央位置，倘無足額的優勢空軍，仍無法實行決戰。根據地的價值成了問題，日本的漸減戰略成了問題，存在艦隊或保護海岸砲臺艦隊，也都成了問題了。

(六)潛艇參加此次戰役。據東京二十八日廣播：「森永正彥海軍少佐指揮的一艘潛艇，擊沉敵艦船五艘，樹立輝煌的戰果。」美方也有潛艇參加作戰。但在全戰役中所起的作用不高，也沒看見日本的單人潛艇出來決死，潛艇在海戰中也走下坡路了。

(七)日本以聯合艦隊為主，參加這次菲律賓海戰，北支艦隊可能就是第一艦隊。如美方公布日戰鬥艦山城與扶桑在雷伊泰灣沉沒，則南支艦隊可能就是第二艦隊。北支四艘戰鬥艦可能就是陸奧，長門，日進，香椎。參戰顯非全艦隊，日本自己承認的損失是戰鬥艦沉一傷一，航艦沉一傷一，巡洋艦及驅逐艦沉二，飛機一百二十六架未歸。東京廣播如此說：「我方損失與敵方損失相較，極為輕微，對以後作戰雖無何影響，然亦為極貴重的犧牲」。這「極貴重的犧牲」，勢將使日本海軍當局重新考慮其戰略戰術。故目下日本艦隊雖尚集中馬尼

刺，但在短時期內，應極少可能重演一次同一形式的海戰，大概沒有這種自殺的勇氣。

(八)我猜想，今後日本海軍的戰術，可能被迫走十月十四日臺灣海戰那一條路，但爲運用「神風特別攻擊隊」，而出動海軍，當視作例外。如欲重讀菲律賓大海空戰這一課，事前必須經過返覆數日的大空戰，或同時能出動數千架飛機。

百色巡禮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三月十六日)

百色這個陌生的地名，好像帶着幾分祕密，而是一個蘊藏新聞的地方。因劫後廣西的軍事政治都集中在這裏，自然有許多東西可以看到，嗅到。我以關懷廣西的動機，於三月十四日抵百色訪問，在那裏逗留了半個月。

沒有人能告訴我，百色這個地名的起源。但知百色建城於清雍正八年，光緒元年置百色直隸廳，民國元年改廳爲府，二年廢府爲縣，名曰百色縣公署，到民國二十二年始有縣政府的組織。這年齒青青的百色縣，古爲田州，秦轄於桂林郡，漢轄於鬱林郡，唐屬於邕州督府，宋置田州。田字的意義也不可考，這一帶田字頭的地名，有田東，田西，田州，田陽之多，或謂冠田各地都比較平坦而可以種田。惟百色襟江背山，一望皆赭色粘土，其所以成爲桂西重鎮，廣西六大商埠之一，原因一在交通，二在戰略地理。交通賴水路，右江從百色始，是西洋證碧(亦名鷺江)二江合流之處。從空中俯瞰碧綠水帶，蜿蜒向東南方流去。讀徐霞客遊

記，有云：「聞右江之流，溯田州而上，舟至白隘止。」我初疑「白隘」即百色，後知其非，原來白隘乃雲南的剝隘。我參觀過一種平底長方的「剝隘船」。靠這水路的溝通，百色地位恰鎖鑰住桂頭滇尾，而爲滇桂往來必經的孔道。過去數十年間，百色貿遷繁盛，西接雲土，東下邕寧。由百色而邕寧，而梧州，而廣州；即由右江而西江而珠江，商旅浮江上下，絡繹不絕。這是說交通方面。其次，在兵要地理上，百色爲桂西的要塞，有云百色的色字，係塞的訛音，明代王守仁平潞，威鎮田州，戍守必先百色，當時曾名爲頭關，非保頭關無以固桂西。事實亦然，百色雖偏促一隅，山未窮，水未盡，其地勢扼滇桂之衝，西北高亢，東南低卑，峯巒重疊，谿洞幽深，是爲兵家必爭之地。

現在呢，百色究竟價值幾何？我要報告讀者，百色僅僅是一座二萬人口的小城鎮，只有一條精緻的街道。桂柳會戰以後，桂柳梧邕四大城市的機關義民，被迫向百色播遷，上自省政府，下至連蒼蠅也帶走的商人，蟻集到了百色，但據百色最近人口調查，仍不滿五萬名。踳躑在百色街頭，你可以萍逢十年八年闊別的朋友，休目相視而不敢相認。論理，難民應該鋪滿全城，壅塞道路，但事實使我非常奇異，除看見一個廣東難民收容所收容了十幾個難民外，走徧大街小巷，遇不到難民。有一次，與友人出西門漫步郊野，在一座石橋之下，才又發現四五個乞丐一樣的難民。這個問題，在許多隣淪陷區，恐怕是一個標本。我曾努力去發現在戰爭中人民不大流亡的原因，所得答案是：因爲農民離開了農村不能生活。民政廳長陳良

佐先生慨然告訴我：「難民多得，因為我們無錢撫輯救濟，所以回淪陷區去了。」他搬出地圖，指出廣西西北部的難民最多，因為他們的歸路被敵人截斷了，沒有法子不流落在公路兩旁。

雖說百色人口不滿五萬，叢爾小城却點綴着許多摩登。一個大城市的景物，具體而微的應有盡有。中山公園建亭榭，蒔花卉，有參天古木與止水小橋，在夕陽西斜時，站立牆頭遠眺，南望連雲接障，風景依稀，一似柳州。城內建築物類皆磚造，堅固而精緻，衙門林立。頂可愛的是廣西衙門的進出自由，親和民衆，毫無陰森的氣象，省政府偕專員公署辦公，其他機關也有的鳩佔學校。我隨便進出縣政府，縣長楊壽松君廣東大埔人氏，是一位華僑子弟，能操各種方言，我們一見如故的無所不談。縣府建築院落甚深，踏進大門，兩旁就是監獄。我參觀過男女犯人，那些失了自由的動物，都射出驚訝的目光凝視着我。我永遠不能忘記，有一個三十來歲的女犯，張皇的趕出裏門，以含淚的眼睛，聳起的耳朵，來搜索我和獄史的談話。獄吏說：「犯糧每日十兩，連菜在內。」另一個世界，在江的彼岸，定置着數十艘艇子，那是特察里。沿江散步，不時可聞悠揚的商女歌聲。我看見盟軍來去那條路上。但在城內，塗繪英文招牌的酒巴間，有的却仍門雖設而常關。在許多大小飲食店中，西餐館僅二三家。政府爲厲行節約，由三月一日起實行限價，中餐一人不得過二百元，西餐五百元。事實上物價奇昂。遵守法律多吃不飽，因而許多場合不免流於陽奉陰違。

百色物價騰飛，直逼着昆筑猛進，這真是出人所料。豬肉一斤五百三十元，日用品更貴，一塊力士肥皂千元以上。探究此中原因，一般的不談，特殊的可歸納爲，第一人口驟增一倍有奇，像貴陽一樣，商人利用供求失去平衡的時機趁火打劫。嚴格說還不是因爲增加二萬餘人，這人數並不爲多，問題乃在這些人的消費大，他們都是大機關。我聽說每月往百色運的紙幣逾四億元，紙幣汎濫了，自然物貴。其次，因百色當地物產不饒。單說土地吧，全縣石山七二六九一一市畝，荒山三五八四一四〇市畝，荒地七八八一九市畝，耕地不過二五〇五二六市畝，就是說，既多山，又多荒。全縣十萬零九千男女，只有二萬五千農夫，三萬二千農婦，年產穀約二千一百萬公斤。副產有黃豆，棉花，糖等，也有馬牛羊豬鷄鴨，但充其量只能勉強自給自足，現在糧食問題已經很嚴重，絕難供養外來的文武官兵。第三，目下百色像一潭死水，交通四塞，外來物資不得暢流，我認爲也是高物價的一大原因。越南有變，高平落敵手，桂越走私路斷。由百色西南行，公路止於田東，非武裝不能到敵後搶運物資。入黔公路雖通，然車輛寥寥，商旅裹足，商車貨運罕有，客運根本便無。有此三因，卽人多物少貨滯，所以百色的物價扶搖直上，而不知所止。喘息在高物價底下的軍政官民，其痛苦情形，並不亞於後方各大都市。

百色不但物產貧困，文化也頗落後。其地昔爲瘴區，民族駁雜。改土歸流到現在，漢人入籍已佔十之七八，而苗獠峒三族也還佔有十分之二以上。峒與泰國的泰人同族，語言相

通：看起來個子矮小，我遇見一個閩人——大概是閩人，在體育場買一件故衣，八百元就算不大清楚。一般教育，就我所見到的似不甚高。我目擊野外露天的幾班學生，教師坐在圈中唸一句，學生們跟着唸一句：趨前視之，學生竊竊作笑，教師照了我們一眼，也撲嗤的笑起來。細看教師和學生的年紀實相伯仲，難怪。全縣受高等教育的男女。統計僅一百二十四名。有一間省立的百色中學，一間私立的行健中學。最近雷沛鴻先生在奔走若要開辦西江學院，拉梁宗岱先生當教務長。這是戰爭給百色的最大禮物。據說，服務教育界的朋友至苦，黃花岡中學校長王世昭先生告訴我，小學教師的待遇，每月六十斤糙米，薪水百元，中學教師倍之。我想，任何教育家兼宗教家，欲常年枵腹而誨人不倦，實不可能。在文化圈內，百色也有一家中央日報，是梧州遷來的，出半張紙賣十元，經營得道，月有盈餘。該報借址關帝廟，頗具規模。廣西日報也在籌備復刊。百色而外，田陽有曙光報，田東有掃蕩簡報，都是小型報。他們代表着報人的奮鬥精神，而在桂西拓荒。

我對百色的印象很深，這個嬌小玲瓏的城鎮，它的影子還在我腦際徘徊。當離去之前夕，一輪皓月照落我所居住的廣豐旅店，從簷前踱下石階，把一個清幽的庭院分成半明半暗：賣唱的廣東歌曲盈盈於耳，那時候，我恍惚忘記了戰爭。（四月四日於昆明）

廣西軍政見聞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

劫後廣西有着極大的變化，自由空間非常狹窄了，省府在百色，輾轉反側都頗感不便，好像伸手便要碰壁。全省九十九縣一市一設治局。統計淪陷五十五縣一市，一度淪陷已克復的十一縣，局部淪陷九縣，其幸保完整者僅二十四縣一設治局。敵人把廣西宰割得支離破碎，餘下三分之一的自由土地，東零西落。而且這些地方多為荒山瘠野，僻壤窮鄉，消息隔絕，聯繫間斷，幾乎沒有辦法充分瞭解其現狀。在桂東昭平一帶，早無敵蹤，省府派出專署人員，冒險偷過封鎖線，不久以前剛剛到達。在鬱林，行政專員還是梁朝璣，那裏也是一個廣大的自由中心，東聯廣東南路，迤西可通達永淳，永淳縣長三月二十一日纔由百色出發去上任。但鬱林與百色往來，主要也是電報。其地我防軍力量單薄，二月間，曾派遣了一師兵，通過敵線前往增厚。尋常老百姓，行不得也，一怕敵人，二怕匪徒。聽說，治安到處都有問題，行劫殆已司空見慣。窮困所迫，從亂乘機，這是可以想像到的。桂西比較安謐一點，因軍政都有重心與控制力，但此非謂人心不變，搶劫仍時有所聞。要收拾廣西這破碎山河，任務實在艱難；目前的物質環境，尤其百般窘蹙。一切痛苦盡在無言中。

但廣西在反攻中的戰略地位，却十分重要。以南方爭衡中國，古兵法嘗言：「用閩浙不如用粵東，用粵東不如用廣西。」因為湘桂二省共險，桂江與湘江同源，越桂嶺，浮湘水而

下，可以傾湖南，動湖北，而與中原的聲勢相通。歷代兵爭，如黃巢之亂，如蒙古兀良合台，及太平天國革命等，即假道或發軔於廣西，以趨湖廣，而卒皆震動中原。今我反攻大軍集結於滇黔，廣西地位尤為重要，不但為規復兩湖，而必爭廣西，為出邕寧梧州，到廣東海岸迎盟軍登陸，也必先佔有廣西，作交接聲援，然後可以言配合作戰。敵人對此當然不會輕忽，光說啣接中國與南洋的大陸交通線，現在就是日本陸軍的大動脈，南洋數十萬敵兵的生命線。這條線業已打通。由廣西東北貫穿西南，出湖南，入越南，暢行無阻。敵人在這線上佈下了重兵。據悉廣西全省駐有敵軍五個師團半。雖然邕寧貌似空虛，不過四五千名在戍守；但駐紮越南的兵力雄厚，據悉共有六個師團，一說八個師團，越南敵軍隨時可調入廣西使用。譬如百色，它所感到的壓力，則不在東南正面，而在側面越南境內的高平，由高平犯靖西，指百色，僅四日路程。廣西對我的重要如此，敵人的準備如彼；未來數月或一年，無疑將爆發一番惡戰。如盟軍由欽州登陸，直撲邕寧，以切斷日本的大陸交通線，則會戰規模，人馬當達數十萬，真正的大陸會戰，可能從此開始。依此見地，南荒百色的任務實在沉重。

我叩問張向華將軍：「反攻準備如何？」這一代名將，鎖了鎖雙眉。他歡迎我自己去看。三月二十三日，我決定隨鄧副司令官龍光往田東一行，臨時又把行意打消，因去田東，看不到什麼；去果德，還看不到什麼，部隊都在最前線與敵人對峙。後來我就近選擇一個特務團，約好團長曾杰在上午九時吃飯時間去參觀。到達團部，稍坐，看見室內有數十桿美製衝

鋒槍，外表不舊也不新，悄然躺列着。此外別無新式武器。偕會團長進後落空庭，一聲「立正」，幾堆士兵站了起來，每堆脚林中都露出了一个小鍋，我搶前去瞧一瞧，裏面盛的是紅豆，顏色慘淡，毫無油光。再端詳了他們手握的飯碗——其實不是碗，多是薰黑了的牙盃，但見飯不見菜；由此可知紅豆的滋味。看一看他們的服裝，修短不齊，襤褸無狀，也不是想像中的美纖黃卡嘰。入寢室，看到竹架的連床，挨牆而立。床面有的鋪着氈子，有的很零亂，內務並不整理。我對一位像班長的弟兄，問生活如何？他把兩脚限靠牆，然後答覆，「我們每月副食費是發五百五十元，全部買柴都不能把兩頓飯燒熟。現在我們兩個人共一條氈子，有時四個人才有一條。現在最痛苦的是沒有帳子，蚊子很多，要到天亮才能睡覺。」這位弟兄的目光釘住我，團長也偷偷照我一眼；我能說什麼呢？實在不能，只好搖搖頭，相顧而作苦笑。

特務團算是比較好的了。一般部隊每名士兵，二月以前每月副食費發一百七十五元，從三月起纔發三百五十元。我相信他們不但十分渴望裝備，更需要給養。張向華將軍說：「歡迎你看我的部隊，再看別處的部隊，比較比較，你就會知道。」現在這方面我軍，在張向華的旗下，三分之二是由廣東過來的，即前第三十五集團軍鄧龍光將軍的部下；三分之一纔是前第十六集團軍夏威夷將軍所統率的廣西兵。這回有一個很好的機會，讓我會見了兩廣的將星。鄧副司令官小小個子，風度瀟灑，談吐如流，他告訴我轉戰來桂的經過，一路都是奉命撤退。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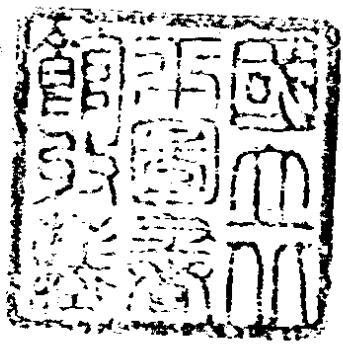
是最有自信心的將領之一，說：「我們沒有好武器，還不是一樣打仗。」第六十二軍軍長黃濤，是一位不平凡的軍人，沉着武猛，給我的印象很深。第六十四軍軍長張持，雙眉倒豎，面勝殺氣，也可以在其臉上讀到驍勇善戰。黃張都在鄧手下。三月二十四日，我專誠去奉謁夏威副司令官，他屬於另一典型，氣象沖和，樸質沉毅，在應對之間，虛懷若谷。第四十六軍軍長黎行恕，看起來也甚溫文。我知道這些將領皆敬仰張向華先生，擺在這方面來當司令官，實在沒有一個人能比他更得人望。經過了半月的考察，我接觸到上上下下各種大小人物，在無數次的談話裏面，發現張向華將軍確是一個光明的象徵。但我沒有忘記在他眉宇之間浮現的憂鬱，悒悒告別，願祝他在大反攻中，再拿出英雄本色，為國家爭樹驚人的武勳。

三月二十日，我拜訪黃旭初主席。在政治方面，廣西的光明可以黃主席代表。他告訴我們，「我們總有一日可以收復整個廣西。」語調堅定，而帶着熱望。讀其三月五日發表的「廣西省現階段施政要點」，條目綱領，次第井然，具見黃主席重建廣西一片苦心與熱腸。他提出現階段的中心任務為：（一）加緊動員全省民衆，充實自衛力量。（二）加緊培養民主勢力，完成地方自治。這兩項規定都中肯，但目前廣西政治有三難：第一幹部難。黃主席不斷縈心於幹部政策，以提拔廣西人才，黎有專冊，行之有年。退去廣西崛起自雄，厲行三自政策，那時候，下層幹部確有朝氣，能苦幹，抗戰軍興，幹部的出征流變太多，人才乃甚感空虛。桂柳未陷，尚可借才省外，賢茂之士樂為廣西工作，今已不盡然了。廉能幹部減少，地方政治也

就入於黯淡之境。某君謂：「廣西縣長多所更迭，移交常辦不清楚。」此種現象，並非無因。第二徵兵難。因縣份已縮小三分之二，其餘三分之一又分散四方，阻關阻塞，行政力量且苦鞭長莫及，遑論徵兵！聞說過去廣西一師一年補充兵爲一萬名，卽一師一年逃兵之數，邇來逃兵發現更多。照編制，這方面兵員人數，尙短欠十分之六，這十分之六實在不容易就地徵添補足。第三徵糧難。廣西田賦是每元折合徵穀八十六斤，當地官吏都齊聲說這已經苛重。據民政廳長陳良佐說：「現在所能徵實的穀額，不過七萬擔，供給方面，僅軍糧一項，便已需要七十萬擔。」軍糧如此，民食更莫問了。有之估計，今年桂西至少要鬧糧荒三個月，那是嚴重的問題。

對廣西現狀持不滿或不平者，無可否認也。大有人在，但那完全是忠於國家，希望進步，一般良善官民，差不多都帶點開明與追求進步的傾向。廣西本來素樸貧窮，慘淡經營纔建設成個樣子，在全國各省，由落後追及列名前茅，殊非易易；不想竟被一陣狂飈吹得倒屋拔樹，盡棄前功。對此殘破江山，實覺傷心慘目；省參議長李任仁先生憂時憤世，今年一月十三日曾作「書感」律詩一首，詩云：「空負虛名二十年，淮南鷄犬亦成仙。入山偏覺深無路，坐井何能小視天！作繭春蠶終自縛，識途老馬豈勞鞭！舞台幕幕斑斑在，歷史行程總是前。」此老思想也前進，詩如其人，直言不諱，最後則喊出了「歷史行程總是前」。我還應該報告另一老人的行蹤，這是記者的義務，那就是大家所關心的李任潮先生。從各方面打聽結果，

知悉桂柳甫陷，他逃難家鄉，轉入敵後，一度到過鬱林，前數月纔往廣東，現尙靜居於羅定。此人愛國，肝膽照人，所到必呼籌團結抗敵，以保衛桑梓。最近有電致張向華將軍，請轉中央，謂一俟地方安定，交通方便，當卽赴渝奉公。兩廣人士甚愛李任潮，聞悉其平安無恙，莫不喜形於色。我和許多人作過深刻的談話，在酒酣耳熱之際，高談歷史興亡，闊論英雄成敗，屢結論到：爲國家前途，中國需要民主進步，更需要一個正確的經濟政策，以解決社會危機。這是我從百色帶出來的政治空氣，我想也是真正的民意。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初版
臺灣新生報社第四種叢書

售價臺幣拾五元

郵費在外

編著者

李

純

青

發行者

臺灣新生報社

翻印必究

版權所有

印刷者

臺灣新生報社
新生印刷廠

82
424006
(3)

Unit 25

(3)



1512

3000